

期 卷

卷 八

第 一

八

一

現代創作叢刊

現代書局印行

1. 張天翼:	蜜懷夜戰公貓望萌聖白失月喜五屋屐白	鄉	蜂集會線墓記草芽型手情景訊橋下處像	八角五分
2. 杜衡:		城舒		七角五分
3. 丁玲:		旗的風		六角五分
4. 黑炎:		去下		五角五分
5. 穆時英:		奎頂		七角
6. 老舍:		痕處		八角
7. 戴望舒:		女的體		五角
8. 巴金:		塑像		八角
9. 靳以:				七角
10. 魏金枝:				七角五分
11. 黎錦明:				七角五分
12. 沈從文:				六角
13. 彭家煌:				五角
14. 洪深:				六角五分
15. 魯彥:				八角五分
16. 郁達夫:				七角
17. 穆時英:				

現代

第六卷·第一期
特大號

批評八股

桀犬(二)

遺產與名作

陳爽(三)

關於雜文與雜文家

林希勇(六)

又是莎七比亞與羣衆

杜衡(七)

楊丙辰先生論

李長之(六)

詩與自由詩

林庚(六)

論文藝與羣衆

張露薇(三)

大眾語論

謝雲翼(三)

大眾語運動批判

蘇汝(七)

沈二哥加了薪水

老舍(九)

老太婆

沙汀(四)

玲子

穆時英(五)

伐枝人(比利時·翁比謝)

戴望舒(四)

鹽

辛爾(四)

二穩君

儂(四)

在輪船上(蘇聯·高爾基)

張露薇(三)

災後

徐轉蓬(四)

被遺棄的同伴

柯靈(六)

小波瀾

塞先艾(六)

伴侶

馬國亮(六)

歸家

林希勇(六)

逝

羅洪(三)

宴

林微音(三)

沉重的腳

馬子華(四)

青色睡衣的故事(日本·舟橋聖一)

劉明鵬(三)

祖父的說謊

劉飛(三)

再亮些(長篇連載)

杜衡(五)

詩選

(三)

金克木二首——趙玲瑜一首——莊啓東一首——蘇洛一首——
王云凡一首——劉仿鈴一首

鄭南邁詩抄

李季(七)

麥酒及其他

林庚(六)

談詩

陳江帆(六)

象

郁達夫(二)

母與子

黎錦明(五)

散文二篇

季羨林(四)

虞山秋旅記

南星(五)

秋田雨雀訪見記

倪貽德(二)

遷徙

王瑩(六)

五步樓散品

楊邨人(四)

伍子胥(五幕劇連載)

另境(五)

自由(美國·約翰里特)

楊晦(四)

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

邱波(三)

引言——勃——苒生——小元——亮——施君——楚振元——
念叔——黃棟——張君——青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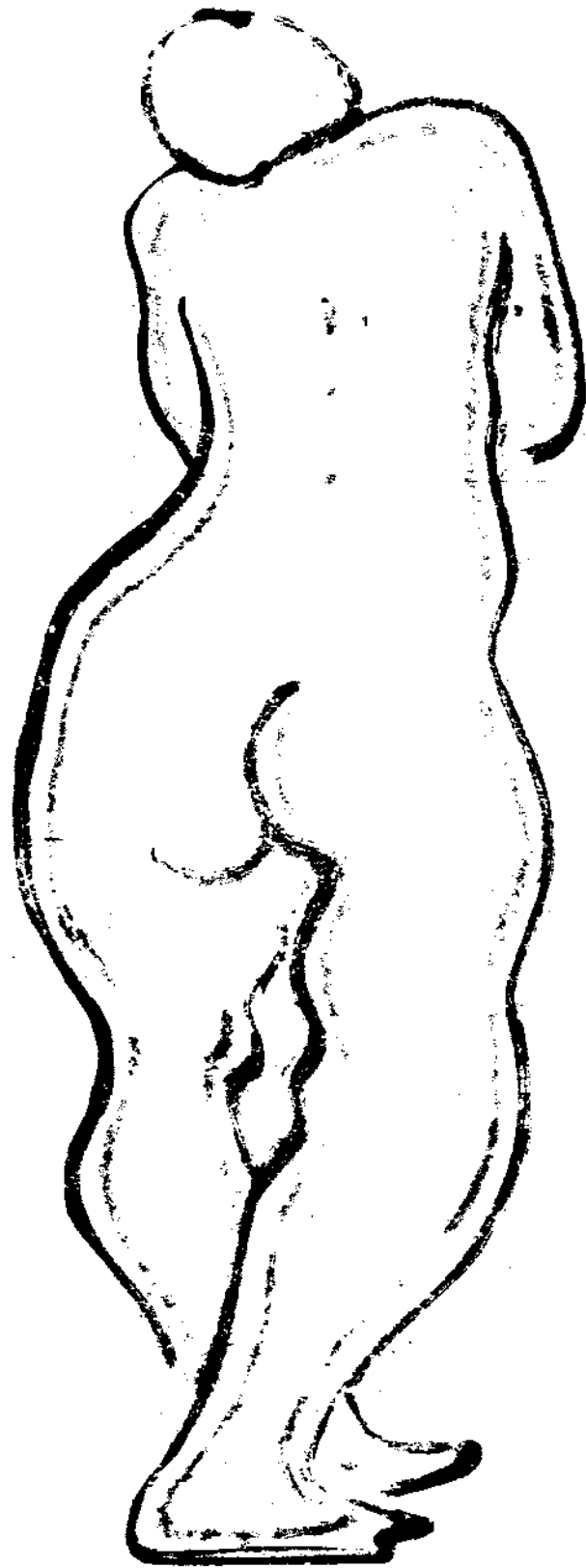
(元)

素描四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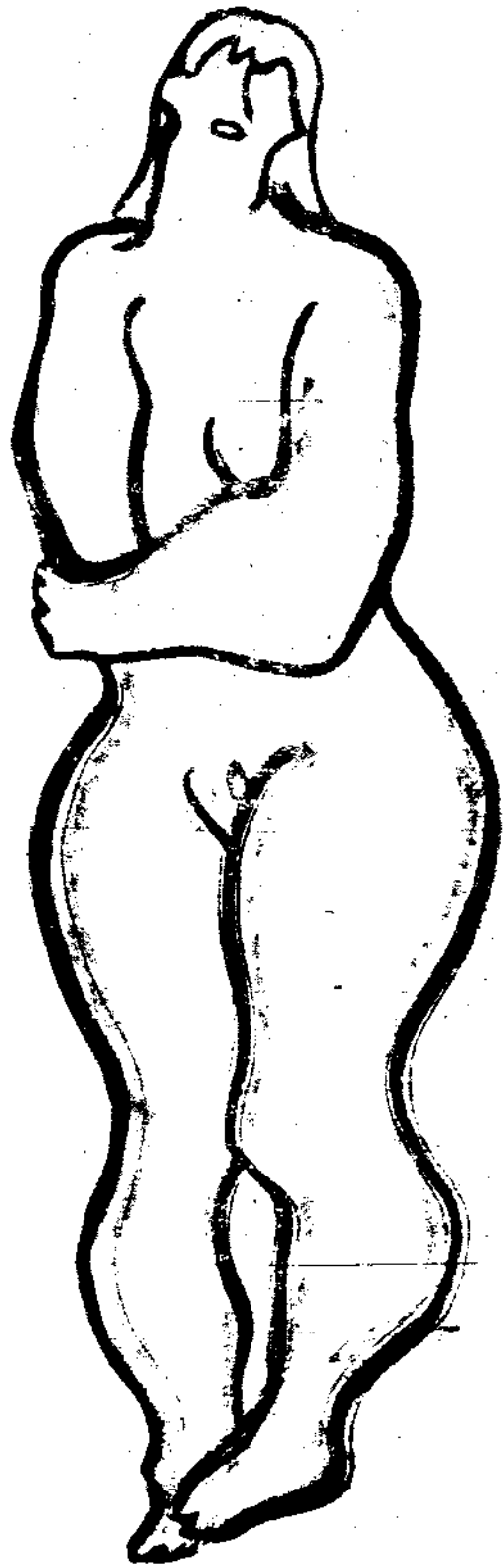
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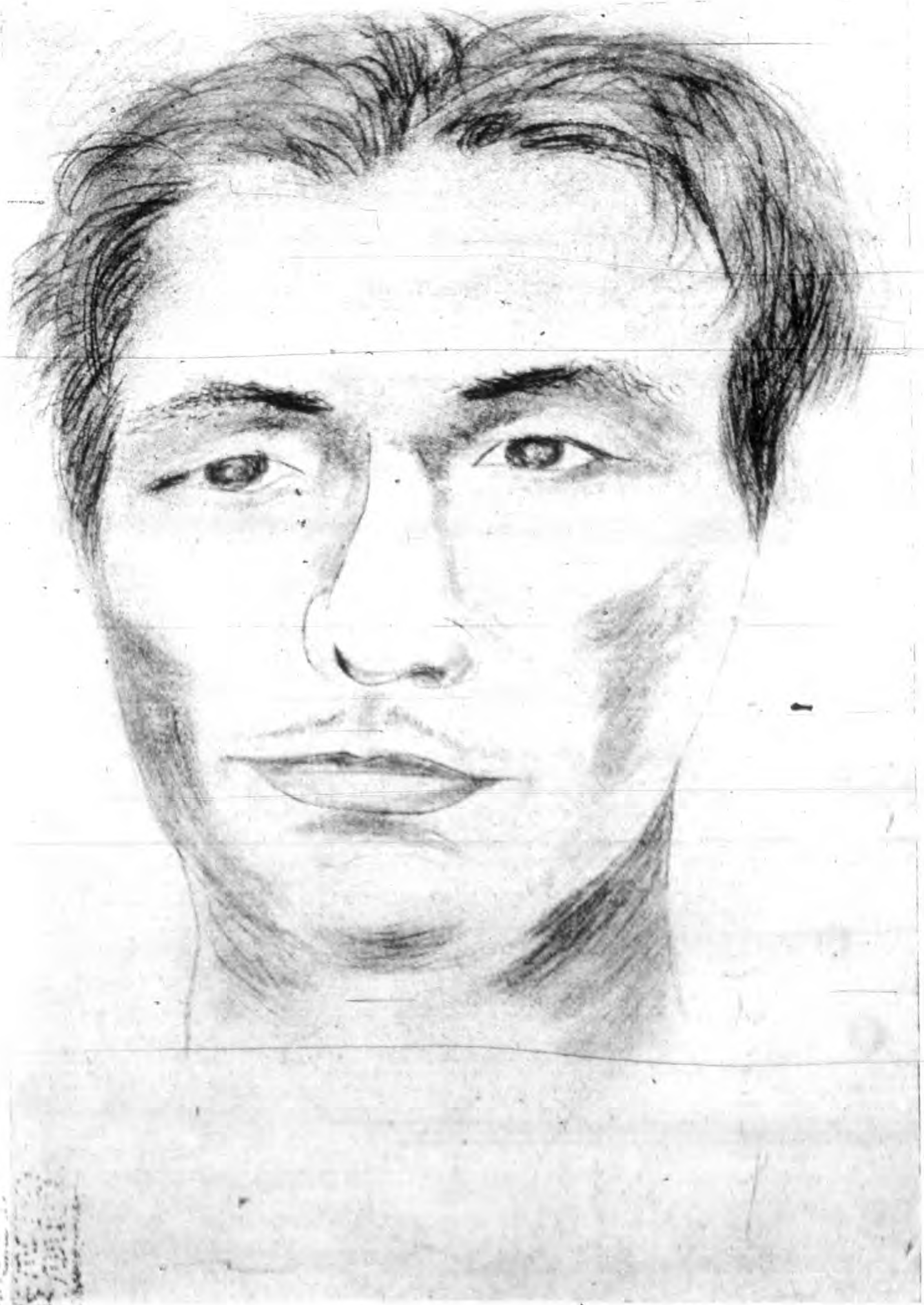
Chou Ho 1933.



Clara 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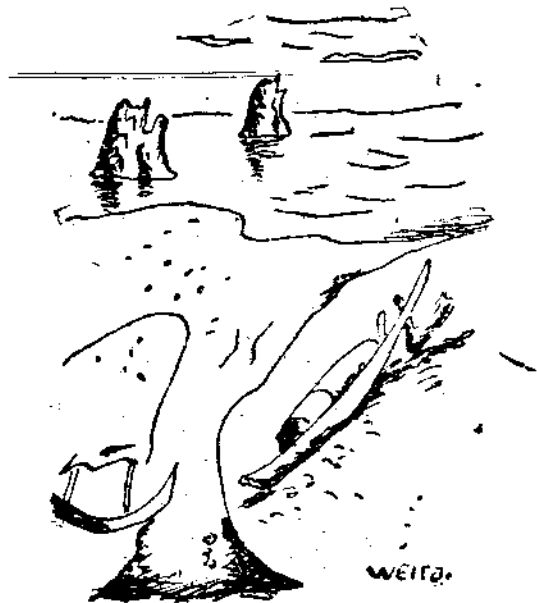
Chaville. 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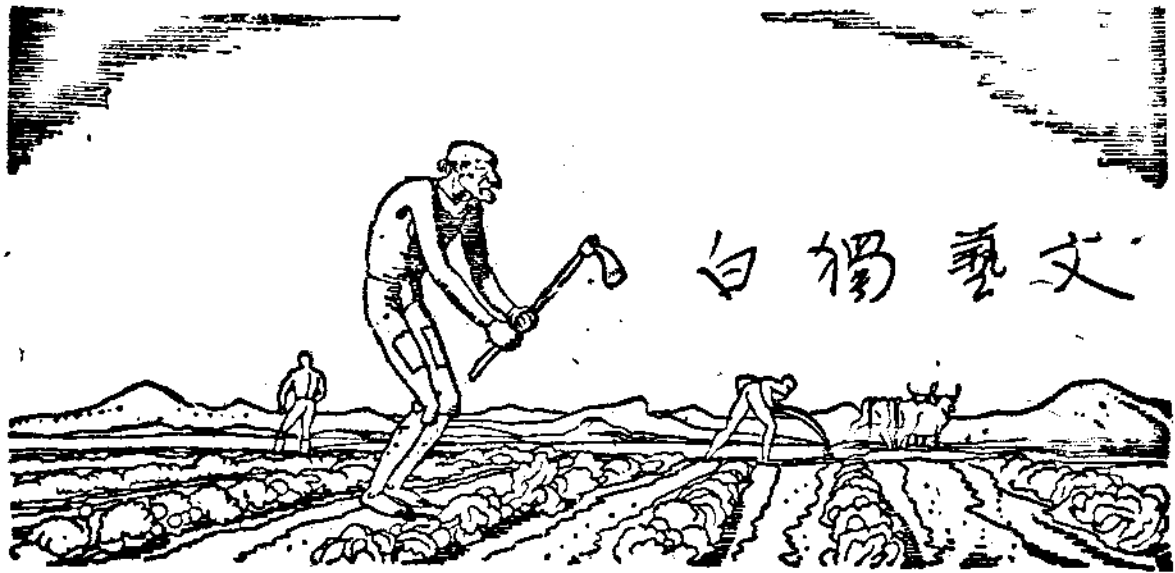
周多自畫像

現 代

第六卷 · 第一期 · 十一月號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批評八股

榮 犬

對於許多刻板，空洞，沒有新鮮而切實的意見的東西，我們叫它做「八股」，例如黨八股，戀愛八股，什麼主義八股。

寫批評文字的人常被人說「老是那一套」。是的，所根據的原理和所常用的名詞真不外總是那一套，自己也可以覺得出是八股化了。

「天才」的創作家常想別出心裁地獨造一種風格，以說明文藝原不具有什麼一定的軌律，而偉大的作品之不出現正由於批評者太喜歡加以機械的法則和苛責。就事實說，創作者本是有想當自由的，譬如取材的選擇和結構，用語等等表現方法，這裏面原有廣闊的田地。不過，再饒你天大的天才，取材的範圍不能跳出這庸俗的地面，而再高妙的急圖也終是這人間心理現象之一種。從古至今真有能離開現實的一個作者嗎？

至於批評者的自由，比起來更狹窄些。唯一的任務是不許任自己的好惡，而一個觀察，一個判斷，乃至於一個感觸都先要自己批判一下：那最高也最嚴厲的界限便是歷史，社會，科學原理。這是天平，無情的天平。它不容許任何一個作家，尤

其更嚴酷地不容許任何一個批評者離開它而亂說分量之輕重。批評者的職務不過是認識了這天平的準確性，並且担任把作家的產物放到天平上去稱過，再經他的口裏替天平報出幾斤幾兩而已。

因此，批評者必須戰戰兢兢，摒絕主觀，擦清雙眼，死釘住那天平上所指出的數字星；報出斤兩的時候，更需要當心說溜了口。天平上的數字是他唯一常稱道的東西。那些原理和用語是歷史和現實，是批評者自己駐足的地基；他沒有力量推翻它們，正和即使是一個不想信地球圍繞太陽的人也仍不免生存在這實在圍繞着太陽的地球上一樣。

批評者不許自由，只許深入，精細。任性的批評者不根據天平或粗心的弄錯了天平上的數字信口亂報斤兩，他也會被天本把他丟出去；因為現實和理論不是誰能私用的。

可是任何時代都有錯誤的批評者。落後的理論家在抨擊新時代的創作，空想主義和公式主義的批評者忽視了時代的真實並細微而浮泛地運用着名詞的武器。但這並不是認為什麼了不得的規矩。批評者用散文評價着作家，作家的作品和現實一種對照，在廣大的讀者的面前也就自然地評價乃至於教育了批評者。

濫用着生吞活剝的名詞，說來說去不能深入，不能精細，只是一大堆刻板，空洞，沒有新鮮而切實的意見，那確是八股。然而說要批評文字有意躲避了根據事實而產生的科學的法則和術語，那卻是不可能的。

遺產與名作

陳 奕

我們的文壇是無時無刻不在轉動着，翻新着。而這種現象到最近表現得愈加充分。例如，不久以前，由蘇聯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及革命的浪漫主義，於是在我們中國的文壇是也就隨着熱烈的討論起來。再如，蘇聯提出了文學遺產的問題，這也同樣在中國的文壇上翻起了波浪。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蘇聯每提出一個新的問題，在我們的文壇上，馬上就會發生反響的，但這種反響是有益於中國文壇嗎？我以為不見得。我們的文壇，一向所討論的問題，很少是有得到結果的。例如今年來，所討論的問題也夠多了，但說是有結果的，我可還很少見過。並且把一些問題，往往愈討論愈不對勁，結果常常把討論的中心移開去，變成與本題無關的。這樣的討論問題，說它是會弄出好結果，說它是對我們的文壇有益，我想，不

知道誰會相信哩！

關於文學遺產問題，在我們的文壇上，已討論了好幾個月了，但結果如何，這我們還沒有得到一點具體的解答。當然，這問題並不是簡單的，輕而易舉的事件；但最低限度，討論了這麼久的時間，也得有一個相當的下文。可是，不，到現在還是與開始討論時的那末籠統，那末無頭緒。

到底眼光朝外呢還是向裏？到底中國有沒有有價值的偉大遺產？例如這樣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當然，世界上的有價值的偉大遺產，是很多的，祇要我們去尋找，去檢擇，我們就會得到的。比方莎士比亞，巴爾札克等的有價值的作品，就是我們的豐富遺產。但是，這是眼光朝外的去承繼外國文學遺產。眼視向內的方面，是應該怎樣呢？

本來文學遺產這一問題的被提出，是爲了我們對於世界上的偉大作品的太疏忽，以致文化水準的低落，故想藉此一方面可以引起我們對於世界各國的過去的以及現在的偉大作品的注意，一方面也是想就此可以提高我們的文化水準并鞏固新文學的基礎。

但是，也有人就提出了整理國故，研究中國文學。當然，自從五四之後，白話文在文壇上盛行，對於舊文學的研究也就

放鬆去了，同時也有人在反對整理那些不堪的舊文學，以爲那是完全無用處的。可是時到今日，研究中國文學的口號又被提出了。這自然是出於五四運動時的那些先生們的意外的。

到底中國舊文學裏有沒有可以給我們作爲遺產的作品呢？這在那些眼光絕對朝外的人，是認爲沒有的。但，是不是沒有呢？我以爲不盡然，不過是要我們費力一點去檢擇，有價值的遺產是多得很。所以，外國的遺產他們會看得見，這就是因爲已經有人給我們檢出來了，中國的卻還沒有人去翻出來給我們看，所以就說是沒有。

說中國沒有文學遺產是不對的，不過是不是比外國的好，是不是檢擇出來之後，對我們是有益的？那就要看我們的工作怎樣做法。假如是很快的就把白居易李白等人的作品拿出來，而說那就是我們的遺產，這就未免太笑話了。到底檢擇遺產，是應該顧到實際上來，把有用的才可以拿出來的。

不過，話說回來，在目前要我們去從那亂堆的泥沙裏，淘出發着炯炯地光輝的金子，並不是容易的工作。但是，我們文壇上，對此卻沒有注意，似乎提出了，自然會有人去做這工作，不必顧得那末多，這又未免使人失望了。

所以，我說我們中國文壇對於每一問題的討論，對於問題

本身的反響並不一定是有利的；這就是因為我們討論問題總是不弄出一個結果來。而且簡直是說過算了，馬上就烟消雲散的變成過去的了。例如這個文學遺產問題，就是這樣的。

現有，我一再提出，希望討論這問題的人，把到底中國那幾種文學遺產是值得我們去檢擇？那樣的做法？這些問題弄不清楚。不要我的見地是這樣你的見地是那樣，大家都把問題看輕地「自掃門前雪」，這結果一定不會是好的。

從這問題，我想說一說我們中國的名作了。

自從五四之後，在我們的文壇上，產生了不少的名作。自然，在這些名作中間，有很多是有價值而值得稱為名作的作品，但是，那些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作品，被人盲目的排列在名作之中，也是不少的。所以，我覺得，在這討論文學遺產問題，研究中國文學當中，是有注意到的必要。

在我們的文壇真可說是名人如蟻羣，那末名作當然也就比森林中的樹枝和樹葉還要多了。因為我們中國人特別多的是一種盲目崇拜偶像的人，所以往往有一些人，以為是名人的作品，就是價值的名作，這種極大的錯誤觀念，不單是在讀者之間會時常發生，就是在我們文壇上工作的人，也時有這種觀念的。

當然，有些名人是真才實學的有被稱為名人的資格，他們當然會有好一點東西產生出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他的作品就完全是好，完全是可以稱為名作。壞的作品，往往也會產生自這些名人之手，何況有一些名人，根本他自己的才學還不夠，偶爾寫出一二篇較好的作品，在文壇上就有人把他捧上名作的寶座，那末作品既可稱為名作，也就自以為是名人，也有一些人就真的把他看成名人。實在，要是這些人他們會自己再好好地修養，去深刻地認識多一點的事物，那是很有希望的。但實際上，他們並不這末做，他們以為既是名人，儘可多量生產作品，他們並想不到那些作品會變成了粗製濫造無價值的東西。再進一步說，這是作家自己在走入了末路，這是對讀者有所毒害的。

所以，在目前這一清算名作的工作，是必須很快的在我們文壇上做起來的。尤其在這討論遺產問題當中，我們是應該來從事檢討這些不久的將來，也會變成遺產的名作。

再從另一方面看，文壇上既充滿了那末多的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名人名作，那末，埋沒了一些更有作為，更有價值的無名作家的作品，那是必然的。

我們的文壇，希望能夠建起新文學的更鞏固的基礎。承繼

遺產是一方面，清算名作是一方面，兩點都與我們的新文學發展前途有着極重要的關係。

關於雜文與雜文家

林希雋

我發表在本刊「文藝獨白」的一篇拙文「雜文與雜文家」，居然會引起許多人仗義似的出來發言，真是我所意料不到的事。他們將「雜文」的價格擡上雲端，彷彿「雜文」可以代表一切的文學作品，而惶惶然死抱住它像抱住自己的生命，更不准許別人說一個不字，因此亦便莫怪乎文學上直君挑撥的地說我那篇文「較有作用，較有意思」了。其實直君儘可不必認錯過慮，我的筆桿還是筆桿，並非刀斧，也沒有使它變成刀斧那樣犀利的本領。「以殺止殺」的話，未必不是直君太以己之心度人之意的一種庸人自擾吧。而況「雜文」如今已有了不少「雜文家」的勇士之流亞在森嚴保護着呢？

作為文學上一部門的散文或小品，祇要有了文學的普遍常識的話，誰也會知道在最低限度期應包括一個屬於文藝性質的內容，（如人物景物之描寫或抒情均可，）不問是小品也好，散文也好，都是不能例外。形式呢，自然有極其明顯的區別，

如同時看一篇小說與一篇散文，是會一見而知那是小說的體裁，那是散文的體裁，（這是一種體裁之形式的差異，作品良莠之評議當然不是單以形式的根據而下決斷，）決不會指一篇小說為散文而指一篇散文為小說的。（拿文學目錄上所標明着散文的一欄可作個例子。）但是目下在各大小雜誌刊物所流行着的雜文，我便不知道究竟要稱呼之為散文好呢？還是小品好呢！若依照文學上體裁的限定，無論如何是無從歸納於散文之類，或小品之類，所以我仍要說，這些「雜文」既非散文，亦非小品，倘嚴格說是不能算為文藝作品的。為什麼呢，為其所觸及之範圍與取材之廣泛，幾乎包羅了時事的，國際的，政治的，各種社會問題都有，差不多是無殊於新聞級上那種評論文章。而我反對的雜文即是這不能容納於文藝作品任何一門的，等於新聞紙上的評論的「雜文」，我以為凡是站立在文壇上的作家，應該制作「雜文」以外的作品來，一輩子老是寫那些不三不四的「雜文」，是有點過不去的。而且那種「雜文」自有另種人去寫。可是現在趨向於此的正大有人在，也有人大聲疾呼說是非常需要的呢。

直君替雜文辯護的苦心，可謂無微不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直君既然說「雜誌報章的缺不了它，雜文家的放不掉它，也」

可見客觀上是大有必要的，「則發表直君這篇大論的文學何以不亦辦成那麼一個雜誌，反而根本便把『雜誌報章上缺不了它的』任務重要的雜文拒之於三千里外呢？或竟真許是『客觀上是大有必要』，而獨文學卻儘可以不必要的吧。果然的話，那就用不着再說什麼了。」

照現今雜文的情勢發展下去，怕永遠就祇是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此外我不相信會發生更大的所謂「重要」的「任務」。希望寫這樣的「雜文」的「雜文家」制作其他的有意義的作品，恐不特止於「杞憂」而已，或者將是「杞憂」以上的絕望吧。

又是莎士比亞與羣衆

杜 衡

我在文藝風景創刊號上發表了莎劇凱撒傳裏所表現的羣衆之後，曾經看到不少對這篇文章表示不高興的短文，散佈在各報章雜誌。在對我個人的批判，檢討，以至於攻擊，漫罵成爲習慣的今日，這實是不足爲怪的事。到最近，我又看到文學十一月號上有一篇署名「筆」字的評論出現，題名是「以眼還眼」。近來，好多次的「杜衡先生」長，「杜衡先生」短，我都

沒有答覆，這一次卻因現代十一月號發稿較遲，而又正缺少一篇「獨白」，因此趁這機會說幾句話也不妨。

「筆」先生主要的是說：我所說的「莎士比亞將大大地開罪於許多把羣衆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種方式來估計的朋友們」那句話是錯了，爲什麼錯？理由一：資本論也引用莎士比亞，而蘇聯也排演莎士比亞。其實，馬克斯的見識卓絕我是知道的，他不但引用莎士比亞，而且大捧特捧莎士比亞；他並不因爲莎劇所包含的內容有所不同於自己的理想而全部抹煞，真正是他令人敬愛的地方。至於蘇聯，排演莎劇是事實，但曾經一度禁止莎劇的行銷也是事實；即論現在的排演，據譯文第二期所載味茗先生的譯文，卻又經過相當的改編，這大概也是事實吧？蘇聯的戲劇當局，若不是跟我同樣的害怕原作者會得罪了另一些「朋友們」，便又何必改編呢？

理由二：莎氏的凱撒傳是取材於別人的東西，而且他寫作時又當心境不好的時候。「筆」先生爲什麼提出這理由，用意並不明瞭，據我「猜」，彷彿是說後人想到這兩層，就可以原諒了莎氏的意思。（「筆」先生文中，「但總之，當判斷的時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預言的痛快，簡單」一語，實是上下不接氣的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彷彿莎氏當時寫

作的情形，是可以由幾百年之後的杜衡來「預言」似的。）實際上，文學作品取材所有本，是普通的事；但一經作者的選擇取捨，便成爲作者自己的作品：這是常識。研究歌德的浮士德無論如何是研究歌德，決不是研究馬羅。至於作者寫作時的心境好壞，實也不可爲據。一部荒唐的書，是決不能推說作者心境不好而就算爲並不荒唐的。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華」先生是暗暗的在諷刺我對於莎劇的書涉獵不多，并特意告訴我莎劇的出處，以及寫作的時期。我自然並不專門研究莎劇，所見的東西極爲有限，但上述兩點，卻是祇要到舊書舖化四五毛錢買一本當教科書用的凱撒傳就可以看到。而且，研究莎氏跟研究別個作家比較不同：莎氏是像中國文學史上的屈原似的人物，他的生平，以及每本書的年代，在許多地方都成爲考據上的困難問題。我們讀書不多，最好還是不提倒比較安穩些。）

理由三：莎劇裏所表現的羣衆，有許多人是不像我那樣看法的，例如顯斯安夫。這理由實在是太微妙了。照「華」先生的意思，彷彿定要杜衡那麼說，而古今中外的人都那麼說，

那纔安心。至於「華」先生特意譯了一段的顯斯安夫的話，在其中，我們也並不能看出莎氏是把羣衆表現爲和我所見相反的有理性，有明確的利害觀念的東西。而且，若照顯斯的說法，莎氏筆下的羣衆是更糟了，不但不理智，而且連感情都不嚴肅。難道這樣的羣衆反會叫所謂那些「朋友們」高興嗎？再一層，顯斯那一段文章裏，又明明有着「人往往憤慨着羣衆之不可靠」一語，可見顯斯的見解倒是別出心裁，與人們的「往往」不同，而我的讀後感，卻是跟人們很自然的感覺一致的。

「華」先生的文章，雖然短，卻有儘夠多的地方給人一個大不可思議：例如；「莎劇的確是偉大的，僅就杜衡先生所介紹的幾點來看，牠實在已經打破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了。」文藝和政治無關的高論，其不能成立，儘有其牠理由可以證明，而以莎士比亞作品裏有政治生活的描寫爲理由，卻是斷斷打不破這「高論」的。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不是在文藝作品取政治生活爲描寫內容，而是爲文藝的創作態度和方式受一時代政治的影響。凡這些地方，「華」先生都祇含含糊糊的說了過去，實未免太「痛快」太「簡單」了吧？

沈二哥加了薪水

老 舍

四十來歲，扁臉，細眉，冬夏常青的笑着，就是沈二哥。走路非常慎重，左腳邁出，右腳得想一會兒纔敢跟上去。因此左肩有些探出。在左肩左腳都伸出去，而右腳正思索着的時節，很可以給他照張像，姿態有如什麼大人物剛下飛機的樣子。

自幼兒沈二哥就想作大人物，到如今可是還沒信兒作成。因為要作大人物，就很謹慎，成人以後誰也曉得他老於世故。可是老於世故並不是怎樣的驚天動地。他覺得受着壓迫，很悲觀。處處他用着心思，事事他想得周到，步法永遠一絲不亂，可也沒走到哪兒去。他不明白。總是受着壓迫，他想：不然的話……他要由細膩而豐富，誰知道越細心越往小裏抽，像個盤中的橘子，一天比一天縮小。他感到了空虛，而莫名其妙。

祇有一點安慰——他沒碰過多少釘子，凡事他都要「想想看」，唯恐碰在釘子上。他躲開了許多釘子，可是也躲開了偉

大；安慰改成了失望。四十來的歲了，他還沒飛起來過一次。躲開一些釘子，真的，可是嘴接在沙窩上，不疼，怪難得饒。

對家裏的人，他算盡到了心。可是他們都欺侮他。太太又要件藍自由呢的夾袍。他照例的想想看，不說行，也不說不行。他得想想看：論歲數，她也三十五六了，穿哪門子自由呢？論需要，她不是有兩三件夾袍了嗎？論體面，似乎應當先給兒女們做新衣裳，論……他想出無數的理由，可是不便對她直說。想想看最保險。

「想想看，老想想看，」沈二嫂掛了氣：「想他媽的蛋！你一辈子可想出來什麼了！」

沈二哥的細眉擡起來，太太沒這樣厲害過，野蠻過。他不便還口，老夫老妻的，別打破了臉。太太會後悔的，一定。他管束着自己，等她後悔。

可是一兩天了，他老沒忘了她的話，一時一刻也沒忘。時時刻刻那兩句話刺着他的心。他似乎已忘了那是她說的，他已忘了太太的厲害與野蠻。那好像是一個啓示，一個提醒，一個向生命的總攻擊。「一輩子可想出什麼來了？老想想看！想他媽的蛋！」在往日，太太要是發脾氣，他祇認爲那是一種壓迫——他越細心，越周到，越智慧，他們大家越欺侮他。這一回可不是這樣了。這不是壓迫，不是鬧脾氣，而是什麼一種搖動，像一陣狂風要把老老實實的一棵樹連根拔起來，連根！他彷彿忽然明白過來：生命的所以空虛，都因爲想他媽的蛋。他得幹點什麼，要幹就幹，再沒有想想看。

是的，馬上給她買自由呢，沒有想想看。生命是要流出來的，不能罐裏養王八。不能十三角五一尺，自由呢。買，沒有想想看，連價錢也不還，買就是買。

刮着小西北風，斜陽中的少數黃葉金子似的。風刮在扁臉上，涼，痛快。秋也有牠的光榮。沈二哥夾着那捲兒自由呢，幾乎是隨便的走，歪着肩膀，兩腳誰也不等着誰，一溜歪斜的走。沒有想想看，碰着人也活該。這是點勁兒。先叫老婆賞識賞識，三角五一尺，自由呢，連價也沒還，勁兒！沈二哥的平腮掛出了紅色，心裏發熱。生命應該是熱的，他想，他痛快。

「給你，自由呢！」連多錢一尺也不便說，丈夫氣。

「你這個人，」太太笑着，一種輕慢的笑，「不問問我就買，真，我昨天已經買下了。得，來個雙份。有錢是怎麼？」

「那你可不告訴我？」沈二哥還不肯後悔，祇是乘機會給太太兩句硬的：「雙份也沒關係，買了就是買了！」

「嗚，瞧這股子勁！」太太幾乎要佩服丈夫一下。「吃了橫人肉了？不告訴你嘍，哪一回想想看不是個點溜兒屁？」太太決定不佩服他一下了。

沈二哥沒再言語，心中叫上了勁。快四十了，不能再抽抽。英雄偉人必須有個勁兒，沒有前思，沒有後想，對！

第二天上衙門，走得很快。遇上熟人，大概的一點頭，向着樹，還是向着電綫杆子，都沒說話。更覺他們驚異，正好。

衙門裏同事的有三個加了薪。沈二哥決定去見長官，沒有想想看。沈二哥在衙門裏多年了，哪一件事，經他的手，沒出過錯。加薪沒他的事？可以！他挺起身來，自己覺得高了一塊，去見司長。

「司長，我要求加薪。」沒有想想看，要什麼就說什麼。這是到偉大之路。

「沈先生，」司長對老人兒挺和氣，「坐，坐。」

沒有想想看，沈二哥坐在司長的對面，臉上紅着。

「要加薪？」司長笑了笑；「老人兒了，應當的，不過，我想想看。」

「沒有想想看，司長，說句痛快的！」沈二哥的心幾乎炸了，聲音發顫，一輩子沒說過這樣的話。

司長楞了，手下沒有一個人敢這樣說話，特別是沈二哥；沈二哥一定有點毛病，也許是喝了兩盅酒，「沈先生，我不能馬上回答你；怎麼辦，晚上你到我家裏，咱們談一談？」

沈二哥心中打了鼓，幾乎說出「想想看」來。他管住了嘴：「晚上見，司長。」他退出後。什麼意思呢？什麼意思呢？管牠呢，已經就是已經。看司長的神氣，也許……不管！該死反正活不了。不過，真要是……沈二哥的臉慢慢白了，嘴唇自己動着。他得去喝盅酒，酒是英雄們的玩藝兒。可是他沒去喝酒，他沒那個習慣，

他決定到司長家裏去。一定沒什麼錯兒；要是真得罪了司長，還往家中邀他麼？說不定還許有點好處，「硬」的結果；人是得硬，哪怕偶爾一次呢。他不再怕，也不告訴太太，他一聲不出的去見司長，得到好處再告訴她，得叫她看一手兩手的。沈二哥幾乎是高興了。

司長真等着他呢。很客氣，並且管他叫沈二哥：「你比我資格老，我們背地裏都叫你沈二哥，坐，坐！」

沈二哥感激司長，想起自己的過錯，不該和司長耍脾氣。「司長，對不起，我那麼無禮。」沈二哥交待了這幾句，心裏合了轍。他就是這麼說話的時候覺得自然，合身分。「自己一定是瘋了，跟司長翻臉。」他心裏說。他一點也不硬了，規規矩矩的坐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膝。「司長叫我幹什麼？」

「沒事，談一談。」

「是。」沈二哥的聲音低而好聽，自己聽着都入耳。說完了，似乎隨着來了個聲音；「你抽抽」，他也覺出來自己是一點一點往裏縮呢。可是他不能改，特別是在司長面前。司長比他大的多，他得承認自己是「小不點」。況且司長這樣客氣呢，能給臉不兜着麼？

「你在衙門裏有十年了？」司長問，很親熱的，

「十多年了。」沈二哥不敢多帶感情，可是不由的有點驕傲，生命並沒白白過去，十多年了，老有差事作，穩當，熟習，沒碰過釘子。

「還願往下作？」司長笑了。

沈二哥回答不出，覺得身子直往裏抽抽。他的心疼了一下

。還願往下作？是的。但是，這麼下去能成個人物麼？他直不敢問自己，舌頭木住了，全是空的，全是。

「你看，今天你找我去……我明白……你是這樣，我何嘗不是這樣。」司長思索了會兒。「咱們差不多。沒有想想看，你說的，對了。咱們都壞在想想看上。不是活着，是湊合。你打動了我。咱們都有這種時候，不過很少敢像你這麼直說出來的。咱們把心放在手上捧着。越活越抽抽。」司長的眼中露出真的情感。

沈二哥的嘴中冒了水。「司長，對！咱們，我，一天一天的思索，祇是爲「躲」，像蒼蠅。對誰，對任何事，想想看。精明，不吃虧。其實，其實……」他再找不到話，嗓子中堵住了點什麼。

「幾時咱們纔能不想想看呢？」司長嘆息着。

「幾時纔能不想想看呢？」沈二哥重了一句，作爲回答。

「說真的，當你說想想看的時候，你想什麼？」

「我？」沈二哥要落淚：「我祇想把自己放在有墊子的地方，不碰屁股。可也有時候，什麼也不想，祇是一種習慣，一種習慣。當我一說那三個字，我就覺得自己小了一些。可是我還得說，像小麻雀聽見聲兒必飛一下似的。我自己小起來，同

時我管這種不舒服叫作壓迫。我疑心。事事是和我頂着牛。我抓不到什麼，祇求別沈下去，像不會水的落在河裏。我——」

「像個沒病而怕要生病的，」司長接了過去。「什麼事都先從壞面想，老微笑着從反面解釋人家的好話真話。」他停了一會兒。「可是，不用多講過去的了，現在我們怎辦呢？」

「怎辦呢？」沈二哥隨着問，心裏發空。「我們得有勁兒，我以爲？」

「今天你在衙門裏總算有了勁兒，」司長又笑了笑。「但是，假如不是遇上我，你的勁兒有什麼結果呢？我明天要是對部長有勁兒一回，又怎樣呢？」

「事情大概就吹了！」

「沈二哥，假若在四川，或是青海，有個事情，需要兩個硬人，咱倆可以一同去，你去不去？」

「我想想看，」沈二哥不由的說出來了。

司長哈哈的笑起來，可是他很快的止住了：「沈二哥，別臉紅！我也得這麼說，假如你問我的話。咱們完了。人家託咱們捎封信，帶點東西，咱們都得想想看。慣了。頭裏在被子裏咱們纔睡得香呢。沈二哥，明天我替你辦加薪。」

「謝」堵住了沈二哥的喉。

談詩

郁達夫

我不會做詩，尤其不會做新詩，所以新詩的能否成立，或將來的展望等，都談不上。似聞周作人先生說，中國的新詩，成績並不很好。但周先生的意思，不是說新詩可以不要。或竟教人家不要去做。以成績來講，中國新文學的裏面，自然新詩的成績比較得差些。可是新的感情，新的對象，新的建設與事物，當然要新的詩人纔歌唱得出，如以五言八韻或七律七絕，來咏飛機汽車，大馬路的集團和高樓，四馬路的野鷄，機器房的火夫，失業的人羣等，當然是不對的。不過新詩人的一種新的極樸，如豆腐乾體，十四行詩體，隔句對，隔句押韻體等，我卻不敢贊成，因為既把中國古代的格律死則打破了之後，重新去弄些新的架鑽來帶上，實無異於出了中國牢後，再去坐西牢；一樣的是牢獄，我並不覺得西牢會比中國牢好些。

至於新詩的將來呢，我以為一定很有希望，但須向粗大的

方面走，不要向纖麗的方面鑽纜對。亞倫坡的鬼氣陰森的詩律，原是可愛的，但霍脫曼的大道之歌，對於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給與些鼓勵與激勵。

中國的舊詩，限制雖則繁多，規律雖則謹嚴，歷史是不會中斷的。過去的成績，就是所謂遺產，當然是大家所樂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說；到了將來，祇教中國的文字不改變，我想著着洋裝，喝着白蘭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個字或七個字的詩句來消遣，原因是因為音樂的分子，在舊詩裏為獨厚。

當然，新詩裏——就是散文裏，也有一種自然的韻律，含有在那裏的；但舊詩的韻律，唯其規則嚴了，所以排列得特別好。不識字的工人，也會說出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來的道理，就在這裏。王漁洋的聲調神韻，可以風靡一代；民謠民歌

，能夠不脛而走的原因，一大半也就在這裏。

除了聲調韻律而外，若要講到詩中所含之「義」，就是實體的內容，則舊詩遠不如新詩之自在廣博。清朝乾嘉時候有一位趙翼（甌北），光緒年間有一位黃遵憲（公度），曾試以舊式古體詩來咏過新思想新事物，但結果終覺得是不能暢達，斷沒有現在的無韻新詩那麼的自由自在。還有用新名詞入舊詩，這兩位原也試過，近代人如梁任公等，更加喜歡這一套玩意兒，可是半新不舊，即使勉強造成了五個字或七個字的愛皮西提，也終覺得礙眼觸目，不大能使讀者心服的。

舊詩的一種意境，就是古人說得很渺茫的所謂「香象渡河，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那一種弦外之音，新詩裏比較得少些。唐司空表聖的二十四詩品，所贊揚的，大抵是在這一方面。如沖澹，如沈著，如典雅，如高古，如含蓄，如疏野，如清奇，如委曲，飄逸，流動之類的神趣，新詩裏要少得多。這與形式工具格律，原有關係，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在乎時代與意識之上。今人之不能做陶韋的詩，猶之乎陶韋的不能做離騷一樣，詩人的氣稟，原各不同，但時代與環境的影響，怎麼也逃不出的。

近代人既沒有那麼的閑適，又沒有那麼的沖澹，自然做不出古人的詩來了；所以我覺得今人要做舊詩，祇能在說理一方

面，使詞一方面，排韻鍊句一方面，勝過前人，在意境這一方面，是怎麼也追不上漢魏六朝的；唐詩之變而為宋詩，宋詩之變而為詞曲，大半的原因，也許是為此。

舊詩各體之中，古詩要講神韻意境，律詩要講氣魄對仗，近代人都不容易做好。唯有絕詩，字數既少，更可以出奇制勝，故而作者較多，今後中國的舊詩，我想絕句的成績，總要比其他各體來得好些，亦猶之乎詞中的小令，出色的比較的多，比較得普遍也。

做詩的秘訣，新詩方面，我不曉得，舊詩方面，於前人的許多摘句圖，聲調譜，詩話詩說之外，我覺得有兩種法子，最為巧妙。其一，是辭斷意連，其二，是相細對稱。近代詩人中，唯龔定庵，最擅於用這秘法。如「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湍門外五尚書」，「近來不信長安陸，城曲深藏此布衣」，「祇今絕學真成絕，冊府蒼涼大幕孤」，「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夢斷查灣一角青」，「自障紈扇過旗亭」，「蒼茫六合此微官」之類，都是暗用此法，句子就覺得非常生動了。古人之中，杜工部就是用此法而成功的一個。我們試把他的詠明妃村的一首詩舉出來一看，就可以知道。

詠懷古蹟 明妃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頭一句詩是何等的粗雄浩大，第二句卻收小得祇成一個村落。第三句又是紫臺朔漠，廣大無邊，第四句的青昏青塚，又細小纖麗，像大建築物上的小彫刻。今年在北平，遇見新自歐洲回國的美學家鄧叔存，談到此詩，他傾佩到了極頂，我說此詩的好處，就在相稱的對稱，辭斷而意連，他也點頭稱然。還有杜工部的近體，細看起來，總沒有一首不是如此的。譬如在夔州

作的登高一首：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又何嘗不然。總之，人的性情，是古今一樣的，所用的幾個字，也不過有多少之分，大抵也差不到幾千幾萬。而嚴滄浪所說的「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幾微之處，就在詩人的能用詼巧，運古常新的一點。

一九三四年十月

楊丙辰先生論

李長之

導言

因為想到讀者不是一律的，所以對於某一部分讀者需要說幾句廢話：第一是，這種寫法確乎是一種正式的批評文字，雖然在形式上近於創作；不信的話，就可以看高爾基的論託爾斯泰之類的文章。（我每每覺得，讀讀克羅采的批評，便知作批評時當仔細注意作品，讀讀勃蘭兌斯的批評，就又如作批評時當仔細注意作家生活，現在此文，倒是近於後者了。）第二是，我底文章的前半，並不是無所謂的，大意仍在集中楊丙辰先生的精神是健康，和他的價值是一個教育家的兩點。第三是，我要作真誠的表白，並沒有說一點誇張的話。最後，希望在大部的讀者眼前，

這些話是不必要。

此外，我願意告訴給普通的讀者（常有些讀者太不通）的，就是現在這篇文章乃是我所作的長篇社會與時代之一章。我每每痛恨於現代教育的，自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幼稚教育，中小學教育，以至大學教育，我覺得全走了錯誤的路，簡略地說，就是：社會因為是不健全的，所以社會教育全不是為整個人類的福利着想；而家庭教育呢，又全以父系威權作中心；幼稚教育和小學一部分的教育，則根本沒承認兒童的人格；中等教育卻是太缺乏生產技能的訓練，以及純正的健全的理性之培養；至於大學教育，本是應當造就學者的，然而現在的乃是粗製濫造地，趕出一批一批的四不像的畢業生了，所以，我想作一個總攻擊。就以自己身受的為例，目的在親切。同時：我深深感

到環境的力量，我也願意把那其間的關係指出，作為時代的，和社會的一個索引。其實，現在的病態教育，也不過是這社會與時代中的一個反映罷了，因此，我就用了那個籠統的題目。不用說，在體裁上是自傳的，然而精神上，我卻希望能用銳利的眼光，作一個透澈的批評。自然，在其中也不能放過自己。文章的分類是一件最無聊，最沒道理的，所以我決不顧及像什末不像什末，卻祇求盡力之所能，給以最大的忠實。倘若讀者許可我這樣的話，我現在這題目是不必有什末「論」的字樣的，卻祇是「楊先生」。然而倘有人在分類編目上覺得困難時，我就祇有說聲對不起了。

現在開始寫的方法，是由近及遠，所以先觸到了大學教育。是為引。
二十三年九月卅日長之記

一 關於「先生」

「先生」這個稱呼，是我到北平才改過嘴來。在家鄉，是叫「老師」。從前的話，我對於這兩個稱呼的感覺，是頗有些軒輊的，「老師」很親切，還帶着尊嚴，「先生」卻就有點漠不相關了，好像太輕率。不過，當我到了北平，卻就又有給

我以相反的指示了，據說「老師」才是不恭敬的，祇有在木匠，鞋匠，泥瓦匠，之類的羣裏才用得着，意義就等於師傅；至於親切和尊嚴，倒是「先生」才足以當之。為這，我覺得是頗受了委屈的，明明我所以為當親近而該尊敬的人物，反而不得不口是心非地呼以漠然的「先生」了，直到後來久了，才在心裏承認是一個稱呼，一方面固可以代表泛泛的客套，又一方面卻並不得於依然是一個崇敬而親愛着的尊稱；在後一意義之中，便是我所當面或背後稱呼着的，幾乎在我現在是惟一的覺得充分代表了那先生的字意的「楊先生」了。

楊先生，名震文，字是丙辰，比較為人周知的，當然還是他的字。在我們幾個人中間，季羨林，張天麟，張露瀾，和我，卻總慣常是叫他楊先生。張天麟比較遠不大習慣，有時當着面，也許叫一聲「老師」，那種依然是古舊社會裏一點淳樸質實的流露，簡直是農村味了的，便往往在我彷彿警醒着似的，卻頓令我覺得那稱為「先生」的字樣之代表都市氣息者的平淡和輕薄，於是，在惘然的感覺裏，是頗有些欽羨和向往在。——可是，我們已經把「先生」叫得太順了，卻就難以再改回去了，我就想這末小的一件事，人也得受着習俗的或者自己已經熟悉了的軌道的限制，即使在奮鬥的生活態度中，也有多少精

神，是消耗於和這種限制相抵抗的犧牲裏呢，這難道不終究是夠冤枉的麼？然而，又如其他一切在人生裏所受的限制和桎梏一樣，祇有偶爾的機緣，才能感到那是限制，那是桎梏；往常呢，卻已經麻木。所以，我們稱「老師」，稱「先生」，從太沾滯於意義上的軒輊的間，已經又入於無所可否的妥協了的圈了。這先放下不提。

我們稱「楊先生」之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覺得楊先生之給我們的指導是太大了，所得於他的也實在太多了，而且生活的各方面好像祇有從他那裏才得到把柄了，兼之，他終有一種神祕，彷彿莫測高深的作爲他底人格的主宰着的力量是存在着的，於是，我們就願意充分把這意義表現出來，背地裏稱他爲我們底「大師」，簡直不必冠了姓，因爲在這時，我們心目中，確切以爲再沒有第二人可當得起這個稱呼的了。——

當面不好意思，卻還是「楊先生」。

二 一位不像學者的粗人

這樣一個爲我們所崇敬的人物，是我們所怎樣認識的呢，那是件有趣的事。露薇和羨林都是跟楊先生在課堂上學德文，那是在清華。虎文，就是張天麟，卻是因爲先在北大旁聽，他

不但在北大旁聽，而且師大也去，祇要是楊先生的課，他總去；當楊先生慢慢注意到他是在課堂上回答的格外出色的一人時，才發見往來於北大，師大之間的，並不是兩人，隨後他就常常到楊先生家裏問課了，因而大家便比較更親密起來。至於我，卻從不是楊先生課堂上的學生，除了有一次聽他講浮士德，我沒有到過他底課堂，自然，他手中的點名簿，也從不會有着我的名字。我之認識楊先生，卻多半由於課堂之外的閒談。

不過，在得着和楊先生閒談之前，就很想見到這位一切青年的益友了，（自然，他是再會導引人也沒有的良師，然而以其施向青年的極大的熱望與同情，並且他自己那永不鬆懈的青年的活力，卻無甯是稱爲青年的益友爲更適切；）那時是我在北大預科，由於一位常在一起的同學王錦茅的時常談到他，有一天我們便很高興地要去訪他了，因爲沒見過面，我還猜想他不知道多末講究禮節，縱然樂意接近青年，但我總先有一點戒心，先怕說話不合適，會得不到他的接近，於是先把話預備了一番，免得臨時着忙，然而讓我失望而又像鬆了一口氣似的，乃是他沒在家。我在北大預科的時候，因爲在理學院，我自己也還在把精神全傾注於自然科學，預科是兩年，在後一年中，幾乎文學書都不看，文字是很少動筆。雖然對於德文的愛好，

有原文的少年維特和浮士德的誘引，然而我硬咬定了牙，認爲德文不過是讀自然科學書的一種工具，所以雖然和楊先生同在北大，他卻是在文學院，我卻並沒有見到他的太多的方便。教我德文的乃是另一位先生王晨（他是楊先生的學生）。因而那一次訪他沒訪着，以後也沒再去，一直到了我入了清華。

所幸他也在清華教書。不過，照中國大學教育的制度，是不大讓教授和學生發展其所長的，對於學生是壓迫天才，使其機械化，而跟着庸俗的惰輩打轉了，對於教授，也採取捨其所長，而浪費其精力的政策。楊先生是有深入而透切的文學見解的，學校卻不會請他講文學概論，楊先生是有豐富的德國文學史的智識的，學校也偏偏不請他給學生講德國作家，所借重於他的，乃是祇請他教第一年的第二外國語德文，今天a, b, c, d, 明天又a, b, c, d, 把許多有用的時間和精力，卻耗費在這機械而乏味的訓蒙的事上了。我因爲已經在北大預科學過德文，所以不必在清華再從頭學了，爲了這，我並不是在課堂上認識他的。羨林是先認識他的，有一次便是由他介紹去會楊先生，地點是在學校裏。第一次的印象，現在已不大記得，總之是和心目中預想的楊先生有點不符。

他的翻譯，我是早讀過的，尤其席勒的名著強盜，一出版

我就讀了，那時我還在中學，因爲學力的幼稚，讀時還見不出這部名著的價值的偉大，至於那煞費苦心的譯筆，更潦草地看過也就罷了，不過在心裏，總想這位譯者是一個如何磨礱而謹慎的人物，才合了所謂學者的身分，誰知道見過所得的楊先生的印象，卻是相反，乃是漫不在乎的，有點不着邊際的，甯近於粗人，而不近於學者的一位先生。直到後來才知道這祇是楊先生的一面，而卽在這一面，也是有着更內在的意義和價值的

三 生活在奇異可笑的环境中的一位奇異可笑的人物

稍後的來往，我把我譯的歌德童話拿給他看，請他修改。

他答應了，然而並沒十分和原文對證，這一則是他太信任我的德文程度了，二則恐怕還是我的一種錯，我不該把已經發表的東西請人指正，似乎在發表以前請人指正才對，所以然者，因爲既發表，就有點自以爲是的意味，不免遮蓋了求教的誠意的，然而楊先生是豁達的人，或者並不在這上頭，也許祇是因爲忙罷了。他對我的譯文，卻籠統地給了我不少的鼓勵。我還翻譯是有點特別的，譯文祇不過一萬五千字，序卻寫了五篇，比譯文差不多多出一倍，就中有抒情意味的譯書時心情的自剖

，有對於童話的自己的見地，有對於歌德的偉大的窺測，還有對於本童話的考證，以及關於譯出的一點建議。論童話的一序，我舉出童話是詩的理論，而偉大文學乃是廣義的人類的進行的說明，到現在我還保存這種主張，祇因為當時我引用了 *Brokhaus-Lexicon* 及 *Meber-Lexicon* 兩大辭書的註脚，楊先生便爲這特別誇說了一番，認爲我會查有價值的辭書了，其實這也是我的一種癖好罷了。我總以爲德國的東西好，我愛這兩部書，就過於大英百科全書。楊先生的獎語是太大了，我反而沒感到他的熱誠，卻以爲他說話照例沒有分寸，像一般人所得的楊先生的印象一樣，覺得他說話似乎不大負責，往往言過其實，誇大的形容字是順便在嘴邊上等待着，也許話說出，心還沒覺察。——同時卻也懷疑着，這恐怕不是楊先生的真實。

當時在各方面，覺得他是一個奇異，簡直有點好笑的人物。他無時不留人吃飯，無時不請人吃咖啡，這個在別人當然沒有壞話，不過以爲他有種說不出的廣漠無邊的，然而卻多少不近人情地，甚而是過分的意味的熱誠吧。他常對於乞丐，一撒一把錢，對於洋車夫，也常出乎他們意料以外的多給他們好幾倍的车資，在市場一逛，爲各個賣報的圍着，便往往一人都買他一份，但楊先生並不一定看，卻好像專作了一種應酬。街

上或者其他衆人廣座之中一走，他往往不住地點頭，真正還禮的，和莫明其妙的數目是不少，卻往往顯出一種笑嘻嘻的面孔來，這些人以性質而分，也許爲楊先生所不認得，而那些人也不認得楊先生的，也許祇認識楊先生，而非爲楊先生所認得的，也許雖爲楊先生認得，而姓名和人物決不能符合了的，倘以人的職業分，則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學生，有的是賣花生的，有的還許沒有職業，卻是遺老或者遺少。我們就覺得他是一個多粗疏，而無所用心的人物，又覺得他那渾而不清，拖泥帶水，卻必定加上「莫明其妙」的形容的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了，首先並感不到他仁慈，和他的富有同情心，卻祇以爲他沒有注意實際生活的能力和興趣，所以便揮金如土罷了。

他好像比一般人缺少什末似的，他看不出人的詭詐，邪惡，他總信任人太好。有一回，爲借書，我同羨林，和他一塊到北大德文學圖書室去。德文學的書一堆亂，毫無次序。但讓我們注意的，這不是這，乃是管圖書的那位聽差，滿臉又青又黃又黑，倘若不是在學校裏遇見，一定以爲是一個狡猾的乞者，看那卑鄙而自慚形穢的神氣，會令人馬上想到這些並未編好了的圖書的安全。可是楊先生向他說的話是：「你這個青年，爲什末又墮落呢？要作一個好好的青年！」我和羨林便不禁在暗

笑了，稱聽差爲青年，又向這樣的聽差說不要墮落，真有點希奇，覺得楊先生竟然把那一個聽差看作好像和一個受他教育的學生同樣管教着了，對於他的寬厚，簡直有點奇異之感了，再看那賊頭賊腦的聽差，在滿口答應之後，還每每偷偷地作一副鬼臉。

楊先生的家也是有點奇異的，聽差吧，每每比手畫腳地在主人跟前表演，遇了和主人主張不同的時候，往往是使性樣的還是自行其是地揚長而去，老媽呢，則似乎掌管着家裏的財政，有時職權似乎過於主人，太太則是十分病態的舊式女子，從眉宇間可以想像出早年的韻致，但時常見到給楊先生以訶責，而隨聲附和的，卻是老媽子們，顯然楊先生在家中是處於孤立的地位。他家中常有的一位親戚，是一個幽魂似的青年，頭髮剔亮，衣服卻並不整潔，兩顆鬼祟的眼睛，時常在低着頭的時候翻着，話卻是不常有，間或談到那裏出了搶案的時候，他卻會突然地插句嘴，給錯誤的敘述加以糾正。來往的客人呢，以學生爲多，卻有不少是半睡似的，楊先生每每追問好幾次：「來找我有事沒有？」意思是另有別的事要作，但是那些學生還總停在那兒，只說：「沒有什麼事，」卻並不拔步。再還有一隻慢慢說中國話也可以聽得懂的洋狗，是常在書室裏轉轉着的，

每爲楊太太和楊先生爭執的所在，在楊先生總是喚出去，或者誘引出去，楊太太的政策卻是用手杖一打，以逐之。在這樣一個書室裏，我們見楊先生或者在用心寫文章，或者在專心致志的預備功課，或者在聚精會神地攢研深奧的書籍，或者在高談闊論，鼓勵青年，要不，便是極其香甜地在椅子上睡其午覺，然而我們起初並感不到他是在時時奮鬥求進，卻祇覺得一個生活在奇異可笑的环境中的，有一種奇異可笑的生活方式而已。

四 兩重人格

然而慢慢這浮雲似的表面的印象是消退了，其次就覺得楊先生是有兩重人格的了，不錯，有一個糊裏糊塗的楊先生，但同時卻又有一個明白而精細的楊先生了。我們覺得須看個人的運氣，有時是遇到糊裏糊塗的楊先生，我們便聽見一些誇張的形容的話，見着些點着的然而莫明其妙的頭，在一塊便吃兩杯咖啡，還可以看到他買到而自已並不大的畫報，倘若在他家裏，就往往陪他吃上一碗麵條，因爲他是愛吃麵的。我們即使有主張，他卻似乎聽不到耳朵裏去。然而倘若在碰到他是明白的楊先生的時候，他的指示卻是往往非常透闢，無論處世，或

者求學的。他能夠揀大處，統攝了他那豐富的德國文學的智識，給我們以簡而扼要的途徑。在這種時候，我們每每覺得是得了無窮的原動力，我們往往覺得好像入了一個寶庫一樣，滿載而歸。

我們幾個人，常交換意見，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楊先生是有兩重人格，我們自以為很幸運，除了像普通人所見到的一重人格的楊先生以外，我們卻見到另一重人格的楊先生了，而這另一重，卻才是更有價值，更其給我們益處了的。

五 健康的精神

殊不知更幸運的，乃是前一種對於楊先生的認識，不久就很快地換到另一種更逼真的更內在的認識了。照我個人的天性和習慣，我是十分自信的，尤其自信有認識人的能力，這與我在批評書本上的作家時所有的是同樣的自信，我覺得我除非沒有材料，一有材料便決不會放過。我很自信，我能銳利的，而正確的，窺出一件事情的最要緊的意義。在思想上，我覺得我能抓住要點，在人物上，我覺得我能抓住人的性格的根本。因為這種自信，所以我不輕易信別人所得的印象，除非經過我的檢討，和我自己的有着符合的時候。也因為這自信，我在批評

工作上毫無躊躇。說得坦白了，簡直有點「舍我其誰」的氣概。對於人，我尤其不信輿論，或許我認為我還沒瞧透，可是我相信最後瞧透卻還是我。因為看清楚的结果，我有了許多別人不能了解而我能了解的師友，我得到極大的安慰，然而也因為看清楚的結果，我會發見了一個人的真相，而給我以莫大的失望的苦痛。在這些地方，影響我的生活，使我不能作一個太實際而精明強幹的人物，同時又不能作一個含混的更能多容一些的人物。也不能平靜的走一個不動聲色的康莊大道的純粹現實的人物，於是，我祇可以作一個帶了詩人氣分的，簡直有幾分女性的，卻又並不妨礙清析的觀察的批評者了，因而我主張的感情的批評主義，是我性格上必然的反映，種種說明，不過理論化了而已。這是可以坦白地告訴大家的。

我什末事都求清楚，甚而對自己，都在求清楚，在既清楚之後，我便不禁我強烈的愛憎的感情。我不信一般人對楊先生的印象，所以在起初當我所得的與一般人相同的時候，我就懷疑，也許還是有更隱藏的值得我們發掘的東西的吧，就憑這一點發動，我就漸漸知道楊先生不惟不是像表面所表現的那樣的人物，即兩重人格的說法，也還是粗淺之見而已。我現在對於楊先生，就是他底神祕的深遠的一方面，我還沒有能力去認知

，在普通方面，我是有些把握了，我覺得他的人格乃是整個的好，也就是一致的。

他整個的人格的一致點是什麼呢？我看可以用極其平常卻是再偉大也沒有了的兩個字去代表：就是健康。他的主張，思想，以及大小的生活態度，都以這為根源。

正如他底外表，他有挺拔的軀幹，穩重的步伐，勻稱的四肢，鋼鐵樣的膚色，他還有着健康的靈魂。祇見到他私人談話的，還不知道他的聲音的宏亮，倘若不然，是在一個禮堂裏聽他講演就知道他的所以引人入勝，並不是詞令，並不是姿勢，也不祇是內容，乃是比說話中的內容更根本的一種健康的精神了。他的許多學生，已經有的比他老了，然而他還是年輕的。

真像托瑪斯曼 (Thomas Mann) 所引的理默 (Remer) 記載的歌德似的 (Goethe)。在那健康之中，我們甚而發現一點野性。楊先生的態度是，寧令人說是像一個「粗人」，決不像一個文弱的「文人」。他喜歡划船，在划船的時候，你簡直覺得他是一個發育得長大的中學生，他不但像一個青年，簡直像一個孩子，而且像一個野孩子。他對於歌舞，遊戲，滑稽的笑片，他有一種單純的天真的趣味在鼓盪着。他決不憂鬱性的耽於多思，他可以生氣，但並不作曲折的雜感。他有的是悲壯，

豪爽，和慷慨。他是內外如一的，他是直接的。

大小事表現他一種健康的精神。例如在公園裏吧，有的人在公園裏，就不自覺地化為公園中的一部分，成為十分閑散的遊蕩的鬆懶的遊客，又有的人討厭這種在茶座上一坐大半天，彷彿慢性的自殺似的，就根本不到公園裏去，而且見了那些專在交際，或別有用心的不三不四的人物，便因格外反感而忍耐不下去，這兩種態度，楊先生卻都不採取，他卻是在閑散之中，並不妨礙他生活上的緊張，反而是，他在這裏一散步，回家去椅子上坐卻更能聚精會神的工作（我還沒見過別人在工作時像他那樣深入而專心的態度），遊客的形形色色是一點也不影響他的遊興的，他好像一概不理不着似的，他在公園裏，是與大自然冥合，一花一草的生長，都彷彿是自己的生命力的擴張，那便看一看來往的人，也是拿出一種藝術家觀照人生的態度，不過批評一批評來往的人物的性格是否健全，或窺察一窺察他們的意向心理而已，這時他往往指點着我們說：正是歌德所謂人與人間是頂有趣的一句話的實例。在這裏就看得出，他在一種環境中，決不是被動的，他是有勇氣邁入，然而他同時有把握，又能保持自己。這是什麼呢？這便是健康。他是入世的，他是享受的，但是他不是沈溺的。

六 健康的思想和主張：全人文化

後來因為認識他的真精神了，才知道他並不是喜歡隨便說話的，恰是相反，他說話都有他一定的態度。

他的思想是什麼呢？就是全人文化的主張。他說唯物派的主張是一半的人生，唯心派的主張也是一半的人生，健全的人生，卻是合起來。他的思想是一元的，認為人與大自然是一致的，所謂天人合一，萬物混合的，的確確他得到中國舊文化的精華了。

他的學說猶如他的為人。決不是偏袒了的。最近有人在人間世這刊物上說他盲目地不贊成新，可是他並不明白新，這是不了解他的，在從前他容或是如此，在現在卻不是了。他也不了解純粹的古典派的學者，然而無疑地他是得到德國古典派的作品真精神的人。

我為什麼不說他是古典派的學者呢？祇舉一件事便夠了，他是最深切的感到詩人的價值的，他說詩人是樹情感文化的，詩人可以代替聖人的，幾乎我們無日不聽他這種愷切的提示。就他之認識情感的重要者，是無庸稱之為浪漫派的思想的，然而也不盡然，他又極其注重倫常的節制的生活態度的，在他寫

歌德何以偉大一文是清清楚楚地在為歌德辯護，說歌德並不是狂放縱慾的人。情感同理智，各得其當，物質與精神，各得其當，這是楊先生的思想，對社會理想如此，對個人理想如此，也就是健康的思想。

一個健康的思想的人，決不頹廢，決不畏縮，而楊先生就是的。他時時在奮鬥，他和社會上的惡勢力奮鬥，他在生活中情欲奮鬥，他在學術上奮鬥。他決不甘落伍，卻從根本上來研究。同他歲數一樣大的人，我見到很多了，在生活中沒有他這樣有着青年的活力的。

一個健康的思想的人，不能不關心人類的命運，所以他極同情於社會主義，雖然不贊成短淺的祇見到物質建設的狹者。

一個健康的思想的人，不能不關心他那民族的生存，所以他極其念念不忘於中華民族的前途。他甚而像傻了似的，遇見青年，便以將來的責任相許，他特別愛護青年，也就是這種對於民族的關心使然。九一八的事件以後，他那本能的激昂和忿慨，是超乎一切人之上的。他幾乎天天同人說，如何如何就不怕日本人了，他在北大講演過「對於日本之三大抗戰」，在其中充分表現了他的熱情。

一個健康的思想的人，在日常生活上決不虛偽，決不冷淡，乃是熱誠。即如上課，不錯他有時去得晚，然而那多半是因爲有事，或讀着書，並且他下課總是比別人晚着許多的，每到寒暑假，他又無時不爲人補課，補得學生都不耐煩起來，這也是人所周知的。

楊先生的所有一切，是健康的！

七 教育論和學識：再說到健康

楊先生反對徐志摩，其實並不是反對徐志摩，乃是惋惜於這樣一個詩人並未遇見好的師友，以導入健康的途徑。所以他在標題裏，就已經明白着，是：「大詩人——大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們。」他批評的標準，還是他一貫的態度：健康。

他是注重教育的，他常說每個作家，尤其到了晚年，無不以教化自任，就覺得身爲人類的大師，爲人類的生活開一個新途徑。以歌德作例，他說歌德在晚年簡直像個老牧師似的，向人說教。至於現在的教育，他認爲急務是當訓練教授，因爲可以指導青年的人是太少了，無論人格，或者學識。我們覺得這話是再對也沒有的了，一個青年人，當他正要發展的時候，如

何才走上正路，如何才不枉費心力，如何在知道如何走之後，而不鬆懈，或不爲不必要的枝節所誘引，這都是需要能指導的人加以督促的。有時一個人雖然有才能，而自信力不夠，就往往隨流浮沉下去，這是可惜的，有時一個人太自信，而東撞西撞，撞得毫無頭緒，同樣是可惜的，再說一個人的覺悟祇不過一間之差，倘若被人提醒，就可很容易地有所成就，這種種情形，就都見出一個大師的需要了。楊先生說一個教授不必太好，他祇消有提示的能力，就可以造出無數的學者，不錯，但在現在這種包飯式的教育，擺攤式的教書匠的圈裏頭，這種要求卻近於對牛彈琴了。

在人格上，楊先生和劉半農先生有點相似，同有書生氣，而決不趨炎附勢。不過不同的是，劉半農是酸溜溜的，而楊先生則是理直氣壯的，憤慨就口誅筆伐。

在學識上，楊先生是有富豐的德國古典文學智識，還有唯心派的哲學。他的知識，真恰如所謂精神科學 (Geisteswissen, Schacht) 的這部門的。在起初，我們還以爲他介紹人讀的書是偶爾的，後來就知道，在他是一貫的，常在心上的，例如迭爾泰 (Dilthey)，倭鏗 (Eucken)，厄斯勒 (Esler)，這全是深究精神現象的大師。他特別能知道中國舊文學的真諦，他能抓住中

國齊文化階段裏的兩個時代精神，大抵是秦漢以前是一元的，是和大自然合一的，是直接的表現的，是肉血的，是人性的，是兼而有之。

秦漢以後，卻就是二元的，含蓄的，形式的，被了佛，道，儒三派思想的洗刷而失卻了人性的，簡言之，便是所謂「雅」的。他更有一種人所不知，也不容易了解的智識，作為他人格的主宰的，便是中國道家的神祕的學問。

我們約略可以看得出的，便是他在生活上所有的原動力，是得自道家的修養，他在生活上取的享受的態度，是得自西洋的文化精神，然而雖享受而不沈溺，這便又是古典的文學教養和道家的操持的交流了。至於全人文化的主張，卻是他哲學的，神祕學的，和古典文學的總匯和貫通。總之，以他生長於淳樸，堅實，深厚的北方的地理環境，所以表現了這一切的，便是：健康。

八 教育的實施

以時間說，楊先生是在我接觸的人物中，影響我頂大的第二人。第一人便是小學時代的張老師。

我覺得能夠鼓勵青年的，是有兩種，一是他自己奮鬥不息，受他人格的觀感，一是他能直接告訴你，應該努力的所在及

途徑。有其一，便可以使青年受益無窮，楊先生對於青年，卻是兼而有之。

我每每懷了慚愧的心去見楊先生的，假如我在沒見他的這期間是一點書也沒有讀的時候。因為，當我看到他自己的用功，讀書那樣急切，就馬上見出我自己的太鬆懈了。他讀書時用的態度，是使我的印象特別深的，他能夠深深地彷彿刻入書中的鉛字的一般。不知道他的人，總以為他粗心，其實他是再細心也沒有了的，就着他的寫字，毛筆字不必說了，鉛筆字也是極其仔細而不苟，並且非常娟秀的光景。這一如他的應事接物，他在心上是非常有分寸的，表面上的粗疏，祇不過是留一點忠厚，減少和別人的衝突而已。因為他細心，所以在學問上能深入。他又好思索，每次見他，總有新的思索告訴大家。一見他在勤勉的光景，因而自己愧報的心理，可是這是他在精神上給人的啓發。從他那裏一出門，就又換上一種從新幹起的決心和勇氣了。

而且他還能當面告訴人以當走的路子。起初他是十分誇贊我的，我卻有一個脾氣，就是更尊重別人的指責，假如對的話。有一回我給他寫信，我就把我的意思說明了，我說我知道那些誇贊不過是鼓勵我，我自己也會知道其中真實的成分究竟幾

何，同時聽到他的對我的毛病之指出，我卻並不能因而減失我前進的勇氣，我一點也不會不高興，反而是更珍貴的重視着的。他從此以後，就對我決不客氣了，到現在，我能夠受直接的指責，聽見什末：『讀書太少，趕快讀書』的話的，在長輩中，是祇有楊先生了。在我發表那一篇我對於文藝批評的要求和主張時，熱心去看的，不用說有楊先生，而督促我趕快讀書，必須讀完十本美學再說話，又必須深深地鑽研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而且短期內，無論據英文，或者德文，先須讀完席勒的論直抒與婉致的，卻也祇有楊先生。因為楊先生自己既是個榜樣，同時又能直接告訴人該怎麼作，所以我得他的益處太大了。我大大小小受他的影響也太多了。

他教人總是從根本上來，比方對現在文壇的左翼右翼的問題吧，他就勸人讀馬克思和尼采，對於美學吧，就勸人讀唐德，對於批評呢，就勸人從萊辛，海德爾，歌德，一直讀到馮爾泰。對於體系的認識的認識，則勸人讀馮德。他自己也是這樣走着的，在學問上，他看的是遠大的，永久的，決不短淺，或者討便宜。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是他給指出的。

我常有不健康的情緒的，有時簡直非常墮落和下流，可是能解救了我的，一是偉大的自然，當我看那滿了星宿的長空，

就提高了自己，二是歌德和薛德林（Holderlin）的詩，因為前者的勇氣，和後者的熱情，都能把我吸收了去，三就是楊先生了，他像陽光一樣，可以把心上的病菌加以治療。我也時常沒有勇氣，太容易受刺激，太脆弱，例如我們辦雜誌，先是覺得非辦不可，他卻是勸我們多考慮，後來既辦起來，困難很大，我常常覺得灰心了，可是這時卻也是由他，又給我們以堅忍的毅力。又如我寫的文章太雜一點了，常常招罵，雖然以後漸漸明白那不過是小人的愚妄而卑劣的技倆罷了，原可以一笑置之，但在當時卻未始不有點沮喪，朋友內，組湘和羨林是給我以勇氣的，在長輩中，就又是楊先生了。

他從不以成人的退縮的世故渲染給青年，大概這也是因為他自己是有青年精神的緣故吧，然而同樣重要的緣故，卻是在他的教育的方法，他為青年打算，總是就青年本身打算，說得根本了點，也還是他的健康的人格使然。關於勸我少寫文章，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在用意上我都是感激的，楊振聲先生就託人轉告我，據說大凡一些普通的意見，是人人有的，不過別人不肯寫出來罷了，所以寫出來也沒有什末新奇，這是一派，聞一多先生卻就更親切地當面告訴，寫多了是容易在技巧上粗糙的，而且為有一人的風格起見，須多修改，修改多，自然寫的

須少了。又說發表文章多了，將給人以不好的印象，久而久之，即使那原來提拔你的人看你快和他一樣時也會轉而打倒你等等，這是一派。另有兩派，卻是不足為訓的，一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現在許多有希望的青年，乃是尚未為人所知，為人所知並不是第一流，意思間卻是指他自己，所以我不敢傾教，但是我也不與之爭。二是又有某一位朋友告訴我，總叫我反省，甚而化名在小報上罵我誣蔑我，以為這是促我反省的方法，據他給我的信說東西應該寫了死後再發表，在這種人總以為有人發表文章就是佔了他的篇幅，因為不可理喻，當時祇有笑謝之。

楊先生的話就與這一切人都不同了，他極其爽快直接地說：「管什末？祇要寫得好，多寫怕什麼！」他這祇要寫得好，卻提醒我了不少。他一點也不是世故的，打算到個人的利害的，卻是就東西本身論，要好！還有比這再健康，再青年氣的話了嗎？

在另一種機會，他卻時時叮嚀我，對問題要繼續地想，頭緒不可太亂，同時也告訴我覺得非創作不可的時候創作，把一切東西丟開，就創作，不創作的時候，就當拚命讀書，也把一切東西丟開，單單讀書。在無形之中，還是他的話的效力大，我漸漸厭棄零碎的短文了，雖然在不能已於言的時候還是為反

抗愚妄而動筆；我慢慢願意走入體系的思索的路了，現在腦子中，都是醞釀着的大題目，例如「論偉大思想家的共同點」，「論中國人思想之本質及其藝術形式」，「論文藝批評之體系」，等等，要馬上寫出，也有所不能了，因知教育一件事，必須先得到被教育者的信任才行，倘若你說話的動機，先被人看着不純，就無論如何說得好聽，也不能令人入耳了，其次是，教育者當誘引，順一人之人格，而便其完成，不當直加阻遏，因為阻遏是會起了反感，與初衷反而相違了的。

楊先生確乎是一個大的教育家，雖然不必是一個「教育學」家。他在有機會的時候，無不示以正當的態度。有一回，學校裏有遊戲，他問我看不看，我記得好像說是不看的，他就告訴玩在生活上的重要了，而且又告訴給生活可以享受，而不能沉溺的原則，以為把柄。他對於青年總是如此的。

現生活上，我自入了大學後，有幾種很大的改變，都與楊先生有關。我之從生物系改入哲學系，其原因之一，就因為一個夏天，在楊先生那裏玩，他指給康德的書看，到現在我還記得那意思，是康德論到壯美，康德說所謂偉大威者，是使一切的對象比起來都感到渺少的感覺。我就覺得康德太妙了，由於我的性格，我對什末不能平淡，我馬上熱烈的愛康德，又從

而愛哲學了。事後楊先生還告訴別人說，是他把我引壞了，不好好地幹自然科學，而胡鬧起來了，當然，這是說笑話。我之從事批評，毅然決然，認清着一條大路走，也是他的指示，大概是在一九三二吧，他指給我克羅采在精神科學與文學科學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方法論和文學史的演講，我看過，已經譯出了，才使我覺得文藝批評的工作之艱鉅，因為在那文中，克羅采就自敘他於大學畢業之後，又作了十三年的準備功夫，才再談批評。此後，讀瑪爾霍茲的文藝科學與文藝史學一書，才知道文學的研究原來另有天地，同時決意譯出，以餉國人了。現在找着條路走，天天覺得有許多書該看，方向呢，就是楊先生給指的。從前我的隨便，懶惰，已經去了一點，不願意作一個多愁善感的病態文人，卻願意作一個兼有識力學力的健康學者，更是楊先生的薰陶了。

在主張上，因為常同楊先生在一塊的緣故，便發現有不少見解，起初以為自己的，略一思想，卻是從楊先生那兒得來，或者加以改變罷了。例如我決不偏於唯心，或唯物，在時代的動搖的思潮中，抓住一個平衡的標準，就是問一個是否健康，這純然是楊先生給的主宰。在我論偉大思想家的共同點時，我是認為有五點，而其中之一是神祕的傾向，雖然因為讀羅素的

哲學才感到的，然而所以敢確說者也因為楊先生的影響故。而頂特別的，便是楊先生給人以原動力，可以鼓舞人前進。在現在我所詛咒的大學教育中，我卻從心裏，認為楊先生不愧是一位大師了。

九 批評

有一天，楊先生在我照例發揮他的新的心得之後，又告訴我，不要太以他的意見為意見，也不要生活的各方面都作得和他一樣，因為那樣就不是他的本意了。他繼而說，他的目的，是使人各完成自己，所以對於左傾的青年，也並不阻擋。我深深地感到，這是他的真價值：他是一位大師！他走向健康，而引人也走向健康！

不過他的顧慮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和他在性格上終有不同的，所以不會走入一條完全一致的道路。

他是渾厚而包括一切的，我卻是清晰而到了淺薄的地步的。他待人可以一視同仁，我就幾乎有着水至清則無魚的光景，不能忍耐的人物，我往往躲開。我比楊先生偏激，我比楊先生好露鋒芒。理智和情緒，在他是處於相安的地步，好像兩種可以相容的醇酒似的。在我卻是互相為難，我的理智使我看得太

清楚，我的情緒使我看得太認真，結果就痛苦了，正缺乏一種渾厚。我的理智使我的作人很枯燥，我的情感使我往往徧不如此或如彼，因而不能適應生活，所根據於理智而來的遠慮，也往往爲一時的任感情的痛快而破壞。而且，我缺乏再強一些的意思。

楊先生卻是三者十分均勻的。

對於天人，楊先生雖主張一貫，可是細分起來，他是偏傾向於「天」的，他的一貫，也是把人統攝於天，和大自然爲一了的，在我的傾向說，我卻是傾向於「人」。對於羣己，楊先生是孔子樣的態度，所謂「少者懷之，老者安之」的，我卻是近於屈原的一流，太有稜角。唯心和唯物，在楊先生可以合併起來，在我就雖合併而恐將仍傾向於其一，而且多半是唯心的一方面。我雖不能作詩，但是在氣分上是甯近於詩人的，楊先生卻才是真正的大師，真正的學者。

在應付實生活上，大概是書齋生活太久的緣故吧，楊先生的態度是不太裕如了的，他不擅長於作一個精明強幹的事業家，當他一遇到實生活，就仍顯出他是一個書生來。他的性情也不近，他也沒有興趣，去作一個運用手腕的人。他的心太好，

他有的是正義，正氣，可是他不耐煩，也不能夠應付惡人。倘若人們不怕正義，或者正氣，當然楊先生是這個鬼魅世界上的失敗者。所以他在兩個大學，都受排擠了。凡是保存着真正面目的書生，我們總不樂有這種感想，就是倘若世界好起來，他一定可以當最幸運的人了吧，對楊先生也是的。

我也不能應付實生活，可是並不是因爲沒有興趣，卻是常爲感情所牽動，一不耐煩，就去他的了。我有政治慾，可是不能和我所討厭的人物相妥協。

楊先生很清高，也很有涵養，在實生活上失敗了，也仍然可以心安理得，處之泰然，還埋頭弄學問，當書生。我卻因爲欲望不絕，倘若我失敗了，卻是依然會不能忘情的。

因爲有這樣的不同，所以不會走入一模一樣的路上去，然而楊先生的叮囑卻依然見出他像在其他方面的熱誠，的確令人感激。楊先生的外面容易學，他的麻糊可學，他的精細，人就不能學了，他的粗疏人能模仿，可是他的根本的健康的元氣淋漓的真精神，人就輕易模仿不來了。他是青年的大師！

二十三年九月廿八日燈下

詩選

鏡銘

(擬古鏡銘語，足之以詩，獻S。)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則雖非三稜的菱花，
也應泛出七色來了。

「明月無常，星辰流轉，」
切莫濫寄你的信心，
須知永劫祇憑一念。

「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金克木

惟陰霾時才成孤影。
願人長壽，記憶長春。

十月之夜

雨後的青苔這樣滑呀！
我竟像在隨風倒呢。
天河已轉向東西了。
牛郎織女也退到西天末去了。
天鵝，飛馬，白羊，金牛。
等天狼，巨獅，天兔，小狗來到時，
獵戶的肩帶和佩刀又該走時了。
但現在卻祇有七姊妹緊緊擠成一團，

從東方羞澀地走上來。

她們也害怕寒冷麼？

流星一閃，一閃，

我怕是在降霜呢，

那裏來的一聲鼻笑！

色彩的生命

趙玲瑜

在白紙上把天青作底子，

那原是恰當的安排，

青春塗下了一抹嬌紅，

生命遂由之而煩困了。

想恢復那寧靜的往日，

惶然地灑上了些淺藍，

，猛然見混和的色調變了灰暗，

造物底心遂沉幻為慘紫了。

蘆花

莊啟東

暖和的陽光下，

蘆花飛了，

飛起一斑斑的希望。

我將這希望之花

綴成一件新裝，

想披一披以禦這寒風的猖狂。

可是蘆花卻冷似雪花呀，

它使我寒冷的心上，

又結起一層冰花了。

贖

蘇洛

木乃伊的心靈是塗着香油的：

羞澀地擁緊那古色古香的說吧！

一紙的悲哀追縱着過去的光陰，
苦之回味是拌了胡椒的辣味的。

經過抵押的心靈是老練的呀！
有鐵鏽的花，有蠶魚蝕透的夢，
不朽之功力給時間磨損了，
贖取也慳不好殘毀的尊嚴吧？

煙

縷縷的青煙，

從茅尾的頂上飛逝，

我原是農家子呀，

嗅得出那是田舍中

晨炊的滋味。

炊煙把我籠罩着了，

縷縷地像在吻我的行跡；

小犬兒也住了獵獵的吠聲，

牠認得這蒙煙的

祇是個無家的歸人。

未老的友人

劉仿鈴

未老的友人，

白髮已爬過頭上了。

在昨天，在今天，

是高歌抑是太息？

王云凡

醒來時，

夢魂飄過鐘聲了。

盤旋着，盤旋着，

這生活，這人生的憂愁！

難中的難，

飛過了愁，飛過了夢想，

一天天，一天天。

爲着時鐘而消磨了。

老太太

沙汀

和許多守節的婦人一樣，老太太把她的所有的希望，是寄生在自己的兒子身上的。

那丈夫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他是一個讀書人，青年時代花用着祖父的遺產，在放浪里渡了過去；到了三十幾歲的時候，便和許多內地的哥兒們一樣，往鴉片煙盤子上一輪，再也不想起牀了。因為玩馬和賭博，已經弄敗了他對於生活的興致。

在他死的時候，家產已快浪費乾淨了。那給自己的妻子留在棺材外面的，祇有一座四合頭的兩進的院落，七八十畝山田，幾處不明不白的債賬，和一個不滿六歲的孩子。但老太太卻固執着一個女人的本分，毫不遲疑的肩上了責任的擔子，那家主和慈母的重負。而且，即是心情惡劣的時候，她也總一點不放鬆自己：

「祇要這個冤孽成了人呀！」她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盯住那

孩子說。

這一句簡單的話語，是包含着那種活不下去，而又不得不活下去的傷心的。那些心情惡劣的起因，有時是爲了糧差的拜訪和佃戶們的調皮，但多數的，卻是由於遠房親族的囑咐和糾纏。因為改嫁是於他們有利的一步，而這個年紀青青的婦人，竟自守起節來了。在一回喜酒席上，那個出名的「膽小二伯伯」，那個「大寶」攤上的「唱片」人，曾經把他那懸在瘦臉上的厚嘴唇一噉，故意大聲地說道：

「守節……，囉，囉，囉……」

同時，那賊徒還從桌子邊豎起他的食指，這簡直完全成了下流的侮辱了。但她是少話的，而且銷製過的皮毛一般的柔順；當在姑娘時代，一些有經歷的老年人就說過，「那個女子太本分了。」她能夠做的，祇有時地裏啜泣，或者拿對於兒子

的幻想來熨平自己的傷痕。這些幻想，有時候是堂皇的，有時卻又寒儉而可憐。那成爲她的思想的主要部分的，僅僅兩堂孀那樣的幸運。這個肥胖而嚙噬的寡婦，已經做了一個教師的老太太了。

這自然是一種狹窄的想頭，但在內地，在那些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母親心里，這已經堅牢地生了根了。因爲這不僅會增多一筆收入，而且早晚間都能夠見到自己的骨肉。然而當那孤兒，那沉默而頑強的孩子，在州里的中學校卒了業之後，就從那里寄回一封比便條還簡單的信，跑往北京去了。那時候她正準備給兒子娶親。

「這就是守兒子呀！」老太婆嘆息了，當她知道了兒子的出走。而且從那時起，她把所有的時日，那用幻想描繪過的平靜的暮年生活，全讓給流淚和嘆氣了。因爲就是搬出了大學，那位青年人還是沒有回家的意思，一直借住在一間低矮的偏屋里，在那宣武門外的會館當中。他花費全個上午的時間翻讀報紙，剩下的用來煮飯，曬曬和「苦悶」。他好，已經深信，再沒有改變自己的地位的必要了。

對於母親的催促呢，那回信總是含混的，擺滿驚嘆符號和虛點，好像有着說不出的痛苦。但在茶桌上和佛堂里不流行的

閒言里，卻以爲這位大學生的不同來，不過是沒有學到本事，找着好的位職，沒有臉見人。

「您叫他回來。」因此，有一次老太婆給那代她寫信的人說。「您說我請他回來。我不想他養我，我自己眼睛還看得見……」她像小孩子一樣地啜泣着。

然而這也沒帶回一點實際的效果。於是老太婆大大地反感了，彷彿實然明白了自己苦苦守住的，原來是一種可怕的辜負和忤逆。她變得衰老而嚙噬了，有時候竟對兒子開始了咒罵。雖然咒罵過後，她總可馬上翻悔着。而當日本兵屠殺東北的消息，接聯地傳來的時候，她卻又完全讓步了。

「祇要他逃脫了，」好像日本飛機已經到了兒子頭上似的，她哭巴巴地對自己申言着，「祇要他是好好的……他要惹得我咒他呀！」她甚至失悔起那些從前的咒罵來。

但好像命運特別優待一個苦節的寡婦似的，她終於望到自已的骨肉了。……

從春天以來，老太婆的健康大大地衰頹了。她每夜都失眠着，嗆咳而且喘氣，被許多不祥的豫感所威嚇。在二月間的一回虛驚里，她竟自很絕望地直覺到，她能夠得到的，將祇會是一個可怕的末日。

那時候，熱河陷落的消息傳到了，從內戰的烟霧里，一種叛亂的空氣正在傳佈開來。一天深夜，從房客們驚慌的嘈雜中，老太婆弄清楚那鄰近的縣分上，叛徒們打出旗幟來了。在本城，駐防軍已經開始了嚴重的嚴戒，許多青年人都被檢舉了。這幾乎悶殺了她殘餘的呼吸。因為她是孤單的，找不出一個幫手，而鄰人們卻已經收拾好行李，尖着耳朵，準備逃難。

這虛驚雖然不久就平息了下去，但老太婆的頭髮沙白了。她的嘴唇縮短着，佈滿縐紋，露出着蒼白的齒齦。她說話的聲音也變低了，總是低了頭回答着旁人的問話。而且就是一個人走着的時候，她也會突然地哭泣起來，悲歎着她的遭際和命運。

「我前輩子作了甚麼孽啊……」她會哭巴巴地說。

現在，她又在自言自語着，而且掉着她苦命的眼淚了。她是彎了腰坐在堂屋門邊一張竹圈椅上面的。這椅子的靠背和扶手，已經失掉了本來的顏色，恰像火燎過的一樣；多少想望兒子的時光，她都隨伴着老太婆度過了。從門邊，可以望得見那蹲在寬大的天井里的花壇，橫在屋簷角的曬衣竿，和階沿上的行窻，一種可以移動的柴爐。在五月的夕暮中，房客們已經在天井里間踱着，守候着晚飯了。

七八年前，老太婆便讓出了這住宅的廂房和偏屋，用竹笆分隔了大廳，全租出去了。但那時是爲了抵制軍隊的駐扎，現在她卻全仗着租金生活。在這些房客中，包含有小學教師，逃避土匪的糧戶，機關上作事的司書和小販。看了看老太婆淒涼而孤零的樣子，那教師和紳士的全家，都忍不住歎氣。

「像又在哭了咧……」

於是老太婆更僵僵了身子，哭出聲息來了。房客們沉默了，他們搖晃着下巴，嘴里唧唧地發響着，而那小學教師，則又照例地開始了他的解釋和勸告了。他用一種講書的口調解說着，一面虛踏着脚步，身子輕輕地搖擺着，爲了要使抱負在肩頭上的孩子適意一點。

「哎呀，給您說呢，」教師略帶不快地說，「不會的，他是一個人呀。說起來，日本怎麼會就占了北平呢？那多麼複雜的國際關係！……您怕他就毫無顧忌麼！」

「您再去一封信呢？」那糧戶建議着。

「有甚麼用處啊！」老太婆立起身來，截斷地說，「還要我畫渡身圖麼？」

牠微微地攤開兩手，好像呆了一般地注視着前面一會，於是，搖晃着包了青布頭帕的腦袋，吁出一口長氣，往窻屋里去

了。因為她早已絕望了對於寫信的效力。然而當老太婆在那塞滿了雜物和水器的厨房里，在一座爐竈上弄着飯食的時候，她忽而停住鍋鏟，對自己說道：

「給他寫，給他寫……有甚麼辦法呀！」

她又重淌下淚來。但她的心卻漸漸地堅實了，以為這一次或許會得到一點可靠的轉機。於是，幾乎不加咀嚼地吃完她簡陋的膳食，燃好神燈，走向街對過一位親眷的家里去了，帶着一點夠買郵票和信紙的銅板。

這位代她寫信的老者，是一個出名的教書匠，已經歇業多時了。他是無條件反對一切新的思想和習慣的。甚至關於口齒的衛生。「您看我，」對着青年學生，他會張開嘴，搖動着自己黃色的門齒，說，「怎麼不動？我就一生一世沒有用過牙刷！」

他寫好信，給老太婆讀了一遍，然後取下着銅邊的老光眼鏡，從椅子上立起來，嚮了一下嘴唇，慢騰騰地說道：

「表嫂呀，不是我說的話，您讓他進學校，就錯了。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甚麼辦法呢？拖不動了的時

候，他總會回來的；現在的新潮流呀……」

老太婆

處一樣地迸散了。她徹夜地在牀上輾轉着。「他不會回來的，

」她滴着眼淚說，「我曉得，不會回的。」但還沒有到應該得着回信的時候，那個瘦小的老郵差，卻提前地給她帶來了滿意的消息：那大學生已經準備動身了。

老太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當教書匠讀過兒子的信，她還張着張眼地問道：

「他是說要回來麼？」

「是呀，就在等您匯去呢。」苦笑了一下，老頭子搖着下巴，繼續道：「他們的話也難說……說是要回來，您總不能不給錢呀。好像老長年也開得有造幣廠樣，真聰明……」

但老太婆卻祇管熱情地想道：

「要我的命都行，祇要他回來。要我的命都行。」

她並沒有留心到教書匠頑固的嘮叨，她已經設想着怎樣給兒子張羅了。

這自然祇有借貸。因為田地里的出路，已經給賦稅榨乾，而借貸，在一般人的生活上也早就和睡覺一樣的普遍了。雖然在老太婆的歷史上這還是一種創舉。然而從去年起，大利盤剝者忽而變換過一道胃口了。他們伸出去的貪酷的爪子，不在於攫取新的獵物，而是想緊抓住已經到手的賊贓。爲了要收回

現金，他們甚至連積欠的利息，也不像從來的手緊了。

「這樣樣當一點……這樣方便些。」

他們都像老狐狸一般地打算着，因為空氣已經和先前兩樣了。但老太太並不知道這些。她還以為僥倖有看房屋和田土，這會正是野獸們適當的獵物。寫好回信，讓驚喜和希望將自己膨脹着，她決心找這城里出名的「中間人」去。

在城牆邊一家破舊而僻靜的茶館里，老太太尋見了那位一年四季紅腫着眼睛的脚色。他的渾名叫唐摸王，沒有鬍子，生就一付不容易說話的老婆子的面貌。提到他的狡猾和辯才，那恰像重慶的老鼠一樣的有名的。

他正雙腳平攤在長凳上，背靠了牆，在那張坐慣了的茶桌邊假寐着。當老太太說明了自己的請託，中間人把他那紅滿紅絲的眼睛，也用茶水洗完了。這是他打盹以後例有的治療。但他并不立刻回答，彎着頸子喝了一大口茶，無後一面揮彈着留在指甲上的茶水，一面警着牆壁，說：

「嘻，這個時候借錢。」於是望着請託者道：「老太太，哎呀，您這個包袱，我吃不消。」

「您怕我還不起麼？」

「哎呀，您怎麼這樣說呢？您這樣有田有地的人家，我打

起燈籠火把也找不着呢，怎麼怕？就是回轉去三五年，沒說一二百元……現在難啦！我打賭，不管這大一個城，您就圍住城門搜，也搜不出一千塊錢現數。」

「是哦，」一個在茶爐上燃着煙管的老頭子插嘴道，「說起來沒人信，前一場，么駝子爲了一百塊錢，頭都碰腫了，還滾不齊……還是么駝子呀，那手面幾大？」

「您聽，是我說駝罷。」摸王撐着腰桿，指了那老者，說，「這城圈子裡幾家放賬的人，甚麼人不清楚，從去年秋天起，就都在吹集合號，要洋錢歸隊了；那還借得出！本來兵慌馬亂的，誰都想手邊方便啦。您沒看到，開春的時候，我被逼的還像個人樣？」

「怎麼辦囉……」老太太自語般地说。

「老太太呀，」中間人假笑了一聲，說，「我看，您還是等新穀子上市，再說罷。」

「我賣田。您幫我賣田。」

「呀，賣田？……我給您說罷！這三五年來，我就沒嘗過一滴「邊界酒」。您願意要這個賀（禍）駝子麼，怕是倒轉去十年，二十年？風聲又這樣緊，田地，您總不能背起走呀。他們有錢人終歸會打算盤……我也過過些日子了，——真是好年

頭。」

於是中國人的話語，恰像抽去堤板時，水關里的積水一樣，滔滔地流出來了。他一支手掌罩着茶碗，像說評書的人似的，閒談着，從三個小錢一個的雞蛋，說到現在一年完納十二回的賦稅，說到最近的恐怖和謠傳，好像沒有止境。兩三個茶客扣了煙蒂，從新裝上，啣着煙管對了他坐着。他們有的幫腔着，有的搖頭，而且嘆氣。這都是些靠着小本錢吃飯的商人，一些五十開外的老者。在他們的精神和語調上，好像都感覺到；再這樣，人是活不下去了。

但是不等這種生活的擾攘完結，老太婆就失神喪魄地，在傍晚的清冷里，回到家裏去了。她一跨進那眩着蛙虫的功績的大門，也不管房客們的奇怪的注視，便一直走向自己的臥室，流着眼淚，一支手扯了袖頭，遮住鼻子以下的部分。當她從階沿上隱沒了，那個渾名為老爺的糧戶，一個祇是嘴角留着幾莖花白鬍子的老者，露出他不梳齒一般的門齒，小聲地向教員問道：

「不是說要回來了麼？」

他跟着又把他那略帶黃色的野豬眼睛，掉向上房那面去了。老太婆哭出聲了。她橫攤在牀上，被悲傷和失望的浪頭夾擊

着；並且這當中已經找不出一塊可能救命的船板了。因為關於借貸和變產，凡是唐摸王做不到的，您就無需再來伸手。而依照老太婆的估計，倘是延遲了，那青年人又會馬上相反地，從新打過他的念頭了。在最後，她祇好開始用冤孽和報應來解救她自己了。

但是第二日，她依舊繼續了她的求告。她決心到幾處原早有來往的人家，去攬撈她的運氣。這是破例創舉，因為爲了慎重起見，這城里的有錢人，是不願意讓銀錢直接過手的。然而當晚飯時紅着鼻尖回來，老太婆忽而自動地在教師家的爐竈邊停住，保持着那種扯着袖頭子揩眼淚的姿式，呻吟道：

「您還沒哭去，他就哭進來了呵……」

好像油乾時的燈光一樣，老太婆突然意識到，她半生來爲兒子而燃着的希望，也爆炸過牠最後的一閃了。她被絕望壓碎了。一連三天，她就在枕頭上暗泣着，喃喃地祈求着菩薩和祖宗。而一對着跑來勸慰的熟人，則總是從頭至尾地，哭訴一通自己生命上的溝坎。她彷彿把一切都交給命運了，直到那教師的母親摸來，告訴了她苟老爺家的秘密。

「要您纔肯信！」獻策的人囁着嘴說，「他是裝窮的。您去，您找他女人。您千萬不要說是我講的啊。」

「不知道肯不肯呵……」但老太婆已經用腳在踏登上找着鞋子了。

當地約了前廳上的司書，不聲不響走進苟老爺的堂屋，先去找那容易說話的老婆時，那位握住她的命運的人，正獨自地，背了門在泥衣剝落的花壇邊停留着。他正專心一意地，向一雙破花盆的盆蓋上，輕磨着一枚積滿了銅鏽的小錢。這是他早上從柴屋里檢來的。磨一會，他又在手掌上翻弄着，然後，屈着手臂舉出去，放射出木匠師務審視墨線一般的眼光。

「還是青銅錢。」他很甜蜜地自語着。

不久，那個大眼睛，面孔像一個倒寫的凸字的老婆，把他招呼過去了。他一支手伸進跨下，向兜肚里藏着意外的利益，一面上着階沿，上半身送出去，用彷彿不必別人回答的口調，向房主人嚷道：

「怎樣？還沒着眼麼？——大家都緊啦，大家都緊啦。我還給他媽說，要是方便，……唉，真不湊巧。」

「呀，等您呢。」老婆子在臥室邊催促着。

於是苟老爺睜閃了一會懷疑的眼光，把客人們剩下在窘人的沉默里面了。

老太婆心慌了。因為苟老爺娘子，雖然似乎滿意了用田地

作抵押的提議，但那老頭子的脾氣終究是不可捉摸的。她七上八下地志忑着，好像被罰站在一處絕岩的邊沿上了。她時而望一會睜閃着留神的眼睛的司書，時而又釘向苟老爺的臥室：

那一對老夫妻，已經在喁喁的私語中，處置着她的命運了。

那老頭子忽而咆哮了，「我們是公雞叫鳴，還是母雞叫鳴呢？！我們是公雞……」

「您讓我說完來呀。……」

又聽不清白了。

那教師的母親，從門邊走過去了，做出找尋物事的神情。老太婆可憐地想道：「死活給個快信呢。……」

這時候，苟老爺夫妻，走向室外來了。他們彼此唱和着足夠表白困難的斷句，還不住地嘆息着。當在老太婆的面前停住了，老樁戶舉雙手兜住肚子，繞着臉沉吟道：

「有是有，……」

「總不會短您一個，……」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要是我自己的，——那個犍牛的話難說呀。又住在鄉里。他媽是清楚的。……」

「哼！他的錢您都動的。比不得老二，……」

「現在的兒子本來不好管啦。」司書眯閃着懂得秘密的眼睛，說，「不過，既然有押頭，他總不會怪您老人家的。」

於是他用着對待上司的口調，把給荷老爺娘子說過的應酬話，以及關於利息和押頭和老太婆的悲苦，重說了一遍。以後，便逼視着野豬眼睛，笑嘻嘻地說道：

「我看，就這樣罷，留在家裏，又不會生兒子的。」

「他媽，您說呢？」

「我不敢插嘴。」

「好好好，我就來擔這個硬擔子罷。」他又露出稀疏的牙齒，轉向老太婆，笑說道：「那麼：紅契呢，也該多請兩三個中間人，不是小數目呀……」

當荷老爺滿意了他自己投出來的條件和擺佈，很快地，老太婆便把借款匯出去了。因為那糧戶積存的，全是些亮晶晶的「人頭元」，是不必經過幾次折換的。她現在是專等候兒子的回來了。

於是，從這時起，幾乎每天，一放下筷子，她便在大門口立住了，好像那位青年人就會到家似的。而一到了傍晚，不得不進去燃點「神燈」的時候，她總又嘆氣着，被煩惱和失望所夾擊。一天天地，她反轉心神不安起來了。那能夠安慰她的，

是有時候從那教師得來的解答。每當她訴說了自己的焦灼，那位好脾氣的青年人，便會開始嘲笑她道：

「哈哈，又不是坐飛機呀……」

於是暫時間，老太婆落了心了。而且好像自己也明白那是於已有利似的，即是那兒子應該花費的日子，已超過了適當的限度，而那教師的話也已成了詭騙了，每次，老太婆像還是一般地相信着。然而在忍耐的守望中，老太婆卻恍惚地感覺到，這城里，又漸次被二月間同樣的空氣籠罩了。街市上不絕地有軍隊通過着，而市民們，又現出慌張的臉相，用手掌遮了嘴交談了。這使得她疑慮起來。因為前一次的吃驚又在她腦筋里復活了。

這一天下午，當向大門走去的時候，老太婆順便到教師的家里去了。她想向他們道出自己的豫感。這一家人正在賭氣着，顯出不安寧的模樣。望見老太婆在門口立定了，那教師的母親纔掉過臉來，道：

「我看，這屋子里，我一個字也不敢說了。」

「不是不要您說呀……」抱了孩子的教師，苦惱地辯解着。分明清清白白的，也要「避一下。避一下」……」

「聽到甚麼新聞麼？」

「說是甚麼鬼，又鬧起來了呀！」那母親對於房主人的昏懂，有點生氣了。「到處抓得雞飛跳的，您還沒聽見麼？」

「您們倒團圓圓的，我怎麼做啊。」

吃驚了一下，老太婆低了裹着黑布頭巾的腦袋，哭訴了。

但又即刻擡起臉，怨恨似的嘟囔道：

「我就看您這樣狠心呀……」

於是依舊向着外面走去。

在大廳上，苟老爺正卡腰帶，蓋了鬍子，在傾聽那司書和布販的交談。他已經換上那件早就打算用來作鞋底的藍布大褂了。「狗矢蜂都鬧得起事！」雖然這是他的成見。

當老太婆在側門邊出現時，他神秘地走近她去，點着食指一字一字地道：

「幸得好大少爺還沒到家。」

房主人楞住了。

「連十四五歲的娃兒也捉得有呀！恐怕還在用拳頭揩鼻涕呢。……」

「我真不知道要怎樣纔好啊？……」

老太婆叫了出來，退轉去靠向柱子，啜泣起來了；她現在纔領悟了那青年人回家時會遭到的危險。她的屋子好像沒有再

走出去的力氣了。但到底，她並不以兒子的不到家為幸運；一會，她又直起身子了。並且充滿信心地道：

「就是雷打人，也要察個善惡呀。」她又決心出去繼續她的守候了。

這時候，一個差役模樣的人，夾了兩傘，從頭一道側門口跨進來了。一走下那狹長的天井，便問：

「陳老太太在家麼？」

「甚麼事？」司書代房主人反問道。

「他大少爺在州里叫帶得有信來。——在麼？」

「您看，他倒還這樣心寬呀。……」

不再讓那已經悟出了不幸的司書開口，老太婆兩手搭向膝間，怨憤，然而夾着驚喜地指責了。

於是，她走近那人去。問道：

「他怎麼不到家？我這屋里住不了他麼？」

「呀，他關在大監里了呢。」那人弄着兩傘，慢慢地說。

「您是說，……」

「給人咬住了呀。在一家旅館里，……」

「這真要我的命了啊……」

老太婆手捧了臉哭嚷起來了。

伍子胥

(五幕劇)

楊 晦

第一幕

第一場 鄂都 楚王宮內

〔費無極，驛將師上。〕

那小弟實在佩服的很，不是誇口，真有老兄你的，不論伍老頭子他是怎樣的難纏罷，祇不過是老兄一弄手眼，我看這回他算是袴襠裏捉虱子，還往那跑？——怎麼，你還是一臉的雲彩，兩個黑眼圈，嚶嚶，這才叫不名譽，剛把狗熊弄到手，就這樣活現眼！怪不得能大活着的時候，整天都是紅鼻紅眼，瘦得活像一條狗似的，不是咳嗽就是吐血。好厲害的傢伙，這條狗熊。老兄你可小心，性命要緊勒，嚶嚶。

費 別耍骨頭啦，你這小子。伍老頭子來我早就知道他是

會來的，不過來了以後，不見得就算解決，也許更惹出麻煩來，都很難說，伍老頭子可……

那麻煩甚麼？他左右還不是送死？不怕是天大的麻煩呢，一到老兄手裏來還算得了一回事情？——我看你的狗熊倒真夠你耍的了，老兄，你要狗熊我耍骨頭，倒要比個高低，較個上下才行，怕這回老兄可要在小弟面前甘拜下風啦，骨頭不管怎樣都會比狗熊容易耍得靈巧的。你瞧罷，熊大那個屈死鬼，要到閻羅殿上去告狀的話，不愁沒有證據嘍，祇要把膝蓋上的胛子揭下一塊，往臉上一貼，這不光有了臉皮，還可以知道他轉着圈在狗熊面前，量過多少次的屋地，挨了一輩子的鷄毛禱子，祇落得一個吐血而死，白把一個標準美人的太太，天活了老兄，比到南門外看耍狗熊的好玩多啦。就憑那個浪勁罷，真要命，說話是一撇一歪，走路是一扭一擰，你要住在鄉下就好

了，她倒下去就可以當懸地滾子用的。——話又說回來了，我常常聽見你稱讚伍老頭子的那位二少，你當時怕是就相準了她的腰可以同伍員的比一比，算是你家裏也有了腰大十圍的人物，足以自豪的罷？可惜可惜，她的個太矮了。

費 你這小子簡直不是東西。我看你就把骨頭要得怎麼的靈巧，也當不住一遇正事，就顯得那份損樣，任鳥用都不中。你還提伍員呢，伍老頭子的那兩個兒子，簡直是一虎一豹，麻煩就在他們的身上，叫你去捋捋虎鬚，你敢麼？就會扯閒淡，你這小子。

鄒 嘿，老兄，你怎麼啦，你足智多謀一場，這點小事倒把你嚇胡塗了，這真是手到擒來，一事不費——你這個費，用不着你這個廢貨，在這瞎費——心哪。

費 滾你的罷，你這小子，就會胡吹亂噓，瞎說一陣，甚麼一事不費，百事不費的，將來派你去的時候，你敢麼，不要擺套的就是好小子。

鄒 嘿，這那里用得着我？……

費 你看看？說說就露餡了，你是任屁用也不中的。

鄒 看看甚麼？不知道我們誰是不中用的烏廢貨呢？眼前放着一隊獸兵，比神兵還要中用的，你爲甚麼不調用？

費 別扯烏淡了，你有甚麼主意，快說罷。我們的老先生快出來了。

鄒 你說的，那有這樣快，親親熱熱，不膩夠，就會出來，沒那事，若是那樣，還顯得出你獻秦女的一番功勞麼？你這位老兄就會爲人謀，替我們老先生算計來的這個花不溜丟，真叫不賴，自個反倒支起布棚來耍狗熊，這叫作……——哦，對了，我也胡塗了，狗熊就很夠一個腳色，背後還有一大隊的人馬，你還怕甚麼伍老頭的一虎一豹，你現放着一個通城虎的秦嶺，通城彪的秦峯，已經是伍家弟兄的敵手，再加上一個通城狗的泰山，不就可以橫行無敵了麼？不錯，不錯，老兄的算盤原來是不會打錯的。……

費 你這小子真該死，我還當作好話聽呢。誰知道你原來是胡拘八扯一大堆。我看你倒真可以到南門外去搭布棚了，甚麼虎彪秦嶺的，信口開河，活見鬼一般。

鄒 嘿，老兄，你真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夫丈人者既稱之爲泰山矣，而所謂丈人的哥哥弟弟，不就可以喊作秦嶺秦峯了麼？至於虎彪之類更不是我的杜撰，你到熊家窩裏去打聽打聽，誰人不知誰人不曉熊家的通城虎，通城彪，通城狗呢？父是英雄兒好漢。要沒有那樣一個鼎鼎大名通城狗的爸爸，

怎會下出一個尊夫人那樣的狗熊來？

費 你這小子真算損透啦，你的臭氣要哈在那塊地上一定會百草不生的。你不要看作輕鬆的事罷，這是要拚個你死我活的關頭，這一關打過去，我們纔可以舒心坦意地吃喝玩樂，不然的話，你也就用不到處飄飄然，我也就吃不了兜着走罷。

鄺 沒那事，沒那事，小弟是看見老兄今天的神色不對，不是犯了胃病就是失眠，所以，纔敢這樣開開心，助助消化，好在回頭我們費大嫂要是氣鼓了肚皮，我可以躲在你的身後，遞過一個揖去，「大嫂息怒，小弟有禮了，」反正她的棍子落不在我的頭上。——閒話少說罷，你想叫我怎樣作呢，老兄的吩咐，小弟一定遵命的。（說罷向費無極深深一揖。）

費 好罷，好罷。——現在是很緊急的，放鬆一步就不得了。伍家在楚國是幾代的功臣，根深蒂固，不比朝吳那樣遠在蔡國，而又祇是對於大王有過一度的功勞，已經過了河的人，你就是把橋給拆了，無論怎樣不舒服，也沒有多大關係，所以我祇弄了一點手眼，就趕了他；而且也不比門成然，他祇是一個恃功驕橫的人。腦袋是歪的，腸子是直的，所以，我隨便一撥弄也就結果了他的性命。伍老頭子可不然。他是太師，太子建對於他比對於大王還要信賴百倍，就是大王也是引為心腹

，纔肯把太子交託在他的手裏，滿朝文武下至於老百姓，有誰不知道伍老頭子，有誰不尊重伍老頭子的呢？就像夫人易嫁的事情，瞞得了別人，怎麼瞞得了他；別人最多也不過是心裏不平罷了，他卻可以毫不客氣當面就來的，他若是同大王爭論起來，恐怕大王也要讓他三分，何況他的那兩位公子，是那樣的扎手，我一想起來就要頭痛，怎麼辦呢？祇有狠下毒手的一着，剪草不除根是不行的。管他三七二十一，太子建是誓不兩立的，非殺了他，將來一旦大王千秋萬歲之後，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伍奢不除，他是太子建的護身皮，恐怕就是用盡了力氣我的毒箭也不容易就射在太子的身上。其實，伍奢並不算難以對付，因為在他那樣人的身上，最容易找着窟窿，就是找不着，現鑿一個都不難，他回頭一定會同大王頂撞起來，他覺得他是理直氣壯的，實在是上了大當。最麻煩的還是他的兩個兒子，這兩個人不除，你知道，我是下半輩就不用再想過太平日子了，你看我今天的氣色不好，以後我怕是一天的氣色會好了的。那里來的甚麼胃病，睡不着覺，吃不下東西去，那倒是真的。

鄺 一齊殺了就算完事了，那還有甚麼麻煩？

費 麻煩終歸是要麻煩的，殺也要殺。不過，再看情形罷

……

〔楚平王上，伍奢隨上。〕

平王 太師這樣的遠道而來，辛苦了。寡人自從卽位，這七八年來，總算是盡力謀百姓的安寧，所以，纔能夠免除敵國外患，在城父築城使子建居守，也不外乎鎮撫北方，以奠邦基的意思，誰想子建卻有叛心，暗中與齊晉通好，謀爲不軌，真是所謂家賊難防了。太師終日與子建相伴，不能不知道這件事情的罷。

伍奢 哦哦，大王所以召臣來的，原來就爲的這個麼？大王既然遠迢迢地召臣來問，這是關係非同小可的國家大事，這里的閒亂雜人太多，不方便，還是換個地方再談的好罷。

費 〔四下一望，〕啊啊。〔倒退一步，又鎮靜地站住。〕

鄰 嘻嘻。〔勉強地笑着。〕

平王 這是寡人的宮室，那有甚麼閒亂雜人，怎會不方便

……

伍奢 那兩位是作甚麼的？是對證麼？

費 老太師何必這樣地氣勢陵人呢，我們並不敢開罪老太師的。

平王 這與他們並沒有關係，太師不要錯怪好人。

伍奢 當然沒有關係的了。大王要沒有這兩位好人，兩位功臣，恐怕早就會鬧得這樣父子寡恩，君臣少義了的。

平王 你這是那里的話，太師？

伍奢 這是那里的話？大王高見，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呢？大王卽位以來，是造福楚國的百姓不淺的，這誰都知道，誰都承認。不但國內，就是陳蔡之民也都感戴大王的功德無量。當時誰不說呢，大王仁德，靈王的橫暴都在大王的仁德之下給化除了，百姓都像草木的逢春一般，歡歡喜喜有了生意。這樣下去，當然好極了，不但是百姓的福氣，也是祖宗父母的德處。但是，啊，爲甚麼一定要有這樣一個「但是」呢？說起這個「但是」來，真叫人傷心落淚。天下事往往是這樣的罷，一定要有一個「但是」隨在後邊。

平王 老太師，你這是怎麼噉，寡人的話還沒有說完，你就像吊桶一般，這樣七上八下地倒了起來。

伍奢 大王，你是真的就這樣胡塗，還是怎樣的一回事情呢？你看看，在大王初一卽位的時候，無論是對內對外都處置的那樣得體，復陳蔡，封功臣都不用說，大王也許不會忘記的罷，因爲吳國滅了州來，故令尹門成然請大王出兵伐吳，本來

是師出有名的，然而大王卻回答說，「我還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呢，那就可以就用民力呢？」這真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啊，還不到一年，大王就殺了我們的令尹，故令尹不是多年以來就隨侍大王的麼？他雖然因為特功不免有些過分的要求，所以殺身的卻別有原因在，大王不會不知道的罷，這還不算，不到一年又逐了朝吳。蔡國的人們為甚麼會趕掉朝吳呢？我們那樣一位有功德有作為的朝吳都會被趕掉了，別的還有甚麼可說？大王難道說也不想想的麼？蔡國的人們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把朝吳給趕掉的，蔡國的人們再怎樣的胡塗也不肯把朝吳趕掉的，然而朝吳卻被趕掉了，這還用說，也是別有原因在。這都不說，赴秦國去求婚的，明明白白是為的太子，結果怎麼樣，秦女到楚國以後，卻迎進王宮去了，這眼睜睜地是惡鬼一般的好計，大王，我請問大王，這樣，你於心安麼？

平王 伍奢，伍奢，你敢這樣的大膽無禮……

伍奢 大王，這不是臣的大膽無禮，實在是大王的不應當。一個不應當，還可說的，卻接着來了第二個。兩個不應當，也還可以勉強，卻又來了第三個。三個不應當，也祇好隨牠去罷，大王卻四個五個，接二連三，娶了兒子的媳婦，聽信小人

的讒言，漸漸逼到最後的一步，來疑心太子了，大王，我的大王這是一千個一萬個「不應當」的呢。大王，你不要用自己的血肉，來供豺狼的吸食罷。你的血肉有限，豺狼的貪慾好像是無底的深坑是填不滿的，我看他會有一天吃盡你的肉，喝乾你的血，而且嚼碎你的骨頭，到後來，他也許就用你的皮去包你殘餘的骨頭渣，用你的頭蓋骨當夜壺使的，不要看他當面那樣作揖磕頭，裝的活像一個孝子。

平王 我看你瘋了，你說的這都是甚麼話？誰是那樣的豺狼？天底下祇有你一個是好人，別人都是豺狼……

伍奢 誰是那樣的豺狼？大王你放明白一點罷，當前的就是，不過你卻看見了皮看不見臟罷，也許你是明知道的，成天都在拿毒藥當酒喝，外面還要充硬漢不肯叫人看出已經腿軟腰酸就要跌倒的罷。天底下當然不是祇有我一個好人，多的很，不過在大王這塊天的底下，已經被煙霧給瀰漫住了，就有多少好人你也未必睜開眼睛看得見。

平王 豈有此理，豈……豈……有此理！你這個好人，忠臣，真正不錯，說起話來，不管天地，就蒙頭蓋臉，一陣霹靂，震得我頭都昏了，我看你這樣的好人真受不了，比你罵的豺狼還要命。

伍奢 當然啦，當然啦，這當然是逆耳的，不受聽，不過

大王你也拿出心來想想罷，是不是你也有點過分？倒不見得是我的霹靂會把大王的頭震昏的，我看你是信了讒言，被小人給撥弄得有點暈，應該被我的霹靂給震清醒一點才對。大王你不是還有心在腔子裏麼，爲甚麼不拿出來想想看？把太子弄到

城父去，不管出鎮也好還是怎麼的都好，反正已經不在眼前，當然就不會再礙着甚麼人的事情。何必這樣過爲己甚，苦苦相逼呢！太子會有叛心麼？太子會暗通齊晉，謀爲不軌的麼？這

真是奇事了。若是這樣的隨便就指爲叛逆，王的左右，又誰能不是叛逆的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要說太子有罪，是

的，太子未嘗無罪，不過太子的罪不在叛逆，而在不達世故，不識小人的奸險，不能承受小人的諂媚，成爲心腹，因此結下

怨恨，遭了這樣的暗害。太子會結交齊晉，真是怪事，他與其遠遠地結交齊晉，那如結交眼前的小人的當時受用，過後也不

至於遭殃了。這當然也就是臣的大罪，臣不善於教導太子，教會他怎樣同小人敷衍，怎樣不至於使小人懷憤！啊啊，臣該萬死！

平王 你這位老先生，真叫難纏，寡人不過問問你太子在城父的情形，你要說明白了再發脾氣也不遲的，——你說他到

底會不會叛的呢？

伍奢 會叛的，會叛的。像大王這樣，既然自己娶了兒子的媳婦，又聽信小人的讒言，反倒來疑心太子謀叛，這是大王在逼着太子，走上叛逆的道路了的。

平王 甚麼？甚麼？

伍奢 甚麼！甚麼也沒有。像大王這樣下去，不但太子要叛，誰都要叛的。

平王 你也要叛的罷？

伍奢 臣是現在就已經叛了，臣是不肯眼睜睜看着大王這樣，既悖人倫又乖骨肉的。何況豺狼當道，終於不免要受害的，早晚都是一樣，又有甚麼分別？

平王 啊啊，你氣死寡人了。……我逼着太子走上叛逆之途的麼，我看是你逼着寡人在乖骨肉之親的——你是真叛了麼？真叛了麼？

伍奢 這還有甚麼話說，已經叛了，是不能不叛不得不叛的。

平王 啊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你難道說，連一句和平的話都不能對寡人說的麼？

伍奢 臣的話已經是和平之極，臣自愧無能，沒有學過狐

媚術，變得不男不女的樣子，說起話來彷彿乖極了，卻滿心裏都在男盜女娼，就是騎在你的身上吸食着你的血肉的時候，還在滿臉陪笑，不過發出的笑聲卻有些冷森森，使人脊背發麻而已。（轉向費無極。）老兄，你看我說的對不對呢，是這樣的罷。

費 伍老太師所說的都是至理名言，小弟佩服的很。

伍奢 啊啊，這還不是老兄們發出冷笑一聲的時候麼？也差不多遠了罷？

費 伍老太師取笑的很，小弟那有那樣的資格呢，不敢當，不敢當，哈哼哼……

伍奢 這一聲也就夠聽的了，大王，你快領教領教罷，這雖然祇是「哈哼哼」，矜持的很，也是應有盡有，使人不寒而慄了的。你的楚國雖大，也禁不住這樣的幾聲「哈哼哼」的呢。

費 老太師真是太愛拿我們小人們取笑了。——大王怎樣呢？伍太師在楚國世代功臣，德隆望重，剛才所說的話，真是字字千金，他說大王納子婦已經不該，又疑太子有叛心，雖然太師口口聲聲說太子必叛，實在是大王的不該的。大王應該熟思一番的罷，悠悠之口，可以鑠金的呢。

伍子胥

伍奢 對啦，真妙，「大王怎樣呢？」這有甚麼遲疑的，

大王就殺臣以謝天下好了，太子要叛，完全是我伍奢教的他，因為我是太師，至於費公，雖然也是少師，當然沒有關係，微臣一死，太子不但可以不叛，而且可以交在這位老兄的教導之下，太子就會成爲孝子了，也許會發出我們費公的這聲尊笑「哈哼哼」的。「小人們，」誰說不是，客氣的很。

平王 「氣得發抖，隨便舉起手來」好罷，好罷！

費 囚起來麼？

平王 「又一舉手」好罷，好罷！

費 左右那里？「數隨侍上。」伴送伍太師到外面去歇息，不要怠慢！「放低聲音」看起來，看起來！

伍奢 「被隨侍們推擁着」你好賊，我恨不生吃你的肉，活扒你的皮的。「咬牙切齒地瞪着眼睛。」

費 老太師言重了，是不是還要嚼碎小人的骨頭，用小人的頭蓋骨當夜盞使呢，小人的肉瘦得很，血也不旺。請老太師另揀個肥些的罷，——可不要也發出笑聲來，冷森森的，怪不舒服。

伍奢 大王，大王……

費 老太師也預備作揖磕頭，裝的活像一個孝子的麼？

伍奢 啊啊，想不到……

費 想得到的呢。請罷，老太師！

〔隨侍等推擁伍奢，下。〕

平王 〔發獸似地站了半天〕啊啊，真把我氣胡塗了。

費 大王，這又何必動真氣呢，祇當作走到街上遇見一隻瘋狗，亂咬一陣罷了，那里要聽他那些瞎說八道的瘋話？不過，狗已經瘋了，不管是你怎樣的心愛，也祇好交給狗屠，殺掉完事，不然，是要為禍的。你聽他所說的話罷，不是當面就在斥責大王納婦的事情了麼？而且一見大王的面，不容分說，就連珠箭似地左一個不應當，右一個不應當，一直都數出來了，這明明白白地是早懷怨望，彷彿甚麼都預備好了，祇等機會的到來，現在既然囚起來伍奢，太子恐怕馬上就要發動的，宣揚出去，說大王納了子媳，又無原無故囚了太師，外面太子可以得到齊晉的聲援，國內可以憑藉城父的士衆，不是很難敵當的麼？若是趁着現在，先下手為強，太子也就無能為力的了。常言說的好，「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大王趁早決定罷。

平王 你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要怎樣個先下手為強呢？
召太子來……

費 這是不妥當的，這樣一聲張出去，太子若是不來……

平王 太子不來，就可以明令誅之了。

費 那恐怕就來不及了罷。還是直截了當解決的好！

平王 怎樣個直截了當法呢？〔遲疑許久。〕反正是箭在

弦上了，命人去，殺掉他……這倒是個直截了當的辦法。不過要打發甚麼人去纔恰當呢？……

費 祇要大王下了決心，恰當的人是有一個的。

平王 誰呢？

費 最好就暗中叫城父司馬奮揚，祕密下手，這樣，風不吹草不動地就解決了，這件大事，若是別人去，太子不見得就會俯首聽命的罷。

平王 很……好……就叫奮揚便宜行事罷！

費 不過，這要大王有決心纔行，密諭一下，就不能收回了，大王不會後悔的罷，人無害虎心，虎可有傷人意的，大王這時候可不要再二心不定，大王不是已經許下立軫為太子了麼，事情是不容兩全的呢。

平王 好罷，就這樣決定，你轉諭奮揚，立時下手結果了

子建的性命，殺了子建寡人當有重賞，若是放了子建要處死罪

的。
費 這樣不大妥當，事情一有轉折，難免洩漏的。司馬現

在鄂都，大王最好立時密召他入宮，當面吩咐，纔不至於有誤。

平王 好，好，寡人就召他入宮面諭好了。

〔楚平王下。〕

費 〔拭着額頭的汗〕好熱，好熱，今年的天氣熱得這樣早，現在不過才三月初，就熱得我渾身是汗了的，

鄒 〔一吐舌頭〕伍老頭子的前勁真衝，我們的老先生差一點沒被他給衝回去，險得很哪。嚇得我的心突突亂跳，老兄

，這可不是開玩笑了，我真佩服你的膽力不差。

費 〔揪着胸前的衣服〕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我是

很怕春寒，着了涼的。今天出來多穿了一件衣服，誰知會這樣熱。

鄒 穿的並不算多，這時候你嫌熱，回頭出一身透汗，你會渾身冰涼了的。

費 老弟，你說的不錯，我現在就已經涼快了。

〔費無極，鄒將師下。〕〔第一幕完〕

五奎橋

洪深著

實價五角

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創作，在戲曲方面，實以洪深先生為第一人。本書為近來偉大計劃的三部曲之第一部，曾在著者指導之下，由復日劇社上演，轟動一時，被推為一九三二年最優秀的劇本之一。首附著者「戲劇的人生」一長文代序，詳述著者從事話劇運動的經過，並附以歷次演劇經驗為系統之插畫二十餘幅，尤為珍貴。

玲子

穆時英

淡淡的日影斜映到窗紗上，在這樣靜謐的，九月的下午，我又默默地懷念着玲子了。

玲子是一個明媚的，南國的白鴿；怎樣認識她的事，現在是連一點實感也沒有了，可是在我畢業的那一學期，她像一顆絳色的慧星似地湧現了出來，在我的乾枯的生命史上，裝飾了羅曼諦克的韻味，這中間的經歷，甚至頂瑣碎的小事，在我記憶裏邊，還是很清晰地保存了的。

是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吧，在英美詩的課堂上有一個年紀很小，時常穿一件蔚藍的布旗袍的，娟麗的女生，看起來很天真，對於世事像不知道什麼似的，在我們諦聽長鬍子的約翰生博士講述維多利亞朝諸詩人的詩篇時，總是毫不在意地望着窗外遠處校園裏的噴水池在嘴邊浮着爽朗的笑，這人就是玲子。

大概是對於文學的基礎知識也不大具備的緣故吧，把約翰

生博士指定的幾篇代表作，她是完全用讀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讀俠隱記那樣的態度來讀的，所以約翰生博士叫她站起來批評丁尼孫的時候，可笑而庸俗的思想就從那張雅緻的小嘴裏流了出來。嚴肅的約翰生博士便生氣來，嚴厲地教訓了她。

「用你那樣的話去稱贊一代的文才，在你當作一個文學研究者是一種恥辱，在丁尼孫是一種侮辱。」

她也並不覺得難受，祇是望着約翰生博士的鬍子嘻嘻地笑，很明顯地，她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她的意見對於她是一種恥辱。「你是竭力稱善了丁尼孫，我不是比你還過份地稱善了他麼？」那樣的意思是刻劃在她的臉上。

「懂了麼？對於丁尼孫這是一種侮辱，不可容忍的侮辱！一個人說的話應該負一點責任，不能隨意指責，或是胡亂吹捧。記着，孩子，口才是銀的，沉默是金的，這是一句格言。滔

滔雄辯還抵不過一個有思想的哲人的微笑，何況你的胡說！」

她卻出乎意外地說出這樣有趣的話：「是的，先生，可是我一定要站起來說的不就是你麼？」

這一下，約翰生博士是完全失敗了。「頑皮的孩子！頑皮的孩子！」喃喃地說着，頹喪地坐了下去。

而對着那樣的喜劇，我們不由全笑了起來。

下了課，在走廊裏邊，約翰生博士叫住了我，撫着玲子的柔順的頭髮對我說道：「你找幾本書給這位小妹妹念念吧，她真是什麼也不懂。」

從那天起我便做了她的導師，我指定了幾部羅曼主義的小說給她看，如沙弗，少年維特之煩惱一類的書，每天在上英美詩這一課以前一個鐘頭，我替她解釋史文朋和朗朗寧，在一些晴朗的下午，在校園裏碰到她，便坐在日規上，找一點文學的題材跟她談了。她是一個有着非常好的天資的人，聯想力很豐富，悟性也好，如果好好的培養起來，是不難成爲一個第一流的作家的。那時她差不多天天和我在一起，我們時常在校外的煤屑路上悉悉地踏着黃昏時的紫霞，從掛在天邊的夕雲談到她腳上的鞋跟，在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便騎着腳踏車，帶了許多水菓，糖，餅乾和雪萊的抒情詩集，跑到十里路外的狩獵協會

的獵場裏邊去辟克匿克。

獵場旁邊有一道透明的溪流，岸上種着一叢雜樹，我們時常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樹旁邊坐下來，靠着褐色的樹幹，在婆婆的枝葉下開始我們的野餐，讀我們的詩。她是不大肯靜靜地坐一個鐘頭的，碰到溫暖而綺麗的好天氣，她就像一隻小鹿似地在那塊廣漠的原野上奔跑起來了。她頂喜歡用樹枝去掘螞蟻穴，蹲在地上看螞蟻王怎樣率領着一長串的人民避難。她又喜歡跑得很遠，躲在樹枝後面，用清脆的，銀鈴似的聲音叫着我的名字，引我去找她；從遼遠的天邊，風飄着她的芬芳的聲音，在這無際的草原上搖曳着；那樣的景象將永遠埋在我心裏吧！

等我讀倦了書，抬起頭來時，就會看到她默默地坐在我身旁，衫角上站滿了蒙茸的草莢子，望着地平線上的天主教寺的白石塔和塔頂的十字架，在想着什麼似的臉色，在她眼裏有一點柔情，和一點愁思。我點上了煙捲，仰着頭，把烟圈往飄渺的青空噴去，她便會回過頭來，恨恨地說道：

「你瞧，這麼好的天氣！」

也許那時我是被書和煙薰陶得太利害吧，對於在她這句話裏邊包含着的心境是一點也沒有領會到；在我的印象裏邊，正像約翰生博士說的，祇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一個什麼也不懂的

小妹妹而已。

在暮色裏並騎着腳踏車，緩緩地沿着那條樸素的鄉間大路回去的時候，她就高興起來：

「現在你總不能再看書了！」便麗麗拉拉地唱着古典的波蘭舞曲，望着那條漫長的路，眼睫毛在她眼上織起了一層五月的夢，她的褐色的眸子，慢慢地暗下去，變成那麼溫柔的黑色，而嘴角的笑意卻越來越婉約了。

那樣的黃金色的好日子散佈在我的最後的一學期裏，這位純潔的聖處女也在我的培養下，慢慢地成長了起來。可是命運真是玄妙的東西，如果那時我在十八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的學說上少下些功夫，多注意點她的理性的發展，她的情緒的潛流，那麼，以後她的歷史便會跟現在不同，我也不會成爲現在那樣的一個人了吧。我所介紹給她的讀物裏邊太偏重於羅曼主義的作品，她的感情，正和那時的年青人一樣地，畸形地發達起來，那顆剛發芽的花似的心臟已經裝滿了詩人氣分，就是在日常的談話裏邊也滲染了很濃重的抒情傾向，到學期完快時，她已經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女性了。我是她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主宰，我是以她的保護人的態度和威嚴去統治了她，對於在一個從教會學校的保姆制度下解放出來，剛和異性接近的，十八歲少

女的，奔馬似的下層感情我是完全忽略了的，直到畢業考試那幾天，她忽然變態地傷感起來，興奮起來的時候，還是沒有發現蘊藏在她的純樸的感情裏邊的祕密。

在舉行畢業禮的前一天，我從教授們的公宴席上回來，稍會有一點酒意，一個人帶着隻孟特琳走到校園裏，想借音樂來消遣這酒後的哀愁。

那天恰巧有着很好的下弦月，在清涼的月色裏邊，我們的宿舍默默地站立着，草地下鋪滿了樹葉的陰影，銀色的噴泉從池水裏女神的頭髮上繽紛地拋散着跳躍的水珠，池旁徘徊着一些人影。是喝了太多的酒吧，對於這快要離別了的大學風景，有了依戀的遊子的心。在這裏不是埋葬了四年青春的歲月，埋葬了我的笑，我的悲哀麼？

不會忘記這座朱漆的藏書樓裏邊的溫暖的陽光，那些教授們的禿頭，和門房的沙嗓子！太息着在日規上坐了下來，我聽到一個柔情的聲音在唱着「卡洛麗娜之月」，那懷念和思戀的調子，從靜謐的夜色裏邊悄悄地溜了過來。

卡洛麗娜的月色舖在我們舊遊地，

當薔薇開遍在家園的時候，

瑪莎，你還記得我的名字麼？

撫摸着日規上的大理石，傷感到差一點流下淚來。這是一隻古舊的小曲，而那在唱着的聲音，不正是熟悉的玲子的聲音麼？於是我輕輕地彈着孟特琳唱起來了，向着這溫柔的夜春傾吐了我的憂鬱，沉醉在自己的聲音裏邊，閉上了眼。等我唱完了那支曲子，睜開眼來的時候一個顫抖的聲音在我耳邊說：「再唱一遍吧，你是唱得那麼好呵！」

坐在我身旁的正是玲子，她的嘴抽搐着，她沒看我，只望着遠處插在天邊的樹叢的蒼姿，她捉住我的手，她的全個身子在顫抖着，忽然，我什麼都明白了，我明白爲什麼她會一個人坐在校園裏，我明白她的眼色，也明白了我自己的哀愁。我抓住了她的肩膀，她的臉在我的臉下面那麼痛苦地蒼白着，她是那麼勇敢地看着我，想看到我靈魂裏邊去似的。她沒說話，我

也沒有說話，可是我在心裏低低地叫着她的名字。猛的，她的臉湊了上來，用手臂拖住了我的脖子，我看見一張嘴微微地張開着在渴望着什麼似地喘息着，便吻了下去。一分鐘以後，她推開了我，坐在我前面用責罵似的眼光透視着我，於是，眼淚從她臉上簌簌地掉了下來。

在日規上，我們坐了一晚上，沒有講一句話。第二天，我不等行畢業禮，便車着鋪蓋，行李，扔下了這朵在我的心血的溫室裏培養起來的名貴的瓊花，爲着衣食，奔波到千里外的新加坡去了。此後，我就不曾看見過她也沒一個人告訴我一些關於她的消息，可是，在我一個人坐到桌前，便默默地想起她來。——願上帝祝福她呵，祝福這個純潔的靈魂！

詩與自由詩

林 庚

這裏所謂的詩，是指傳統上我們有過的詩而說；或者爲說起來更方便點，史詩以及長篇的故事詩便也都暫不在話下。自由詩是近年來才有的名詞，其發源是由於法國；也許是由於法國人的想像與文字是特別近於這方面，故隨着自由詩體而印象派，象徵派，乃均在法國接踵而出。又正趕上那時執十九世紀詩壇之牛耳的英國，在一度燦爛的花果後已漸顯出枯萎的氣象，從前的路似是走不通了；於是這自由詩以其代表一個新的方向的追求，遂影響於全世界的詩壇了。雖然在外觀上許多的嘗試似乎是失敗的，如美國受這影響而產生的影喻派（Imagist），而實際的變化卻已深入了新詩壇的靈魂中，乃是無可懷疑的事。

中國的詩壇，一直的是以傳統的英國詩爲模範而進行着，其中的進步至於詩刊時代是無可諱言的；而近年來也轉向自由

詩的方向了。這自由的詩體，似是仍在各方面的探索中，而尚未達到完全宣告成功的時候，故其生命力還是無窮的。在一種運動（Movement）的開展中，往往即是傑作產生的時候，中國的詩壇如今正有意義的也加入了這個嘗試；因此詩與自由詩間究竟最核心的不同是什麼，與其間若斷若續的關係究竟應該怎樣，自然便造成了一個新的興趣的所在。

一提到自由詩，我們便感到一個以前所從沒想到的問題，那便是文字的不夠。好像看到一首自由詩，便會有許多人要搖頭，覺得那是無法可懂的一件東西；寫這類詩的人，被人用晦澀眩奇等字眼來批評責難的幾是不可避免的事；然而爲什麼還有許多人要如此做呢？爲什麼聽了便要纏眉頭的卻會風行在全世界的詩壇上呢？而且就常理論散文式的字句是較有韻律的詩句好安排的，爲什麼這文字的問題反而反過來在自由詩中發生

呢？這些問題似乎又是大家所不大注意到的了。

要談起這些問題來，決不是該不該寫與那個好那個壞的問題，也不是祇罵一句寫後不明白便可一筆勾消了的；我們祇口說這樣的詩不好，而它確是有生氣的佔據了今日的詩壇，自然我們各一定要說這樣的詩才算得詩，便也非公平之論。自由詩之必於今日出現其實乃是一個當然的事，由於它的出現而生的文字問題也是當然不可免的一回事；要解釋這些當然究竟是因爲什麼，我們不能不追根問底討論一下，所謂傳統的詩與自由詩究竟除了一點形式上的不同外，在本質上還有什麼更大的區別？這區別是不是便能解釋了一切的紛爭，而歸納到一條線上去呢？

其實詩與自由詩的不同與其說是形式上的不同，勿甯說那形式是因其不同的內容而決定的。這觀念我們由於這新的詩體之必須要求極度自由的應用那些文字上這點看來，便很明白了。所謂晦澀，所謂不易懂得，便是對於文字不能遵守平常狹義的應用，它是要更自由的利用其所有各方面的，所謂「印象」所謂「象徵」不過是其中較顯著之一端而已。這類的詩的文字必以自由且富有創造性的態度處之，故使其對於形式必不能受任何的拘束乃是當然的了；然而究竟爲什麼有這些要求呢？這

根本的問題，我們仍須明白那本質上不同的所在。

假如我們翻譯一首外國詩，去掉了韻腳節拍，不按着傳統的形式，其實我們所得到的印象還仍然是如故；我們絕不會因翻譯的如何自由把而它變成了如一首自由詩氣味的作品，現在我隨手翻譯兩段大家都會記得的詩：Wordsworth's *The Dwell*
Among the Untroubden Ways——

她住在那沒有人跡的去處

在 Dove 泉源之旁

那是一個女子從沒有人讚美的

而且很少人愛過她

一朵紫羅蘭花開在生着青苔的石頭旁

它半躲過一切人們的眼睛

美麗的像一顆星，當祇有一個

是閃耀在那天空上

當然詩是翻譯的太壞了。要想打破一首詩原來的形式，而仍不失其美妙，即在自由詩中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這裏翻譯還

詩的目的卻是在說明無論我們再把這八行變成什麼樣子，它所給我們的印象卻仍是詩而并非自由詩的氣氛。那麼爲幫助我說明的更清楚一點，此地我再翻譯一節所謂自由詩：John Gould

Fletcher's The Front Poor——

那裏永遠是做我們再會的地方的，
當我們遠行向北去。

我記得那是有一個到別地方去的，
但再沒有回來。

許多年了，他們在等候他；
最後那等得最熱望的想看他的，
是因死被帶出那同一的門了。

於是我們家族的許多別離
便又都在另一個門。

好像許多的解釋都是不必的；這自由詩與詩之一切形式上文字上的不同，是全因其所追求的內容的相異而得來的。文字

與形式可以說是表現的工具，所謂自由詩也便是要求這工具上的極度自由；而其所以能於傳統的詩中別打出一條生路的，也全在那非在這自由的工具下不能探求得的內容身上。傳統的詩的泉源爲什麼會枯竭了呢？明顯的原因是一切可說的話都被說完了，一切的動詞形容詞副詞在詩中都成了典型的而再掉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在這時候詩人乃放棄了向寫詩的工夫，而努力於打開這枯竭之源，尋找那新的生命的所在，於是自由詩乃因而產生。故這一個新的詩體的基於感覺到一切來源的空虛，於是乃利用了所有文字的可能性，使得一些新鮮的動詞形容詞副詞得以重新出現，而一切的說法也得到無窮的變化；其結果確因這新的工具，追求到了從前所不能親切抓到的一些感覺與情緒。故自由詩之所以永遠與人以新的口味，其緣故確是真實的因爲有一個迥乎不同的內容；而更因其形式文字與內容整個都是新的，故其不易爲一般人所接受乃是當然的事，同這類事相同的如中國人之不能懂得鋼琴便是明顯的事，而且我也正在音樂會中聽見許多人咒罵鋼琴。

在傳統的詩中似無專在追求一個情調 Mood，或一個感覺 Feeling 這類的事，它是用已有的這些，來述說描寫着許許多多的人事。如今的自由詩卻是正倒過來，它是以許多的人事述說

描寫着一些新的情調與感覺；它是啓示着人類情感中以前所未曾察覺的一切；英文中所謂 *Subtle* 這字，便正相宜的用在形容如今自由詩的許多方面。且其所追求的範圍是如此的深而且廣，故文字之必須有極大的容量乃是無可奈何的事，而文字不夠用的感覺所以便在這裏才會覺得，至於形式之必須極量的要求自由，在文字尚且如此時自更是當然的事了。

自由詩之興詩如一個破落之世家重有一個子弟振興起來，但其面目本是全然不同了。但散文詩之有益於詩是無疑的，那又像冬日的霜雪是有益於來春花艸的茂發的。自由詩是創造了無數有生命力的文字與感覺，這正是如今傳統的詩爲什麼枯竭

了的病徵的所在；將來也許仍有類乎傳統詩體的詩出現，則其生命的來源必在此！自由詩卻是很冤枉的，它勇敢的嘗試有那真正靈魂的所在；孤寂的，無援助的，卻受着一般祇能讀那爛熟了的作品的人的嘲罵！然而在一一切指責中，在一般人的不了解中，自由詩終也如許多當時被人唾棄的世界名曲一樣，在陌生的人中擡起頭來了。自由詩也許有一天會命運終結的，那便是它宣告完全成功的時候。類乎傳統詩也許有一天會重又生長起來，那便也得要等到這一天的來到！以後呢？是又是一個自由詩的時代嗎？又是一個傳統詩的時代嗎？那祇有作家在追求中是能夠曉得的，誰能夠預先替創作下一個途徑呢？

伐枝人

(比利時)穆里斯·德·翁比渥著
戴望舒譯

被冬天所凍癱瘓了的小村，是休息在大酒桶裏。天上祇露出一點小小的灰色而畏怯的陽光，而且過了幾小時又隱下去了。那浮在溪水上的霧也常常不昇上來；那些屋舍都好像沈沒在一片大海深處一樣。

太陽已縮小了牠在山頂上的行程底圈子。在兩星期之中，牠在正午光景碰到了山巔，接着便隱沒了。牠用牠的炎炎的目光游望着遼遠的地方；在那些平原上面，在無邊的大洋的綠波上面，牠使那純潔的窗底成千成萬的水晶片閃爍着，牠鼓脹起屋頂上的穗形尖飾，可是到了里亦士谷，牠卻不復顯出牠的燦爛的光了。當空氣清明而土地在腳下應響着的時候，人們在濃厚的碧天上辨識出有傾斜的光向天空射出去。有的時候，幾片浮在天頂上的染着淡紅色的小白雲，證明了太陽是在隱隱不可見的天際；但這是很稀少的事。

上帝好像已離開了這村子。一種陰鬱的睡眠——差不多是死——遮掩着一切東西。

在屋子裏，那些閑空的居民陷入於長長的夢想中。他們好像在夢中似地不知不覺地做着他們的生活的日常動作。他們的眼睛是不靜而濡濕，像那些在旁面的牲口房中的家畜底眼睛一樣。另一些人，爲了要排遣那些陰鬱的思想起見，在穀倉裏打着麥子；至少他們是因打麥杖和簸箕底交互相歌聲而得到一種消遣。然而，在他們的工作中，卻依然沒有一絲的快活露出來。他們的動作都有點僵硬而機械。再則，自從生命的星球——太陽——躲藏到了山後面去之後，這村莊已換了一付面目，好像牠的靈魂已變過了一樣。鐘聲好像已被蒙掩住了，牲口都一點精神也沒有，孩子們也好像不大會鬧了。一切都有點兒非實現而幽靈性的。

那些老年人特別陷於一種沉默的悲哀之中。那種害怕不再受到明亮的光底撫愛而死去的恐懼佔住了他們；他們的目光是充滿了懷鄉病和恐怖。他們數着唸珠唸着天主經和聖母經，求太陽快點回來。

點燈的時候是一切人們的一種慰藉，因為不論長短，那邊的夜總是一樣的；不相同的祇是白晝，而夜卻安慰了人們的陰暗的白晝。煤油燈的光，總還是光。牠使人們在自己心頭不聽得生存在飛逝。

在晚間，人們在這一所屋子或那一所屋子中聚集起來，在熊熊的火爐前談天，聽蟋蟀唱着牠的單調的歌。人們談着雪，談着雨，談着結冰，談着冬日的煩長；有時也談着驛車車夫從山的那面帶來的新聞。

那為夏天的繁茂的野地之思所困的牧羊人想着那些遼遠的開墾地。人們不容易引他說幾句話。再則，這牧羊人是神祕的；他所知道的事情都是祕密；他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把他所知道的事情說出來的。

有的人玩着紙牌；他們的動作都是很慢的。

有時狼偷了一頭山羊或一頭綿羊去；那溜進了廚房天井的狐狸，攫了一隻家禽去。

第二天，人們除下了木壳鎗來；於是，在那遮掩了山崗的樹林中，獵人們獵着野獸。這使村莊在一個星期中有了有一點生氣，可是以後日子卻比以前更陰鬱了。

當大家都在一種無終止的等待中憔悴着的時候，當皮匠縫綿綿地釘着鞋底，裁縫慢慢地抽着針，鐵蹄匠不復打着燒紅的鐵，而打麥杖也緘默了的時候，有一個人卻覺醒了。那村莊的整個生命都好像集中在他的身上。

當夏天在收獲物和樹木間歌唱着的時候，人們不能在那一大羣的做工的人們之間認識他出來；可是到了冷天的時候，一片英氣便來到了他的靈魂中。他是一個伐枝人。他已磨快了他的大鐵剪，去剪樹籬的繁枝，人們看見他手上戴着厚厚的羊毛手套在各園子裏工作着。現在，沒有一枝小枝是高低不齊的了。全部都剪得很齊。接着，他磨快了他的鐵器和斧頭。莖葉樹的病枝都被砍去了；他到過了一切的菓樹園。

人們看見他帶着他的帶子，身邊插着斧頭，腰上束着繩子，像一個兇猛的騎兵似地望着那兩排生在那最高的山上的大白楊樹。他抱住了一棵粗糙而斑裂的樹身，用鉤子鉤住樹皮，一步步地爬上去，爬上去；在他的砍伐之下，丁丁的聲音四面飛散着；那些樹枝，在呻吟了一聲之後，嘩嘩着落下去，墜到了

溝壑中，敲碎了溝壑中結着的冰；有的樹枝卻墜到了堅硬的土地上，反跳了起來，一直滾到了山坡下面。

他呢，他在上面輕快地砍着。他是那麼地起勁，我們竟可以說這是一個蠻人的戰士，在殺戮他自己的部落底敵人。不論天氣晴朗也好，下雪也好，下雨也好，刮風也好，這都和他沒有什麼關係，什麼也不能阻止他；他攻打着那跨過那些山的巨人的隊伍。牠們都一個個地被他砍伐過。可是在經過了這次砍伐之後，牠們是格外強壯，又顯得格外年青了。擺脫了繁枝，又好像擺脫了冬天似地，牠們等待着春天。

那些村莊中的人在他們的窗子後面十分留意地看着那伐枝人英雄地爬上樹去。他們的一切希望都凝注在他的身上；這簡直就像他們現在是從他那兒等待得到解放一樣。

在不久之後，常嫩芽將開始抽出來的時候，他將回返到遺忘中去；可是現在呢，他卻像一個戰勝者一樣地光榮。手中握着長刀，他砍着那些他的斧頭所砍不着的遠遠的樹枝；他昇上去，他昇上去……

有時候人們苦惱地望着這種戰鬥。冬天把牠的暴怒都遷在那開始迎那黑暗底年輕而光輝的征服者，迎那林擒樹將預備着芬芳的星接待的酡紅的青年的人身上。烈風搖撼那伐枝人所修

剪着的白楊；那受了欺凌的樹呻吟着；可是那在樹頂上使勁地被搖動着的人，卻並沒有顛倒；用鉤子使勁地，鉤住了樹皮，用繩子把身體繫在樹上，他讓那大風過去。有時候他在雪的旋風中不見了，可是不久人們又看見他凱旋地在樹頂上顯現出來。被他毀了巢的烏鴉把他包圍在一片黑色的旋風中。他用斧頭揮砍着牠們；人們便看見有幾隻烏鴉血淋淋地墜下來，張着翅膀，像是紅寶石和玄玉的閃電。現在，牠們的陰慘慘的隊伍用牠們的啄翻掘着農夫所開過的田溝。

沉醉於自己的英武，這人引頸高歌着。

在下面村莊裏，人心都戰慄了，好像太陽的回返和他們的生活都是有賴於這個伐枝人底對於嚴冬的抵抗似的。

日子慢慢地長起來，這戰士在山上也越爬越高了。人們看見他手裏握着斧頭，一直在天頂上砍着無用的樹枝，而把牠們砍落到深淵中去。在他的頭上，是一大羣紛亂的雲片。

在幾天大風雨的日子，那被砍斷的樹枝所打傷了的伐枝人不能爬到白楊樹上去；那些已經漸漸地有起生氣來的村子裏的人們，便又陷入到他們的陰淒的癡瘡狀態中去，好像冬天又征服了他們似的。

可是那伐枝人又動手工作了；天空已清明起來；天色也一

天天地澄碧起來。牠祇是偶然被那透明的薄雲所遮掩着而已。

在高處，那個英雄的工人一邊揮着斧，一邊大聲地歌唱着。在那些有所等待的人們聽起來，這歡樂的歌是有抑揚的音樂伴奏着的。

——他不知道看見了什麼，竟這樣地快樂？那些已經在收拾那在山崗上的園子的人們互相問着。

他看見的東西嗎？那祇有他一個人知道，而且他並不告訴任何人。

是那閃閃着一片金塵的天涯嗎，是那爲了什麼鮫人或仙女底節慶而幻成桃色的霧嗎？或許是的。但是他一定看見了神奇的東西，因爲他快樂得發狂似的，他工作，他砍伐，他攀爬，

他上去，他下來，他又上去，他異常大胆地攀在樹上；熱忱好像已使他變成那麼地輕捷，使他帶着一種飛鳥底自然在空中上昇着。

瓦雀已經在樹枝間啾啾着了；人們也聽見牠們在古舊的窟洞中預備着牠們的巢。大自然開始揮去牠的痲痺而振作起來。

驛車車夫在最近一次的到來的時候說，有人在里亦士的鐘樓的金鷄上看見過太陽。於是人們動手塗起牆來，以便當太陽降到谷中來的時候好好地迎接牠。

看見他的斧頭上的光帶的時候，人們和牲口紛雜匆忙地走上去，人們和牲口都走到山頂上，去展望那太陽底輝煌的臉兒。

棧里斯·德·翁比渥 (Maurice des Ombiaux) 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生於波蘭 (Beaurainne)。

在他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他描寫着華隆尼 (Wallonie) 的風俗人情。他的全部著作是昨日的華隆尼和今日的華隆尼，真實的華隆尼和傳說的華隆尼底生動而有色彩的畫圖。

主要著作爲開淚的眼淚 (Larmes en fleurs 一八九六)，心的遊戲 (Jeux de Coeur 一九〇〇)，桑勃爾和麥士的故事 (Contes de Sambre et Meuse 一九〇四)，白色的小王后 (La Petite Reine Blanche 一九〇九)，等等。下面這篇短篇，係自桑勃爾和麥士的故事譯出。

鹽

辛爾

初秋的牢獄，這是使囚人們感到窒悶迫熱。監房內沉沉無聲，一片幽荒的死寂，侵透囚人們的身心。

乙字監十五號裏的五二六番，他在這種好像是無聲低泣的氣氛裏，不時搖擺着他那蒼黃而呆滯的臉孔，懶對着緊閉而濃黑的號子門。無力和不安的目光，從微顯枯乾的眼眶下透出，落在交壓着自己的胸膛的，那雙浮着淡青色的筋的粗手上面。從他那瘦下來的粗大的手肘和拳頭看去，還殘留着一些強壯的痕迹。這便是三年前勇健的一個鐵工，牢獄生活的磨折，使他變成這種瘦弱而沉鬱的人。他表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就是說明他不安於受這樣的困迫的生活。

忽然，銜堂裏重擔子放下來的聲音響着，囚人們慣於辨別

，這是飯來了。五二六番，也和一般的囚人一樣，腦子閃過飯菜的影子，立刻抖動着嘴巴，捲伸着舌頭，口裏乾枯無味中，湧上來一點淡酸得極難堪的唾液。飯來了，給他一點兒起勁，但同時所得的痛苦也就更大。他已經喫怕了這樣的囚飯了！而且，一想起這難嚥下去的飯菜，他就會感受到多方面的不安。但是，他又沒有方法。過了一會，看守已在前面開號子門，他不得不本能的鬆了緊咬着的牙齒，伸開些濃皺的眉頭。照舊的，把牀上的破蓆子掀開，推開裏面一點，對着舖板，搖頭而淡淡的念着：

「他媽的，怎喫得下？……」無限的嘆息，嚥下肚子裏，隨着一口淡酸澀苦的唾液。

自己這種念憤而無力的話說過了，仍不能發洩，祇是更加一層的焦苦。眉又緊蹙着，坐在舖上，用手把孩子輕敲着牀板

，好像是在凝思了。想一想，總是免不了傷心！家裏已半年不來看他，也不送點兒食物給他。科裏又一個銅板也沒有存着。已經活活的三個月，沒有小菜下飯，連鹽也缺乏了。在以前妻有來接見的時候，雖然怎樣的苦，但不時總有點蘿蔔乾之類來下飯，沒有蘿蔔乾就勉強弄些鹽，已經苦得人難以維持生命，現在連點兒的鹽也沒有了！他一想到已經三個月沒有鹽味和帶點鹹性的小菜下飯，他不自禁週身有些不好過。那垂着的頭，壓在自己的腳踝上面的手臂上。他不能想下去，好像腦海一陣昏黑閃過，使他不知怎樣是好。

他不願想他，但嘴裏面淡酸澀苦的口液，又刺着他的知覺；勉強嚥下去那種情況，仍舊現在他的腦筋上。僅這一點的侵襲，使他還溫熱的心，滾着冷涼涼的冰水；沒有心神去悲哀傷感，祇是漫佈着一片灰散無力的氣息，在喊着：

「沒法活下去了啊！……」

再嚥下去，他的心亂了。灰心冷意閃過後，卻還有些熱氣又燒來。他還渴望着有點鹽來下飯。從前鹽是覺得有些苦，沒有夢想到，可以當小菜下飯，而如今竟是這樣鹹香有味。飯快要拿進來，又必定要喫下去填飽肚子，所以，在怎樣紛亂中，還老是浮上死板的：

「鹽啦，那羨人的味道？」

失望使他羞憤難堪，心頭暗噴出：

「他媽的……」底下有許多話，又是沒有吐出來，懶懶的望着深黑的號子門。

飯拿進來了。有的蹲在地上喫，有的擺在鋪板上喫。他拿起飯罐，飯菜裏發出來的一股濕嗅的氣味，衝進鼻子裏。和他本來已經難堪的淡苦的口液的嗅覺混合起來，喉嚨裏嚙落一聲，差點吐出來。他放下罐子和筷子，忍痛似的嘆一口氣後，哭喪着臉孔說：

「唉呀，怎喫得下去！」呀字特別尖銳的響出。忍着一肚子哀恨的火氣，還算沒全迸發出來。

比較靠近他的旁邊的，是臉孔虛腫得怕人的八二九番。他搖搖頭，看着他，現出同情的痛苦，筷子挑着自己飯罐裏的飯，嘆了一口長長的氣。

號子裏沒有別的聲音，祇盪漾着洋鐵罐子碰着水門汀和鋪板所發出的音響。低微的，像淒咽的哭泣。五二六番兀鬱，纏着痛苦和隱忍的痕迹，又重新無力的拿起筷子，挑挑那不住發出嗅氣的爛米飯，很輕的搖頭：

「倉底陳腐的米……濕又爛……所以這樣難聞的味道……」

八二九番給他那種形狀，襲擊得自己也很不安起來，帶夾着痛苦的聲調勸慰他：

「那能想牠呢？要想牠老早死給牠了！還能活下去？喫了吧，馬上又要來收飯罐。不喫不行的，那能讓牠餓……」

「真沒有辦法，八二九！」五二六番壓制着送上來的氣憤，用力的回答。

他再用筷子撥一撥洋鐵殼子上的一點菜湯，更搖着頭。看着那枯黃和已爛得由黃色變成發黑的菜葉，他的胸部像受了更重的緊壓。繼續撥多幾下子，簡直撥不到有多少帶青含綠的，就是青黃參半的也不多。還有一些青草和枝子，以至點兒像垃圾堆的餽物。湯呢？更使人舌伸，不自禁吐出：

「那來這許多泥沙呀！」這雖說得過火點，但亦差不多。同號子的另一個囚伴吃了一驚：

「菜裏面什麼東西都有！你們看，這樣大的蟲。」說了把正嚼着一口飯的嘴用手一掩，防備嘔吐。

「不吃還可以活，吃下去就不能不死給牠！」五二六番傷心的念着。

他想到這是初秋時候，囚人們常在這時流行着痢疾和瀉肚

等腸胃病，就是吃了這東西所致的；致了病，那就將是活活地病死在這樣殘酷的牢內，一切就將完了……他的週身的騷亂使得他失卻了支配自己的力量了。

外役在分開水了，他沒有方法再不動動筷子；而且肚子雖不覺餓，總是感到空得有些風在肚內響。所以不得不拿起飯，捏着一把汗，忍着嗅覺，把鼻子閉着，極力耐住心曠的絞痛，有些昏昏的，把爛嗅的飯送進嘴裏。但在咀嚼的時候，忍不住要吐出來，腦上登時又閃過了：

「白白的鹽，多有味道，一吞就滑下去，滿口鹹香……」

他沒有想到別的了，又是想着鹽。定一定神，糊亂的，拚命的嚥下好几口飯。他口裏在嚼着爛嗅的飯，腦上跳躍着可貴的偉大的鹽，雪白的，一粒粒。他有些神往，又有些癡呆。可是當他俯着看到小菜時，他腦內的幻影立刻變成可怕的東西。咬緊牙齒，話也說不出。望望同號的囚伴們，有的正在不斷撥着菜湯，撥了又撥，想要挑出幾葉可以進口的東西，但終很難如願。不過八二九番真太令人驚服了，他閉着眼睛，把那污水似的菜湯倒進口裏，胸部深深的一顫一漲。他看到他喝下湯去，搖着舌頭：

「乖，你敢喝下去！」

「沒辦法，管他死活！」聲音鏗佩強，但總帶些淒楚的音調。

「這樣下去真不行呀！難道大家活活讓這樣弄死。」五二六番忽然從這點來發洩了。板有那沉鬱的臉孔，捏着拳頭。

看守在催收罐子了，大家不能不急亂的把飯吞下去。五二六番也忙起來，筷子動得緊，冒命得像在打仗。從他那緊張的神容看去，會奇怪他喫頓飯是這樣痛苦和吃力。號子門開了，看守叫着：

「好了，拿出來！」

他不曉得是忘記了還是忍着喝，把洋鐵壳子往嘴裏灌，呷了一口湯，連鼻子都纏着，嚥落一聲嚥下去了。他的胸部有一陣難堪掠過，眼睛四週有些酸。喘了幾口氣。飯罐收去後，號子門重新緊閉着。他兩隻無力的手垂下去，好像是對自己念着：

「想想，沒有小菜，也沒有一點鹹味，怎喫得下這樣的飯？平常人叫他喫一頓這樣的飯嗎？那行！我們天天這樣喫，唉，老子……」

那鹹香味的鹽，又復自然的爬進他的腦海，在躍着，在咬

着……因為他要忍着活下去，就不能不老是在求想鹽啦！小菜是不敢希望，那是太幸福了，在他大約是萬難辦到的——連鹽都沒有啊！

二

牢獄裏的日子，是這樣死寂的過去。五二六番，他的心腦裏，還仍舊迫切的渴望着鹽。每天兩頓飯及飯前後總使他想起來就有些冒火；冒起火來，四肢和腦袋都在發燒，顫抖，氣憤哀痛，一齊湧集。輾轉的，他的渴望鹽來下飯的念頭總不肯死去。有時坐着幻想得到了幾包鹽，足足可以支持多一年的時間呢。

漸漸的，他的性情變得更極端，有時失望痛苦得像死人般，動也不動，垂頭喪氣，一聲不響，有時又氣恨得像要發狂。

「老子真不願這樣活死屍般的活下去……」他時常無可奈何的念着這些話。

他從前老是掛心他的妻，能不能好好做工活下去；但現在他好像沒心神去想這些了。不過有時想起反會使他叫頭痛。恨不得把過去做打鐵工時那堅實的鐵錘，把自己打死了。

在日裏他會在假寐中夢見蘿蔔乾和雪白的鹽，叫着醒了。

給看守罵了幾句，差點挨打。在夜裏尤會做夢，接見啦，鹽啦，流淚的醒了，躺着偷偷揩去眼淚，痛苦得完身像要散碎。日子過多一天，他的不安和灰冷也增劇一些。

自己覺得快要生病了，精神更疲懶，更沉重。

有一天他同號新調進來的囚伴，名叫老曹的，他的番號是一千以外了，所以他們不記那麻麻的番號，祇叫他姓名。他被叫出去接見了。當「接見部長」在街堂裏叫，「十五號」的時候，他雖明知大概不是自己，但總未免週身被撩動起來——萬一是自己呢。他失望的目光頹喪的送着老曹出去接見。

他突然又閃過一絲希望，就接着癡想起來；愁苦的臉色好像安定了些。自己的手摸着自己的拳頭，默默坐着，想着……也許有點希望……但是希字湧現，望字卻不敢讓牠浮上來。大家都是受難的人，如有了東西吃，分點給同伴這原是很平常的事，這使他微喜。但是他想到：糟糕，老曹是新調進來的，生疏得很，而且他也和自己一樣的窮苦，縱使接見送來了點，定然不多，有了點也自己要維持生命，那來的分給別人？他不是連鹽都沒有麼？他想到這裏，心胸又流溢了冷涼涼的辛酸。失望使他四肢無力的倒下牀去。可是過了一會，他又盪漾着顫抖的希望，萬一送點給他呢？雪白的鹽……

很快的，老曹就回來了，走近號子門，他難耐的身心，更焦急而緊張起來，那個顫抖着的希望，顫抖得更加厲害了。濃黑的號子門閃開了，飛進他腦子裏的是：衣服，肥皂，萬金油，莎藥水，蘿蔔乾，山東大餅之上，兩包久大牌的精鹽特別大而清楚的現着，他登時心跳躍得很起勁；暗喊着：不錯啦，還不算少啦！但喜躍中滲了些難過，希望和失望交戰着。而且，怎樣辦呢？很生疏，難道他自動給你麼？那麼，那麼，向他討麼？臉上立刻有些熱，熱得怪癢癢的。他沒奈何的，口裏不住啖着難耐的淡酸澀苦的口液，不安的坐着。心裏煎熬着怎樣是好呢？不時看着老曹在收拾那些東西，蘿蔔乾，鹽，黃色紙包得整齊的精鹽！……又不時偷看着老曹的臉色和注意他的舉動。老曹收拾好了東西，長長吐了口氣後，念着：

「唉，苦煞了！老子幾個月連鹽都不嚐嚐到！乖！」說了搖搖頭。伸手向眼睛揩。

五二六番才發覺老曹流淚呢。另外一個囚伴接着：

「真苦死人了。大家都連鹽也沒有！」

老曹伸伸舌，每個字都清楚的說：

「我還有五個月的官司，全靠這點東西過活呢？沒有就要命囉！真寶貝……」他說了又在想着自己的事情。

五二六番更加心亂了。他以為大半失望了吧，聽老曹的口氣。他的頭更俯垂着。但是他終於給那兩包鹽所吸引，心頭不時總閃上一種顫抖的希望，沉下去又浮上來。足足過了一點多鐘，他難過得坐不好，站也不好，靠在牆壁上也難安；倒在牀上也不適。又自覺態度有些不對，怕同號子的人疑心他，要裝出鎮靜安定，總裝不成功；而且更加格外不自然起來。連到腳上的鐐也覺得分外沉重和不便，腿部也微感酸酸的。看看老曹，臉色陰沉，抱着頭不響，大約是在想什麼，或者是剛才接見看到家裏人難過。但這總使五二六番愈加不快。

忽然，老曹又打開東西看，仔細的珍重的摸了又摸，好像捨不得放手。過一會，他拿起山東大餅，用了一半分作三塊，五二六番八二九番和另一個四六番，各人一塊，他自己再另弄了一塊：

「大家吃吃，一點點……」

「謝謝，不要客氣……」

沉寂和悲慘的監房內，立刻散佈着溫和柔笑的喜悅的空氣。大家心頭快適的，微笑的嚼着，多暗叫着：「真好，好久不曾吃到了呵！」陰沉冷寂的臉色消失了，垂着無處放的手也自然的動着。死氣沉沉的囚人，此刻活潑多了！五二六番什麼幸

酸悲苦的心思都頓時飛去，淡酸澀苦的唾液也給山東大餅趕走了。他自己有些不相信：噫，山東大餅怎麼這樣好味道，以前並不覺得呢？

咀嚼山東大餅的聲音完全沒有過後，漸漸的，五二六番的目光看到那兩包鹽上面，他的心又是有些不安。當然啦，鹽還是吸引着他。可是仍是老問題纏着，怎樣才好呢？

飯快要來了，他更難耐。又漸現出苦痛的不安的容顏。看看老曹，是若無其事的，好像沒有想到分點鹽給他。怎麼好啓口呢？他從不曾幹這一套的啦。而且，老曹已分點大餅給大家了，也算不錯了呢。

弄堂裏重擔子放下的聲音又響着了。他的心一震，好似受了一驚。照例又是翻開簾子，拿出筷子。那淡酸澀苦的唾液又微浸着舌頭，使他的嘴巴不安起來。他的目光更苦心的注意老曹，看見他夾了一條蘿蔔乾，往口裏送，他的心就有些不自然。聽着他嚼着蘿蔔乾的聲音，他的唾液更酸更多，幾乎要流出口來。老曹嚼得正有味時，不自禁念着：

「乖，口裏淡酸得苦死了，這東西真有味道……」說明他的苦，現在得了些甘。

五二六番要湊上去說：

「唉，真淡酸得要命！」但不敢出口，羞澀地將話頭縮回肚子裏。

飯拿進來了。那顏色，那味道，如舊的使五二六番又是陷在焦迫苦腦與頹喪中，無精打采的呆着。號子內沒有什麼聲音，和平常一樣的祇有飯罐的聲音淒啞的輕響着。他偷眼望望老曹，他把公家菜湯擺在一旁，面前放了點精鹽，雪白的，還有五六根蘿蔔乾，蘿蔔乾進口時還措點鹽，使鹹些可以經濟點。蘿蔔乾是比鹽更有好味道。他看了，口裏那堪難的口液更不好過，好像聽到老曹咀嚼的聲音，口內就多了些酸液。所以連聽那聲音也難過。自己也在擺動的嘴巴所發出的聲音，又是格外難聽。望望自己面前那黃黑參半的菜葉，污水似的菜湯，就是有多少青菜也變成了半灰黑色的。他慢慢在動着的筷子更動得遲鈍了。

他完全失望了，鹽是沒有他的分。但又老半吞半吐的想望着——他沒自動的給點，是不是可以討呢？自己打不定主意，遲疑着那能啓口呢？

他忍着，把飯往口裏送，怕他們說自己看人家吃眼紅，或者是在想望他的東西，所以盡力的裝做自然的吃着。但終是不可能好好的嚥下去。他又偷望着，發見四六番面前也有點雪白

而細如沙的精鹽，這是老曹送給他的，——他們兩人是一道調進來的。恰好四六番也偶擡起眼光朝他這面射來。他不禁羞恥的縮回視線，俯首看着自己面前的爛污的菜湯。他既羞憤又羨慕。痛苦，味覺着兩種極不同的東西：多香鹹可口的精鹽，多淡苦難嚥的爛枯的菜葉……他弄得有些昏迷了，想索性不吃抽，但這又做不到。他老想鼓起勇氣向老曹討點，總未有決心和找不出機會來乘機開口。在忙着想找什麼機會開口呢？忍恥開口也是出於不得已的。忽然，老曹的視線偶然朝他面前射去，他便堆下笑臉，向老曹吃吃的說：

「老曹，你的鹽給點我，我，好嗎？我家裏好久沒來接見了，苦煞……」

老曹愕然，有點難以處置，過一會才說。

「老兄，我也苦死了，這點鹽是生命根呢？我還有五個月的官司，這兩包鹽就要吃到出去……這次接見，還是老婆向人家生印子錢來的，下次就不來了。錢還要等我活着出去還……」

……

「我也受過好久連鹽也沒有的苦，這老兄也知道的。不是我吝這點東西……在牢獄大家沒辦法想，都是苦……」

老妻說得很委婉：

「譬如，山東大餅，我也分給大家吃……」

五二六番羞得臉有些紅，覺得他說得有理，低下頭去，吃的說：

「……是……是……」

老翁也覺不好意思，有點抱歉的說：

「大家原諒……」

彼此都有些難爲情的，好在看守開門催收罐子，才消散了這苦悶和緊張的空氣。

五二六番趕快多嚼幾口飯，但到最後兩口，吐了出來。急急把罐子拿出去。剩下的菜和飯的污影，雪白的鹽，還沒有全消滅的羞愧，許許多多難堪苦惱，弄得他迷亂。把筷子收了，頹然的倒在牀上。

三

蒼茫的黃昏帶來了漸漸深濃的灰黯。十五號裏聽不見一點聲音，祇有五二六番反復轉在牀上，不時發出些微響。他陷在一片迷亂中。憂鬱的臉孔被他自己的手臂抱着，目光不願射向燈光照到的地方，祇疲憊的對着自己的手臂胸部。

黑夜深長的開展着。他在迷糊中越想越不清楚。腦內雜浮着許多事物；但都是迷離朦朧的。

再也一點聲音沒有了，他連什麼時光了也不明白，好像他曾經睡過了一忽。漸漸的，伴因們睡去了所發出的呼吸聲，漸多而大；但他仍舊是半醒半睡，不時從鼻子裏，嘴裏發出些像嘆氣又如喘息之音響。

再仔細聽聽，還有些低微的囚人們的咳嗽聲，繼續不一的嚮着。翻身和腳動時鐵鏈抖動的聲音。此外便是夜風吹過鐵窗外的樹葉，做出瑟瑟的音曲。是夜深的時候了。夜獄裏這些音響就像荒野山谷裏嗚咽，悲鳴，低泣的淒奏曲……

午夜的鐘聲敲着十一點了。

五二六番的鼻子裏也呼出濃睡了的氣。

……

……接見……五二六番的心在劇跳。搖幌的出了號子，腳鏢拌着他的腳，使他急想快速的走，卻弄成蹣跚的拖着。接見的地方那個洞口，呈現在他的面前，他立刻上去，瞪瞪眼睛，找尋着人。忽然，一個憔悴的臉孔，兩隻眼眶微紅的眼睛的婦人，那就像妻呀！從眼眶滾下淚，滴流着。他不知怎樣才好，腳站不穩，手在發抖。婦人直挺挺的站着。沒有聲音響，祇光

望着他。

……怎樣？……你……家裏……

妻仍沒有說話，灰白的嘴唇，在顫動着。他再定睛一看：妻的頭髮是那樣蓬亂。再一閃，妻的手上捧了一大包東西，另外拿着二包淡黃色紙包的精鹽，他急急伸手出去，眼前更現出二包比剛才更大的精鹽。

……下次來，來……鹽多買……買……

他還沒有說完，看守已經把洞口關住了，他的眼前一陣黑

。急急而忙亂的，眼睛特別注視着手上緊拿住的鹽。映入眼底的，很清楚的旁邊有無數黑小字之外，中間現着四個大字：

「久大精鹽」

他淒愴而歡慰的看着兩包鹽發抖。忽然，看守大聲叫：

「放下來，看看！」

他一驚就醒過來了。但仍殘留在夢境中，還急急想看定精鹽，怕失了去。可是張開了眼睛，發覺雙手原是空空的。一時更陷入悲慘的深淵，胸部緊漲的顫着，心在急跳，急湧狂奔的血潮還在迸騰着。手臂覺得很酸。揉揉迷眼，定心的望望，白壁黑門和馬桶如舊的躺着不動。死寂荒涼的氣息中，淡黃的電

燈光，仍舊沉沉的照在囚人們的身上。腳輕輕一動，那有些冷涼的鐵鏈，依舊拌住他的雙腳。

他一面喘息，一面靜聽着看守颯颯的腳步聲，自己心的急跳也似乎聽得清楚；窗外蕭蕭的秋夜曲。他沉在夢境的追憶中……眼眶四週酸波奔集，迸出一粒粒的淚珠。兩隻瞪呆的眼睛，直對着白白的天花板，摸着自己的手。

「紅眼睛的妻……自己在夢中情景……久大精鹽……」他越追憶越見清楚的湧現在他的腦中。突然雙手緊抱住自己的頭，很少滾泣的他，已在哭了。

漫漫的夜獄，如舊死寂的躺着。他轉轉着，揩乾了眼淚，過一會又濕透了。他揀定的想下去，哀憐淒涼的心情，散佈遍了他的週身。嗚咽，淒泣，他不自覺的盡讓辛酸的流淚飄盪着。死寂的週遭，渺茫悲慘的前途，難堪的豬般的生活，那難嚥下去的飯菜。不想牠還可以忍住，一想到這些，他實在禁不住心要碎裂了似的。

他失神的又落在迷亂中。

夜鐘敲過二點，好像給他一下子指示，漸漸使他較定了些。有什麼法子呢？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想他幹嗎。他漸會制止哀情的勃發，用理智來勸解自己。縱然是痛苦得要死，也是有

他的價值的。固然不大深切了解什麼人生，但總不後悔他所做的事，不後悔他的坐牢——自己願意幹的啦！他媽的，吃了苦更明白些啦！！

滿懷的苦鬱消散多了，心神也安定些；但還是睡不着。長喘了最後幾口嘆氣，覺得寬舒了些。望着天花板，望着電燈，呆呆的。

過了不怎樣久，腦海上又湧現：

「久大精鹽！」

鹽的味道就不覺溜進他的嘴裏，淡澀的口內，漸流出酸液出來。他忽無意的張眼看向號子門去，恰好號子門邊那牆壁，正在馬桶的上面，掛着老曹那兩包久大精鹽。因為掛在這地方，外面看不見，科裏才准許的。那不是和他剛才夢中的久大精鹽一色一樣的麼？他癡呆呆的恨望着。又想到下午的情形，和爛菜嗅飯，以及香鹹的雪色的鹽粒……當然就要連想到以後的苦生活，使人灰心發抖的生活！他痛苦得，連淡酸的口液流出嘴角來也不知道。

一層沉重的壓迫，又落在他的胸口。但他那流着淡酸的口液的嘴內，使他十分羨起鹽味了，多久不曾嘗到鹽味了呵！越想越好，竟覺得這時有點鹽來浸浸淡酸的口內，倒也十分好的

。想下去更失望，愈更覺得鹽的可貴。壁上所掛的久大精鹽就老釘着他的雙眼。

要小便，他懶得不想起來，但過一會有些急了，不得不仔細的爬起來。悄悄的把鍊帶縛好。仔細的下床來，恐打擾了同伴們。一手俯下去拉着中間的鍊練，避免着地，使牠不至鐘聲的响起來。怕給看守聽見，要吃點虧。

揭開馬桶蓋，頭不敢俯下向着馬桶，免直受到馬桶裏衝上來的嗅氣。所以抬上去，恰好頭就是站在掛着的久大精鹽的前面。這使他特別感受到痛苦和喜悅，一壁等着小便流出來，一壁想着，看着兩包鹽。他忽然想起：

「他媽的，且把鹽弄點嘗嘗吧，一點兒嘗嘗看——味兒多好！久給牠苦死了，大約不要緊吧……」他覺得這並沒有多大要緊，無意弄點兒嘗嘗吧了，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吧？他也不會知道的吧！這時特別大胆起來，鼓起勇氣想實行。小便流下來了，他還在想。回頭望望床上的囚伴，特別注意老曹，不放心，再昂頭向牀上俯視，以為老曹正在濃睡。其餘的也正不動的透着呼吸。

他小便剛完，故意不馬上蓋上蓋子，以防備給人家發見，他可以縮回手，抓住褲襠，說是在小便。於是，他便悉索下手

了，把紙包用指頭插破一小洞，手指剛好進去，還沒有弄出來，有些心驚。恰好牀上囚人翻身弄動了腳鍊，突發了不小的聲音，使他猛的受了震驚，立刻手顫抖着，不知怎樣是好，以為別人發覺了，急忙忙想把手指拔出來。豈知不幸用力太大，連結在一道的二包鹽都弄出來。他的頭是回過去看看牀上的動靜，所以就將二包精鹽咚的一聲震響，小便都濺上來，落在馬桶內了。他急急回轉頭去，登時魂魄都驚散了。牀上的囚人都吃了震驚，老曹猛的用力爬上來，注射到他掛鹽的地方，現出非常驚愕的臉色，嚷着：

「怎樣！我的鹽呢？怎樣……！」

五二六番吃吃說不出話，臉色青白得怕人。他昏了，不知怎樣才好。

看守立刻聽到即走上來，在門洞口喝着：

「做什麼？！做什麼？！」

老曹也嚇得倉皇不定，不管看守叫着：

「怎樣？我的鹽，鹽……！」

看守大聲的叫：

「做什麼呀，該打！」

老曹像要哭了，帶着淚聲似的：

「哦……我的鹽掉在馬桶裏頭了……！」

「怎麼？怎麼？」看守急急追問。

「五二六，你爲啥把我的鹽弄下馬桶呀，我，我……」老曹是急煞了，很偏促的忙問着。

「我，我……我……」顫着說不出。

「你，你混蛋，爲啥把他的東西弄下馬桶去！」看守叫罵着。

「先生，先生，我失手……！」

「他媽的，你失手！該死的東西！」

「……要命，要要命，我的鹽……！」

「老曹，對不起，對不起！……我……！」

「他媽的，明天揍你。」看守叫着，怒目而視。

老曹摸着自己的手，看着從馬桶拿起來濕淋淋的兩包鹽，

吃吃說：

「怎好，怎好，都不好吃了，我的鹽……五二六，你你，

怎麼弄的……！」

「不要鬧，明天揍他，要吵都吵！」

他們都不敢響了爬上牀睡；但老曹還呢喃的像帶哭着，看守更厲害的叫：

「再響就辦你！」「通通睡下去！」

老曹拘頭在無聲的潑泣中。五二六番昏了，心裏痛。看守在沉寂中罵一聲：

「五二六番，明天非揍不行！」

牢獄內又是死寂無聲的。

四

五二六番懊惱，憤恨，羞恥，不安的輾轉睡不着，任他的理智怎樣強，總止不住心內的騷亂。亂得他想用手抓破他的腦和被什麼緊壓着的胸部，以洩發他在燒着的火氣。怎樣才好呢，弄下了意外的禍患。怎對得住老曹，怎吃得消看守的撻打呢？！他一想到這兩點，手脚就有些酸麻，氣和哭都不足以減少痛苦。

監房內死寂無聲中，老是聽見他不時伸動着的手脚，和翻身時所發出的不安的聲音。一直到天亮，他就迷糊的哀傷恨亂的挨度着。

老曹也和他一樣的睡不着，不安的反覆着身子，有時口裏呢喃的，總是在痛念着他那兩包掉下了馬桶去的鹽。五二六番聽見他響動的，呢喃的聲音，他的週身就像給刀子割着般，有

點像觸了電！

「……唉，唉，真對不起人家，五個月維持生命的東西，給我弄糟了……唉……」他老是一聽着老曹的響聲，就不住暗自頓足念着。

灰白色的微光，從蒼老而埋滿了塵灰和生鏽的鐵窗透進死寂的監房內。淡黃的燈光更加顯出他的光亮是微弱黯淡。五二六番給這點變動喚醒了——這是天明的時候了！天明，這東西就像利刀刺進他的心坎，遍身有些顫抖，他沒有話說，祇光頓足嘆氣：

「唉，唉，該死……唉……」

他看到老曹不安的大清早就爬上來，他更不安了——怎麼辦？怎辦呢？！老曹垂頭喪氣，哭喪着臉，也是在嘆氣，但他的目光沒有對着他恨射，這使他在極度的恐慌中，得了一小點解慰——老曹的人倒還不壞，大家都是苦難的人……老曹下牀去，拿起還有點濕的二包鹽，像要掉下淚來，拿近鼻子邊聞聞後，吐出一個尖銳的氣：

「唉，不好吃了！不……天……天曉得！」說了回過頭去
問五二六番：「你究竟怎樣……怎樣……爲什麼把鹽弄下馬桶去……要命……」

他慌忙的爬起來，顫着嘴唇：

「老曹，老……曹……真大大對不起，我並不不，不是故意……我失手……請你你原諒！我有辦法一定賠你，賠你！」

「唉，唉，我怎辦……還有五個月……」

「真對不起你，老曹……」

灰白色的早晨靜靜的開展着。五二六番的臉色，像天色那麼灰白中，夾着一點兒淡青色。他的心老是跳着，手脚總有些不自在，號子外偶一有一點什麼聲音響動，他就立刻顫抖得厲害些，馬上坐下去，極力屏制那急喘的呼吸。他有些驚疑自己為什麼會弄到這種地步，以前遇到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也不至怎樣駭怕；現在，坐了幾年牢，就變得這麼快。他一沉想到這裏，他就稍爲寬放了一點——幹嗎這樣懦弱？！有事忍受下去呀！老子還是一個好漢子呀！還要幹下去，活下去！他冷寂灰痰的心，此刻燃着些熱氣了，使他覺得手脚都舒適了些。

但過一會，他腦子又湧上看守那兇狠的臉孔，那是頂怕人的老徐呀！他的心腦給老徐這名姓猛刺了一下，心裏所剩的一點熱氣，變成迫熱悶塞的東西了！

老徐快上班了，他就難得耐不住。等到換班鐘聲敲着，衙堂門響動，他的氣開始急劇的喘，他自己極力暗喊：

「幹嗎這樣急？！靜點吧……」

但終於沒有多大效力。還是急得手脚酸麻。

終於，老徐無聲的出現在十五號門外，從黑門上的小洞口，露出一個瘦削而微張着嘴唇，露着咬住的黃牙齒的臉孔。兇狠的目光對着五二六番射準，點了一下子頭，哼了幾聲後，板起莊嚴的神色，張開黑牙齒，像要吃人的動物，來一個深重的：「哼！」哼過後嘴就緊閉着，不住發出兇狂的目光，釘住五二六番。就活像貓兒捉住了老鼠，把牠放在面前，豎起老鬚，準備撲上去喫牠。

門拍的開了，老徐交叉着手說：

「怎樣？……這樣不安分！半夜裏弄啥鬼把戲？！該死的東西！」

五二六番俯着首不聲不響，最初恐怖得坐不住，漸漸的就鎮定了些——總是要當受的，水來土掩，有什麼法子？！何必這樣害怕……

「死去了嗎？」看守見他不來求饒，更加火上添油，大聲罵了。

五二六番給這種威嚇的聲音刺得憤恨恐怖煎熬着，硬着頭

皮，忍住了氣恨，吃吃的：

「徐先生……」

「哼，該死的東西！」

……

「不是我來找你，是你來找我，哼……」

「徐先生，不是……」

「不是你媽的！」看守更兇狠起來。一個粗大的手掌打上去，五二六番繞了一交，火星直冒上來。嘴唇氣得不住顫抖，像要用話來反抗，但吐不出來。

「老子打你，怎樣？」

他吃吃的要聲辯什麼，還沒有出口，看守就是第二個巴掌迎上去：

「看你怎樣？誰叫你把別人的鹽弄下馬桶去！……半夜裏瞎搗亂！……」

他似乎要撲上去，但腳好像拖不動。牙齒被打得有些痛。旁邊的老曹忘了他的生命根似的鹽，看他給看守這樣打，臉孔露出不安和痛苦的样子，縐着眉，嘴唇有些顫動，像要說話。因為看守兇狠的臉孔，毒打的手段，無理的壓迫，落在囚人的身上，就無異威迫着自己；而且，他亦常受過這種味道。

他想要說，但還沒有開口，看守適逢問他：

「他怎麼樣把你的鹽弄下馬桶去？」

「我睡了不知道，大概，大概是失手的……」他忍住了失去鹽的痛心；且知道說五二六番不好的話也對自己沒有多大好處。鹽已壞，還說什麼！

「哼……」哼了用力注看一下老曹，表示懷疑他：「不實說，連你自己也要吃生活！」

老曹退了一步，默默不敢響。他本想要替五二六番求饒，此刻卻給看守嚇得動也不敢動。五二六番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感激得要流下淚來。他因此更加痛恨看守。

「沒有話說，出來」看守叫着。

五二六番遲疑不敢出去。

「出來不出來？」

看守現出威武的樣子：

「敢反抗？看你出來不出來！」說了伸手去拖他。

他踏出號子門，站在沉寂無聲的街堂裏，心裏更加寒冷起來。自己的號子門是緊閉着了。

五

出去的時候是走的，回來的時候卻走不動。他還給看守踢了幾腳，然後狼狽的滾進號子裏去，看守關號子門時，再加上

「當心，再犯着，要你的狗命！」

寂然無聲，看守颯颯的脚步聲走向衙堂前面去，是去喝茶和休息了。

五二六番倒在牀上，仍抱着頭，臉孔好像不敢給別人看見。八二九番和老曹都上來問：

「怎樣了，這狗東西，他媽的！」

帶淚似的聲音：

「沒有什麼！」

隨後，五二六番哭了，流下淚來。同號囚伴看他那哭得頭都不住顫抖着，全身不住的抖動，手上出了多處的血，有的已發青，有的紅腫。不禁露出痛苦和悲慘的臉色，默默無言，嚇得心有些跳，輕輕退坐在牀上。各自喊着：當心老徐呵！

五二六番的淚流了不少，在抽搐着。

他用手摸摸身上痛的地方，和手臂上，發覺了多處受傷。

和出血，他喘着哭叫：

「打不死老子！……總有一天……」

疲倦，疼痛，昏迷，悲慘，使他抽搐了許久，才漸漸靜下去。

到了晚飯來時，他才比較清定些。但不想起來。飯快要拿進來，他又感到，怎辦，非吃點不行呀？想爬上來，手脚總酸痛，掙扎幾下，才坐了起來？

囚伴們同他把飯罐拿上牀給他：

「還是吃點吧！沒有辦法？」

「謝謝！」

無力的，懶懶的望着小鐵殼子上面那黃黑參半的菜，污水似的湯，發出嗅氣的爛米飯，他的手更加軟了，拿上來的筷子又放下去。他腦筋又湧上雪白的鹽粒，兩包黃色紙包的久大精鹽……昨天晚上……今天的……他眼淚湧集眼眶的四週，鼻子也酸酸的。目光移開，看到自己手臂上紅青黑的傷迹，抱頭倒下去，淚剛滴在他的手臂的傷口上面，和血汁混合着。



象

黎錦明

在一般人看來，所謂文藝創作，不過是一種好事人的所爲，不滿於目前，向社會當面與以刁難和驚嚇的東西。文人作家的本身，在行這種事業之前，覺得它會有無盡的權力和光榮，但所取來的代替品，卻是意興散淡，以「清高」「無忤」「自封」，以「古典的詩」「敗興的酒」終結的局面了。試看看舊時代的執筆者，不都是蹈的這覆轍？

我們個人，有什麼例外？我們通常的感覺所訴於自己的，實在毫不能例外。我們都經驗到——用理想的槌向自己所認爲敵人的撻伐以後，在三年六年後，這種勢力——我們所難瞭解的那方面——給與我們以嚴重的反襲，時時逼近身邊了。記得我早年的鄉間的居所，大門前有一方積水潭；因爲潭水是多方的泥水所匯成，一到春夏。污水便發出穢氣來，成爲慣例的，我費了無數回的工作，將這潭用磚土填滿。但第二年，水失去了潭，泛向我的房裏外來了；終於使我和同居的人們不能不離開這環境。這事實訴知我們的，生命是難於就約於理想的。理想發煌的時代。同時是許多生命在暗處鼓動它們的憤怒的時代。

黎錦明
季羨林
南星

文學——這種巨靈，在人間生活這麼久了，還不曾做過填潭的工作。它祇是那麼想，預先向人們大聲的恫嚇着。它祇是一匹巨大的，灰色的象，——當被役於人

類之際，滿面的慈祥，但卻是滿腹的委屈。它太笨了，雖然偉大，卻不能有所作為。一隻猿猴坐在它的頂上，便可以役使它。人類取其所以能「任重載遠」，便給它以廣大的名義，教它做煩雜的工作。它發出來嗚聲都是悲慘的。它過於認識自身了；它知道在羣獸中間，是毫無力量的一種動物。它連認真殺死一隻兔子的力量也沒有，但卻有那麼偉大的外表，做嘯於山林之間，成為許多其他動物的恐怖的偶像。

象死了，肉不可食，皮不可衣，留下來的牙骨；祇是人間的一件奢侈品。

二

初次憧憬於文學的理想的時候，在某一個被人們談論的著作家的文字裏，我們忽然感到一種無涯的，披瀝了一切桎梏的靈感和快意，幾乎是這世界所生的新的轉變，全是由他一人幹出來似的。他所憎惡的事，所褒讚的對象，全合了我們的意旨。我們做了夢，——由這人所造出來的王國，佔據了我們的夢的全景。

我們開始打算去晤會這著作家A君。打聽了許多同僚所傳來的消息後，知道A君有無數近似神話般的生活紀律。據說訪

客是全不能用名片，（因為這近似虛榮），不能穿長衫——同時也厭惡了西服的。在我們幾個同訪者的中間，有些匆忙的把服裝改變了，放在懷裏的名刺也都掏出來扔了。六七個人羣集在一張半舊的中式房門口，商量着怎樣去刺探，終於由我謹慎的擊着門環了。

院子裏是一幅廟景。那般雅靜，祇少一點鐘鼓木魚聲。提示我們的是一個老僕人，說：「君不在家」，接着出來說是——「等一會，在正房坐罷。」……正房裏也呈着幽古的色調，大挂幅之外，擺了幾本西書和通常的骨董。接着出來的是一個近四十的中年，很文雅而且幾乎是怯弱的說：

「你們找誰？」

「A先生。他在家嗎？」

中年露出一點悲憤的顏色來，說：「等一等」——便走進去了。

我們一直等了半點鐘。那僕人出來了，說：

「A先生有事，請下次來。」

我們很不滿意於這一刻的印象，在回途時——同訪者都憤憤的露出意見來：「文學家應該不拉架子，他是代表大眾的。」「名人都是這樣，沒法。」「也許是正在著作，不能停止。」

因爲「煙士披里純」如中斷。就得失去感人的力量的。」「也許是的。」「下次再想方法罷。」

下次我在一個演講會裏，終於看見那怯弱的中年了，他就是A先生。人很擠，幾乎連後面空地也不能插足。A先生講的聲音很小；但我卻被他的紙上的文字力量所吸住了，等待着，像有個使命。演講散了很久，我方與一個友人擠了上去，在許多問話者的中間，將預藏了好久的話，帶咳聲的問：

「文學有什麼宗旨？」

「宗旨麼？——這不必撒謊，很少：替真理說話罷了。」

「應當怎樣寫？」

「你得先問自己有沒有這種熱誠；熱誠加上恆心，也就強差一半了。」

「天才呢？」

「總要一點。不過什麼天才，說來說去，不一定有這一回事的；康德和叔本華講的並不一定全對。不過天才只是努力的結果，總還很像。」

我預備再問一句你的「查三傳」是怎樣寫的一句時，適逢一個高大的漢子插口了，他問：

「你早上行不行深呼吸運動？」

許多人都笑起來，接着A先生也就臉紅了。不久，便散了會。

退場時，我覺得A先生的答話不能滿意的；但覺得總有神祕的力量存在着。他說的那麼決絕，又那麼搖幌不定；不知道從那裏來的一種抽象的經驗支持了這話的骨骼。同時，這人的外表使我驚疑了所謂偉大人物並不一定是美觀的，所謂關羽孔明，也許是因爲他們的事業與人格的可驚嘆，才被臆造成爲那麼外表的。

三

我們認定了文學這工作，在其先，是毫不曾用這來替生活作解決的。和許多人一樣，我們對這神奇的，不庸俗的前程懷着一種廣大到無邊的榮耀和夢想。同時有一種衝動，那幾乎和一個人需要找到一所安全的住所一般的，祇想把世界上那美麗的，合理的，愉悅而又悲哀的部份表現出來，使人們感到一種由自己出發的精神上的幸福。甚至於，我們由一篇短短的名著裏，由幾個藝術化的文字便想到自己所會接觸的——而且異常朦朧不清的人生部份。我們渴想着這個原料會由自己的工廠製成一件優美的貨品。

但我們在這時期——全失敗了；在第一篇處女作裏，我們放進一個潔白巨大的理想在新穎自創而離不了許多古典俗套的奇巧形式裏。送給友人看，友人說「好，真好！」時，我們喜悅；如答話是「總有些不成熟的地方」時，我們甚至會懷疑他的愚昧和「成見太深」甚至帶着嫉妬心的。我們認為自信力是可恃的；將牠固封了，掛了號，寄到我們認為滿意的刊物的編輯處，一天發一回幻想的等着它稱讚的回覆的。但至少半月之久，這編者的誠懇的或者俗套的函件和原稿退回。至少我們遭受這種待遇不下三四次的。

在第三第四次——在一個刊物的末尾上，發現一篇似乎已經絕望的短篇刊載出來，前面所列的都是許多名著作家時，一個人的驚訝和神馳是不可遏制的。A先生的話應驗了。如果適逢這時我們放棄了這工作，再專心於大學的科目或決志於其他事務時，這前程似乎覺得可惜了。我們發現友人們談論着這篇文章，在報尾端上偶爾讀到寥寥的幾個字批評到它；同時在友人的集會裏，自己似乎神經敏感的會被人注意；我們覺得似乎需要謙虛，自尊，但當人們又忽然忘記了自身，祇論到C，D，那些作家時，似乎又感着不安起來。

人們不願意談到自身，在這時，我們總會發現自己的不能

受人讚譽的處所來。我們發現自己的體裁是受了C，D，的影響，雖然改換了首尾，但仍可露出那不確實的部份。在前面的道路似乎更加曲折遙遠了；我們感覺着記憶力的菲薄，內容的不切實際，思想的陳俗或過甚誇大；將我們所買來的梅里曼，賓斯奇，W或R，柴霍甫或梅里迪斯一較，便覺得我們所不認識的那些新奇的部份，是他們獲得榮譽的部份了。在操練這種「新奇與人不同的部份」，我們費去數年月的工夫，讀了無數的著作，勤勞的寫作使自己的容顏都消損。甚至，我們變了神一經質，變成一種特別的個性。

四

我們並不願意自己完全不去享受生活，單憑一時心理的亢進與直覺活動去創作的。免去生活繁雜與痛苦的關礙，在體驗了它的真正意義；這才不至受它的壓抑，還可以使創作發揮哲學上的極緻。在藝術創作要求的源泉涸竭時，事實上許多偉大作家的行程上，都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寧可放棄目前生活的享受，去尋求另一個環境。

歐洲十八世紀末葉的大作家之中：歌德與斯各德是同等名的；但歌德有什麼較斯各德偉大？這決不是全在天才上面；

而是在努力的代價不同與環境變異所生的效果關係上，斯各德早年入大學，中年兼律師職務，中年以後，便隱居在 Anadolovd；他的著作歷程，差不多都是在這安定的時間上經過的。

他將他的想象寄寓於歷史故事上，神遊於騎士時代的夢想中，纔成爲那通俗的，傳說的魏維萊說部。歌德卻不然；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有一種朝夕變幻的境況中轉變着，而他成功之徑，卻是在這生活上的體驗，造成他空前的複雜的哲學上的統念。

我們且不問自己的毅力如何，在青年已過——生活意識已造成，環境已較安定的時期，怎樣要利用自己特長與周圍，是不容自己不先肯定的。我們要把握住一種人生觀，要維繫一個時期的作風。還有一點——我們不能不認爲有一些過於超越的，非文學所必要的思想是妨害我們的生活和前途的。

而文學上的藝術——是近似妖婦的事物，如成爲自己的佔有物時，是不能不時刻加以眷念的。我們如長時期忘記了它，它便乘時投入別人的懷中了。

我的一個友人R君，早年成名於幾篇獨創的故事上；寂寞了三年後，我在一個狹小的寓樓上遇見他。他成了一處學校圖書館的主事人。這時他伏在窗前的小書臺上，正利用他的餘暇寫作。

「你放棄你的工好程好久了，忽然又……」

「忘不了它！」他的掌急將文稿覆了，赧赧的說。「……但是奇怪，我覺得和先前竟成了兩人。從前很能寫，可是沒有話可寫，現在有了話，卻寫不出了。」

「你一定將你那會鮮明過的腦子沒在灰塵裏過久，失去了機能。」

「的確。我想設法叫那靈感回來。但是——難，難，難！藝術始終不愛一個笨滯的人。」

「再修行幾天或者一兩月就行了。」

「誰爲了這一點榮譽費去這廣大的時間——明天這稿續不下去，我想，算了；你們不是說，當作家也沒有什麼特別幸運麼？」

這樣的，R君便將仍舊擱了筆。許多作家和這一樣，把他未盡的珍藏停止發掘了。

誠然，我們都把文學的現實的結局看得太不幸了。我們以爲文學的圍圈之外，一切都是門徑，足以登上康莊的大道的。甚至，我們因爲文學受了挫折而厭惡它，甚至加以嘲諷，毀壞。這其結果，不但留給後繼者一種創傷，而自身由作者再回返

爲一個叛徒，究竟有何種代價？

前面的道路是需要重新發掘的。我們不能讓一百年後的文學史家在這時期的記錄留下一塊空白。

我們由時代的壓重受了創傷，但這等於被巨輪所碾，無法求得報償的。基督死了，但他的後代並沒有能力去毀壞一個羅馬人。

我們應賦有象般的力量，而餐宿的祇是木葉石洞，正因為這樣，才可見到藝術真正的画像來。

五月八日，一九三四。

母與子

季羨林

一想到故鄉，就想到一個老婦人的面影。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乾皺的面紋，霜白的亂髮，眼睛因爲流淚多了鑲着紅腫的邊，嘴癢了進去。這樣一張面孔的影子，看了不是很該令人不適意的嗎？爲什麼牠總霸佔住我的心呢？但是再一想到，我是在怎樣的一個環境裏遇到了這老婦人，便立刻知道，她不但現在霸佔住我的心，而且要永遠地霸佔住了。

現在回憶起來，還恍如眼前的事。——去年的初秋，因了

母親的死，我在火車裏悶了一天，在長途汽車裏又顛盪了一天以後，又回到八年沒會回過的故鄉去。現在已經不能確切地記得是什麼時候，祇記得我才到故鄉的時候，樹叢裏還殘留着一點浮翠；當我離開的時候就祇有淡遠的長天下一片淒涼的黃霧了。就在這浮翠裏，我踏上印着自己童年遊蹤的土地。當我從遠處看到自己的在煙雲籠罩下的小村的時候，想到死去的母親就躺在這煙雲裏的某一個角落裏，我不能描寫我的心情。像一團烈焰在心裏燒着，又像嚴冬的厚冰積在心頭。我迷惘地撞進了自己的家。在淚光裏看着一切都在浮動。我更不能描寫當我看到母親的棺材時的心情。幾次在夢裏接受了母親的微笑，現在微笑的人卻已經睡在這木匣子了，有誰有過同我一樣的境遇的麼？他大概知道我的心是怎樣地絞痛了。我哭，我哭到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哭。漸漸地聽到四周有嘈雜的人聲圍繞着我，似乎都在解勸我。都叫着我的乳名，自己聽了，在冰冷的心裏也似乎得到了點溫熱。又經過了許久，我纔睜開眼。看到了許多以前熟悉現在都變了但也還能認得出來的面孔。除了自己家裏的大娘孀子以外，我就看到了這個老婦人：乾皺的面紋，霜白的亂髮，眼睛因爲流淚多了鑲着紅腫的邊，嘴癢了進去……

她就用這癢了進去的嘴，一回一回地似乎對我說着什麼話

。我祇聽到絮絮的扯不斷拉不斷彷彿念咒似的低聲，並沒有聽清她對我說的什麼。等到陰影漸漸地從窗外爬進來。從窗棂裏看出去，小院裏也織上了一層朦朧的暗色。我似乎比以前清楚了點。看到眼前仍然擠着許多人。在陰影裏，每個人攜着一張陰暗蒼白的面孔。卻看不到這一回一回的嘴了。一打聽，纔知道，她就是同村的算起來比我長一輩的，應該叫做大娘之流的在我小時候也會抱我玩過的一個老婦人。

以後，我過的是一個極端痛苦的日子。母親的死使我對一切都灰心。以前也會自己吹起過幻影；怎樣在十幾年的漂泊生活以後，回到故鄉來，聽到母親的一聲含有溫熱的呼喚，彷彿飲一杯甘露似地，給疲憊的心加一點生氣，然後再衝到人世裏去。現在這幻影終於證實了是個幻影。我現在是在怎樣一個環境裏呢？——寂寞冷落的屋裏，牆上滿佈着灰塵和蛛網。正中放着一個大而黑的木匣子。這匣子裝走了我的母親，也裝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屋外是一個用黃土堆成的牆圍繞着的天井。牆上已經有了幾處傾地的缺口，上面長着亂草。從缺口裏看出去是另一片黃土的牆，黃土的屋頂，黃土的街道，接連着叢樹林裏的一片淡淡的還殘留着點綠色的黃霧，叢林的上面是初秋陰沉的也有點黃色的長天。我的心也像這許多黃的東西一樣

地黃，也一樣地陰沉。一個丟掉希望和幻影的人，不也正該丟掉生趣嗎？

我的心，雖然像黃土一樣地黃，卻不能像黃土一樣地安定。我被圈在這樣一個小的天井裏；天井的四周都栽滿了樹，榆樹最多，也有桃樹和梨樹。每棵樹上都有母親親自砍伐的痕迹。在給煙薰黑了的小廚房裏，還有母親沒死前吃剩的半個茄子，半棵葱。吃飯用的碗筷，隨時用的手巾，都印有母親的手澤和口澤。在地上的每一塊磚上，每一塊土上，母親在活着的時候每天不知道要踏過多少次。這活着，並不渺遠，一點都不；祇不過是十天前。十天算是怎樣短的一個時間呢？然而不管怎樣短，就在十天後的現在，我卻祇看到母親躺在這黑匣子裏。看不到，永遠也看不到，母親的身影再在榆樹和桃樹中間，在這磚上，在黃的牆，黃的叢林，黃的長天下遊動了。

雖然白天和夜仍然交替着來，我卻祇覺到有夜。在白天，我有顆夜的心。在夜裏，夜長，也黑，長得莫明其妙，黑得更莫明其妙；更黑的還是我的心。我枕着母親枕過的枕頭，想到母親在這枕上想到她兒子的時候不知道流過多少淚，現在卻輪到我枕着這枕頭流淚了。淒涼零亂的夢縈繞在我的四周，我睡不熟。在朦朧裏睜開眼睛，看到淡淡的月光從門縫裏流進來，

反射在黑漆的棺材上的清光。在黑影裏，又浮起了母親的淒冷的微笑。我的心在戰慄，我渴望着天明。但夜更長，也更黑，這漫漫的長夜什麼時候過去呢，我什麼時候纔能看到天光呢？

時間終於慢慢地走過去。——白天裏悲痛襲擊着我，夜裏黑暗壓住了我的心。想到故都學校裏的校舍和朋友，恍如仰望雲天裏的仙闕，又像捉住了一個荒誕的古代的夢。眼前仍然是一片黃土色，每天接觸到的仍然是一張張陰暗灰白的面孔。他們雖然都用天真又單純的話和舉動來對我表示親熱。但他們那能了解我這一腔的苦水呢？我感覺到寂寞。

就在這時候，這老婦人每天總到我家裏來看我。仍然是乾皺的面紋，霜白的亂髮，眼睛鑲着紅腫的邊，嘴癢了進去。就用這癢了進去的嘴一凹一凹地絮絮地說着話，以前我總以為她說的不過是同別人一樣的勸解我的話，因為我並沒會聽清她說的什麼。現在聽清了，才知道從這一凹一凹的嘴裏發出的並不是我想的那些話。她老向我問着外面的事情，尤其很關心地問着軍隊的事情。對於我母親的死卻一句也不提。我很覺到奇怪。我不明瞭她的用意，我在當時那種心情之下，有什麼心緒同她閒扯呢？當她絮絮地扯不斷拉不斷地彷彿念咒似地說着話的時候，我仍然看到母親的面影在各處飄，在榆樹旁，在天井裏

，在牆角的陰影裏。寂寞和悲哀仍然霸佔住我的心。我有時也答應她一兩句。她於是就絮絮地說下去，說，她怎樣有一個兒子，她的獨子，三年前因為在家裏沒飯吃，偷跑了出去當兵。去年祇接到了他的一封信，說是不久就要開到不知道那裏去打仗。到現在又一年沒信了。留下一個媳婦和一個孩子。（說着指了指在假她身旁的一個骯髒的拖着鼻涕的小孩。）家裏又窮，幾年來年成又不好，媳婦時常哭……。問我知道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說着，在嘆了幾口氣以後，晶瑩的淚點順着乾繃的面紋流下來，流過一凹一凹的嘴，落到地上去了。我知道，悲哀怎樣啃着這老婦人的心。本來需要安慰的我也只好反過頭來，安慰她幾句，看她領着她的孫子沿着黃土的路蹣跚地走去的漸漸消失的背影。

接連着幾天的過午，她總領着她孫子來看我。她這孫子實在不高明，骯髒又淘氣。他死死地纏住她。但是她卻一點都不急躁。看着她孫子的拖着鼻涕的面孔，微笑就浮在她這癢了進去的嘴旁。拍着他，嘴裏哼着催眠曲似的歌。我知道，這單純的老婦人怎樣在她孫子身上發見了她兒子。她仍然絮絮地問着我，關於外面軍隊裏的事情。問我知道她兒子在什麼地方不。我也很想在談話間隔的時候，問她一問我母親活着時的情形，

好使我這八年不見面的渴望和悲哀的烈燄消熄一點。她卻祇「唔唔」兩聲支吾過去，仍然絮絮地扯不斷地彷彿念咒似地自己低語着，說她兒子小的時候怎樣淘氣，有一次，他打破一個碗，她打了他一掌，他哭得真凶呢。大了怎樣不正經作活。說到高興的地方，也有一絲微笑掠過這乾癯的臉。最後，又問我知道她兒子在什麼地方不。我發見了這老婦人出奇的固執。我祇好再安慰她兩句。在黃昏的微光裏，送她出去。眼看着她領着她的孫子在黃土道上蹣跚地淒涼地走去。暮色壓在她的微駝的背上。

就這樣，有幾個寂寞的過午和黃昏就度過了。間或有一兩天，這老婦人因為有事沒來看我。我自己也受不住寂寞的襲擊，常出去走走。緊靠着屋後是一個大坑，汪洋一片水，也有外面的小湖那樣大。是秋天，前面已經說過。坑裏叢生着的蘆草都頂着白茸茸的花。望過去，像一片銀海。蘆花的裏面是水。從蘆花稀處，也能看到深碧的水面。我曾整個過午坐在這水邊的蘆花叢裏，看水面反射的靜靜的清光。間或有一兩條小魚衝出水面來咳嗽着。一切都這樣靜。母親的面影仍然浮動在我眼前。我想到童年時候怎樣在這裏洗澡；怎樣在夏天裏，太陽出來以前，水面還發着藍黑色的時候，沿着坑邊去摸鴨蛋；倘若

摸到一個的話，拿給母親看的時候，母親的微笑怎樣在當時的童稚的心靈裏開成一朵花；怎樣又因為淘氣，被母親在後面追打着，當自己被逼緊了跳下水去站在水裏回頭看岸上的母親的時候，母親卻因了這過分玩皮的舉動，笑了，自己也笑。……然而這些美麗的回憶，卻隨了母親給死吞嚥了去。祇剩了一把兩把的眼淚。我要問，母親怎麼會死了？我究竟是什麼東西？但一切都這樣靜。我眼前閃動着各種的幻影。蘆花流着銀光，水面上反射着青光，夕陽的殘暉照在樹梢上發着金光；這一切都混雜地攪動在我眼前，像一串串的金星，又像迸發的火花。裏面仍然閃動着母親的面影，也是一串串地，——我忘記了自己，忘記了一切，像浮在一個荒誕的神話裏，踏着暮色走回家了。

有時候，我也走到場裏去看看。豆子穀子都從田地裏用牛車拖了來，堆成一個個小山似的垛。有的也攤開來在太陽裏曬着。老牛拖着石碾在上面轉，有節奏地擺動着頭。驢子也搖着長耳朵在拖着車走。在正午的沉默裏，祇聽到豆夾在陽光下開裂時畢剝的響聲，和柳樹下老牛的喘氣聲。風從割淨了莊稼的田地裏吹了來，帶着土的香味。一切都沉默。這時候，我又往往遇到這個老婦人。領着她的孫子，從遠遠的田地裏順着一條

小路走了來，手裏間或拿着幾支玉蜀黍。霜白的髮被風吹得輕微地顫動着。一見了我，立刻紅腫的眼睛裏也彷彿有了光輝。站住便同我說起話來。嘴一凹一凹地說過了幾句話以後，立刻轉到她的兒子身上。她自己又低着頭絮絮地扯不斷拉不斷地彷彿念咒似地說起來。又說到她兒子小的時候怎樣淘氣。有一次他摔碎了一個碗。她打了他一掌，他哭得真凶呢。他大了又怎樣不正經作活。說到高興的地方，乾皺的臉上忽然浮起微笑。接着又問到我外面軍隊上的情形，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沒有。她還要我保證，他不會被人打死的。我祇好再安慰她，說我可以帶信給他，叫他家來看她。我看到她那一回一回的乾癟的嘴旁又浮起了微笑。看旁邊的人，一聽到她又說這一套，早走到柳蔭下看牛去了。我打發她走回家去。仍然讓沉默籠罩着這正午的場。

這樣也終於沒能延長多久。在由一個鄉間的陰陽生接着什麼天干地支找出的所謂「好日子」的一天，我從早晨就穿了白布袍子，聽着一個人的暗示。他暗示我哭，我就伏在地上裂開嘴嚔嚔地哭一陣。正哭得淋漓的時候，他忽然暗示我停止，也祇好立刻收了淚。在收了淚的時候，又可以從淚光裏看來來往往的各種的弔喪的人，也就嚔嚔過幾場，又被一個人牽着東

走西走。跪下又站起，一直到自己莫名其妙，這才看到有幾十個人去擡母親的棺材了。——這裏，我不願意，實在是不可能，說出我看到母親的棺材被人擡動時的心痛。以前母親的棺材在屋裏，雖然死彷彿離我很遠，但祇隔一層木板裏面就輪着母親。現在卻被擡到深的永恆黑暗的洞裏去了。我腦筋裏有點糊塗。跟了棺材沿着坑走過了一段長長的路，到了墓地。又被拖着轉了幾個圈子……不知怎樣腦筋裏一閃，卻已經給人拖到家裏來了。又像我才到家時一樣，漸漸聽到四周有躁雜的人聲圍繞着我，似乎又在說着同樣的話。過了一會，我才聽到有許多人都說着同樣的話，裏面雜着絮絮的扯不斷拉不斷的彷彿念咒似的低語。我聽出是這老婦人的聲音，但卻聽不清她說的什麼，也看不到她那一回一回的嘴了。

在我清醒了以後，我看到的是一個變過的世界。塵封的屋裏，沒有了黑亮的木匣子。我覺得一切都空虛寂寞。屋外的天井裏，殘留在樹上的一點浮翠也消失到不知那兒去了。草已經都轉成黃色，聳立在牆頭上，在秋風裏打顫。牆外一片黃土的牆更黃；黃土的屋頂，黃土的街道也更黃；尤其黃的是叢林裏的一片黃霧，接連着更黃更黃的陰沉的秋的長天。但頂黃頂陰沉的卻仍然是我的心。一個對一切都感到空虛和寂寞的人，不

也正該丟掉希望和幻影嗎？

又走近了我的行期。在空虛和寂寞的心上，加上了一點綿綿的離情。我想到就要離開自己漂泊的心所寄託的故鄉。以後，聞不到土的香味，看不到母親住過的屋子，母親的墓，也踏不到母親曾經踏過的地。自己心裏說不出是什麼味。在屋裏覺到窒息，我祇好出去走走。沿着屋後的大坑踱着。看銀燦的蘆花在過午的陽光裏閃着光，看天上的流雲，看流雲倒在水裏的影子。一切又都這樣靜。我看到這老婦人從穿過蘆花叢的一條小路上走了來。霜白的亂髮，襯着霜白的蘆花，一片輝耀的銀光。極目蒼茫微明的雲天在她身後伸展出去。在雲天的盡頭，還可以看到一點點的遠村。這次沒有領着她的孫子。神氣也有點匆促，但掩不住乾皺的面孔上的喜悅。手裏拿着有一點紅顏色的東西。遞給我，是一封信。除了她兒子的信以外，從沒接到過別人的信。所以，她雖然不認字，也可以斷定這是她兒子的信。因為村裏沒有能念信的，於是趕來找我。她站在我面前，臉上充滿了微笑；紅腫的眼裏也射出喜悅的光。癩了進去的嘴仍然一凹一凹地動着。但卻沒有絮絮的念咒似的低語了。信封上的紅線因為淋過雨擴成淡紅色的水痕。看郵戳，卻是半年前在河南南部一個作過戰場的縣城裏寄出的。地址也沒寫對，

所以經過許多時間的輾轉。但也居然能落到這老婦人手裏。我的空虛的心裏，也因了這奇蹟，有了點生氣。拆開看，寄信人卻不是她兒子，是另一個同村的跑出去當兵的。大意說，她兒子已經陣亡了，請她找一個人去運回他的棺材。——我的手戰慄起來。這不正給這老婦人一個致命的打擊嗎？我擡眼又看到她臉上抑壓不住的微笑。我知道這老人是怎樣切望得到一個好消息。我也知道，倘若我照實說出來，會有怎樣一幅悲慘的景象展開在我眼前。我祇好對她說，她兒子現在很好，已經升成了官，不久就可以家來看她。她喜歡得流下眼淚來。嘴一凹一凹地動着，她又扯不斷拉不斷地絮絮地對我說起來。不厭其詳地說到她兒子各樣的好處；怎樣她昨天夜裏還作了一個夢，夢着他回來。我看到這老婦人把信揣在懷裏轉身走去的漸漸消失的背影，我再能說什麼話呢？

第二天，我便離開我故鄉裏的小村。臨走，這老婦人又來送我。領着她的孫子，臉上堆滿了笑意。她不管別人在說什麼話，總絮絮地扯不斷拉不斷地彷彿念咒似地自己低語着。不厭其詳地說到他兒子的好處，怎樣她昨天夜裏還作了一個夢，夢見她兒子回來，她兒子已經升成了官了。嘴一凹一凹地急促地動着。我身旁的送行的人的臉色漸漸有點露出不耐煩，有的也

就躲開了。我偷偷地把這信的內容告訴別人，叫他在我走了以後慢慢地轉告這老婦人。或者簡直就不告訴她。因為，我想，好在她不會再有許多年的活頭，讓她抱住一個希望到墳墓裏去罷。當我離開這小村的一霎那，我還看到這老婦人的眼裏的喜悅的光輝，乾皺的面孔上浮起的微笑。……

不一會，回望自己的小村，早在雲天蒼茫之外。觸目是長天下一片淒涼的黃霧了。

在顛簸的汽車裏，在火車裏，在驢車裏，我仍然看到這聖潔的光輝，聖潔的微笑，那老婦人手裏拿着的那封信。我知道，正像裝走了母親的大黑匣子裝走了我的希望和幻影，這封信也裝走了她的希望和幻影。我卻又把這希望和幻影替她拴在上面，雖然不知道能拴得久不。

經過了蕭瑟的深秋，經過了陰暗的冬，看死寂凝定在一切東西上。現在又來了春天。回想故鄉的小村，正像在故鄉裏回想到故鄉一樣，恍如同望雲天裏的仙闕，又像捉住了一個荒誕的古代的夢了。這個老婦人的面孔總在我眼前盤桓：乾皺的面紋，霜白的亂髮，眼睛因為流淚多了鑲着紅腫的邊，嘴癢了進去。又像看到她站在我面前，絮絮地扯不斷拉不斷地彷彿念咒似地低語着，嘴一凹一凹地在動。先彷彿聽到她向我說，她兒

子小的時候怎樣淘氣，怎樣有一次她摔碎了一個碗，她打了他一巴掌，她哭。又彷彿看到她手裏拿着一封雨水漬過的信，臉上堆滿了微笑，說到她兒子的好處，怎樣她作了一個夢，夢着他回來……。然而，我卻一直沒接到故鄉裏的來信。我不知道別人告訴她她兒子已經死了沒有，倘若她仍然不知道的話，她願意把自己的喜悅說給別人；卻沒有人願意聽。沒有我這樣一個忠實的聽者，她不感到寂寞嗎？倘若她已經知道了，我能想像，大的晶瑩的淚珠從乾皺的面紋裏流下來，她這癢了進去，嘴一凹一凹地，她在哭，她又哭暈了過去……。不知道她現在還活在人間沒有？——我們同樣都是被惡運踏在腳下的苦人，當悲哀正在啃着我的心的時候，我怎忍再看你那老淚浸透你的面孔呢？請你不要怨我騙你罷，我為你祝福！

一九三四，四，一。

散文二篇

南星

一 安息

昨夜，一種心情引我到外面去。街市是已經見慣的，我走在邊道上，自己想着不過仍像平日地走下去而已。然而，四圍

的東西彷彿有了異樣的力量，讓我的脚步慢下來，甚至停在道上；於是我看出來第一是燈光已經減少了，剩下的也顯出不能支持的樣子，似乎在漸漸縮小。隨之我發現行人都沒有了，自己有些孤零，於是我從心裏驚訝起來，我想不出來那些行人與燈光都隱沒在甚麼地方了。我的兩眼半閉着，耳中聽見一種綿長的呼聲，我聽得很清楚，那是一個賣「炸丸子」的人，然而他那宏亮的呼聲裏混雜着一種濃重的睡意，讓我忽然想轉身走回來。

終於我走入市場，夜的市場，燈光仍然刺着眼睛，那兒，排列着一行行的攤子，用木板搭成的，而攤子上祇有木板了。又走過十幾步，我看見人們在做一致的工作，在整理，在堆聚，在包裝，動作的雜聲代替了語聲。當我離開市場的時候，沒有聽見街上的叫賣，但又看見警察，像一個沈重的影子，移動着，那樣地緩慢。

我總沒有認清楚世界的形容。我以為在它懷裏的人們永遠是擾攘着，正如每天所看見的。但這一次世界在我的眼中預備安息了。當這動作或意念開始的時候，世界便完全改變了。燈的眼睛漸漸閉起來，車馬喃喃地說着「再會！」空氣與灰塵守定各自的位置。人們，讓自己的語聲一時比一時減少，在不自

覺中最莊嚴地開始最神聖的工作。各人的腦中有一種模糊意念，他沒有說出來，但全宇宙已經響應了。

這意念是崇高的，永久的，密藏在人人的心裏，雖在大半時間中為別的意念所遮蔽，它不會消失，而且在心深處隱秘地生長起來，暫時的移動與變遷，祇是一縷閃光，一顆流星，世界終於要恢復原有的現象。凡從何處來的，也必向何處去，雖然中間經過不一樣的旅程。所以「安息」永久存在人的心裏，這意念是人類的靈魂。快樂，悲哀，煩惱或別的熱情祇能讓你覺到熾熱的燃燒，而安息來臨時才給你以不可形容的，無限的，深切的，身體上與精神上的。一種悠微的感覺。每一個人對「安息」都是特別熟識，而不常提到它的名字。它是普遍而又神異的，當你臥在牀中，當夜祇過去一半你第一次醒來的時候，你的完全的「安息」之感祇有自己去嘗味，你將覺得你與白天相隔得遠而又遠，而你不願它變得略近一點。但不久你又走入睡眠，因為那珍奇的感覺不讓你長久地與它親近。

就在那個時候，在我走在市場中的時候，我真確地看見了大人的心，就在那個時候，在我四周的人們，機詐的或誠實的，貪婪的或因執的，愁苦的或悲哀的，都輕輕地得了各自的解說，他們之間再沒有間隔，互相做了心靈上的伴侶，那些臉色

是一致地聖潔，那殘餘的末後的聲音是他們的夜禱。

每天「安息」有與我們相見的時候。倘相見的時候較長，我們更是幸福的。就這樣，安息引領着我們的生命，直到一切暫時的意念都絕滅時，安息便永遠與我們同在。

二 驛車

從前，我在一個污穢的小城裏住過許多日子，在那兒，我的住處正臨着街道，祇有一道薄薄的屋牆做了我與街道之間的屏隔。那牆上的窗子總是緊閉着，但當街道上飛起來的塵土太多時，也就不能完全覺不到，它會由窗縫烟一般地飄進去，讓我的窗臺上有了一層細末，甚至落在我的牀上。幸而那窗子很小，而且在高處，像中國監獄的那樣。

每到夜間就有另一種情形了。無論多們微細的白天決不會聽到的聲音，那一道薄牆也不能隔住，於是清楚地傳到我的耳中。有時因為白天太勞乏，臥下後不久入於朦朧的狀態，而近在耳邊的脚步聲會即刻讓我十分清醒，它們常常是沈重的，我不知道為甚麼，會有人深夜走路，尤其是在我牆外的那條街上，那是一條很荒僻的，白天也行人很少的道路。因為那種無法逃避的聲音，我自己逗引我的心境，除了當我夜裏失眠，心

緒極其亂雜，無論怎樣總是煩惱的時候，我傾聽着牆外的聲音，覺得感謝，甚至願意那兒不停地有人走路，是的，有一個冬天的深夜，似乎落了雪，外面祇有冷風狂舞着，而忽然，我聽見一陣響亮的人聲，那是在唱歌，歌者的脚步做成很勻整的拍子，悠悠地不肯休止，好久後風聲才把他的歌子改得隱約了。那時候我並沒有害怕，祇覺得那個人是奇怪的，或者他身上有極厚的衣服，否則就是喝醉了酒，忘記了寒冷與夜深。

再一種聲音就是驛車的了。雙輪的木車，有時候也駕着驢子或牛，但我所見的大半是驛車。夜午或黎明以前，如若有它們從牆外走過，那輪聲真像壓在我的心上。一種漫長的，懶惰的，枯索的調子，纏繞着我的耳朵，直到我聽得疲倦了的時候。如在冬夜，轆轤的聲音更其清楚，因為街道上覆蓋了堅冰，那些泥土與石塊也凍得僵硬了，車輪與牲畜的蹄子在上面碰擊着，那單調的音樂常常使我很悲哀，想着那驛子與趕車者都是辛苦的，不論黑夜或白天，走着泥濘的，崎嶇的，或冰雪層積的路，他們並不抱怨，祇有車輪似乎在喃喃地為他們訴說。

然而，在鄉間，在溫暖的日子裏，在有車轍的道上，我看到的驛車便與深夜聽見輪聲時所想像的不同了。那牲畜很強壯，拖着一個輕車，似乎走起來毫不費力。那趕車的人坐在車的

邊端，鞭子在手裏，有時候是一個樹枝，常有指揮的聲音從他的嘴裏出來，像是很自在，在我的眼中，甚至有一點驕傲。他並不辛苦，悠閒地趕着，走向所要去的地方，如若那車是他自己家裏的，他走在鄉野的大道上時更會覺得高興的吧。他一定不知道有一個他隨便看了一眼的人，當他的車已經走過去時仍然站在路旁，睇視着，神往於他的地位。

我在鄉間散步的時候很多，驛車幾乎每次遇見；有的是空車，有的載着收割的莊稼，有的載着人。那輪聲是愉快的，牲畜也不會露出疲倦的神氣。我每一遇見時就要在心裏深深地默想，爲車上的人們，爲那趕車者，更有時候爲他們計算行程。那時我唯一的願望是即刻坐上去，給他們做一個車夫也好，隨着走上那條遙遠的道路，我一定很舒適，很安心，不會望着車後的沙塵而起悵然之感了。祇有一次我在城角遇見一個牛車。

天晚了，那車正走到一個極高極不平的斜坡前面，道路是曲折而上的，而且沒有另一條路可走。幾個強健的鄉人盡力地推而且拉，車的負載也不重，他們竟白費了許多時間。天色漸漸地暗下來，車靜止着，他們的牛沉默着，他們屢喝着，怨恨着，直到我帶着疑慮的心離開那兒的時候。

有多少年我沒有得到坐驛車的機會了，我祇記得在小孩子時候隨着祖母到外祖母家去，一個很乾淨的驛車，上面還有藍色的布蓬子。我坐在裏面，最初望着道旁的景色，後來不知不覺地睡着了，輪聲沒有驚醒我的夢，那次難得的坐着驛車走在可愛的鄉間大道上的樂趣竟被我輕輕地離開了。再一次是坐着姑母的車到她的家去，年齡較大，想來反覺得模糊。近年我算過定了室內生活，重坐驛車必須等到意想不到的日子了。

一 癮君

傳聞

和同村中年歲不相上下的人比較起來，雙福這種自負的神氣，在老少同鄉看來，並不算是臭美。赴天津大埠去當學徒的這般人，有的天生驕笨，掌櫃的不喜歡，或中途害病，不久就又回家鄉做了莊稼漢子；還有的雖然在商號裏混住了，可是庸庸碌碌當一個小夥計，也沒有什麼可以自詡和令人羨慕的。雙福在當學徒的時候，固然比不上他的姨表兄鴻業，有關親戚給引薦到大商號裏去。可是在手藝行道裏，學滿了，就半做手藝半應酬生意，不幾年在交易上認識個闊人，就領東獨自成立了商店——這在一般鄉下人的眼中，是很可敬慕的了。這一次雖照例仍不過是回家來看看，但在當了掌櫃的人，多少就有一點富貴歸故鄉的心理了。不祇自己的妻，額外喜歡地奉迎着，就是母親，也想法額外給他預備點好吃食，「你們在外邊享福享慣了的人，在家裏吃不下這家常飯吧？……」母親微笑着，這

樣說過好幾次。

「其實在外邊老吃油膩的東西了，倒想家常便飯。」雙福在家裏無論說什麼，不管對不對，一家老幼，無不高興，無不欣然點頭。有時候，他故意的吹毛求疵，母親和妻也並不認為是發酸，倒覺得在京城大埠的人，究竟比鄉下老眼光高，見識遠；而在他自己想來，這樣也不是分外挑剔，因為自己是掌櫃的了，不能再像當小夥計時那般什麼都可以將就了。雙福也常到茶舖裏閑坐坐，或在廟臺上站站，和村人談幾句閑話。他這種矮小身材，洗得干干淨淨的黃皮臉，站在那種五大三粗，一年也不洗幾次而曝得滿臉黑紫的農民羣中，很明白地表示出他是另一種階級生活的人物。所以雙福也很高興和他們談天，一來令村人看來，自己雖闖為掌櫃的，並不穢臭架子；二來和他們站在一處，更顯出自己的身分出人頭。他穿

的那身長袍短褂，在大城市中看來，不過是極平凡的小商人的衣着，但和農人那般寬大不合身裁，長短不調和，土裏土氣的，衣服比起來，可就有式樣了。但是他這樣打扮，並不像荒唐子弟那般前邊走過去，後邊就被人指着罵爲好吃好穿的敗家子。

談話時，他很有身分的樣子，不輕於放聲言笑，沈重的一言一語，一提什麼事，開口就是北京天津衛怎樣怎樣，於是鄉下人更加用羨慕的和尊敬的眼光望着他。

「還是人家！」在他去後，都這樣讚美道。

雙福的姨家，在早先比他家富足些，可是在表兄鴻業抽上鴉片煙，被掌櫃的辭退，回來家裏，而又改抽上白丸；沒有幾年，小莊稼日子，就零零碎碎地拆賣淨了。現在是一隴地都沒有；住宅的正房也拆賣了磚瓦了；院牆頽平了，祇留有東西廂房，年久失修，也都破舊不堪了。雙福提着兩匣從北平帶回來的茶食點心，去望着他姨母時，家內一個人都沒有，東房門鎖閉着，西房連門框都拆去了，屋內空空的什麼都沒有了，炕上祇有一件油膩的破舊的被窩。雙福在屋裏望了望，冷冷的笑了笑。

「唧唧唧，唧唧唧，大人孩子往裏擠……」

雙福這樣暗冷嘲着煙鬼的末路，走出她家。在街上有個

婦人見他這樣體面的人提着禮品來探親家，早就很注意了。

「您是找鴻業他娘的嗎？您是他什麼親家？」那婦人見他進了那門，不久就又出來，於是這樣問道。

「是的，他是俺姨。」

「唔，唔，你就是她那個發財發福的外甥呀。好，俺給你去找一找。」那婦人微笑着，自報奮勇的，去找他姨母去了。

不久，那婦人蹣跚的回來了，說道：

「沒有在；你姨天天在那里，可是今天沒有在，那俺可不知道她到那里去了。」

「她不常在家嗎？」雙福順口問道。

「唔，」她微微冷笑道。「也是你這個表哥，鬧得她在家安靜不了。」

雙福回到家，把姨家這種破落情形，告訴母親；她長歎了口氣，道：

「你姨老年的命，也真夠苦的了！」

「那怎能怨她的命不好，都是鴻業不正幹，胡糟了。」

「爲什麼不是她的命不好，鴻業那樣靈透的人，怎麼半路上就學壞了呢？」她用着極溫存的腔調，問她兒子。

「俺姨爲什麼不管他呢，睜着眼，讓他把家業糟淨？」

「管，還有不管的？可得管得了。親生親養的，誰捨得下狠心？」

「……」

第二天上午，雙福的姨來到他家；一見雙福，就禁不住地誇讚道：

「你看俺妹子有福的，有這樣好兒子，又干淨又規矩，在外發財發福的，你看多好！」

說着，她就簌簌的流下淚來了。

「你看俺那王八羔子，逼得俺沒法子混，」她又繼續說道。「把家業都拆賣淨了還不甘心，俺有幾件舊衣裳，他都想法偷去換了白丸抽。……你開了屋門，一不留神，不是偷了你這個，就偷走了那個，總是讓你一點也不鬆心！……咳。」

她越說越傷心，把自己的兒子和人家的，對比起來，更刺激得她難過了。

「姐姐，什麼都是命。」

雙福的母親勸解時，眼裏也流着同情的淚；但自己覺得比她命運好，有好兒子的自詡神氣，也無形之中，帶出來了。

「怎麼沒有想法子讓他戒呢？像他那樣能幹的人，戒了煙，幹什麼不是把好手。」

「怎麼沒有想法子讓他戒呢，他可得戒呀！」他姨趕快插上嘴申明。

「糟到這地步了，夠多麼丟臉的，怎麼還不明白點，想法戒了呢？」

「咳，真是！……」他姨母絕望地長嘆了口氣。

「鴻業哥不常在家嗎？」

「他常在家；俺倒有時躲避他，不在家。」

「下半年，俺再到你那里去，勸勸鴻業哥，弄到這地步了，怎麼還不明白，還不回頭呢？」雙福說時，帶出很有自信力的神氣。

「假若你勸得他改了，那真好了。……你看這樣弄下去，俺年紀又不算太老，一時半時，還死不了，過幾年還不是拿着棍子，繞門要飯吃嗎？」

俺一定要勸過他來。……他也不是胡塗人，怎麼能這樣子呢？」

又說了些閑話，雙福的姨母，就走了。

「俺一定要勸過他來！」雙福覺得自己有這樣資格規勸人，而且也覺得有這種把握。

「你見着他了，不要說得太過火了；你姨還忌諱說那個呢。」

。自己的親娘還不肯管，別人能怎樣？」他母親感到絕望地勸他。

「精到這樣了，早晚不是自己受罪？他自己不戒，不會找人把他捆起來，硬讓他戒，你看他戒不戒？」雙福很確定地說道。

「你別說這個了，讓你姨聽見了，她又要說：『現成話，誰不會說幾句呢？』」

雙福不心服母親的論調，可是也沒有再和她爭辯；打算事情很漂亮的辦妥之後，再誇詡也不晚。所以，他第二天，就到姨家去了。

雙福吃過午飯，纔往姨家去；到時，他將茶食匣放在姨住的東屋裏，立即到鴻業屋去了。

「剛到家嗎，路上還好吧？到俺娘那屋裏坐着吧，這裏太僻。」鴻業見他進來，慚愧地微笑着，說道。

「一樣。」雙福計畫着就屋內這般破落情形，規勸他。

「外邊的事很好吧，聽說領東了。」

鴻業懶洋洋的好像還沒有睡醒一般，這樣冷冷地問着，一點也沒有像鄉人那般羨慕他的神氣，這使他微微感到不快。

過一會，他姨也進來，坐在炕沿上；雖然極力鎮靜着，但

也心虛地，很留神在雙福的言笑中，對他家的批評態度。

鴻業肌黃面瘦，不但懶洋洋無精打彩，過一會眼淚也流下來了，清鼻涕也流下來了，張開大嘴不停地打哈欠；伸了個懶腰，順勁就躺在他母親身後，偷偷取出煙具。雙福聽見「噓」的一聲火柴聲，歪頭尋視時，他姨也一歪身子，閃出她的視線，慚愧地冷笑着罵鴻業道：

「你看這沒材料勁！」

鴻業厚着臉皮也微笑了笑。

「現在不是時興白面嗎，你怎麼還抽丸子呢？」雙福就近煙燈，想用這話，排開姨母的慚愧的窘狀。

「白面幾口就完，不如這個，慢慢地玩玩，有意思。」

鴻業用籤子左捻右轉的，在紙煙罩裏焚焚如豆的火頭上，聚精會神地烤着煙泡，神色怡然自得。將煙泡按在煙斗門上，「唧唧」的用力吸進，祇有些微的殘煙，從鼻孔裏鼻鼻的飄散出來。

「假若你不抽這個，你現在可闊了。你看你那幾個師兄弟，一年好幾百塊的向家捐，有個人讓他領東，無論說什麼，老舊櫃的也不讓他們離開……你瞧，……」雙福望着他的煙燈，這樣說道。

「說什麼呢，都是命。咱在櫃上的時候，那顯着了他們，還那一樣吧？」吸了一口，他的精神來了；他的眼睛閃閃有光，嘴裏滔滔不絕地不肯停止了。「說了半天，什麼都是命；偏偏在咱剛要在櫃上頂事的時候，得了病，非抽這東西不成；戒也戒不了。這你能說不是命嗎？」他吸了一口，又繼續說道：「有一個笑話，俺覺得很對。」他的鼻孔裏冒出縷縷的青煙，兩眼珠亮溜溜的轉得更有精神了。「有一個人，很窮，他老婆成天嫌家窮，和他打架；可是他仍是見天躺着不動。在老婆吵急了的時候，他就說「窮富有命；你忙來忙去，該受窮，還是財主不了。」

有一天夜裏，他老婆偷拔人家地頭上的小麻，發見地裏埋着一罐銀子。她氣喘喘的跑回來，讓他丈夫去搬來。他還是躺着不動，祇是說：「那不是咱們的銀子，咱不要。」

「怎麼不是呢？咱搬來不就是咱的了嗎？」

「若是咱的，早就在咱家的了，用不着去自己搬。」她丈夫還是躺着不動。於是她生氣了，就大聲和他嚷叫起來。

他的鄰人聽見這回事，就偷偷地趕快把那罐銀子，累得氣喘喘的搬到家來。可是在炕上一倒，都是亂跳的癩蛤蟆。生了氣，他們就一個個向他家投，嘴裏還罵着：「×你媽的，給你

這銀子！」

那癩蛤蟆一到他的院子，就變成一塊塊的銀子！「吭吭」的掉在地上。

「你看看，給送到家裏來了，還用咱去嗎？」他老婆笑了，從此也就任命了。」說完，鴻業得意的微微笑着。

雙福聽着怪可笑的，但也說不出什麼可駁的話來。

沈默了會，雙福忽然問道。

「抽這東西，直得(註)嗎？」

「得什麼？沒癮的時候，抽一口真夠麼的，抽上癮了，就不行了。」

「那末爲什麼還抽呢？」

「不是因爲有病嗎？沒有病，誰樂意抽這東西呀。你看這樣抽得家破人亡，夠多麼現眼的！」

「你看抽這東西，多麼厲害吧，有多大日子也受不住！」

「誰說不是呢，你看這玩意毀了多少人吧！」

雙福來時，本打算陳明利害，把鴻業說服，立志戒煙。想不到吸煙的害處，他知道得比別人更深刻；所以雙福就感到計絕智窮地說道：

註：「得」即得癮，無意，或舒服之意。

「抽白丸的害處，你們比俺們還明白得多，怎麼你們還抽上癮了呢？」

「聰明人辦胡塗事！你看有幾個傻子抽白丸？」

雙福無話可說了。

雙福的東家是販賣白貨致富的，自己也有癮，所以雙福在應酬他的時候，尤其是守着煙燈一談談到深夜，熒熒如豆的燈頭，閃着昏黃的光亮，使人同化在朦朧矓矓似睡不睡的昏迷狀態裏；有人一讓，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接過煙槍來就吸幾口了。在夜深疲憊時，抽兩口，混身感到舒適，清醒；可是這種快樂滋味，並不合人興奮，在悠悠然如醉如夢，混身酥軟的陶醉裏，重新使人入半昏迷狀態。

「俺那……唔唔……」

有的一翻身，口音含糊的唔嚶一句。這聲音好像在空中流蕩了好久纔傳到對騎着的神經裏，他一翻身，像說夢話一般，也唔嚶一句道：

「唔，唔……俺……唔……」

雙福後來又妍識了個暗娼，每去時就吸幾口白丸，不但感到興趣無窮，且有非抽白丸不得享受的快樂。最初他還存着戒

懼的心：「別再弄上癮了吧？這可是傾家敗產的玩意呀！」但他老覺得自己有把握，不致弄上癮；但一去尋取那種快樂時，就把一切戒懼都忘掉了。

同着和那女人的愛的熱度，雙福的煙癮，也一天天的增長着。

雙福的商店，本錢不大，又是新開張，雙福雖然是掌櫃的也掙不了多少錢，那夠他這樣揮霍呢？不論雙福多麼會交際善應酬，不久，同行間就看着了他的行動不對，交易時就留神了；東家也聽見風聲不好，不論賠賺，趕快把買賣收結起來了。

這時，債主們成天逼着要錢，他所有的衣服用物，都被人折賣核賬了。於是他狼狽得每天連飯食都要無着落；總算老朋友們還仗義幫助湊了盤費，把他打發回家鄉去了。

雙福的家，也不過是自足的小農戶，每年若有他在外埠給家寄點錢捐點布匹，日子就混得很富足。可是在他回家來，仍然抽白丸，天天需要相當的現款，他這小莊稼日子，可受不住了。現今地價非常低落，各樣農產物都不值錢，於是家傳的二十多畝地，就很容易當賣完了。

他母親很着急，天天罵他挖苦他；他就笑嘻嘻的這樣安慰她道：

「再抽兩天，病見輕一點，就下決心戒了。你看俺還不難過嗎，在外邊有那樣闊的事，都因為抽這東西，弄糟了。在家裏俺真受不了這窮日子，過兩天，一定戒煙，再出去，總得想法把糟的錢，都弄回來！」

她對於兒子的話，最初也很相信，可是一天天的推延下去，直至將地畝賣完之後，他還是說：「再過兩天就下決心戒煙了。」有一天她下了狠心，要捆起他來，硬逼着他戒煙；他知道了，趕快到母親面前，放聲大哭的懺悔起來，感動得她同情地流了淚。母親對兒子沒有不糊塗的，碰巧雙福又那樣有才，結果說得她倒情願當了自己的一件舊衣服，給他去買了白丸抽。

在他過足癮之後，他會說，會懺悔，責罵自己一點也不寬容；知情知理，是一個非常有志氣的青年。可是癮一上來，什麼也不顧惜，什麼也不懂了。祇有白丸，有祇弄錢買白丸，是他急如烈火的目的。

「苦命，造就了的苦命！……若不，爲什麼他好好地做着掌櫃的，就會抽上這傾家敗產的白丸呢？」她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祇有這樣安慰自己。

雙福的姨母早聽說了他家的情形，有一次來望着他母親時

，姊妹二人將自己的兒子敗家的情況，對着說了一通，都放聲大哭了。

「在俺兒子胡糟的時候，你會說現成話。現在輪到你自己身上。」雙福的姨在傷心的哭時，還這樣幸災樂禍的瞎說笑她妹妹。

雙福在未抽上白丸，還當掌櫃的時候，回到家來，脾氣大極了，吹毛求疵的，動不動就發氣。可是現在呢，變得非常的能忍耐，非常的和氣，不論母親用多麼苛毒的話挖苦他，老婆給他多麼冷喪的臉色看，都能忍受，處之泰然，臉上一點惱恨的神色都沒有，祇是微微一冷笑，就像把一切侮辱，都抹消掉了。

他不常出門，每天祇守着煙燈抽着。去買白丸的時候，也是繞着灣，走那人少的地方。可是聚談着的村人，老遠望見他駝着背，縮抖地走過時，大家就微笑着，作爲新的閑談資料。

「把家業都「唧唧」淨了，還……」

「可惜，那樣又聰明，又有能耐的人，也毀在白丸上了！大家好似因爲他這樣人也墮落，而爲之惋惜似的。」

「嘴上沒毛，做事不牢。那樣年輕氣浮的小夥子，俺早就看不中他。」一個老頭捋着鬍子，這樣以年歲自驕着說。

「人一抽那東西，就完了。」

雙福也無暇顧及村人對他的態度，匆匆的像忙於什麼要事。有時，他在人羣前一過，大家放聲大笑一氣，他向他們一望，冷笑笑，或者頭運動都不動，匆匆地過去了。

地產賣完之後，雙福就偷買家中的衣服和器具。他老婆將比較好的衣服都搬到娘家去了，自己也不常來婆家。就是來住，用物不敢多帶，身上穿的衣服，睡覺時也不敢脫下來。有一天太暑熱，他老婆在屋裏剛一脫上衣，他就偷拿出去，打算換白布抽。老婆當即發覺了，光着膀子就進去，口裏還大聲的罵着：

「你這王八羔子，兔子小子！」

雙福一看老婆追上了，立即將那件衣服用力拋在地上，冷笑着說道：

「誰知道是你的，白給，俺都不要。」

在村裏做活的人們望見了這種情形，都放聲大笑了。

可是雙福灑落出塵的，好像一個超凡的隱士，蔑視俗界的一切勢利眼的侮辱相虛榮心的恥笑般的，冷笑笑，搖了搖頭，

在街裏繞了個小灣，又回到家裏去了。

他現在極厭恨村人——村人不論老幼男女，一見他老是用着譏笑和嘲弄的腔調向他取笑。於是他覺得祇有表兄鴻業才是知己了。

有一次，他和表兄鴻業過足了癮，在煙燈邊旁，合着眼仰臥着。

「你怎麼也抽上這玩意了呢？」鴻業問時，腔調非常慢，非常溫柔悠閒。

「人誰和得犯別扭呢？」雙福答話時，腔調也是那樣慢，那樣悠閒自得。

「你不是很有志氣，要好好幹一幹嗎？」

「人一抽上這玩意，還講甚麼志氣不志氣呢？……咳，什麼都是命，你說過的那個笑話真對！」

於是他倆一同欣然微笑了——好像幽居深山與塵世絕緣的隱士，偶而提起在俗間那時的胡塗欲念，立即付之以輕蔑卑視的微笑一般。

金三年，五，五，於平

論文藝與羣衆

張露薇

高爾基短畫「在輪船上」導言

凡在一篇真正可以稱爲傑作的文藝作品中，假若這篇作品是有意的或無意的在表現着羣衆或批判着羣衆，那一定會有羣衆的準確的，恰好的，不增不縮的真實的影子。我們也可以說，凡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必是依賴着羣衆的不知不覺的生活而生長着的，而發散着的，雖然他盡畢生之力給羣衆的衆描繪的肖像未必是爲羣衆的本身鑑賞得了。然而，一個偉大作家，正因爲他已先做了一個更偉大的人，一個更能了解羣衆，憐憫羣衆而努力去拯救羣衆的人，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總是要把羣衆的動蕩做爲外在的場面或內裏的背景的。他一定常把羣衆當爲作品的主人公，祇少是用主人公來代表着整部分或一部分的羣衆的。因此，我們一方面願意看那些把場面擺開的作品，如荷馬的史詩伊利亞德與德賽和施耐菴的水滸之類的小說，一方面又願意看那些把羣衆做爲背景的所謂「典型主義」

的作品，如西萬堤斯的吉訶德先生。這用兩種不同的方法而產生的不同的作品，除了在藝術價值上可以比並之外，還可以找出一個最大的相同點，這最大的相同點便是：作者對於人生的態度和對於具體的人（即羣衆）的態度。

那末我們就要先要問一問：偉大的作家對於人生究竟抱着怎樣的一種態度呢？而各個偉大的作家對於人生的態度有沒有共同點呢？假若有，又是什麼樣式的呢？

這是個極容易答覆而一般的淺薄的批評家（毋寧說是低級的書評者）故意弄得玄虛複雜的問題。這般淺薄的書評作者往往自詡爲「批評家」，甚至在還未便人看到他的作品（自然連那不值一文的書評也算在內）的時候便到處鑽營個機會來做什麼「我如何做文學批評」一類似通非通而令人發笑的文章了；在這類昏愚無恥的書評作者的筆鋒之下，常常是表現着兩種不

同的情態。一種情態是諂媚的，阿諛的，不要臉的，巴結文壇上的雜誌閱的，想要處處顯露出做書評是一種比一切神聖事業還神聖的工作而來證明做書評者本身是比荷馬還偉大的人物；而另一種情態則是暴怒的，刻薄的，無頭無腦的罵着於己不利的人的，想要處處表示對於異己的傾陷而縱書評者本身之狂怒的，這類人物則常常覺得他們自己是無上的人，是最受到上帝的恩惠的人，祇有他們是在宇宙間可以操動干戈的人。自然，還有一類期望着做批評者和慾望縱使着的非職業的批評者，這類人多半是有一種前進的中心思想的青年代表者，他們肯批判他們的生活，肯說出他們對於別人的作品的老實的意見，雖然他們多半是由於經驗過少，讀書過少，文學上的淺薄與幼稚，見解上的不周和謬誤，使他們不能為一般通俗的鄙卑的作家所承受，所歡迎，同時還受着前兩類書評者的排擠，但他們的精神和努力是絕對的可欽佩的，他們祇要能多經驗多讀書，可以說是最有做成將來中國文藝批評家的資格的人們。他們是批評課的練習者，不過他們是需要接受一切過去的較好的批評方法，而須要在使用一切較好的批評方法之後更創造出來真正適用的批評方法的，這自然在盡力去認識整個的現實（無論是過去的或將來的）之外，更其需要勤苦的讀書；假若不多讀書，至

少說，在這類批評者的前途上是有着不可避免的障礙的。

我們敢毅然決然的說：現在的中國並沒有一個批評家，雖然有的雜誌常常在刊着作家論之類的東西，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種批評的工作，其實，了當的說，那祇是抄襲日本雜誌的卑劣方法來做一種商業的企圖而已。在這種無聊的混亂的和損害健康的青年的企圖之下，所謂文藝批評者，無論是在理論的建設上或是在工作的試驗上，完全沒有進展的可能。同時，現在打着前進的思想的牌子而實行自己的私慾的作家論者，除了審定誰是布爾喬亞，誰是小資產階級而外，再找不出使讀者更能得到點微末的益處的東西。然而他們卻決不覺悟，決不做一種於羣衆真正有益處的工作，他們不是為文化而努力，的確是為商業而努力的。在這類書評者和作家論者的羣團中，你絕對找不出一個可以做個真正的批評家的典型來。——讓一步說，這就算是過渡時期中不可避免的事實吧，然而，使我們尤其覺得志忑不安者，不是這種批評家的昏庸問題，而是這種批評家的錯誤的領導作用的問題。

近來的青年常常受這般人的欺騙，他們這些愛好文藝的青年因為自己的經驗與讀書的數量都是過少，所以總有一種極其謙虛的態度，對於一般自命為文壇的主帥或青年的領導者們，

或對於一般賴着稿費爲生而不得不處處欺騙的無恥的書評家們。因此，對於歷史上的或現存着的偉大的作家，他們常常是有意無意的存着一種反對的觀念。你一提起荷馬吧，那對着你面

的青年會驚異的望着你：「他是什麼時候的人？」假若你的回答是：「也許在紀元前有那末個人……」沒等說完，他便有了回答了：「啊，啊，朋友，那一定是個古典主義者，不用說，資產階級的！管保沒錯兒！」假若你再提起歌德，好，他又有了話：「就是那個專在女子堆裏混的賈寶玉式的人物麼？是的，他自然更是布爾喬亞了。」在這時候，你是需要大量的，需要一種更歡欣的態度的，因爲那種謬誤的卓見就是由於那些無恥的書評作者和作家論者得來的，也就是那般無恥的雜誌閱來自由販賣的。你生氣也是無用。假若你更不憚煩，覺得一般青年所傾慕的祖國是另一個國度了，而那個國度又正在鬧着整理文學遺產的問題，你將要以這樣的問題來試驗那對着面的青年了：「托爾斯泰呢？那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吧？他的作品你讀過麼？」問話說完就請你閉上眼睛聽着，免得看見人家的窘狀。可是，那青年也決不紅臉，他會說：「托爾斯泰麼？我聽說過他有些什麼大作品，可是沒讀過一點；然而，無疑的，他是一個卑劣的人道主義者！」你如果再深問一句：「何以見得

呢？」他立時會告訴你：「大作家×××說的，還有大批評家×××說的呀！而且他們都是×××內的人物，思想是很正確的啊。」這時候你祇好慘笑了。

「卑劣的人道主義者！」好一個罪名！我們所覺得可惜的是，爲什麼中國的作家和批評家偏給托爾斯泰這個人加上了這個大罪名呢？爲什麼不反省一下世界上古今的值得讚美的偉大的作家都是一些人道主義者呢？——簡言之，爲什麼不考察一下各個偉大的作家的對於人生所抱的共同的態度呢？

我們在這兒敢於大膽的提出的，便是，一切的偉大思想家，尤其是一切的偉大的文學家，他們對於人生的根本態度，他們所共有的對於人生的根本態度，正是在我們的淺薄的卑劣的批評家的筆下所認爲的淺薄的卑劣的人道主義！祇有這種真正的深刻的人道主義，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文學家永遠所不能拋棄的東西。其實道理是很顯然的，你祇要看一看自荷馬而後的大文學家的傳記，仔細讀一下他們的偉大的作品，那便會默然的不出一聲了。你也就會知道在人道主義之上加上布爾喬亞等等的官銜是多麼愚蠢了。

我們現在要再向深處探索一句：究竟爲什麼他們非要抱住人道主義不放呢？（而「人道主義」又是那麼不好聽的一個

名辭！)

這問題的回答是很簡單的。其原因祇是因為他們也是屬於人的一種動物，同時他們的智慧又是超於普通的人的智慧的。你在書本上或是在面前見過一個比你還優還愚的偉大的文學家麼？見過一個比你還不了解人生的偉大的文學家麼？假若你沒有見到，這就好講了。我們可以這樣的說：凡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的追求人生的意義的慾望是最大的，他的考究人生的真諦的精神是最真切的，他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不是閉着眼睛的盲動的，而是面向着人生的最積極的。他所以如此的去向着人生探索意義，正因為他的環境所培植成的他的智慧是較比普通的人高得許多的。他能夠考究人生，他常常也能夠批判人生。凡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無不是一個人生的最大的考究者和批判者。而且，他會永遠的能自己覺得他所負的最偉大的最爲普通人所負不了的責任。這種責任是什麼？——很明顯的，這就是對於人道主義盡忠的最偉大的責任。

表現着對於人道主義極盡忠誠的偉大的文學家所走的路大約是有兩條：一條是對於悲劇的時代的反抗，一條是對於羣衆的憎惡，和憎惡至極的愛護。沒有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是不反抗他的時代的，假若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是對於羣衆壓迫極甚的

時代。同時，他一方面同情於被壓迫者。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會立刻的看出面向着他的羣衆是盲目的，愚蠢的，自私自利的，甘心被人壓迫的，他於是不能不失望了，不能不憎惡羣衆了，然而他這種失望必是暫時的，這失望是更會促起他的反省，使他更深刻的去認識羣衆，更盡力的去扶持羣衆，更不憚煩的去指導羣衆。他的憎惡達到了極點，然後纔會從他的靈魂中跳出最偉大的同情來。對於一個偉大的文學家，這是個必然的過程。

因此，在偉大的文藝作品中所表現着的羣衆，決不是我們把牠抽象化了的羣衆，而是真正面對着面的粗暴的，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行動可笑的羣衆。爲什麼偉大的作家們要這樣的表現呢？正因為他們所接觸到的「現實」的的確確是那樣的，的確確是令人憎惡的。他們如此的表現着，正因為他們具着一種改造世界的決心，正因為他們對於羣衆的期望是過大的，有時候還是不可能的奢望。他們爲了愛而憎，爲了憎而愛，他們心裏所有的最大的矛盾便是愛和憎的衝突。這愛和憎促起他們的自覺心，促起他們的創造慾，使着他們給人類永遠的留下一種或多種的偉大的紀念品。

——我們且拿高爾基來做個例。

高爾基是憎惡羣衆的，這是無可疑惑的事實。譬如說，隨便來舉個例子吧，有一次丹青科（茅盾譯「文憑」的作者）所主辦的莫斯科藝術大戲院正在演着柴霍甫的名劇凡尼亞叔父，柴霍甫是偕着高爾基一齊去的，他們倆的坐位是在包廂裏。然而，這次奇怪得很，觀客對於那樣的名劇好像沒有什麼趣味，而最感興趣的是在文壇上風頭獨健的高爾基，於是大家把他包圍起來，弄得使他煩惱極了。他那時忍無可忍，便對着這般愚妄的羣衆說了些刻薄的話。他說：「你們的注意使我愧不敢當，我祇好謝謝你們。但是我卻覺得很奇怪，我既不是維納斯，也不是一場大火，也不是一個舞女，更不是一個瀕死的人；一個做小說的人，他的外表那裏會有什麼可觀的呢！……」就是這麼幾句話惹動了頭腦簡單的羣衆，使他們終日在怨恨着高爾基，咀咒着高爾基，唾罵着高爾基。然而高爾基是真知道羣衆是盲目的，是愚妄的，所以他對於這種盲目和愚妄是極端憎恨的，他憎恨他們，又可憐他們，但對於他們還付以極大的同情。

我們由他所得到的教訓便是：對於事實上的確是愚妄的盲目的無知無識的羣衆用不着把他們理想化，如在以前蔣光慈的

小說中的農民和前幾年阿衛巴哈所領導着的蘇聯的所謂「普羅派」的作品中的無產階級，以及我們的幼稚的大小作家所哄嚷着所模效着的作品中的人物，這都是不需要的。我們堅決的說，這完全是不需要的！作家的意識是否布爾喬亞的也完全不在此決定！

我們所需要的是對於現實的理解，對於現實的批判，決不是要把現實弄得歪曲，然後故意的說這個作家意識正確或不正確，決不先確定誰是布爾喬亞然後再判定他的作品價值。

假如果再仔細的看一看高爾基這篇「在輪船上」的後半，你一定會感到他是多麼憎惡羣衆，多麼刻薄的描畫着羣衆的愚蠢的盲動的不敢堅持着自己的醜陋的情態。高爾基自己說過他是如何的討厭着農民，如何的憎惡羣衆，可是他，並沒以詭辯羣衆爲職志，竟還創造出那麼偉大的藝術品！我們敬勸那些閉着眼睛把羣衆理想化的作家，請你們先觀察羣衆，先了解羣衆，假若你們敢相信你們自己有批判羣衆的能力的時候，然後你們再來創造你們的偉大的藝術品！

一九三四十月三日夜於北平

在輪船上

(蘇聯)高爾基著
張露薇譯

河水是平靜的，有着深灰的顏色。水流是極容易看得出來的，好像在午間的熱霧之下差不多一點都不流動似的，你祇能由於那兩岸風景的變化中，才看得出來這河是怎樣恬靜的，怎樣坦然的在牠的表面上載着那隻衰老的黃色的輪船，在上邊有一個白色邊緣的烟囱，在後邊的水蹟中還拖着一隻笨重的運貨船。

浮在水面上的明輪悠然的拍着水。機器在艙板的下邊不停的工作着。蒸氣很尖利的叫着，還喘着氣。有些時候那機器房的鐘聲衝進耳朵裏。還有些時候，那舵軸的鏈子前後的滑着，帶着一種沉重的，聒噪的聲音。然而，因了那無限的寂靜，籠罩住了這條河，這些聲音便不會使你去注意了。

因為夏天很早，所以水勢是非常小的。在船頭上，有一個和皇帝一樣的水手，那是一個生着一副清癯的，焦黃的，暗黑

的面孔和一對睡不醒的眼睛的人，他時時從船上往水裏拋一塊光滑的木頭，用着正消解着的苦悶的聲調唱着：

七呀，七呀，六個啦！

好像他在悲歎着：

吃呀，吃呀，吃什麼！

同時，那輪船因了在後邊拖着的運貨船兩邊亂擺的關係，也很小心的向這岸或向那岸來回的轉動她的鮭魚似的船頭，那灰色的大纜緊緊的纏着，顫動着，還放出來金光燦爛的火光。那在艦橋上的船長也時常的用一个喇叭筒很粗暴的喊道：

「轉過去，向那邊！」

在運貨船的船頭下邊，有一個大浪，分成了一對白色的羽翼，蜿蜒着向兩岸飛去了。

在遠遠的一塊滿生着青草的濕地上好像正燃着火，而在那

黑色的樹林的上邊聚集着的乳白色的煙雲也籠罩着那鄰近的濕地。

左右邊，河岸聳起來崇高的，峻峻的，有粘土性的山崖，中間有許多滿生着白楊和樺木的峽谷。

岸上的一切東西都帶着一種靜逸的，燥熱的，和荒涼的樣子。甚至那蔚藍的，酷熱的蒼穹中除了一輪白熱的太陽而外，也是什麼都沒有。

在無窮的林蔭路上都是些青草，中間點綴着一些樹——那些樹都很孤獨的睡着覺，還有一些地方，從上面露出來一個看起來好像白日裏的星宿似的鄉村教堂的十字架，或是一個風車的蓬帆；再離河岸遠一些的地方，則遍佈着已熟的莊稼的織成的錦衣，這兒那兒都有人的影子。

各處的景色都是很模糊的。景色中的一切都是寂靜的，非常簡單的，親切的，明晰的，使內心暢快的。景色既然那麼多，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較高的一岸所呈現的變化很慢的風景，延互不斷的草原，和樹林接近河水的地方的綠色的枝環，顧影自憐的在水鏡中照着自己，又退後到那平安的距離；當你凝視着這一切的時候，你一定會想起沒有一個地方會比這條大河的恬靜的兩岸更質樸，更可愛的了，沒有比這兒更美麗的了。

雖然在緊靠着河岸的地方有一些小樹已經開始辭退了黃葉，但是全部的景色卻含着曖昧的，沉默的笑容，如一個年青的新婦似的，她，正生下她的第一個孩兒，對着她的眼前的東西立時感覺到膽怯的和欣喜的情緒。

時間是過午了，三等的客人們熱得非常疲倦了，都飲着茶，或者是啤酒。他們大都坐在船舷上，靜靜的觀望着兩岸；船面搖動着，碗櫃裏的碗碟嘩啦嘩啦的響着，在船頭上的水手還迷迷糊糊的嘆息着：

六呀！六呀！六個半呀！

從機器房出來了一個飲酒的火夫。他向四週瞧着，把他的光着的腳在槍板上擦着嘩嘩的響聲；他向着水手長的小屋子，我們所說的那個水手長是一個鬚髮都很漂亮的科恩特拉馬人，他正站在門口。那當長官的帶着嬉笑的樣子，閉上了他那對粗俗的眼睛，問道：

「幹麼那麼忙呀？」

「找米卡打架去。」

「好啊！」

火夫擺一擺他的黑手便走了，那水手長打着呵欠，用眼睛

跟隨着他。在機器房的天窗附近的一個碗廚那兒坐着一個身材不大的人，他穿着一件肥大的皮外褂，戴着一頂新便帽，脚上登着一雙帶着許多乾泥點的靴子。

那水手長因爲正注意着這件事情，覺得非用勢力壓人不可了，所以很嚴厲的向着那人喊道：

「噯，在這兒，你這該死的東西！」

那個在碗廚上的人轉過身來——很靈敏的轉過身來，真像個老牛翻身一樣。這就是說，他是連整個的身體都轉過來的。

「爲什麼你到那兒去坐？」水手長問：「佈告上明明告訴你不要上那兒去坐，你卻偏上那兒去坐！你不能看佈告嗎？」

那客人站了起來，看着那碗廚，而不是看着那佈告的。然後他纔回答道：

「看嗎？我能看的。」

「那末爲什麼你偏坐在你不應該坐的地方呢？」

「我沒看見任何的佈告呀。」

「啊，那兒無論如何是很熱的，還從機器裏跑出來一些油味呢……你從那兒來？」

「從卡西拉來。」

「離家很久了吧？」

「差不多有三個星期了。」

「你們那兒下雨了沒有？」

「沒有。你問這個幹什麼？」

「那末爲什麼你的靴子上弄了那麼多的泥呢？」

那客人低下頭去，很仔細的看看這隻腳，又看看那隻腳，又把兩隻一齊看看，然後纔回答道：

「您瞧，這不是我的靴子呀。」

那水手長哈哈大笑，以致使他的美麗的鬍鬚都從下頰上豎起來了；他說：

「我想你一定喝點兒酒了。」

那客人再沒有出聲，祇靜靜的離開這兒，慢慢的向船尾去了。

他的短褂的袖子一直到他的手腕的大下邊，從這一點看，那件衣裳一定是別的人穿着來的。至於水手長，則觀看着那位客人走路時候的小心過慮的樣子，他皺着眉頭，舔着他的鬍鬚，向着一個正在很使勁兒的用一隻光着的手掌擦船長室門上的銅皮子的水手走去，輕聲的說：

「你注意到那個穿一件很亮的短褂和一對髒靴子的小人走路的样子嗎？」

「我注意到了。」

「那末，你瞧這兒。你要注意的看著他。」

「幹什麼呢？他不是一個好人麼？」

「有點不像，我想。」

「那末，我就看著他吧。」

頭等艙口放着一張桌子，有一個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在那兒喝啤酒。他已經到了剛剛喝醉了的樣子，因為他的眼睛已經像看不見什麼似的凸出來，不轉眼的向着對面的牆望着。同時有一羣蒼蠅在桌上的黏水上聚集着，或者爬上他的灰色的鬍子和他的一點不動的五官上的紅磚色的皮膚。

水手長向着他那方面丟個眼風，說：

「他有點喝醉了。」

「他總是那樣。」一個沒有眼眉的麻臉的水手回答道。

那喝醉了的人打噴嚏了，結果一羣蒼蠅都從桌上飛起來了。水手長瞧着那些蒼蠅，和他那同伴一樣的嘆息着，他若有所思似的觀察着：

「啊，他一定要打噴嚏趕蒼蠅麼？」

我自己所選擇的住處是在汽鍋前邊的一個柴胡堆上；當我

躺着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小山漸漸的用一張憂悒的黑幕遮暗了水，靜靜的向着輪船侵蝕；而在那草原上有一線夕照拖長的光輝染紅了樺木的樹幹，使着一個村舍的新修葺的房頂看起來好像是用水紅絨鋪的一般，附近一切其餘的東西也都宛如在火中飄遊似的，並且抹去了一切東西的外形，把整個的風景都溶化在紅色的，橙色的，和藍色的光線中，除了在那村舍鄰近的一座山上有個黑色的樺樹林，帶着很緊張的，敏銳的，和明顯的樣子。

在一座山下有一羣漁人燒着一堆火，我們可以看到那火花在一個白色的船殼上跳躍着，偷跑着，小船裏邊有一個男人的黑影子，一個在幾枝木樁子上掛着的魚網，還有一個穿着黃馬甲的女人坐在火堆的旁邊。在那燦爛的金光之中還可以看得出來那個女人坐着在底下遮陰涼的樹的下部樹枝上的葉子的飄動。

河是完全靜的，也沒有一點聲音打破了兩岸上的寂靜，而那三等艙的篷帳下的空氣更覺得和上半天的時候一樣的悶人。這時候，客人們的談話被黃昏的黑影給打斷了，結果祇剩了如蜜蜂嗡嗡一樣的輕微的聲音，而且在這種談話中你也辨別不出來誰說的話是好的，究竟討論的是什麼問題；因為談話中每一

個字都像不聯貫似的，即或是大家和和氣氣的在一塊兒討論着一個問題，你也是聽不清楚的。有時候可以聽到一個年青的女人的乾笑聲；在艙裏有一羣人打算合唱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歌，然而爲了選擇一隻相當歌而失敗了，還在爭論着用低音和輕的重音的問題；而在那每一種聲音中都有點黃昏的，溫柔的憂愁，好像默默的念經一樣。

在我左近的柴胡堆的後面有一個粗魯的，直梗的聲音慢慢的說：

「當初他是一個極有用的小伙子，又清潔，又整齊；但是他後來變得又褻褻，又骯髒，簡直要與羣狗爲伍了。」

另外的一個聲音很響亮很粗暴的答道：

「哈哈！踢開女人們，要不就得迷了路。」

「這句成語真跟一條魚總要向水深的地方鑽一樣的對。」

「而且，他是個傻子，這更糟糕。聽說他是你的一個親戚，是麼？」

「是的。他是我的弟弟。」

「真的嗎？那末請原諒我。」

「沒什麼；然而老實說起來，他的確是個傻子呀。」

這時候我看見了那個穿着肥大的短褂的客人走向那突出來

舷門，用他的左手抓住一個支柱，又向着欄柵走去，在那兒的下邊，明輪攪着水呻吟。他在那兒站住，搖幌着，從船舷往外瞧着，正好似一隻蝙蝠在用牠的翅膀捉到點什麼東西的時候，在空中的猶疑不決的搖幌的樣子。那人把帽子緊緊的拉在耳朵上，使着那耳朵凸出來的樣子幾乎太可笑了。

他又轉過身來，瞧着蓬帳底下的暗處，然而，他好像沒有注意到睡在柴胡堆上的我。這使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帶着一個尖鼻子的面孔，在頰上和下頰上的幾撮淺色的鬚毛，和一對小的滴溜溜的轉着的眼睛。他在那兒站着，好像在聽着什麼事情似的。

他忽然又很堅決的走向突出來的舷門，從鐵欄杆那兒拿起一把擦地板的布帚，把牠拋下水去。然後他又拿起一個相類的東西來拋。

「嘿！」我向他喊道：「你在那兒幹什麼呢？」

那個人跳着轉過身來，一手摸着前額來尋找我的地方；他很溫和很迅速的回答我，不過有點口吃：

「你管這個幹麼？你滾蛋吧！」

我聽了他這樣魯莽的話，又羞又恨，幹忙的跑上前去。

「你做這種事情，水手們是完全負着賠償的責任的。」我

說。

他捲起他的短褂的袖子來，好像他已經預備着要打一架似的。然後他把一隻腳踏在光滑的欄杆上，喃喃的說道：

「我看見那布帶鬆開了，很有因為船震而掉在水裏的危險。我就想去抓住，可是不成，結果從我的手裏掉下去了。」

「但是，」我很驚奇的說：「我相信你是故意把布帶弄開，將牠扔在河裏的！」

「啊，啊！」他說：「我幹什麼那麼做呢？如果那麼做，那是多麼出人意料的事情啊！怎能夠那樣呢？」

他很乖巧的躲閃着我，再弄弄他的衣裳袖子，便揚長而去了。他那件短褂是很長的，總使人感覺到他的腿是特別的短的，在我覺得他的走路的樣子總是要鞋拖着地走，還有點躊躇的樣子。

我回到我原來的地方，又躺在柴胡堆上，來聞松脂的氣味了，還聽得我週圍的幾個客人慢慢談話的聲音。

「啊，好先生呀。」在我的旁邊發出一個粗暴的諷刺的聲音來；但是立時就有一個更粗暴的聲音把這聲音給打斷了：

「幹什麼？」

「哦，沒什麼；祇是要說問一個問題是容易的，而回答則

似乎是難一點的。」

「真的。」

從山谷中散放出來的煙霧佈滿了河上。

不一會兒天便完全黑了，大家也都走入了睡鄉，也沒多少說話的聲音了。於是耳朵使用來聽機器的狂暴的吼聲，測量明輪的韻律，在起初並沒有注意到在以前極熟悉的睡覺的人的鼾聲中發生的新的聲音，和輕輕的脚步聲，還有悄悄的耳語聲：

「我向他說過——是的，我說：亞莎，你不應當做這件事情，你不要做這件事情。」

看不見兩岸了。真的，你祇能由慢慢走過去的岸上的一堆一推的火堆上，和在火堆周圍的比其他地方更黑更濃的昏暗上，纔感覺到兩岸的存在。繁星朦朧的反照在河水裏，好像是絕對的不動似的，而那船燈的拖長的，金色的映在水裏的光輝卻總是顫動着，好像要努力不再飄流，一直逃到黑暗的地方去。

同時還起了許多泡沫，像薄薄的紙貼着我們的船身一樣；正在我們的船後邊，有時還稍稍過去一點，拖着一隻運貨船，在船頭上有兩個燈，在一根桅杆上還有一個。這些燈有時候照耀着繁星反映在水裏的影子，有時又溶化在這一岸或那一岸的火光

之中。

離我睡的地方很近的一盞燈的下面放着一條櫃子，有一個肥胖的女人在那上邊睡熟了。她用一隻手按在她的腦袋下的一個小包袱上，她把她的馬甲也解開來放在膈肢窩下邊，所以很可以看到那突出來的白肉和一撮毛。她的臉是很大的，眉是濃黑的，她的顴很高，幾乎使顴頰和耳朵緊緊的貼着，她的厚嘴唇還張着，帶着一種難看的死屍般的笑容。

從我這比她稍高一點的地方看去，我恍恍惚惚的往下看着她，還回想着：「她的年紀不過剛過四十，而且可以說是個和善的女人。她來坐船走是因為她要去她的女兒和女婿，或是看她的兒子和媳婦，所以她願帶了一些禮品。而且在她的寬大的心中還帶着更多的特別的母性的愛呢。」

忽然在我的附近有什麼亮了，好像是點着了一根火柴，我睜開眼睛，看見那個穿着奇特的短褂的客人正在方纔說的那個女人的旁邊站着，他把燃着的火柴放在他的袖口裏。現在他伸出手來，很小心的把那點火花往那女人膈肢窩底下的一撮毛上送過去。於是發生了一點輕微的嚇嚇的聲音，還有一種燒毛髮的難聞的氣味一直衝到我的鼻孔裏來。

我跳了起來，捉住那個人的領子，很用力的搖幌着他。

在輪船上

「你幹什麼呢？」我問道。

他轉過腦袋來，用着差不多聽不見的，可是很清楚的是反抗的，聲音說，嗤嗤的笑着：

「我不嚇得她好一跳麼，啊？」

他又加了一句：

「現在，鬆開我吧，我說，鬆開我！」

「你丟了你的心了麼？」我喘着氣問。

他還雲着眼睛，從我的肩上往外看點什麼東西；過了一會兒，纔向着我輕輕的說道：

「請你讓我走吧。說老實話，我是因為睡不着，所以我纔想到來和這個女人開個小玩笑。這有什麼關係呢？你看啊，她仍然好好的睡着呢。」

我把他的兩條短腿踢開，那兩條腿，乎像割斷了似的，在他的身子下邊蹣跚着。這時候我想：

「不，我並不錯。他的確是很有用意的把布等扔在水裏。

這是個幹什麼的傢伙呀！」

機器房裏的鐘聲響了。

「慢點！」有一個人很歡樂的喊着。

蒸氣便依着這個聲音很尖銳的叫起來了，使得那個女人也

猛然的擡起頭來醒了；而當她用她的左手去摸臍肢窩下的毛的時候，她的摺皺的五官更皺得出許多摺紋了。於是她看着燈，自己坐了起來，並且指着她的被燒了毛的地方，向着自己輕聲的說：

「哦，聖母啊！」

輪船現在駛進了一個碼頭；柴胡辟拍辟拍的響得很利害，有人拿起來，投在爐口裏，還帶着一種粗鄙的報告的聲音喊着：「低下頭呀！」

從一個背山的城市的上邊升起了那蒼白色的月亮，照耀整個的黑黝黝的大河，並且使着這大河去聚集生命，如光輝把風景浴在溫水裏一樣。

我向船尾走去，自己坐在一些柴胡堆裏，觀看着這個城市的前部。在這個城市的一頭，立着一個像手杖似的工廠的烟囱，而在其他的一頭，則正如中間一樣，立着一些鐘樓，其中的一個有一個鍍金的尖塔，另外又一個則有一個綠色的或藍色的尖塔，但在月光下看卻是黑色的，形狀好似一個破爛的畫筆。

正對着碼頭有一座二層樓的寬大的山牆，上邊有一盞燈在放着光亮，然而從那骯髒的玻璃透出來的祇是一點慘淡的微弱的光亮，那座房子的前邊掛着很長的一塊破舊的招牌，從那張

招牌上可以看到很大的黃色的字，模模糊糊可以看得清的是「客棧和——」幾個字，其餘的再不能看得見一點兒。

在這朦朧的小城市中還有幾處是掛着兩三盞燈的；而凡在這些燈放射着朦朧的光線的地方，總很顯然的立着許多山牆和褐灰的樹和刷着白色的假窗子，在一種深色的石頭顏色的一些牆的上邊。

我總覺得這景況是很蕭條的。

同時這隻船繼續的放着汽號，牠前後的搖動着，做出一種木頭的輾軋的聲音，和一種很迅速的攪水的聲音，和牠的兩邊同碼頭相擦的一種聲音。這時有一個人很魯莽的叫着：

「混蛋，你應該睡了！那個起重機，你說？啊，起重機就在船尾上，你這可惡的東西！」

「又走了，謝謝天！」從柴胡堆後面可以很清楚的聽到一個使人不高興的聲音，接着又有一個同樣的熟悉的聲音打着呵欠說：

「我們走的時間到底到了！」

又一個粗糙的聲音說：

「看這兒，小伙子。他喊的是什麼呀？」

有一個人很慌張很含糊的，又總弄得嘴唇作聲，結結巴巴

的 answering 着：

「他在喊：『親戚們呀，不要殺我呀！看基督的面子，饒了我吧，我可以給你們做任何的事情——真的，你們永遠是有福有壽的呀！把我放走吧，饒了我的過錯，給我念幾句經救救我的靈魂吧。哎，我可以遠走高飛，一輩子也不回來，以直到死。他們再不會聽到我說話，也再不會看到我了。』然後那皮特叔叔在他的腦袋上打了一巴掌，他的血都噴在我身上了。當他倒下的時候，我——我跑了，跑向客棧去，我在那兒敲門，還喊着：『姊姊，他們把我們的爸爸打死了！』她聽了這話便把她的腦袋從窗子裏伸出來，祇向我說：『那一定是那老東西向着老白乾踹響頭了。』……唉，那時候真可怕呀——那天晚上！現在我還覺得害怕哪！我最初跑到樓頂上去，可是我自己一想：『不成；他們一會兒就會捉到我，也同樣的會把我結果了，因為我是直接繼承的兒子，我應該最先得剩下的財產。』因此我便爬到房頂上去，在煙囪的後邊藏着——手脚都抱在一起，吓得簡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你怕什麼呢？」一個粗魯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我怕什麼？」

「無論如何你是和你叔叔商量好來殺你的爸爸的，不是這

樣麼？」

「在那樣的一個時候是沒有功夫想什麼的——你要殺了一個人，正因為你已不能維持自己了，要不然就是因為覺得人太容易殺了。」

「對的，」那粗魯些的聲音用沉重有力的調子說道：「血既要流，就會流得更多一些；假若一個人要出去殺人，他是沒有什麼理由的——他所找到的最好的理由都先運用到手上了。」

「然而假若這小伙子說的話是真的，他是有一種正當的理由的——然而，依常理而論，就是財產也不該引起吵鬧的事情的。」

「如此的說起來，正當一個人選擇的時候，他就不該殺人了。犯這種罪的傢伙是應當使他們改過自新的啦。」

「是的，然而，使他們改過自新是不容易的啊。譬如說，這小伙子在獄裏住了一年多，他是什麼也沒有改過來的。」

「什麼也沒有改過來」麼？爲什麼？他沒有把他的爸爸推到屋裏，又把門關上，把衣裳蒙在他的腦袋上麼？這是他自己說的。「什麼也沒有改過來，」真的！」

我從前從某一個談話的人那兒聽到過這件事情，這一串一

串的悲慘的，不連貫的話又從新說出來了。我猜想一定是那個穿着繃靴子的人說的，因為他說過這件謀殺的案子是不止一次的了。

「我不想替我自己辯白什麼，」他說：「我祇要說，在我捉到法庭去的時候，我什麼事情都說了，因此就把我放了，然而我的叔叔和我的哥哥卻都處徒刑了。」

「然而你知道他們是同意要殺他的麼？」

「啊，我最初的意思不過是要好好的吓唬他一下而已。因為我的爸爸總不把我當做他的兒子——他總把我叫做耶穌。」

兩個聲音中較比粗魯的一個叱責着現在說話的人了。

「你想想，」那聲音說：「你很能一點也不隱藏的說出來呢！」

「爲什麼我不能呢？我的爸爸很引起許多的無知的人掉過些同情之淚呢。」

「一個引人掉淚的無用的東西！假若我們掉淚的原因祇在於被人謀殺，那末這些事情將變成什麼樣的情形呢？流出來眼淚吧，但是總不要流出血來；因為血不是你要流的東西。而且，假若你更相信你的血的確是你自己的，那末你要知道事實卻不是如此的，因為你的血並不是屬於你的，是屬另外某一個人

的啊。」

「問題的中心是我爸爸的財產。這完全表明一個人可以生活一些時候，又可以自己餬口，然後卻忽然着了迷，失掉了自己的理性了，結果甚至於被騙得來怨恨他自己的爸爸了……現在我得睡一會兒了。」

在柴胡堆後面的一切都漸漸安靜了。我於是趁這個時候起來向那個方向望着。那個穿着短褂的客人正縮成一團，靠着一盤繩子坐着，把兩隻手插在袖管裏，他的下頰搭在他的胳膊的上邊。當月光直射着他的面孔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面孔真如死屍的面孔一樣的青黑，而那兩條眉毛也從兩隻窄小的，低賤的眼睛上面吊下來。

在他的旁邊，緊靠着我的腦袋這一邊，在那盤繩子的頂上直躺着一個肩膀很寬的農夫，他穿一件短短的衣服和一雙上補綻的白氈子的靴子。這個人的彎曲的鬚鬚向上面捲着，他的手在腦袋的後邊交叉着，他用牛一樣的眼睛望着天空，在天空中稍稍的有幾顆星爛燦着，月亮也要落下去了。

正這時候，那個農夫用了一個喇叭一樣的聲音（雖然他似乎已經盡力的放低了聲音）問道：

「我想你的叔叔一定在那隻運貨船上？」

「他是在那上邊的。我的哥哥也在那上邊呢。」

「你也在這兒！多麼奇怪啊！」

那隻黑暗的運貨船是在輪船的藍灰色的浪波中拖着的，牠像一架耕地的犁耙一樣的劃開了那浪波，而在月光之下，運貨船的光亮是顯着白色的，那船殼和那囚犯的籠子從水中高出來許多，正好像在我們的右邊的黑色的鋸齒般的河岸曲曲折折的滑過去一樣。

從整個柔和的，消溶的，流動的景色上觀看，我所得的印象是很憂鬱的。這使我的心裏帶着一種不穩固的，一種缺乏安定的感覺。

「爲什麼你旅行呢？」

「因爲我要和他說一句話。」

「和你的叔叔麼？」

「是的。」

「關於財產的事情麼？」

「還會有別的事情麼？」

「那末你瞧這兒，我的小朋友。全扔了吧——連你的叔叔帶那些財產，你自己到廟裏去，上那兒活着，上那兒念經去吧。因爲假若你會經流過血，而更流過你的親人的血，你就把一

切化爲方外的了吧；並且流血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終究有一天你是要受到報應的。」

「然而財產呢？」那個小伙子擡起腦袋來問道。

「隨牠去吧。」那個農夫合上了眼睛說。

那個小伙子的臉上的毫毛都跳動着，好像有風鼓動着似的。他喘着氣，向着那人看了一會兒。然後，他瞧見了我，用着一種憤怒的聲調喊道：

「你瞧什麼呢？你幹什麼總是跟着我？」

那個個兒很大的農夫也睜開了他的眼睛，先瞧瞧那個人，然後又瞧瞧我，才喊道：

「不要在那兒嚷，你這用舊羊毛織臉的東西！」

當我再回到我那個角落裏輪下來的時候，我回想着那個個兒很大的農夫所說的話實在對極了——那個小伙子的臉的確很像一個破舊的羊毛織的手套。

現在我做着夢，說我正在畫一個鐘樓，而在我畫着的時候，有一些巨大的，睜着圓眼睛的穴鳥圍繞着我的鐘樓的山牆上飛，用着牠們的翅膀撲着我，來攔阻我的工作；一直到我想法把牠們打跑的時候，我也失了腳，墜在地球的上面；待驚醒之

後，纔覺得我在一種沉重的，病態的，痛苦的倦怠與疲勞的情緒之下哽咽着，眼前還顫動着萬花撩亂的東西，弄得我頭暈目眩了。從我的腦袋上，在耳朵的後邊，流下一些血來。

我自己很困難的站了起來，我向着一個水管走去，在一道噴出來的冷水的下邊洗了我的腦袋，用我的手絹綁了起來，然後轉過身來很驚異的看着我睡覺的地方，看看究竟爲什麼鬧成了這個樣子了。

在我睡覺的地方的近處正立着一堆小塊的木頭，預備給船上的廚房用的；而在我的腦袋躺着的方正放着一捆樺木枝子的柴胡，而那柴胡的細繩也已經解開了。當我把這捆倒了的柴胡拿起來的時候，我聽見這捆柴胡是很乾淨的，上面盡是柴樺樹皮，當我提起的時候還沙沙的響着；結果，我想到這輪船的猛烈的動蕩，一定是使着那捆柴胡倒在我的腦袋上了。

這種關於我所說的，那不幸而可笑的事物的似是而非的解釋使我的膽子壯了起來，然後我向着船尾走去，那兒已經再沒有悶人的氣味了，而且還可以看到一個很好的風景的。

這是黑夜的最後掙扎的時間，是在熹微之前的最緊張的時間，這時間是，當全世界像在一種甜睡的神妙中而不會醒來的時候，當靜的極致使靈魂有一種特別的感覺的時候，當那繁星

好似很奇怪的貼近地球，而晨星又像一個小小的太陽一樣亮的烟燦着的時候。蒼空已開始變成冷清清的灰白色，放鬆了夜間的輕軟和柔溫；那羣星的光輝也像花瓣一樣的凋落了，而那從前是金黃色的月亮現在也變得蒼白了，還遮上了一層銀色，一點一點的離開了地球，那河水不知不覺的脫去了牠的濃厚的，膠黏的光輝，並且很快的映出來，又退下去，那在天空中變化着的各種顏色的鬆散的，珍珠般的影子。

在東邊起來了一層粉紅色的薄霧，掛在那黑黝黝的松林的枝頭上，那薄霧的新鮮的顏色漸漸的亮了起來，密度也愈發大了起來，而更勇敢的更清晰的站在前邊，甚至像一個膽怯的祈禱者小聲的念着經，而慢慢的雀躍起來來唱謝恩的歌了。又過了一會兒，松樹的尖銳的樹峯渲染成了紅色，宛如聖廟裏的供神的蠟燭一樣。

接着來了一個看不見的手，從水面上掠過去，造成了一面透明的許多顏色的絲綢。這是早晨的微風，曙光的前驅者，牠穿着一件綢子似的帶着銀花的外衣，吹皺了河水，一直使眼睛漸漸的不願意看那黃金般的，真珠般的，粉色的，淡綠色的從那太陽改變着的天空反映出來的把戲了。

過了一會兒，最初的劍形的白晝的光輝像一把扇子似的自

動的展開了，牠們的鋒芒帶着眩人眼目的白色；而同時你也可以聽到從一個說不上多們高的地方降下來一股銀鈴的響亮的聲浪，這聲浪跳躍着去歡迎太陽，那太陽的玫瑰色的邊緣已經可以從樹林的上邊看到了，恰似一個酒杯的邊緣，這酒杯中裝滿了生命的精靈，現在要把杯中的東西完全傾在地球的上邊了，並且要把創造力的慈善的洪水灑在沼澤上，因而升起了一種如香燭一般的紅色的霧氣。在大河的較比峻峻的一岸上，有幾棵離河邊最近的樹把柔和的綠色的影子投在水裏，而像鍍了金似的露珠在青草上燦爛着，小鳥們也都醒過來了，當一個白色的海鷗平着翅膀掠過水面的時候，那兩隻翅膀的蒼白的影子一直跟着那隻鳥飛上了五顏六色的蒼穹，而那太陽，從樹林後邊放散出火焰來，正如一隻神話中的帝王的鳥雀，越飛越高的飛上了深綠色的天空，一直到那銀色的愛神，消逝了，她自己看起來就和一隻小鳥一樣。

在河沿邊的一條黃沙堆上時常有長腿的沙離來回的跑着。有兩個漁人在一隻小船上飄蕩着，他們搖着橈跟着輪船的水流走。我們聽到岸上有許多早晨的清朗的聲音，如雞鳴的聲音，家畜的吼吼的聲音，和總在吵嚷的人們的聲音。

在船尾上的淺黃色的柴胡也漸漸的變紅了，那個個兒很大

的農夫的灰色的鬍鬚也變成紅色的了，他的笨重的身體仰而朝天的倒在船艙上，張着嘴睡熟了，鼻眼呼呼的打着鼾聲，眉毛好像受驚似的豎了起來，濃厚的鬚髮時時的在跳動着。

有一個人柴胡堆中喘着氣，而正當他惘惘不安的時候，也正是我向着那方面瞧着的時候，我看到那一對小的，窄的，閃着光的眼睛，和在我前面的那一個襤褸得像破布似的面孔，然而現在看起來卻好像比昨天晚上更瘦了一些，更蒼白了一些似的。很顯然的，這個面孔的主人是有點感覺到冷了，因為他把下頰夾在兩個膝蓋的中間，把兩隻生滿了毛的胳膊抱緊了他的大腿，他的眼睛很憂悒的望着我這一邊，帶着一種尋找什麼東西的樣子。然後他很疲倦的，很沒精神的說：

「是的，你已經找到了我。現在你可以打我一頓了，假若你要打我的話——你可以給我一巴掌，因為我曾經打你一巴掌來的，所以你要打我就算報上仇了。」

我覺得非常的驚異，於是便小聲的問他：

「就是你打我來的麼？」

「是的，你的心跳那兒去了？」

他說這話的聲音又粗暴，又刺耳，又氣人，把兩手還分開來，腦袋往上一揚，那豎起來的耳朵也從那緊緊拉下的帽子底

下凸了出來，那樣子真好笑極了。然後他又把兩隻手插在短褲的口袋裏，用了一種挑戰的聲調重說了一遍：

「我說，你的心跑那兒去了？你快滾魔鬼那兒去吧！」

我從他那兒立時看出來有點無望的和像田雞的樣，這引起了我的很大的反感；從此後，我既起了反感，便不願再和他說話了，甚至想報他打我一巴掌的仇，我於是一聲不響的走了。

但是過了不多的功夫，我又碰見他了，我看見他還像從前那麼樣的坐着，用兩隻胳膊抱着膝，他的下頰也放在膝上，而他的紅色的，不得睡眠的眼睛，正很無神的望着那隻運貨船，那船是由於輪船在起波浪的水的寬帶中拖着的——這些寬帶在太陽光中閃耀着，好像釀酒者的桶子中的麥子和水一樣。

而那些個眼睛，那種死的，疎遠的表情，那早晨的快樂的樣子，和天空的清朗的光輝，和兩岸的溫和的顏色，和六月裏的空曠的聲音，和空氣的特別的新鮮，和這整個的圍繞着我們的景色，祇是要把我們投到更其悲劇的現實中去的。

正當輪船離開桑笛爾的時候，那個人便自己跳下水去了！

——他是在萬目睽睽之下跳下水去的。他一跳下去，大家都哄起來了，他們亂擠着往船邊上跑，爭着從這岸到那岸都帶着眩

目的光華的河水。

口笛很急的響了，水手們把救命圈扔了下去，船艙在衆人亂擠亂跑的情形下像鼓似的膨膨的響着，蒸氣用着勁兒喘着，有一個女人瘋狂的哭喊起來了，那船長也在艦橋上發了緊急的命令：

「往下扔重的救命圈！現在那混蛋可以抓住一個啦！你這該死的東西，旅客們都靜靜吧！」

有一個生着兩個膽怯的圓眼睛的頭不梳臉不洗的和尙，用他的肥肩膀撞着一些人，脚也絆着人家跌交，他到這兒把又長又亂的頭髮向後一甩，然後來回的叨咕着：

「一個男的呢，還是一個女的呢？一個男的，是麼？」

當我開路向船尾去的時候，那人離得運貨船的船尾已經很遠了，他的腦袋在鏡子一樣的水面上已經像蒼蠅那麼大小了。然而向着那個蒼蠅去的還有一隻漁船，跑得有水蟲那麼樣的快，使着那兩隻槳顛動着，現出紅和灰的顏色，而從那兩岸的會合處，又很迅速的出來一隻小船，這隻船在輪船的水流中跳蕩着，頗具着一條小牛犢的華美的樣子。

忽然有一個喊着「啊——啊——」的微弱的悲慘的聲音闖破了船艙上的憂愁的騷動。

爲了響應這個聲音，有一個尖鼻子的，黑鬍子的，穿得很整齊的農夫吹着嘴唇喃喃的說道：

「啊！那是他喊哪！他簡直是一個瘋子！他準是個奴才，不是麼？」

有一個生着彎曲的鬍子的農夫帶着一種反駁一切人的話的聲調，響應着說：

「那是他的良心使他那樣做的。你們愛怎麼想便怎麼想，但是永遠不能泯滅良心的啊。」

從此，便互相爭論着，這兩個人便自願的給大家講述那個生着很漂亮頭髮的小伙子的悲慘的故事了，這小伙子已經被幾個漁人撈出水來，他們極用力的划着兩等槳，迅速的奔着輪船而來。

那長鬍子的農夫繼續着說：

「自我認識他以來，他便是跟在水手的老婆的背後胡調的——」

「而且，」另一個農夫打斷了他的話：「那財產沒等到他爸爸死去便分到手裏了。」

那個長鬍子的農夫聽到這話以後便忙着講述着由於兄弟，姪子，和一個兒子所做成的謀殺案的故事，而那整齊的，吝嗇

的，穿着很好的衣服的農夫也加入這次大體上還是低聲的談話，他很歡喜的很使人不高興的說着，評論着，好像他是在打賭要去扶起一道籬笆一樣。

「每個人都是找最容易走的路子走的。」

「所以魔鬼是要把他帶去的，因爲向地獄去的路子算是最容易的了。」

「啊，我想你一定不會走那條路了。你總不想到那條路吧？」

「我幹麼想那個呢？」

「因爲你說那是最容易走的一條路呀。」

「啊，我不是一個聖人呀。」

「不是嗎？哈哈！你不是呀。」

「你的意思是說——？」

「我什麼意思都沒有，假若一條狗的鏈子短了些，他並不是一定要慚愧的。」

於是他們便面對着面的吵了起來，他們用的話是簡單的，可是恰好是夠用了的，他們的意見也祇有他們自己知道罷了。

有一個農夫是個很瘦的傢伙，四肢很長，眼睛是冷酷的，含着嘲弄的意思的，面孔是瘦黑的，他說話的聲音非常宏亮，說話

時還常常的幌着肩膀；而那另外的一個農夫是個肥胖而寬大的傢伙，一直到現在他好似還帶着沉默的，自信的態度，他也是一個能決定自己的見解的傢伙，很粗暴的呼吸着，他那牛一樣的眼睛帶着一種熱情閃着光輝，以至使他的臉完全漲紅了，他的鬚鬚也從下頰上擡起來了。

「譬如說，你看這兒，」他打着手勢，還轉動着他的沉重的眼睛，咆哮着：「那怎能夠呢？上帝還不知道一個人應當怎樣的遏止住他自己麼？」

「假若惡魔是一個人的主人，上帝就不管這些閒事了。」

「胡說！究竟誰是最先揚起了巴掌打他的同伴的人呢？」

「該隱。」

「那末誰是最先懺悔一樁罪惡的人呢？」

「亞當。」

「啊！你瞧呀！」

這當兒正有一片喊「他們已經把他撈上來了！」的聲音打斷了他們的爭論，大家一齊從船尾上跑回來，連那兩個爭論的傢伙也拉來了——那較比吝嗇的農夫彎下了肩膀，一邊走着，一邊扣上了他的短褂上的紐子，而那長鬚子的莊稼人緊跟在他的後邊，他把他的帽子從這個耳朵移到那個耳朵，帶着一種粗

魯的神氣向前伸着他的腦袋。

輪子很謹慎的拍着輪船鼓起來的波浪，船長要不讓那運貨船貼在輪船的船尾上，於是用號筒大聲的喊道：

「把她拉過去！把她拉過——過去！」

不一會兒，那隻漁船便攏近了；那個溺得半死的人，帶着一種軟弱得像裝了一半的口袋似的的樣子，從一個縫子裏都流出水來，他從前的憔悴的臉現在變得平滑而光光的了，現已被拉到船上來了。

那些水手們把他放在行李艙的門口，他坐了起來，把身子向前拱着，用他的兩隻手掌擦光了他的濕的頭髮，然後呆呆的問了一聲，可是他並沒有一定向着那一個人：

「他們把我的帽子也上弄來了麼？」

在圍繞着他的這個人羣中有一個人用着護謔的語調說：

「你並不該想你的帽子，而該想一想你的靈魂了。」

他聽完這話便大聲的，自然的打着噴嚏，像一個駱駝似的，並且從他的嘴裏吐出一些涎水來。然後，用那沒神的眼睛看着圍着他的人們，他帶着滿不在乎的聲調說道：

「請把我擡到別一個地方去吧。」

那水手長聽到這話便立時很嚴厲的叫他自己躺下去，這個

小伙子便躺下了，用着他的兩隻手托着腦袋，眼睛也閉上了。而那水手長隨即又向那觀衆們很粗魯的說道：

「往後點，往後點，諸位。這有什麼可看的呢？這也不是一齣戲啊……嘿，你這傢伙！爲什麼你跟我開這麼個玩笑，你這混蛋東西！」

然而觀衆卻都沒有往後退，祇在那亂七八糟的評論着。

「他殺過他的父親，不就是他麼？」

「什麼？就是那個可惡的畜生麼？」

至於那水手長則蹲下去了，他又繼續着逼那個被救上來的傢伙，很細密的問着他：

「你買的票是到那兒的呢？」

「波木。」

「那末你就該在卡珊下船。你的名字什麼呢？」

「亞考夫。」

「你姓什麼呢？」

「巴式金——然大家也都知道我們家是姓布可洛夫的。」

「那末你們家裏是有兩個姓了——是吧？」

那個長鬍子的農夫用盡了他的喇叭樣的肺子的力量（顯然是生氣了的）插進來說：

「雖然他的叔叔和他的哥哥也經受了刑罰。並且也一同在運貨船上來了，可是他——啊，他已經被人釋放了！而且，這也不過是個人的事情。假若不顧那審判官所說的一個人永遠不當殺人的話，那末良心就不能忍受血的思想了。甚至於差不多要變爲一個殺人者也是不對的事情。」

這時候，客人們都睡醒了，也都從頭二等艙裏出來了，滿聚攏到這兒來了。一個黑鬍子紅面龐的大副在這種混亂的狀態中向一個人問道：「我想你不是一個醫生麼？」接着就得到了驚慌的，高聲的回答：「不是，先生，根本沒做過醫生。」

又有一個人囁嚅着加了一句：「幹麼要一個醫生啊？這個人不是一個不關緊要的傢伙麼？」

河上邊聚集着的夏日的白晝的光輝更增加了力量，更因爲這天是禮拜日，所以從一座山上響着令人神醉的鐘聲，還有一對穿着上宴會的衣服的女人，她們沿着河岸走，向着輪船揮舞她們的手絹，還歡呼着些什麼。

這時那小伙子絲毫不動的躺着，閉着兩隻眼睛。脫去了他的短褂，解開了那濕了的貼身的衣服，看起來他比從前更顯得均稱了——他的胸部好像發展得很好，他的身體是膨大的，他

的臉也近乎圓形，而並不是怎樣醜的。

大家瞧着他，或帶着可憐或不滿意的樣子，或帶着嚴酷或恐怖的样子，這種事情便是這樣子的，大家祇能不用什麼儀式的瞻着，簡直完全不像他曾做過一回活人來的。

譬如說，一個穿着灰色的單外衣的瘦小的紳士向着一個戴着上邊有粉色的縷帶子的黃草帽的太太說：

「在我們那地方，就是在里亞山，當某一個製錶的師傅去已吊在一個通風機上的時候，他先把他的鋪子裏的鐘錶都了。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他把牠們都停止了呢？」

「簡直是個特別的案子！」

在另一邊，有一個濃眉的女人，她把兩隻手藏在她的披肩的底下，在那兒站着靜靜的凝視那個被救上來的傢伙，她轉過半邊身子來向着他。當她那麼看着的時候，眼淚已經在她的灰藍色的眼睛裏汪着了。

現在出現了兩個水手。其中的一個向着那小伙子彎下腰，用肩膀觸着他，說：

「嘿！你起來吧。」

那小伙子於是就起來了，也能隨隨便便的走動了。

又過了一會兒，當他再在甲板上出現的時候，他身上清潔了，也乾了，還穿着一個廚子的白衣的寬外衣和一個水手的藍色的嘩嘩褲子。他把雙手背在後邊，聳起了肩膀，腦袋向前伸着，很快的向船尾走去，後邊有一羣閒人——起初是一個一個的，以後便成三個一羣一直到十二個一羣了——跟着他的脚步。

那個人自己坐在一盤繩子上邊，像狼似的伸長了頸子向着旁觀的人們看着，皺着眉，把手放在鬢角上，觸動着他的如麻似的頭髮，他的眼睛緊緊的釘着那隻運貨船。

大家站在或坐在熱烈的太陽光中，總是瞧望着他。很顯然的，他們是想着，而又不敢，和他去談話。現在那大個兒的農夫也出現了，他看了一看這裏的情形，遂把帽子摘了下來，擦着他的臉上的汗水。接着又有一個紅鼻子，長着疏稀的幾根鬍子和一對汪着水的眼睛的白髮老頭兒在打掃着他的嗓子，而用着一種甜蜜的聲調先開頭說話了：

「您可以給我們大家講講事情的經過麼？」他開始說了。

「我幹什麼要告訴你們？」那小伙子聲色沒動的答覆着。

那老頭兒從心坎兒上掏出了一條紅色的手絹，用手甩了一甩，很小心的擦着他的眼睛。他一邊攢着手絹，一邊用着那百折不回的人的平心靜氣的語調說：

「幹什麼，你說？因為偶然碰到這麼個事情，這事情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真像——」

那個長鬍子的農夫搖搖擺擺的走上前來，帶着一種使人不高興的聲調打斷了他的話：

「是的，你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們聽聽，你的事情一定容易辦一些了。因為罪惡總是應該教別人知道的。」

這時候，有一個聲音，像一個回聲似的，用着勇敢的和護諷的語調說：

「最好是把他抓住，綁起他來。」

那小伙子聽到這話以後稍稍的擡起一點眉頭，低聲的回答道：

「讓我舒服一會兒吧。」

「這混蛋！」大家喊起來了。而那老頭兒，輕輕的把他的手絹摺上放在原來的地方，伸出來一隻像雞爪一樣乾瘦的手來，然後帶着一種尖利的，會意的笑容說：

「也許這般人所以要請求你講的原故並不是由於一種無聊的好奇心吧。」

「你滾蛋吧！」那小伙子惡狠狠的罵着。那個大個兒的莊稼人聽到這話便用一種暴躁的聲音喊道：

「什麼？祇少說，你還不能告訴我們你的目的地麼？」以後這個說話的人繼續的講什麼人道，上帝和人類的良好——他一邊說着一邊瞪着眼睛看着周圍的人們，並且揮舞着他的胳膊，越說越發狂，一直到大家都非常奇怪的瞧着他。

大家也隨着有一點一點的興奮起來了，並且爲了鼓勵那個說話的人而不住的喊道：「對！這話真對！」

至於那個小伙子，先是靜靜的聽了一會兒，一點兒也不動的。以後他直起腰，站起來了，把他的手插在褲袋裏，把身子前後的搖擺着，纔開始來用那兩隻特別閃着光亮的綠色的眼睛注視着周圍的人們。他於是挺起胸脯來，大聲的喊道：

「所以你們要問我爲什麼跳起來麼？我跳起來是爲的強盜的休息，爲的強盜的休息，在那兒，除非你先把我的捉住，還用鐵鏈子鎖上我，要不然我一定要砍掉我見到的每個人的腦袋的。是的，我會犯幾千百次殺人罪的，因爲一切的人都是會和我一樣的，我不能赦免任何一個靈魂。哦，我入監牢的時候已經到了，你們如果能捉我，綁我，便來把我捉起來綁上吧。」

他的呼吸已經很緊促了，而正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肩膀也覺得沉重了，他的腿也不住的顫慄着。而且，他的臉變成了灰色，顫慄得已經歪歪了。

大家聽到這話，便立即起了一陣粗暴的，醜陋的，和抱怨的吼聲，漸漸的離開他走了。而且，在走了的時候，那些個人們多半很奇怪的看著那個人，和那個人一樣的低下頭，閉上嘴，讓他們的眼睛滴溜溜的轉着。很顯然的，那個人是有一種極大的被打的危險的。

忽然他重現出了他的馴順的神情——他，在那兒和以前一樣，已經溶化在太陽光裏；一直到他的腿忽然站不住了，他的臉現出悔罪的樣子，他於是向前跪了下去，和立直了一把斧子一樣。以後他用手抓住他的喉嚨，用着一種奇怪的聲音叫喊，一個字緊接着一個字的說着：

「請告訴我，我這幹的什麼事情，這全是我的錯麼？在我要跑出來和結果被人放出來的時候之前，我在監牢裏已經住了好久了。可是——」

他涕淚交流的搖幌着他的腦袋，好像要從眼窠那兒找個縫兒躲開似的。然後他又繼續說道：

「可是我還沒有自由。而且我更沒有權力來說我將來怎麼樣的。因為留給我的既沒有生又沒有死了。」

「啊哈！」那個大個兒的農夫喊道；大家聽到這一聲便都驚慌的往後退下去了，還有幾個一齊走了。至於剩下的人們（

差不多有一打左右吧，）當那個小伙子用着破裂的聲音，搖着腦袋，繼續說話的時候，他們則怒恨的擠在一起，瘋狂的，勉強的聚成一羣：

「哦，以後我可以睡上十年的覺了！在那時候我可以反省一下，並且決定我到底是不是真犯了罪的。昨天晚上我用着一把柴胡打了一個人。正當我在那兒走着的時候，我看一個討厭的人在睡着覺，於是乎我就想：「來呀！我得打他一下子，可是我真能做這樣的事情麼？」我便打了他一下。那是我的錯麼？我總這樣的問着我自己，「我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呢？哎，完了，我算完了！」」

那個人一說出這些話來，顯然是筋疲力盡了，因為現在他的腿不知不覺的跪下了——然後在他那邊呢，用兩隻手抱住他的腦袋，他的聲音終究又說出這樣幾個字來：「最好你們把我殺了吧！」

立時鴉雀無聲了，因為大家現在都很害怕很鎮靜的站着，他們顯着一種更灰色的，更柔順的樣子，這使一切人更學得和他們的同伴一樣。老實說，這時的空氣完全緊張了，好像每一個人的胸中已經深入了潮潤的，膠質的地球的一種廣大的，溫軟的土壤。一直到最後纔有一個人用一種微弱的，羞慚的，而

友誼的聲調說：

「好弟兄，我們並不是你的法官啊。」

又有一個人也用了同樣和藹的態度加了一句：

「真的，我們並不比你強啊。」

「我們可憐你，可是不能裁判你。我們是祇准可憐的。」

至於那穿得很漂亮的農夫則用着很響亮的得勝的聲調說：

「讓上帝裁判他吧。人們是寬容他的。既然裁判了一個另外的，那便算夠了。」

又有第五個人，當他要走的時候，對着一個朋友說道：

「我們對這件事怎樣了呢！要按照事上說，這小伙子是該立時判定是否有罪的啊。」

「該走就走吧。反正三十六計中走爲上計啊。」

「是的，因爲我們太快了啊。那件事情能怎樣做呢？」

「哎，怎樣做呢？」

那個濃眉的女人也走上前來了。她把她的披肩搭在肩膀上，把參雜着灰色的頭髮攏到一個很亮的藍色的領巾的下面，又很敏捷的往旁邊拉一拉裙子邊兒，她那末樣的坐在那個小伙子的旁邊，好像要用她的身材遮住羣衆似的。然後，擡起了一張和藹的面孔，他向着旁觀的人很文雅的可是很有權能的說道：

「你們大家都走開吧。」

於是大家都開始散開了——那大個兒的農夫在走時他說：

「哼！事情果不出我所料了。良心會問他自己了。」

那話並沒有帶着揚揚得意的神氣——而且，還更帶着一種害怕的樣子呢。

至於那個紅鼻子的老頭兒，像一個影子似的在方纔說話的那個人的身後跟着，他打開了他的鼻煙壺，用他那兩隻潮濕的眼睛看着裏邊，自己喃喃的說道：

「一個人太常看到別人玩弄良心了，真的，甚至他這麼個混蛋也這樣！他把良心當做一個遮着他的奸惡和欺騙的屏風了，花言巧語的隱瞞了一切。真的，我們知道事情是怎樣做的，甚至於每個人都可以瞧着他而對着另外的一個人說：「他的靈魂是多麼熱烈的照耀着啊！」哎，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把他的一隻手放在他的心上，那一隻手就會放在你的口袋裏了。」

那個喜歡說格言的人，他自己沒有扣上短褂的鈕子，把兩隻手插在外衣後身的底下，用着很大的聲音說：

「古語說得好，你能夠打住任何的野獸，如狐狸，或是刺蝟，或是蝦蟆，但是不能——」

「真對，先生。普通的人們實在太退化了。」

「是的，他們還沒發展到他們應當達到的地步。」

「不對，他們受的拘束太多了，」這是那大個兒的農夫的

粗暴的話：「他們沒有生長的地方啊。」

「是的，他們生出來了，然而像對於鼯鼠一樣，像一株樹

長枝子和樹液一樣。」

那老頭兒向着那格言的買辦者看了一眼，接着說：「真的人們真是太受拘束了。」他說完便撮了一點鼻煙放到鼻孔裏去，仰起他的頭來預備着打噴嚏，可是並沒有打成。然後他又用他的張着的嘴唇做了一次深呼吸；當他用着眼睛打量那個農夫的時候，他說：

「我的朋友，你是能想到後來的一種人了。」

那個農夫點點頭。

「終究有一天，」他說：「我們要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

現在，卡珊已經在我們面前了，卡珊的教堂和清真寺的尖頂一直插入蔚藍的天空，看起來好像色情的花冠似的。在牠們的周圍立着克里木林的灰色的牆垣，在牠們的上邊還聳着那嚴肅的蘇木比克大塔。

在這兒，一個一個的都上岸了。

我又上船尾看了一次。那濃眉的女人從那個在她裙子下邊放着的一個麥子口袋裏弄出去幾撮，她一邊撮着一邊說着：

「現在我們將來喝一杯茶了，我們雖到克里斯多波那麼遠的地方也要在一塊兒的。」

那小伙子聽到這話便去湊近了她，默默看着那兩隻大手，

那兩隻手雖然是慣於勞苦的工作了，可是還是非常的細膩的。

「我跟着他們來的。」他說。

「跟着誰呀？」

「都有。我是很怕他們的。」

「爲什麼呢？」

「就因爲我怕。」

那女人又撮了一撮小麥送給他，還很安詳的說：

「你太受累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歷史，或是我們

先吃杯茶去麼？」

在岸上那方面現在可以看到烏思龍的快樂的，富足的城外的前景，有無數花枝招展的婦女在街上穿梭似的走着；而那動蕩着的河水也在太陽的光輝之下熱烈的，而有點朦朧的，燦燦着。

這真是好像在夢裏看到的一片風景。

大眾語論

謝雲翼

記得從前有一個不曉得是誰彷彿曾經這樣說過：「中國人老是在不成爲問題的問題上兜圈子。」兜來兜去，無非寫幾篇文章，發發議論，而問題，就是被那些人認爲問題的問題，在一陣熱鬧以後，除了書店出過了一兩本×××論戰集一類的書本以外，也祇變成了歷史上的陳跡，留給後來的攷據學者去做他們攷據的資料。十幾年來，意思說就是從五四以來，這樣在不成爲問題的問題上，也不知兜過多少圈子，有過幾多論戰。如從前也曾有過所謂人生觀的論戰，一時也極爲熱鬧，近幾年來，自所謂「文藝自由論辯」以來，也曾有過幾次小論辯，現在又鬧着所謂「大眾語」的問題了。論戰一次一次的層出不窮，都是關了房門在行軍作戰，而問題卻還是那不成爲問題的問題。

少，投機的商人於是更出版了以大眾語論戰集爲名的書本，有的且竟然還有所謂「論戰叢書」的編輯，看來論戰是愈來愈會多了。然而這些論戰，何嘗有絲毫裨益於實際？賣弄文筆，原是中國才子所繼承着的他們上代的「遺產」。寂寞了一齣，弄個把題目來做做文章，本來也並無什麼不合之處；但是三五成羣，彷彿有揭竿而起，以伸天下公義的神氣，那也大可不必。然而即使就是揭竿而起，也必有對壘可攻，有陣可守，有攻擊，有防禦，然後儼然好比一場戰爭。看如今稱爲論戰的戰，無非好像我國海軍鳴禮炮一樣，但聞其聲隆隆，卻不看見有雙方火併的戰鬥，那也可憐的很；然而即使是放禮炮，也還得有幾聲隆隆。

最近興起來的關於「大眾語」的是非的文章，也着實有不

大眾語的提出，以及關於大眾語問題討論的文章，到如今也不知有多少了。這成爲問題的問題，當它初被提出的時候，

雖然有着「大眾」的字眼，「大眾」卻未曾關心；可是文章是愈做愈多了。從上海，以至北平，乃至遼遠的各處，「大眾語」的問題，彷彿已爲「大眾」所注意了，然而總還是炮聲隆隆而已。若使一個問題被提出了，熱鬧了一陣子，而認爲是問題，加以論評，無論其結果如何，便已經達到了提出這問題的人的最終的目的。若併此而無之，豈不更好？然而也不是這樣簡單的。本來，原是「天下本無事」，既有「此亦一是非」，那就少不了「彼亦一是非」，有此而無彼，那也無所謂「辯證法」了。那末，關於如今盛倡的「大眾語」，是不得不有一個「彼亦一是非」的了。

大眾語的提出，表面上彷彿是直接起因於時代公論上登了一篇汪懋祖的文章而引起的所謂「文白之爭」。誠如陳子展所云：「現在已經有人喊出『文言復興』的口號，同時也有人倡言『反對文言復興』，好像久已停止了的文言白話的論戰又要重演一番。……現在我以爲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眾語文學。……」所以從表面上看來，彷彿這次所提出的大眾語是直接起於文言復興的提倡；然而一個問題，即使是一個所謂不成爲問題的問題，它的發生，原不見得會這樣單純。歷史上的問題，固然有許多是偶然的，但就是偶然，也有其必然

。若使以爲這次的大眾語問題，僅僅乎起於時代公論或是汪吳的文白論爭，那所抓住的祇是一個直接的片面。大眾語的提出，不是沒有它的歷史的系統的。就近一點來說，幽默小品的提倡，其所顯示出來的形相，無論這是否在那些提倡人計議之中，不外乎：一，便文體趨於浮滑，論調不負責任。本來，幽默是一種國外的輸入品，像各種輸入的名詞，一到了我們中國，都得經過一種變質。於是幽默在我們中國，便變做使正人討厭的一種浮滑不負責的文體。二，再加上了小品文的提倡，晚明文體的推崇，於是不三不四的文言語錄，又再出現，換了一副面目再出現了。故近年來幽默小品提倡的結果，使五四以來所流行的白話，在外形上，在其所含的內容上，改變了不少。所以即使就是沒有這次因汪吳而起的「文白之爭」，白話的淨化運動，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這結果的運動不是「白話淨化」，卻是「大眾語」，那又是它的歷史的系統的。

從提倡大眾語者的文章內所看見的他們對於大眾語的解釋，是很含糊的。陳子展的那一篇「文言、白話、大眾語」，所給予大眾語的解釋如此：

「這里所謂大眾語，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這里所謂大眾固然不妨說是國民的

全體，可是主要的分子還是佔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以及手工業者，新式產業工人，小商人，店員，小販等等……自然，我所說的大眾語文學，一方面要適合大眾用的語言文字，一方面還得提高大眾文化的水準。……據我個人的愚見，大眾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聽得懂是深入大眾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陳望道的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對於大眾語的界說，不會有所敘說，僅僅有這樣的幾句話，來補充陳子展的文章：「不過關於大眾語的性質方面，恐怕還有商量研究的餘地。子展先生祇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水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寫的簡便化，……將來大眾語的語彙裏頭一定不免有外路語輸入，但必須用本國文字寫它的音，讓大家說得出。……這類語彙，實際時時在變換，變換起來實際也沒有變換語法那樣的煩難。不過總要不違背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纔能說是大眾語。」

胡愈之的那一篇關於大眾語文，對於大眾語作這樣的解釋

「一，「大眾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

「大眾語文」和五四時代所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眾意識的。而大眾語文卻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

「二，「大眾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語合一」當在話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

「三，中國言語最後成爲大眾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須廢棄象形字，而成爲拼音字，因此，在目前詞的連寫，簡筆字，國語音標，都值得提倡，因爲這是促進中國語文拼音化，大眾化的一種步驟。」

在許多關於大眾語的文章內，我們所能找到的比較得體一點的對於大眾語的解釋，不得不舉出上面所引的幾個；此外，陶知行的大眾語文運動之路，對胡愈之所提出的解釋，又加以修正，如下：「大眾語是代表大眾前進意識的話語。大眾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他又說：「大眾語與大眾文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看了這幾個關於大眾語的解釋，我們所僅能抓到的所謂大眾語的特徵，彷彿就祇有胡愈之所說的：大眾語是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若要更明晰些，可以加上陶知行所增補的「前進」兩個字，成爲：大眾語是代表大眾前進意識的語言。無論如何，大眾語之

所以名爲大眾語，彷彿在乎它的含有大眾意識。然而什麼又是大眾意識，或是前進的大眾意識呢？這在那些提倡大眾語的文章裏面，卻不曾看到有如何透澈的說明。原來，這「大眾意識」，或是「前進的大眾意識」，是無須乎說明的；「明人不必細表」，是可以見到提倡大眾語的人心目中所有的大眾意識的。

像梁錫熙的大眾語文學短論內所說的：「現在解釋「大眾語」的第一說，「大眾語」是所謂「無產階級」的語言，主張這一個定義的，請大膽地說出來，並無遺憾，因爲這是三十年前王照先生所下的定義。……也實在不免有些隔靴搔癢之嫌。無產階級也許不一定有「大眾意識」，尤其是所謂「前進的大眾意識」的，而三十年前王照先生的定義，在今日，當然不免有「時代落伍」之嫌。且我們常可以看到有所謂「意識形態」的名稱，有意識，自然有形態，有形態，而形態自不一，所以即使「大眾意識」，或是「前進的大眾意識」，其形態亦復各有不同。這是提倡大眾語人心目中的形態，纔是他們所謂的「大眾意識」，「前進的大眾意識」——然而這當然又是盡在不言中了。說得明白一點，這也無非是一個代名詞而已。中國雖則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但「生產工具」使用範圍的擴大，怕更甚於那些產業較爲發達的地方，這也無非是「迎頭趕上

去」而已。所以大眾語之被提出，在這種地方，不是不能看出它的歷史的線索的。

至於大眾語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除了它必須具有所謂大眾意識，或是前進的大眾意識以外，在那些提倡大眾語的文字內，模糊迷離使人不解，陳子展所謂的「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這里所謂的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也僅具有一個相對的意義。廣東的大眾，不一定是上海的大眾；所以因大眾語問題的提出，也有人注意到方言，離而方言土語，在提倡大眾語的人中，卻目爲「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即使就是用所謂普通話，寫出來的文章，是否能爲大眾所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也還是疑問，即使就是看得明白了，聽得懂了，說得出了，那同非大眾語的白話，究竟有什麼分別？提倡大眾語的文章同所給予大眾語概念的模糊，使我們不能不有像梁錫熙那樣的觀感——就是「「大眾語」這個名詞，恕我淺陋得很，簡直不知道牠和「國語」或「白話」有甚麼異同！」「大眾語決不是國語。」這一種的話不知怎樣竟也有人會喊得出來。不是國語，難道是外國語？大眾語的排斥文言，文言的白話，充其量，僅是一種消極的白話淨化或國語淨化行爲，若便以爲當今的國語，白話，以北京語成分爲多，那

在事實上也不見盡然如此。即使就是用了通行的上海語，那也不過是一種方言的搬上文字，事實上，這也早已有人做過的；況且就是上海話被一般地搬上了文字，上海倒底還沒有成爲獨立的自由市，或如一二八時候盛傳的「國際自由市」那樣的情形，究還不失爲中國的一部，那不知從何而說得出上海不是中國，上海語是一種外國語。當然國語這一個名詞是有廣狹意義的不同，但無論如何總逃不出它所指的是本國語文，那末，真不知怎樣竟也有人會提出「大衆語決不是國語」的口號！所以無論從那方面看，「大衆語」這個名詞，若使要立於敵對國語或白話的地位，是不成立的。充其量，它僅能說是一種白話或國語的改造。

胡愈之的那一篇關於大衆語文，可以說是大衆語的經典。

因爲這是在這一篇文章內，我們看見對於大衆語較爲肯定的解釋，他首先這樣肯定着：「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語意識的語言。』」「大衆語文」和五四時代所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衆意識的。而大衆語文卻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大衆語所着重的是所謂大衆意識，但語言總還是語言，不因「大衆意識」的加入，另外可以成爲一種獨特的語言，即使

就是成立了，那它的是否爲大衆所「聽得懂，說得出，看得明白」，當然也是成問題的。「白話文」固然「不一定是代表大衆意識的」，然而「白話文」是不能代表大衆意識的。所以問題的核心，不是在語文系統的改造，是語文的內在的含義，是語文的結構的改造，外形的變換，但語言，總還是中國語言。沒有人可以登高一呼，說我們拋棄了我們固有的語言，即使就是我們英文，法文，德文都說得很好，但這究竟不是我們的 *mother-tongue*。語文的改造，不但不能因幾個人的登高一呼可以變換，並且是死保守的。不看歐洲的匈牙利人，雖然他原本是亞洲人，經過了長期的混血，他們的原型早已消滅，變成歐洲人了，但是他們還保有他們獨特的語言，不會受日耳曼語式斯拉夫語的同化。雖然匈牙利文，是用的拉丁字母。但這是文字制度，而不是語言的系屬。所以胡愈之所提出的對於大衆語的第一個解釋，實無成立之可能。文學可以大衆化，藝術，也可以大衆化，但語言本來已是大衆的，語言祇有地域的分別，如本地語，外路語，本國語，外國語，卻無所用其大衆化，近年來所產生出來的新名詞。怕沒有一個比「大衆語」再滑稽了。

在提倡大衆語的文章內，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大衆語」，

「大眾語文學」，「大眾文化」這些名詞使用的混亂；這根本顯示了他們自己也不曾有確切的認識與覺醒。我們在此地特別要說明的是語言，文字，文學，文化這些名詞具有不同的意義，它們的使用是不能含混的，它們並非二而一的東西。從語言學的觀點，在一個最大的範圍內，中國語，與暹羅、西藏語是屬於同一語言的族系。當然這是一個最大的範圍。若使範圍縮小到中國普通語的區域——就是以北京語為標準的那一種語言，它的區域，自東北四省以至西南的遼遠，此外如吳越語，漳厦語，以及廣州語等也各有衆多的人數。就是在中國之內，主要的語言，也有這四種。凡是人，都有語言，在同一居住區域之內，有相同的語言，這是人的「社會的遺產」Social Heritage。它不像文字，須經過較為長期的教育，固然語言的取得，也是從學習而來的。人都能說話，都有語言，因此語言並非是社會中的一羣少數人所得而專的。當然談吐有不同，有所謂雅俗之別，這不是語言的問題，是教育及環境的問題。即使我們不說雅俗，說大眾意識，那語言中的是否含有「大眾意識」，也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教育與環境的問題。所以若使要在語言內含有多量的「大眾意識」，那問題也不是在創新立異地提出「大眾語」，倒是在如何使大眾在其語言或談吐內，含有多量的

「大眾意識」——這當然是一個教育問題，說得「摩登」一點，是所謂「提高大眾文化水準」問題。

關於「大眾語文學」及「大眾語文化」，這也是在提倡大眾語的文章內常常可以看到的名詞。然而什麼又是「大眾語文學」呢？「大眾語」的成立已不可能，那基於大眾語的文學，其不能產生也甚明。從那主張建設「大眾語文學」的文章裏所看出來的「大眾語文學」的解釋是這樣的：「我們現在要建設「大眾語文學」，如其不僅限於語言的範疇裏，正如胡愈之先生所說，還要包含大眾意識的……。」就拿這一條解釋，在我們稍受了一點教育，而自以為能追隨時代進展的人，看了也着實有點莫明其妙，那它的是否為「大眾所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當然也還是問題。若使我們的理解不錯，則所謂「大眾語文學」，彷彿是這樣的：胡愈之先生說，大眾語是代表大眾意識的，可是單是大眾語還不夠，我們更要有大眾意識的大眾語文學。徐懋庸在新刊的太白又這樣說：

「直到這回的「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化」一提出，這纔將大眾這兩個字刻在文化工作者們的心上。然而目前的文化工作者，對於「大眾文化」的建立的過程，誤解的人很多。……」

在這里，我們看見有「大衆語」，「大衆語文化」，「大衆文化」這三個名詞。它們倒底有什麼分別，是否二而一的。這在作者是不曾提出的。若使我們的理解不錯，那末，它們彷彿應該是這樣解釋的：「大衆語文化是以具有大衆意識的大衆語爲骨幹的文化。」「大衆文化是具有（或代表）大衆意識的文化。」即使我們承認文學及文化可以代表或具有大衆意識，那頂多也祇能有所謂「大衆文學」或「大衆文化」。「大衆語文學」和「大衆語文化」，無論如何是不成立的。

再說到「大衆語」。胡愈之的第一個解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留下的是他的第二第三的解釋。他說：「二，「大衆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語合一」當在話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三，中國言語最後成爲大衆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須廢棄象形字，而成爲拼音字。因此目前詞的連寫，簡筆字，國語音標，都值得提倡，因爲這是促進中國語文拼音化大衆化的一種步驟。」對於這兩條解釋，我們認爲不能作爲創立「大衆語」這一個新名詞的充分理由。「語文合一」，與文體的接近口語，本原是當初提倡白話文時的理想。注音字母的提倡，雖其中有應行改進之處，或根本廢止而代以羅馬字，要亦不失爲一種過渡辦法；從胡愈之所謂的「望文

生義」的文字制度到一種純粹基於語音的一種過渡辦法。就是漢文拉丁化，像錢玄同等人也早已提倡於先。所以胡愈之提出的二三兩條，在當初提倡國語以及白話文的時候，早已被人提出的問題，不能作爲一種新名詞運動的基點。白話文提倡到如今，固然還不會完全能夠做到語文合一，或最理想的幾近口語，可是這不是白話文的問題，而是白話文以外的問題。白話中的參用淺近文言的句調，也無非是表示一點我們的「文學的遺產」——且就是在提倡大衆語的文章內，我們不也看見有淺近文句，甚至於文典的參用。正如我們的血管中流着數千年來的血滴，文字中的稍微有些淺近文句的參用，原也是我們先祖所遺下給我們的一點遺產。

胡愈之的精神是很可佩的；他不但爲「大衆語」定了幾條標準，並且還本了他的標準，而有「大衆語文」的試作；這就是發表在太白上的他的那一篇「怎羊 打到 方塊字？」在這一篇「大衆語文」的試作內，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實行着提倡寫別字，提倡詞兒的連寫，提倡語文須得接近口語。然而這篇文章是否爲大衆所「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當然也還是問題，論其實際，這也原本是給一班賣弄文筆的人看看的所謂「大衆語文」的樣本。在胡先生本人，這份「樣本」寫來似乎

也着實費力，然而大眾仍就還不會「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這種嘗試精神是很可佩的，然而嘗試的結果依舊還不是「大眾語文」——因為事實上根本就沒有所謂「大眾語」及「大眾語文」這一回事，這里，就便我想起胡適之的話：

「現在許多空談大眾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眾的話，不會做大眾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眾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眾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眾化，祇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眾的存在。因為他們心裏眼裏全沒有大眾，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會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的硬譯，做文是懶做。……」

胡適之的話固然不免過太火一點。而且也許還不會識破大眾語之所以被提出的天機；然而也不是一無是處的。單是「白話本來是大眾的話……」這一句已經夠了。大眾語提倡的結果，怕使語文更不能合一，更不接近口語，更不能為大眾所「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倒是真的；然而不要忘記「大眾語是代表大眾意識（前進的）的語言，」這也已經夠了。

至於說漢文拉丁化，這也應該是贊成的。從前認漢文為單音的語文，也應該打倒；然而就是打倒了，有人以拉丁化的漢文編印成書籍，那是否能成為大眾的，也還是疑問。不看日本語的拉丁化比中國語文着實要便利，且更有人不但提倡，而且編印許多書籍，結果日本還保留它的漢字以及假名；拉丁化在日本也祇是紙上談兵，不會被一般人所採用。土耳其以及蘇聯都實行過拉丁化，有的也不無成功，然而俄文倒現在還保留它的希臘字母；即使就是俄文也採用了拉丁字母了，那這究竟還是在蘇聯；要中國一般地採用拉丁化的漢文，不知要在何年何月何日。地情有別，不能以為蘇聯成功的，到中國也會成功。中國有中國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心理狀態，所以中國始終是中國。一切在外國是現實，在中國都祇不過是夢想。

吳稚暉說：「文學不死。大禍不止，」這不過是片面之詞。倘使我們不但沒有文學，並且沒有文字，沒有智慧，不是更好。然而這也是「牢騷」。在有文字，有智慧的今日，無謂的圈子，總還是兜個不休的，雖然其中固然也有人不免是為了一「稻梁謀」而已。

大眾語運動批判

蘇 汶

我沒有可能說自己是贊成，或是反對大眾語，因為我還沒有看見過大眾語這件東西。但大眾語的運動是一個事實，我所要說的話是關於這個運動，而並不是關於將來也許會發生，但至今卻還沒有發生的大眾語這件東西的。

自從首先提出「大眾語」這三個字的陳子展先生寫下了「文言——白話——大眾語」這個程式以來，彷彿誰也沒有懷疑過這是語言進化的三個必然的階段了，而且有許多人又把這三個階段恰好的配合在三個社會階級上。不過，據我所想，社會階級是世界各地都一致的東西，而這裏的文言，白話，以及將來的大眾語，卻是中國語文問題上所特有的問題。文言，一般的認為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貴族階級的產物。但是英國在封建時代，它的貴族階級卻沒有弄出英文的文言來；法國也是這樣；推而至於一切採用標音文字的民族都是這樣。世界各國在封

建時代行將沒落的時候，都並不需要一個胡適來作一次白話運動的。

文言的起來，並不是中國的貴族，跟世界各國有什麼不同，而且這根本不是階級不階級的問題。它是語文本身的問題。歷來討論中國語與文所以分歧的原因，大都不從中國文字的特徵上去着眼，而祇是搬弄些封建或是貴族這類用語來說明。結果是祇有愈說愈不明白。就中祇有胡愈之先生可謂一語破的，他在太白創刊號發表「怎樣打倒方塊字？」一文，說——

「本來文字應該是代表口頭語的，中國的文字至今還不能做到代表口頭語的一步，就是因為方塊字在作怪。

「方塊字的本身組織，有兩個特性：第一每個方塊是獨立的；第二，從方塊的形態中表現意義，而不是從聲音中表現意義。這兩個特性，都是和口頭語的組織相衝突的。」

嚴格的說，胡先生的話中，應該把「方塊字」一語改爲「象形文字」，意義纔更爲確當，因爲問題不是在字體是方是圓，而是在於記音和記形的不同。不過，胡先生所舉的中國文字的二個特點，卻確實可以說明了語文所以分歧，以及文言之所以發生了。

作一個簡單而淺陋的說明吧。

「語言發生在文字之前；爲要記載語言，纔創製出文字來。原始的文字，縱然因本身不完備和記錄不方便而比口語爲簡單，但嘴裏說「狗」，而寫出來（或刻出來，這我們暫且不管）變成「犬」，這一類事情是不會有的。但一朝「犬」字的形態對眼睛既已習慣爲這一種特定動物的表現，那麼即使口語變換，這動物是不被呼爲「犬」字的音，而被呼爲「狗」字的音了，但寫出了卻不免還是「犬」，這纔產生了同一個事物在口語上和文字上的表現法的不同。象形文字是使聲音從屬於形態的，不像標音文字似的聲音可以改變形態，因此在採用象形文字的中國，語與文這二者纔確切的分了家，而達到現在的所謂文音，會跟口語有着這樣大的距離的程度。」

至於白話，自然也是中國語文上所特有的名詞；西歐各國是向來就祇有白話，倒不必要有白話這個多餘的名詞了。白話

這名詞是因爲有文言而產生的。

歡喜把一切都歸諸階級性的人卻又說白話是買辦官僚階級的話。這個我是根本不能懂得，但幸而近來早有人指出這是一「不正確」的了。於是有人修正，說五四的白話是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物。這個，我還是不能明白的懂得。我不能強不知以爲知，姑且放開不論。我祇覺得，說五四以後的白話，是智識羣的口語，或近乎智識羣的口語的東西，卻是一個很切實，很的確的說法。而且，現代白話讀出來一般工農羣衆（大衆）不瞭解，也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這不被大衆瞭解就成爲白話的罪狀，需要被革命掉，這纔有了大衆語的運動。

因此，陳子展先生首先提出大衆語的時候，是把這東西解釋爲——

「包括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

——六月十八日自由談

但是，爲什麼白話大衆說不出，聽不懂，看不明白呢？

人們是太天真的把一擔垃圾都堆在白話本身身上。誠然，有幾位先生（甚至作家）的白話是不大高明，有成爲新文言的傾向，但是，拿了白話文中最惡劣的例子來罵倒一切，是不能使人佩服的，正如以饒漢祥先生的文章爲例來攻擊文言，決

不能使汪懋祖先生佩服一樣。白話之所以跟大眾的口語漸漸隔離，自有其獨特的原因在。

有人以為白話是新的尊貴階級所替自己造出來的一種話，彷彿人與人的地位一懸殊，尊貴者的一羣故意要跟卑賤者的一羣表示不同，而在口頭和筆下都故意的「文縷縷」起來。其實這不是事實。過去，山東的狗肉將軍貴為督辦，卻還是滿口「媽得巴子」，可見口頭和筆下變得「文縷縷」起來，並不是「貴」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另一種原因所造成的結果。

白話，本來是在五四運動以前幾百年就有了的，而在五四以前，白話是反跟大眾更為接近。五四運動的功績，並不是創造了白話，而是替白話爭得了文化上的優勢的地位。無論哲學書，歷史書，社會科學書，藝術書，……總之，一切屬於文化範圍之內的著作，我們都證明了用白話寫是比用文言寫更適當的，這是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於是，白話纔成了知識者羣的話。

因為白話跟「智識」發生了這樣密切的關係，它便很自然的跟社會制度使得與智識完全絕緣的大眾一天天的離開了。這並不是白話由於它的某種階級性而過意要離開大眾，乃是白話跟着智識跑，而大眾卻沒有辦法跟上的原故。

徐懋庸先生曾在八月五日的自由談上舉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兩句話來證明文體與所載的「道」有關，而說，

兩句話之所以不能譯為白話，不能譯為大眾語，乃是在於「刑」和「禮」兩字的朦朧性。其實，這兩個字是可以有解釋的，不過要理解這兩個字需要有一「智識」上的準備而已。對一切學術的正確的理解，我們在在都需要智識。譬如馬克斯的著作，大概所載的道決不是貴族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道了吧，但他的那兩句名言，「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我們用白話寫尚且相當費解，但如果譯成大眾語呢？有沒有可能譯呢？這難道也是馬克斯故意用了「意識」和「存在」這些「朦朧」的字眼來瞞混大眾的理解嗎？文體比較原始的聖經，我們可以有吳語，粵語，這些方言的譯本，但記錄了高深的學理論的資本論，卻非用白話，而且一定是歐化得叫人看了頭痛的白話，來翻譯不可。狗肉將軍的話是斷斷乎說不出資本論裏所包含的道理的，這為這道理決不是「媽得巴子，資本家真該死，媽得巴子，應該打倒！」那樣天真而且單純。馬克斯辛辛苦苦的寫下了三大卷大眾的聖經，而大眾不能理解——有這麼一個悲慘的問題放在眼前，我們就祇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第一條路是採取比吳稚暉先生還澈底的辦法，爽性進一步

喊出「智識不死，大禍不止」的口號，把那些文縷縷的東西一概都扔掉不管，至少至少，暫時使它沒有也不要緊。

第二條路是看準了智識之所以被少數人獨佔的原因，而設法替大衆奪回平等的享有着智識的天賦人權來。

在中國語文問題上，要廢白話就得先廢智識（至少暫時要廢），否則就祇有設法使大衆的智識增高，使他們懂得白話，而且能夠寫白話。

提倡大衆語的人們，似乎也並不是完全忽略了這一點。因此，他們一碰到「白話與大衆語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呢？」這問題，便發生了最大的糾紛。主張白話跟大衆語並不衝突的人，是根本沒有法子指出白話跟大衆語的分別來的。口頭雖然說大衆語是白話的發展，進步，但意義僅僅是說大衆語是白話的修正和改良。大衆語的別立名目變成多此一舉，儘可不必。主張大衆語應該反對白話的人，除了替白話加上許多難聽的形容詞之外，也沒有說出其他的什麼所以然。他們兩方面都把還沒有這樣東西的大衆語，當做已經有這樣東西似的評頭品腳，文章愈多，大衆語的涵意愈模糊，反遠不如最初提倡大衆語的陳子展，陳望道那幾位先生的定義和說明來得乾淨，明白。

人們要提倡一件東西，便彷彿必需打倒一件東西；我覺得

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情，大概莫過於此了。其實，大衆語的運動，若照兩位陳先生的提議那樣發展；是很可能得到一個任何人都會同意的，四平八穩的辦法的。大衆看不懂現在的白話，那麼我們嘗試着寫一種更淺顯的，爲大衆的智識程度所能消化的白話供給他們閱讀，這種淺顯的文字，我們姑名之曰大衆語也不妨，它的存在，並不妨礙白話的存在，而白話的存在也並不妨礙這種淺顯的文字的存在。等到大衆語的書報把大衆教育得可以夠上一般智識水準了，他們自然而然也會接近白話，或甚至使用起高的智識所不能少的白話來。這正如兒童看不懂大人的文學書，便有人創作了兒童文學來專給兒童看；等到兒童長成爲大人，他便也會看大人的文學書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一位兒童文學家要打倒大人的文學，也沒有說兒童文學可以整個的代替了一切的文學。但是，大衆語的提倡卻聲言大衆語要來取白話而代之。

我敢斷言，一種讀出來能使今日中國的大衆（多數不識字）聽得懂的文字，是決沒有可能傳達現在我們所已經有的一切學術智識的。若單單使用這種文字，別的不說，祇說現在提倡大衆語的文章，恐怕就一篇也不可能寫出來；甚至「大衆語」這三個字，你即使流着汗，說得舌弊唇焦，也未必能使大衆

完全懂得吧？

不但提倡大衆語的文章篇篇不是大衆語，而是白話，即連「大衆語」三個字也不是大衆語，而是白話，——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一般的使用上，道地的大衆語是「斷斷的不夠」了吧。

總括的說，我以為大衆語如果祇是爲寫一些過渡的民衆讀物而設，牠並沒有野心代替白話而企圖成爲唯一的文字，那麼它是可以而且極應該存在的。但假如，大衆語一方面又要使大衆都懂，另一方面又要代替白話負擔學術文化的使命，那麼這次的運動便將永遠祇是個運動，而決不會見諸事實的，除非大衆的智識提高，而大衆的語言本身也進步（決不是退步）到了等於白話的程度。

以上的意見，嚴格的說，我實僅僅對於大衆語運動的初期而言。因爲大衆語的涵義，跟着運動的發展，是幾乎已經被修正得跟原來的解釋完全不同的地步。在這裏，不妨拿起胡愈之先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自由談所發表的那篇「關於大衆語文」來看。

在胡先生這篇文章裏，有最顯著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就是胡先生並沒有把白話跟大衆語這二者看做是語文本身上

有什麼區別的東西。他說——

「『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大衆語文』和五四時代所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衆意識的，而大衆語文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

彷彿白話跟大衆語之區分，就祇是一個意識的問題。換句話說，白話文中的能夠「代表大衆意識」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大衆語。至於「大衆說得出，聽得懂」那一類的條件，胡先生並沒有明白的說是不對，他祇說——

「『大衆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話合一』當在話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

我們看到，白話也是「接近」口語的。而且胡先生達到「文話合一」這目的的步驟，是要話跟了文走，而不是文跟了話走；這個態度雖未明言，而實際上也是顯然的。

大衆語的運動，經胡先生這一修正，實際上已經不是「大衆語」的運動，而變爲「大衆文化」的運動了。他不但無意中默認着「說得出，聽得懂」的那些條件是辦不到，而且事實上也等於取消了「大衆語」這個名詞。因爲，文字所載的道是千變萬化，而世界上斷沒有因所載的道不同而名之爲另一種文字

這一類奇怪的事情的。胡先生所以不肯明白的以大衆文化來代表大衆語，也許是別有苦心，我們無從得知；但把這樣一堆意義而說是一個語文問題，實是一個大不可思議。譬如有人要闡揚三民主義的文化而去發動一個「中山語」的語文運動，那是恐怕連胡先生自己看了也會覺得好笑的。

人類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發現自己走了錯路，而且已經自己偷偷的拐了彎，但在人面前卻不肯老實承認自己以前是走錯了路。胡愈之先生能夠看到「語文合一」的不可能，這是他聰明過人的地方；但既肯修正「大衆語」的涵義，而不肯根本修正了這名詞，這就是他的不澈底的地方。因此，大衆語這東西，經他加了這麼一種四面圍到的解釋，結果是祇有更顯得神祕起來。

大衆語這東西，如前面所說，是祇有在寫一些顯淺的過渡的民衆讀物這用處上纔有點意義，但這，嚴格的說，也不必別立名目，就名之爲淺近的白話文也夠了。除此之外，它是決沒有成立的可能，因此，也決沒誇張其辭的成爲一個語文革命運動的必要。若是既經成爲一個運動，那麼這個運動不會有什麼結果是當然的事。

話雖如此，這運動的直接的结果是不會有，但在間接的，

連帶的方面，對我們的語文也許會有造成一種比較具體的好影響。這好的影響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造成了一個白話文的反省的機會。雖然大衆語，我們看到，是不能代替白話文的，但白話文到底受到要被革命的威脅了。雖然白話文的許多文辭的地方是因爲知識的關係而不能免，而且與其說是短處，無寧說是長處。但十五年來白話的演變，究竟也有些是演變到了惡劣的傾向去。文言化是一點；好好的有着一個「都」字不用，用「皆」字；「便」是不用，用「遂」字。過份歐化是一點。不必要的新名詞的濫用，白話詞藻的濫用，也是一點。用轉彎抹角的話來表示一個極簡單的意思也是一點。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將來會不再直接了當的說：「我要吃飯；」而要說：「我需要着拿一些食品——飯——來充塞我的腸胃。」不再說：「我把這一點說得太過分；」而要說：「這一個論據，我是過當的地強調了的。」這種種的惡劣，有時候連優秀的作家都不能免，而落到一般根本寫不通文章的人手裏，更以爲是美妙無比的修辭，很得意的用上去。這樣的得意，現在是由大衆語的運動兜上澆上一桶冷水了。我們以後將更明白寫白話文的原意，是要使文字在不損害意義的條件下儘可能的接近口語，而不是要我們誇學。

要我們炫奇，要我們在文言之外另造出一種新的文言來。因此大衆語的運動，在作爲白話本身的清潔運動看，是有它的不可抹殺的意義的。

第二個方面是啓示了我們的文字將從象形文字變爲標音文字的前途。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中國語與文的分歧，最大的罪魁是象形文字。因此，現在的白話，還是用象形文字寫的白話，倘若到口語又改變了的千百年之後，它也必然不會跟着口語而改變的。現在我們已經有這種現象了。譬如許多人說「某人說」而說「某人道」就是一例；這個「道」字，是死去了的口語，我們因爲習慣於它的形態，就不加選擇的採用了。倘若白話是標音的，那麼我們一定會把「說」拼成 *say* 而決不會寫成 *do*。打倒象形文字的原則，現在，差不多已經沒有人懷疑了。這原則的提出，固然不是這一次大衆語運動開始的，但經這一次「舊話重提」，究竟也是有着它的意義。

在這裏，我又要請出在大衆語運動中轉了幾次彎的胡愈之先生來。他先從語文問題轉到意識問題，既而又從意識問題轉到另一個語文的問題，即提倡打倒方塊字。在上面已經舉過的「怎樣打到方塊字？」那篇文章裏，胡先生從頭到尾都沒有再用「大衆語」等字樣，但這篇文章，它的意義是比所有提

倡大衆的文章都更重大的。因爲，這篇文章，纔整備的接觸到了中國語文的最基本的問題。

不過胡先生自己卻似乎沒有把該打倒的對象認清楚：中國文字的缺點不是在它的形式是方的或是圓的，而是在它是象形的，不是標音的，胡先生要打倒方塊，而寫出的文章，雖然別緻，卻還不免是方塊。他以為注音字母不徹底，理由也說它還不免是方塊，但他不主張馬上就拉丁化，因爲「一旦失了形態的依據，了解上也成問題」，可見胡先生的革新的辦法，實際上還是依據於形態的，比注音字母更不徹底的，更容易延長方塊字的生命的辦法。我們現在所要破壞的對象主腦就是這種形態的依據。馬上採用拉丁字母的困難，不應該是對字的形態的戀戀不捨，而是在於用拉丁字母來拼中國的語音的制度還並不完備。

由於沒有把對象認清楚，胡先生的提倡寫別字（主要的意義在於借音而不重形態），固然是正確的原則。但主張「別字不必有規則」，卻又是在走向標音文字的路上轉了彎了。我以為寫別字必需要有一個準備，即，先把所有方塊字中同音的都聚在一起，然後揀一個筆劃最簡單的字來代表讀這個音的字的全體，而拿這樣固定的「別字」作爲僅僅一個記這個固定

的音的符號，這纔是達到了走向標音文字，而且是有規律的標音文字，的第一步。

這一套符號，本來是已經非常接近着注音字母或拉丁字母了，分別是在前者母音和子音混和在一起，後者則更將母音和子音分開來罷了。但爲什麼不直接採用注音字母或拉丁字呢？這原因是在中國語發音上的四聲在那裏作梗。

拼音字母，因爲分不出四聲的原故，讀出來一定像外國人說中國話，很容易引起許多的誤解；至於趙元任先生的分得出四聲的國語羅馬字，又這樣難學，不很合一般之用。因爲中國一般人對於四聲，很隨意的說話時是分得出的，但一定要每個

人都明確的說出每個字屬於什麼聲，卻有許多辦不到。這個困難，那一套包含字數比較多的「別字符號」，卻可以完全沒有。讀出來，而且可以做到無論用那一種土音來讀，都不會有像外國人說中國人話那樣的困難了。自然，這種「別字符號」的製作我是不配，因爲這必需有語言學的專門知識，纔能製定得完善。

我希望熱心提倡大衆語的人們，要看清楚中國文字病根之所在，語與文所以一天天脫離的原因之所在，而把注意點移轉到這些最基本，最切實，也是最急迫的問題上去，那麼，一切的精力纔不致是白費的。

災後

徐轉蓬

天愈晴愈高，兩個月以來，雨水和眼淚一般稀少，稻苗枯死了，田野乾燥異常，祇需一粒星火，就會油然燃燒起來。煩燥、焦急，人的脾氣也變惡了，人的心也像一塊火石，一觸即發，互相吵鬧，打架，虐待人同時虐待自己。

四保大清早起來，便跟人打架。他去井邊汲水，烏皮麻子也正在，他用一大桶水去撥腳上的泥。四保就管着他了：

「大旱年頭，用水也該節省些呢，再晴下去喝的水也沒有了。媽得皮，用一大桶水洗腳，太不識相的傢伙！」

「傢伙，傢伙，罵那個？」

「罵你！就是，你敢怎樣？」

「你看老子——」嘍的一聲，對方隨手將汲水桶擲過來了，四保頸頸一縮，木桶落在井石上，碎成七八塊。他乘勢趕上去，對準烏皮麻子鼻梁一拳，鼻血就像屋簷漏點滴着。後來他

又把四保擄在地上，舉起腳跟向他的小腿肚蹬了幾下，四保幾乎在那次打架送了命……各個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在這種大荒年，生命是看作一錢不值的了。

也許氣候把人的性情變惡的吧？前些日子爲了搶水灌田，村與村之間起了械鬥，人與人之間懷了仇恨。毆打人，也被人毆打，受重傷的一個個擄到縣政府去驗傷，請求拿辦凶手……

對於秋收絕望以後，四保跳躍着的心死了。沉浸在濃重的抑鬱中。對什麼人賭氣似的一句話不講。不做事也不上田野去了，遼闊的原野一片焦黃色，稻葉曬得捲起來，像僵僵的人軟下去。自己所種的幾畝田，顆粒無收，看到這淒慘情景，想到跟着而來的大饑荒，四保老調子一句：

「天滅人，天要滅人……」

他整天沒有做事，睡了起來，起來又睡。開口就罵人，睜

大眼睛釘住妻子，釘住兩個孩子，好像要吞食了他們似的。

他仇恨一切：

妻子，孩子，天公和世界（註一）……

有一次，四保的妻正在燒灰湯洗衣裳，把不滿三歲的孩子放在全是痰涕和雞糞的地上爬着，恰好有一隻母雞啄了他生着瘡疥的小手，嘶聲的哭起來。四保聽了不耐煩，從牀上跳下來一把抓住孩子，像拋一件廢物般的往屋角一擲。

「死掉一個少一個！哭啦，哭啦……遲早總歸死的！」

還有另外一個十歲的孩子，面孔嚇得鐵青，像吸去了血般的灰白，避去父親忿怒的眼光躲藏在門後，同樣的事會落到他身上的吧？

母親抱着受傷的孩子，眼淚滴落了。她吃吃的不敢哭出聲。

「作孽的人，孩子又沒有犯到你！」

「你再說，就打你。」

男人一開口，她受驚的噤住了，把眼淚咽下去……

從前男人什麼都聽她的話，她說話的聲音要比他高兩倍，

什麼原故，近來怕卻起男人來了。

（註一）「天公」指上帝；「世界」指社會也。

一天她告訴他米吃完了，午飯過去，夜飯就無法生火。

他立刻突出那網着紅血絲的眼睛，捶着桌子：

「不管了，你們譬如我死掉，自己沒有法子活嗎？」

「叫女人有什麼法子呢。」

「賣淫。」

「呵，呵，這話是你說的嗎？——」

胡亂說着話的四保，回味自己叫妻子賣淫的話，心中被毒螫了般的刺痛，不覺很慘的苦笑。

四保無力供給家中的伙食，她向鄰舍去假借，但他們大半和自己差不多窮，向誰去借呢？而有錢的人比往昔更加一毛不拔了。

整整一天沒有生火，四保的妻上每年收五六百石租穀的堂叔家里去借，希望回來能夠生火燒飯，自己希望着，孩子希望着。

「加水叔，加水叔——」

連着喊了三聲，休息在籬椅上的堂叔才答應：

「什麼？」

窮人來到他家里，逃不了一借「這門，他是預感着的，不愉快的臉色立刻浮起。」

她已被他的威勢嚇吃了，吞吞吐吐的說：

「想，向叔叔，借幾斤米。」

「米？像今年大荒年頭，自己也要餓肚子了……」

「何必這樣說……何必……」

他想用眼色制止她說話，眼睛凶糾糾的射出光芒。

「借一點，救救窮人吧。」

「救不了這麼許多，救了你們，救不了自己……以後，以後……」

從此次大災，加水叔主張「以後」三件事：一不借錢出去；二不買田地進來；三不做慈善事業。在這種年頭，有錢的人更吝嗇，自私，殘忍，更沒有同情心。

她垂頭喪氣的走回去，兩隻脚棉軟無力，要倒下來的樣子。

她看自己的男人每天躲在酒壚中似的醉着生活下去，決不是道路。自己勸他，又不聽話，祇有請托鄰居的人：

「請你們去勸勸我的男人吧，他幾乎變成瘋子了！」

他們回答說：

「請你來勸勸我家的男人吧！」

從被災以後，許多男子漢都同樣的患了憂愁病，暴躁，容

易發脾氣。飢餓的恐怖纏住他們的心。

「那末，我們互相勸慰勸慰吧！」

她到了別人家裏去勸她們的男人。

她們上她的家，勸慰四保。

祇能安慰別人，不能安慰自己的呵！……

「寬心一些吧，這年頭，受災難的不是我們一家，成千成萬的都會一同餓肚子，過一天，算一天吧，不要去亂想明日和後日的事，將來管他呢！……」

偶然聽去話雖淺薄，也是有道理的。四保比較有生氣了，他的脾氣也和平下來，和女人又咕哩咕哩的輕輕說話了，但是隔不久，一天或兩天他又恢復了從前的惡脾氣：

「不，我們不是和別人家可比，我們一家五口，有孩子，有女人……養不活的……」

四保把他的孩子和女人都看作災難。每天睜大眼睛釘住妻子，釘住兩個孩子，好像要吞食了他們似的。

日子輾到冬天，以前不知什麼過來的。

四保祇贖他們一對夫婦了。三個孩子呢？三歲的那個出天花死了。抱在懷中的最小的一個，在一天夜里把他掛到二十里

路外的一家財主門口的屋簷下去了。孩子或許知道自己不幸的命運，或因為寒冷的原故，在路上哭了起來，他就撕下一塊衣襟上的破布，塞住孩子的口……十歲的那個，賣給一個富寡婦去做養子了，收了十塊錢，立了契約，以後兩家各不往來，絕對脫離父子關係——

那時，兒子和金錢在他心中交戰。

金錢在一般勝利的原則上，勝利了。

「窮人要有兒子幹嗎呢？」

這麼想，在契約上印了粗黑的手指印。孩子長大十歲，再四年，便是個大人，能挑七八十斤重的擔，自己夠活自己，這麼想，又懊悔的用拳頭槌擊胸口。

一件更刺心的，叫四保在人們面前低頭的事，就是——留着二撇鬍鬚的士元又在他家進出了。

士元看了他的妻的美貌。從前，四保爲了這件事，常常毆打妻子，不允許她和他來往，口口聲聲要殺死士元，如果再看見他走進他的門檻。

四保把士元送給他妻子的衣料，用品都燒毀掉，表示決心。雖然士元是個有錢的人，但他看輕那些……

「那狗東西，你再和他來往，兩個都活不成……」

這麼堅決的吩咐他的妻。於是隔了三年，門檻以內沒有士元穿緞布鞋的腳影。

可是，而今士元又走着方步，出入他家里了。四保看見他就特地避開，裝着有眼的瞎子。

女人被士元所佔有，他十分惱恨，但他起了壞念頭：想從士元那邊拿筆錢來養家。

就讓士元和妻子往來吧。

裝着不知道的樣子過去便是了。

常常當他從外面跑回家去，他睡房裏傳出淫猥的笑聲，是他的妻子和士元。他便退回門外去，裝着不知道的樣子。

看到這種情景，四保的心燃着忿怒，兩次三次要驅逐士元，用刀去解決他，這是多麼的不能忍受，多麼不體面的事呵！

這又怪誰呢？他好像默認妻子幹的。

至於她呢？用妖媚的眼，甜言密語，肉體，使士元陶醉，順便伸手到他口袋裏去抓幾個小錢……有錢的人在這種荒年，更知道金錢的魔力之大，所以更吝嗇，苛刻，不隨便化錢。用去一個銅板，正如在他身上拔掉一根毛髮般的叫痛。最初四保想利用士元和他妻子的關係，由他維持家庭生活，事實上，士元除了佔有他妻子，對於他沒有得到好處。

「四保靠老婆生活！哈哈……」

村上人帶諷刺的在他面前公開的說這種話。其實，士元佔

有他妻子，愛着他的妻子，祇肯維持她的生活……別人卻拿他

妻子不道德的行爲和他在士元面前低頭示弱，作爲諷刺和笑料

。

名義上要這麼一個老婆幹嗎呢？自己又不能養活她，就把

她送給士元去！

飛快的十天以後，便成了事實，妻子住到士元的家里去了

。無條件的，在賣妻的文契上又印了一個粗黑的手指印。

有孩子，有女人的四保，現在無牽無掛的單獨一人了。

自己應當可以生活下去的吧，一個不上四十歲的強壯的男

子漢。

村上，男人都和婦人一般的閒在家里，他們找不到事來做

，但是個個都要活，想出各種不同的方法……

孩子給合着，爬到高的有鳥巢的古樹上去捉小鳥；在溪中

城市去。

背着網捕魚的和往山中打獵的人也多了，好像回復到了原始時

代……

有人因爲盜案捉到牢里去；有人絕望自殺；有人集合起來

跟江西人去逃荒……

正如別的人同樣，四保有力氣無處出賣，找不到工作，在

自己村子里祇有等着餓死。

一天，四保離開他生長的家鄉，帶了小包裏，沒有妻子，

沒有兒女無牽無掛的沿着鐵路線走……他要活，到別的地方去

找工作。

走向什麼地方去呢？

「祇有走去再看！」

依照他的夢想：別的地方總會比自己家鄉豐饒，比自己老

家容易活……

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枕木上走，路軌長長的一直引伸他到大

虞山秋旅記

倪貽德

這是一九三三年的十月中旬。

秋是一天一天的深起來了，我們所期望着的秋季旅行寫生的時節也到了，這種歡快足以使我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地點是決定了常熟的虞山。

虞山，那是離上海並不很遠的地方。在蘇州的附近，濱臨太湖，是和平安樂的魚米之鄉。而且，這又是我的舊遊之地。雖然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但，虞山的峻秀，劍門的挺險，連河兩岸的青青的水田，言子墓道的荒涼古色，跟臨河人家的悠閒小景，居民的柔秀和平……都還依稀留存在我的腦際。那時，我好像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隨着學校的寫生隊同去的。我們都有健全的體格，飽滿的精神，豪放的氣概，文藝的趣味也正濃厚。但那時對於繪畫的觀念，還是茫然而無自覺的，技巧也很幼稚，不問色彩的調子，不問趣味的含蓄，祇以爲縱橫

塗抹，任情揮掃，便是熱情的表現，力的表現了。十年以來，我的繪畫的技巧，已相當有些修養，對於對象的美點的捕捉，自信已有了一點把握，所以雖是舊遊之地，我仍可以去作新的探求。但是，十年以來，我因生活的掙扎，各地的奔走，我的筋肉雖更強固了一些，而精神上卻已飽受創傷了。雖然有時力自振作，而終不免現出疲乏的現象。當炎夏的時候，我本想到什麼地方去作避暑的旅行，藉以舒適我的胸襟，但因種種原因總是去不成，而接着又遭遇到種種不幸的事情。所以，入秋以來，我的精神感到極度的衰弱，身體也常常陷於不健全的狀態，常日因居在繁囂的大都會裏，心裏祇感到憂鬱和沉悶。那麼，我也正可以到這悠閒靜寂的江南勝地去變更變更我的新生活，那太湖的清流，也許可以洗去我心頭的污濁吧。

我是很高興地作虞山秋旅的準備了。

被許多瑣事所耽擱，旅行隊的全體先出發了，我是遲了兩天才獨自去的。

常熟離上海雖是不遠，但火車不能直達。趁了早班滬寧車到崑山，再換乘內河的小火輪，經過了四個鐘頭，纔到達了常熟的埠頭。

雖然是舊遊之地，但到底時間隔得太遠了，看了岸上的一切情景，倒好像是初到的地方。跟了挑行李的脚夫彎彎曲曲走了許多狹街小巷，便到達了我們旅行隊所住的旅館——常熟飯店。這家旅館，好像是新近開設的，門前停滿了車輛，堂內結着紅綠的燈彩，整個氛圍氣裏充滿着熱烈的人氣，旅客們的大聲呼喊，藍衣的侍者穿梭似的呼喊聲，妖媚的年輕的女性，成羣的在徘徊觀望。這第一個印象，就給我一個很滿足的好感。我很歡喜靜觀這樣富有人間味的場面。

那時正是下午二時，以為同伴們都出外作畫去了。推開了弦所住的房間，他卻一人坐着在悠閒地臨摹字帖，在這樣寶貴的旅行時期中，這樣秋晴的午後，不作大自然的遨遊，而悶居在室內作臨碑的消遣，可以知道這位藝術家的泰然的態度了。弦，他是一個富有毅力的藝術苦學者，他曾兩度作法蘭西，遊，藉工作以修練藝術。他的特長是素描的線條，他以洋畫上的

技巧為基礎，用了毛筆所描寫的人體素描，有獨到的工夫。他說他的臨摹碑帖，便是作線條的修養。忠厚老實的容，他正在貪着午睡，被我鬧醒了，操着不純熟的廣東音的普通話和我說笑起來。容，他是一位折衷派的國畫家，便是所謂嶺南三傑——陳樹人，高劍文，高奇峯——的門弟子，他的作風有些近於日本畫，採用寫生而注重形似，有人稱為新的國畫。所以他的傾向正和弦相反，弦是想以東方的線條運用到西洋畫上去，而容卻在國畫上採取西洋畫的技法。

不久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也笑着進來和我招呼了。可巧她們正住在鄰近的房間。旅途中有女性的同行，當然更能增加興味。尤其是此君，她可說是一位典型的現代女性，她有一對大而神祕的眼睛，充滿着南國女兒的熱情，講起話來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使人起輕快流暢的感覺。微黑的皮膚，堅實的體格，更十足地表示了她的健康美。她不喜脂粉的塗抹，而自有素樸單純的特色。我們有純潔而淡泊的友誼。所以她這次的同行，實在使我們旅途中增加不少的興趣。

在這樣晴朗的秋天的午後，悶居在房間裏終究是可惜的，我急於想飽覽虞山的秋色，便提議出外去散步，他們當然都是欣然同意的。弦，容，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七八人的一羣，

走到附近的言子墓道了。這是十年以前初次來廬山時的常遊之地。斑斕古色的青石的牌坊，苔蘚叢生的石級，蒼勁的古樹，褪了色的紅牆，一切都是依舊。但前度來時，正當春暈，而現在卻值河山秋老，雖然是帶了幾分蕭條荒涼之意，但卻更現出圓熟而老練的氣概，衰黃的枯草，在秋日的驕陽下，也更覺得親和可愛。

言子墓道是在廬山之麓，我們順着墓道登臨上去，山坡的斜度並不峻急，我們的脚步又很輕捷，不久就登到附近小山中的最高處了。久住在都市中的我，對於走路的機會很少，我怕腿力漸漸退化，跑不動崎嶇的山路，但現在走起來，脚步還是輕鬆得很，大約是呼吸了充分的清新的空氣，精神覺得分外的舒暢，我的少年時代的活力，好像又恢復轉來了。

登高四望，常熟的全景，都在眼底，連太湖的一線，也好像隱約在望。常熟，顧名思義，到底是江南富庶之區。因了產業的落後，農村的破產，連年的戰爭，中國內地的許多地方都現出凋敝頹廢的氣象，惟有這常熟，好像還保持着安樂富庶的狀態。從這裏鳥瞰下去的黑白相間的居民的家屋，那樣的整齊而潔淨，四鄉的肥田沃土，那樣的黃熟而豐潤，街道上來往着的悠然的行人，又那樣地和平而靜穆，看了這種情形，不難想

像而知。

山頂上有一處破落的古廟，大家都好奇地搶着進去，好像要在那裏發現什麼奇蹟。推開了虛掩着的門，裏面靜寂得可憐，像是好久沒有人跡的樣子，偶然遇到了一二個僧人，在暗黑的陰影裏打盹。在佛堂的神龕前，大家都搶着籤筒來搖籤。現在常有許多自負有新思想的青年，每逢遊廟，也是歡喜求籤，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然而你說是迷信麼，決不是迷信，不過說是一種遊戲的衝動。但雖然是遊戲，你如果求到的一籤是下下，那你的心裏至少有半天的不快，上上呢，自然感到幾分得意。這還是因為人類的迷信的心理，尚潛存在人們的心底裏的原故吧。而我，總不願意作這種無聊的舉動，但這並不是比較他人能破除迷信，卻是深怕求到了下下籤而心裏要感到半天的不快。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她們都幸運求得好籤，很高興地給我們傳觀。然而那靜寂久了的僧人，似乎有些討厭我們的胡鬧了。

走出了寺門，太陽已西斜了，晚秋的薄暮，不免有些涼意，我們便循着山坡，向另一條路下去。遊興還沒有暢盡的樣子。

然而，我此來廬山，最大的目的，到底還是希望在繪畫上

得到豐富的收穫，所以從第二天起，我就開始作畫了。作風景畫，最先便要選擇對象。到某一個地方作旅行寫生，在開始工作之先，不妨先作一日的暢遊，同時注意入畫的對象，自己認為滿意的，便在速寫本上描出略稿，以後一一按日前去製作。這樣的方法，大體可以試用，但風景因光線的變化，有的地方，適宜於早晨，而不適宜於午後，有的地方，暮色蒼茫時很感興趣，而在中午時卻是平淡無奇。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論，全在我們的隨時活用。不過你沒有一個預先定好的目的地，心裏抱了很大的希望，信步亂走，看看這裏既不能滿意，那裏也有點欠缺，路愈走愈遠，精神已經疲乏了，還是找不到完全滿意的對象，畫興就要減去大半，看看時候不早了，祇得勉強敷衍了事，決不能得良好的結果。但常熟既是舊遊之地，對於那地方的風景，我是略略知道了一點的。但這種風景，決不是名勝的地方，劍門，桃源洞，言子墓，這些祇是名勝，可以供遊覽，而作為繪畫的對象，並不怎樣絕妙。宜於作畫的地方，倒在縣城的東西南北四門的附近。說到繪畫上的題材，一般人總以為奇險的，著名的，或是有歷史意義的為佳。其實一幅畫的價值，並不是以題材的如何而定其高下，乃是繫於技巧的高明與否。即使是很平凡的風景，經過作者的技巧的純化，淨化之後，

自能成為另一世界。所以我以為作畫的題材什麼都可以，祇要是自己認為滿意的，和自己的作風頗相吻合的，再用自己的理想加以洗練，自然能創出好的畫境。大凡名勝古蹟的地方，都是因了名士文人的題詠而得名，並不一定適宜於作畫，而且名勝所在地，都是被攝影師千百遍地拍攝過了，畫出來總覺得俗氣。即如西湖的平湖秋月，柳浪聞鶯，蘇州的寒山寺等，地名何等動聽，而實際上描寫起來索然無味，所以我以為選擇風景的對象總以避去名勝古蹟為宜。

大概城樓附近的地方，風景的趣味最為複雜。那地方不像市內的人煙稠密，也沒有鄉間的冷落荒僻，有疏疏落落的市集和人家，也可以望得見郊外的煙樹雲山；而且近城樓處必為水陸交通的要道，河中來往的船隻，橋上的行人車馬，這些都能增加風景中動的意味，而且富有現實的人間味。常熟的西門，便是具有這種特色的。

最初的兩天，在東門，北門外作了幾幅，但因為好久不提畫筆，技巧不免有點生疎，所作的都不能十分滿意，不是構圖太無力量，就是色彩有些生硬，尤其因為有幾個寫生的姑娘，要拉着我改畫，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到了第三天，我便一人獨到西門去作畫了。從西門的城樓上望下去，有一幅極妙的風景

我彷彿還有些記得。大部份是一片河水。河岸一面是小小的碼頭，一面是臨水的茶樓，遠近的河邊都停着些大大小小的船隻。中景的右面有一塊土地直伸到河的中央，有如半島，上面有一間破落的土地廟，但看上去還是很堅實的樣子。廟旁有一棵生根在河岸的垂楊，再遠過去，是一片黃色的稻田，和一簇一簇的叢樹。這日正值日暖天晴，一切都在明豔的陽光底下，湖水是澄碧而透明的，微風吹過，略略有些皺紋，空氣是那樣的清潔，雖在重陽節前的晚秋天氣，然而穿了夾衣還有點暖。我站在殘缺的城樓上，禁不住喊了起來，啊，好一幅江南秋色！這樣的喜悅，就成爲我作畫的動機（Motive）了。但單有這動機，而沒有把握對象特點的技法，結果還是平凡無味的作品。我總覺得一件藝術品，如果沒有一點對象的特點捉住，沒有一點誘惑人的魅力，實在是近於無聊的。所以我首先就想把握這風景的特色。第一是構圖，這樣散漫的風景，要在畫面上作恰當的構圖，確是不容易。普通的構圖，都是把主要物置於畫面的中心處，兩旁的東西，都居於陪襯的地位而從屬於中心點，這樣的金字塔形的構圖，最爲穩當的。此外或是垂直綫與水平綫的構圖（如大地與喬木），或是對角綫的構圖（如透視很深的市街），都是比較的易於處理。現在我卻要把幾個主要物

放在畫面的四角，中間祇是一片大而平的河水，這是非常危險的構圖。但是你如能把這四隻角在無形中加以連絡，成一大包圍的形勢，好像沒有主點而自有主點，使人起循環不息的感覺，那就成爲一幅最有奇趣的構圖了。其次是各種物象的表現。船，描寫起來最難捉住其形式的特點，因爲它是時常在變動的，即使不在行駛的時候，也因風吹波打而時時轉變方向。其次，船是浮在水面上的，但還有一部分沉在水中，所以表現船要輕中有重，重中有輕，若是太重了，那就沒有浮的感覺，太輕呢，又像氣球那樣的浮在水面上了。再說到水，描寫水，要透明清澈，要流動活潑，要表出深度的感覺，冷冽的感覺。左上角的一株垂楊，雖然佔了很少的地位，但樹也是很難表現的東西，樹中的楊柳尤其不易畫成恰到好處。它整個的感覺是柔軟的，含有水分的，渾圓的，綠是嫩綠，秋的垂楊，又有點枯黃的意味。此外右上角建築物的堅實感，遠景的深遠感，到還是比較易於處理。再說各物體的互相連絡，我利用了水的皺紋及船上歪斜地簇出的竹篙，以及筆觸的相互照應上使其嚴密地結構起來。中間的一大片河水，因了色調和筆觸的變化，並不覺得單調了。同時還要注意到全體色調的統一。在輝耀的秋陽之下，色調是明快的，鮮豔的，但明快和鮮豔，最易流於庸俗。

所以一方面還要顧到色彩的純化。最後，就是詩意——江南水鄉的情調——的表現了。這是須自始至終，不論一筆一色之微，都有意識地加以洗練和取捨，才能得到的結果。

我在作這幅畫的時候，一方面是抱了極大的希望，一方面卻有點擔心。我深怕我的技巧不能和我的感覺相一致，辜負了大好的美景，即使再來描寫，恐怕已不及此時的豐富的情緒了。所以我把全身的力量都放了出來，坐在殘缺的城樓上，以十二分的勇氣，聚精會神地開始描寫了，大約經過一個半鐘頭的繼續製作，完成了第一步的手續。於是從城頭上跳下來，把畫布擱在稍遠的地方，口裏抽起煙捲，看看構圖和大體的色調都還滿意，心裏有了幾分把握。若是最初構圖和大體的色調認為滿意的，便已有了一大半的成功。因為部分部分的分晰，倒比較容易着筆，而且有了好的情緒，自然愈畫愈合拍了。這樣我又跳上城頭，重新鼓起勇氣作整理修飾的工夫，一忽兒跳上，一忽兒跳下，凝望，製作，抽煙，思索，以一貫的情緒，一貫的筆調繼續下去，眼前祇有一片的江南秋色，心中忘懷了一切，這種悠然自得的心境，恐怕祇有畫家自己知道吧。

因了這地方風景的入畫，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了，所取的風景，是前一天決定好了的。就是將前一天所畫的地方稍向左移

，以伸出於河中的土地上的小廟作為畫面的中心，把構圖移到畫面的右邊，近景配以岸上的屋脊及船的頂篷，遠景仍是一片平野。這幅風景，和前一幅雖在同一地方，而構圖卻已大大不同了。前者多透視線而後者多平行線，前者是動的而後者可說是靜的。而且天氣也變幻了，昨天那樣的日暖天晴，而隔了一晚，已變成了曇天，而且還帶點雨意。一切都現出銀灰色調，倒影也分外沈靜。然而陰天的風景，正是我所愛好描寫的。這是因為陰天的色彩，比較的沈靜，幽雅，和我的畫面上的色調頗相一致。現代西洋畫家馬蓋（Maigne），他的風景畫，大半都是這樣的灰色調，那薄霧濛濛的碼頭情調，那帶有涼意的濕味，那沈靜而穩練的用筆，使全畫面籠罩着一層微薄的傷感，使人看了陶醉於那種傷感的情調裏。又如阿斯明（Assino）也常用澀味的灰色。我因為平時愛好這幾個作家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受了影響，也好用灰色調了。但是，就像前面說過，用鮮明的色彩，易流於庸俗，同樣，用銀灰色的色調，卻易流於平凡。所以用銀灰色的色調，要使它活動，幻變，像貝殼內層那樣有光彩的色澤。而在全畫面中，爲了打破平凡，不期然地使用幾筆大膽的原色。所以描寫這陰天的風景，在我是覺得較有把握的。但是作畫的情緒，卻沒有上一天的統一了。這因爲有許

多學畫的青年，看了我的那幅「江南秋色」，第二天也都跟我一同去了。十多個人在城頭上排成了一橫列，又是拉了我修改，把我自己作畫的情緒有些陷於昏亂了。當我以十分的鎮靜力重新提起畫筆的時候，天已霏霏的下起微雨來，他們都草草畫成回去了，最後仍舊剩了我一人，忍耐了涼濕的微雨，慢慢地完成了這幅畫。雖然也表現出幾分靜穆的詩意，但較之前者，已缺少一點精采了。

石梅附近，因為和我們所住的常熟飯店相去很近，所以有很多人常到那兒去探尋風景材料，我也覺得那地方另有一種悠閒的情調，也去畫了幾幅。白色的粉牆，後面襯着深綠色的雜樹，不十分整齊的小路，路旁有枯黃了的小草，碧空中有幾朵白雲浮盪着。這樣的風景雖然很平凡，但你如能在這裏發現出美點來，卻是有雋永的妙味。像現代法國畫家佛拉芒克（V. W. Van Dijk），是常常描寫這樣的冷街僻巷的風景。他用了爽脆的表現法，把這種平凡的對象強調起來。這樣的作品我是最愛好的。

在石梅附近一帶的居屋，大都是有開的中產階級的家庭，那種房屋不是完全舊式的住宅建築，當然更不是完全現代式的，乃是一種半洋式的，稍稍饒有點庭院之勝，從外面看去，可

以知道住在這裏面的主人，是度着相當舒適的生活。我那天就是立在那樣的一家住宅的門前作畫的。在街路上作畫，最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最初是年輕的姑娘在門縫裏窺視，後來有一位中年婦人走到我旁邊來了，還囉囉囁囁地問了我許多話，問我畫了這種東西有什麼用，是去出賣的麼。我海闊天空地向她亂吹了一番，說這種畫帶回上海，就有人買，而且價值非常的高。那誠實的婦人，聽了我這樣的話信以為真，頗有點驚奇的表情。其實，畫家賣畫實在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製作的時候是一種趣味，而製作完了後也可以成爲一種商品，否則畫家憑什麼去生活呢？然而中國的洋畫家，說來真是可憐，在展覽會的目錄上，即使是定了很低的價值，也極少有人過問。這是根本因爲中國人對於洋畫的鑑賞力太低的原故，即使有好的作品，也不爲人所識，識者又或者無力購買。普通室內的壁面裝飾，大都仍是中國的書畫，而用油畫作裝飾者，卻是很少。所以研究洋畫的人，除了從事藝術教育，就別無出路，有的中途易業，有的窮途潦倒，埋沒了多少天才，中國的洋畫界到如今還是沈寂而無生氣，這怕是最大的原因吧。

我們接連到各處製作了幾天，作品也就掛滿在旅舍的四壁了，心裏頗覺自慰，以爲不虛此行似的。有一天的午後，我們

忽而想起了劍門之遊，而且決心不帶畫具，專作遊覽。劍門，當我十年以前來虞山時，曾兩度登臨，所以那裏的印象，還依稀殘留在我腦裏。危崖峻險，在江南一帶，敢誇無匹。向遠方眺望，可以看見那紆迴曲折的運河，河的兩岸的片片的水田，河上葉葉的歸帆，都是充滿着茫茫的詩意。由這樣的回憶，更使我的遊興增高起來。我們約了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還有兩個南國青年，一行九人，我們先由西門僱了小船，慢慢的搖到劍門之麓，從那裏攀登上去，山勢峻急得很。記得前次來時，我正是年青氣盛，步履健實，直登劍門之上，一點也不覺疲倦，然而我現在自信還保持着這樣的元氣。走了不多時候，我已遙遙超出了他們之前了，幾個女友更覺落後，祇有好勝的此君，她是不甘示弱的，她向我力追，我看她氣喘不堪，有時故意坐在石級上休息一會，讓她領先幾步。而兩個南國青年，他們到底壯健，他們如飛的趕了上來，一直向上跑，到了此君的視線及不到的地方，便預先埋伏在山上大石旁，等到她走過的時候，便像狼一般的跳了起來，作大聲的怪叫，她也駭得驚叫起來，於是大家都格格地歡笑了。這樣，我們或先或後地走着，不知道路的遠近，更忘記了身體的疲勞。四山是那樣的寂靜，除了我們的一羣之外，連樵夫也不容易看到，祇有一片風吹

松林的音韻，像波浪一般地在空中漾着。但是我們並不感到空山的寂寥，因為我們自己的一羣聲勢已經夠浩蕩了。

其實到了劍門，到也並不覺得有怎樣特別的興趣。遊覽山川，往往是如此的。趣味倒在向前進行的途中，到了目的地也不過如此了。而且那時已是欲雨的曇天，登高遠望，如一幅淡墨的山水，秋的嬌豔的色彩，完全要陽光來渲染的，陰天的秋景，卻祇有嚴肅和淒涼的氣象了。劍門之上，也祇有一所空空的古廟，看不見一個僧人，殘廢的佛像，散亂在各處。寺院的殿堂內，更佈滿了沈沈的陰氣，要是一人獨遊，定要疑懼鬼怪已將出現。但是我們這富有生命力的一羣，似乎反把那裏面的陰暗和恐怖征服了。他們在黑暗中找到了籤筒，又照例的搖起籤來。在臨走的時候，弦又偷了一尊最小的塗金的木彫佛像，說這是可以看出東方的藝術趣味來。

在我們頭頂上的天空，已經佈滿了層層的密雲，稍遠的景物，也有些模糊難辨，雨是快要落下來的樣子；我們便祇得作歸計了，但我們的遊興還沒有盡，就這樣循了原路回去，實在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我就指着山的另一斜面並無人行坡道的地方，對同伴們說：「走原路回去太沒有意思了，有誰能從這面走下去的？」那山勢的傾斜，真有一瀉千里之概，向下直視

、有些傾跌的恐怖。山上滿生了荆棘叢樹。平時，除了樵夫之外，恐怕再沒有遊人去冒險躡足了。

兩個南國青年，不等我的話說完，便毫不思索地一躍下去了。此君，她是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肯落人之後的，她也跟了我們下來。那樣的山路，實在是不容易走，最初，我們利用了繁密的叢草，把兩腳伸直坐在草上，向下直溜，到是非常痛快，然而遇到了有刺的荆棘，就會把手上的血也刺出來，衣服也會鉤破，此君就時常因此叫喊起來。她是在最後，不免現出一點心慌，有時就大聲叫着：「往那裏走？」「從這面走，跟了我來！」我遠遠的應着，就坐在草上等她近來，再和她同行一段。漸近山麓，岩石也漸漸的多了起來，這對於攀行倒覺方便些，但不時可以遇到很深的窟窿，如果失足墜了下去，雖不致喪了性命，至少也得受些微傷，所以我們還得小心翼翼地，迂迴曲折地走，不消說我們的腳脛都有點感到酸痛了，這是因為走這樣的山路，非用全力在腳脛上不可的原故。但漸漸也就走到平地上了，這時天色已暮，四周又都是荒墳野塚，幸而我們的餘勇猶存，對於那樣的荒涼陰慘的環境並不感到恐怖，循着一定的方向，不久就到停船的埠頭。他們由原路而歸的幾個，都早已到了，在等待我們，看見了我們，便譏笑我們的迷路遲歸

，而我們卻誇示我們冒險中所得到的樂趣。真的，沒有冒險的精神，決不能得到遊覽的真趣味，那些坐了藤轎去遊山的紳士太太們，他們根本未曾領略到遊山的樂趣呢。

此後，我們接着又到比較劍門更遠的石老虎洞，白鶴峯等處。石老虎洞不過是個小小的村鎮，勉強畫了一幅臨河的水鄉風景。白鶴峯比較的有些山景，沿途多長松翠柏，清幽絕俗，而始終尋不到一處滿意的畫材。這樣，我們又轉而到北門外的菜園村。菜園村的風景雖屬平凡，祇具有田園的情趣，然綠蔭深處，有白色的酒帘招展，涼亭竹椅，陳設清幽，旨美的酒，有本地風味的菜肴，確有誘致遊客的魔力。弦，就是一個專喊着「到菜園村去」的人。從菜園村再往北去，那便是規模宏大的興福寺了。天下名山，佔盡佛門。這話真說得不錯。這興福寺，便是位在山的奧隈間，樹木的環拱中，得天然的形勢。而寺院的裏面，更有亭臺樓閣之勝，有泉石蘭竹之趣，曲徑通幽，如入仙境。然而我總覺得那地方太冷清，太孤寂了，祇可作一時的清遊，而不能作永久的住居。

接連去了許多地方，都是得不到滿意的畫材，爲了作畫，還是到西門去。這回，我走到城外去尋覓畫材了。真的還有許多未曾發現的佳構。就像先前我從城樓上望見的那河岸的小廟

旁的秋柳，現在從近處去看，又是另一種情景。我在畫面上取了這樣的構圖：把柳樹放在近畫面的中央處，樹下繫着一隻小舟，而背景卻包含了很複雜的市集以及山上的雜樹。這樣的構圖，頗有點抒情的意味。然而實在的地方，不但沒有一點詩意，而且是污濁醜陋的平民窟的處所。即如那小舟，不過是江北人的浮家，而河水，卻是充滿了污物的濁流。尤其是站立的地方，前面就是一個大糞缸，周圍集滿了無數的蒼蠅。所以當我開始作畫直到終了的中間，我口上的煙捲是沒有絕過。從這裏看來，我得到了兩種作畫的經驗，第一，便是證明了畫風景不一定要名勝古蹟，即使是極醜惡的地方，經過了畫家的技術的洗練，也可以成爲一幅優美的有詩意的風景。第二點，作風景畫有時必須有極大的忍耐力。能夠在美好的環境作畫當然最好，但如有了滿意的風景，而作者自己所處的地位，卻是污臭不堪的處所，也祇得犧牲一時的難堪，忘去了周圍的現實，忍耐着來作畫。

再過了橋，從河的彼岸回身向城門處眺望，那又是另一種情調了。在碼頭邊，有幾艘內河的小汽船停着，岸上有許多錯縱着的經營小買賣的店鋪，這就十分地充滿了人間味，而對於構成畫面也是最好的材料。在房屋的背後，更有一列城牆，而

虞山，以最挺秀的姿態出現在城牆的後面。我畫這風景的時候，是有極安適的心情和縱容的態度，這是因爲連日勤於製作，手法和調色都漸趨於純熟，對象雖然複雜，而我覺得操縱綽有餘裕的樣子。因了這樣的自滿，畫時似乎並不十分專心，有時和旁邊圍攏來看的江北小孩開玩笑，有時看看周圍的情形。我的畫架，正是安插在一間低矮的平房的門前。那平房裏面，好像有母女二人在做着女紅，她們最初看見我在她們的門前安放了畫架，似乎有點感到驚奇，但後來看我儘是默默地作畫，而且在竊竊地談論着，我聽不出她們所說的是什麼，有時回頭去看她們一眼，那年輕的姑娘，長得也相當的美，水汪汪的眼睛，白淨的皮膚，動人愛憐的姿態，可說是一個小家碧玉的典型。我不禁向她凝視了一會，用微笑來表示我對她的好感。但她似乎有些怕羞了，不好意思的躲了進去，看她們母女二人，手不停針，猜想起來是依女紅爲活的吧。啊，你年輕的姑娘，或許也是「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可憐蟲吧？

說起女人，聽說常熟正是中國產生美人的地方呢。所以我們到了常熟，對於這一方面也相當的注意。「看常熟美人去，」幾乎成了我們的口號。可是大家閨秀，都是深處閨中，我們外鄉的遊子，當然無緣看見，我們所能夠看見的，祇有小家碧玉

玉了。你若是在清晨，坐了小船，搖過臨河人家的面前，你便可以

一囊一囊的送到你的口邊來，在這時候，即使是接觸到她們的肉體，也是無妨的。

家的侍兒寵婢，她們正三三兩兩的在忙着早間的工作，那盈盈如水的眼波，那楚楚動人的姿態，而且她大都是分開了兩腿蹲着的，更充分地暴露出豐富的性感。又如在鄉間的夾樹小道上步行時，也常常可以遇到明眸秀臉的鄉姑，似乎在賣弄風情地引逗遊人。你若是在走近去問她們一聲行路的方向，她們也會似

這樣，她們便成了我們每天工作後的唯一的安慰者，我們也就把她們當作理想中的常熟美人了。當我們回上海的前一天，弦因了一時的高興，竟用了一塊錢向她買了不值四毫子的生菓，我們都笑他太傻，而他卻非常樂意似的。她們，做了這樣一次好買賣，自然更高興，格外的顯出殷勤了。

真似假地指示你，而接着就可以和她們邊走邊談了。有時，她們

「先生，你們還有幾天好住呢？」

們可以陪着你走到兩三里的路程。至於旅館裏的那些娼妓，她們

「我們明天就要走了。」

們因了無節制的出賣肉體和不規則的生活，大都是蒼白的面容

「爲什麼不不再多住幾天呢？」

，頹廢的神態，毫無一點可愛的地方，可愛的倒是那些來叫買

「你可和我們一同到上海去好麼？」

生菓的年輕婦人。她們都是田舍娘，每天到城裏的旅館酒樓上

「我們是沒有這樣的福氣喲。」

來販賣生菓，以幫助一家的生活的。她們都有健全的體格，紅

這樣隨便地談笑了幾句，她們也就辭了去做別人的生意

潤的皮膚，好像雷諾阿（Renoir）畫中的人物。每天到我們房

去了。

間裏來的，就有這樣的兩個。你最初若是拒絕了，她們就從籃

裏拿出一部分來，放在桌上，現出一臉的媚笑懇求着說：「就

在第二天的早晨，我們的一行就動身回上海了。對於這住

買了吧，這一點錢在你們是不算什麼的。」這樣，我們終於買

了將近二十天的常熟，都有點依依惜惜的樣子。別了，常熟的

了下來，而她們也就快樂到很感激似的，把柚子的外皮剝了，

城市。別了，常熟的美人。

被遺棄的同伴

柯 靈

聽見同伴們的傳說，黃莉蕾要加入我們這歌舞團來了。

黃莉蕾：這三個字在上海的歌舞界是有着相當的號召力的。我們這裏就有許多伙伴認識她。因為呼吸着歌舞團的空氣時間上並不長久，而未加入歌舞團以前，自己又不太有機會跑到那些燈紅酒綠的場所去，因此我連她的照片也沒有看見過，雖然每一天都可以在各種小報上看見她的名字。

大概爲了這迷人的名字將要加入爲我們的伙伴的緣故，於是黃莉蕾這三個字就常常在各人的口裏傳遞，一直到她正式加入了的時候。

我在這歌舞團裏擔任的是一種文字上的工作，例如撰擬廣告與宣傳稿件。團裏的一班小姐姑娘們，因為我能夠把她們的名字寫在原稿紙上而隔幾天在報上排成了鉛字登出來，所以她們多數是樂於和我親近的。這一天，那近來常常到我身邊走動

的琴舫——她是一個剛學會歌舞，可以單獨登臺演唱，而年齡

上是才懂得一點人事的姑娘。——忽然跑來告訴我說：

「張先生，你快去看看，黃莉蕾來了！」

沒有躊躇，一種好奇的心理叫我順從了琴舫的誘惑。

修長的身材，側面的蛋圓而白皙的面龐，描繪得極長的眉毛掩覆着畫着墨圈的媚眼。蜷曲的黑髮蓬在頭上。一身紅色的西裝。這強烈的色彩會叫每一個人都對她注目。

但是她在我心裏引起的是一種深沉的納罕。

這人我一定在什麼地方看見過，而且似乎不僅止於一次。

那一張白皙的臉蛋在我的眼睛裏是很熟悉的，可是我怎麼也記不起我和她曾經有過一點什麼因緣。

她和我們領班的徐先生正在談天。——那一口圓潤流利的北平話也是我的聽覺所熟習的。

我納罕着。她忽然回過頭來對着我，接着就向我投了驚奇的一瞥。

「哦，張先生——」

她驀地站起身，高興地伸過手來和我握着。

剎那間回憶醒了。我想起來：

「哦，密司黃，想不到是你！」

在最短的時間裏，我把她的容顏認辨一次，蛋圓的白皙的臉，逼人愁思的細長的眼睛。雖然是變了，過去的夢還依稀在這中間存在。她向我帶着多少親熱與感慨地微笑着，這時在旁邊向我們表示着幾分驚訝的領班的心情彷彿被她察覺了，於是她回過頭去向着他：

「張先生是我從前在北平時的老朋友呢！」

笑着。一種老練的交際家的姿態。

人世間的事情有許多真是參不透地奇怪。要在我沒看見她以前，如果有人問我黃莉蕾是誰，縱使他明白地告訴我這是你從前認識的朋友，我也無論如何不會猜得出來的。倘使沒有事實的證明，我並且不會相信這話的真實。黃莉蕾就是黃淑華！

屈指指頭算一算，時間該有五六年了。那時候我還在北平念書而淑華就是我的朋友陳紹棠的朋友。

紹棠和她戀愛着。

我跟紹棠是同級而同一宿舍的。他的經濟環境很好，似乎讀書祇是一種名目，平常並不需要用功，祇是在必要時隨時向我要求一點不大正當的幫助；自然在經濟上我就沾了他一點光。就因為這種關係，彼此間不很自然地加厚了一點友誼。

戀愛一個漂亮美麗的女子，紹棠的得意是當然的！於是常常湊着機會，裝得非常秘密的樣子，向我報告他進行的經過。有時，連淑華寫給他的情書也珍重地從內衣口袋裏摸出來讓我看一看了。零星的報告我是每天能收到的；間隔這麼一個時期，就像對小孩子講述童話般悄悄地告訴我一段可喜可喜的故事，然後說：

「老張，你看這情形，我們的戀愛快成熟了吧？」

那語氣，那神情，是非常肯定，絕不容許你掃他的興的。

於是我回答道：

「那當然！」

那個高興着，加一句說：

「祇要自己大膽，我相信不會失敗！」

照例得意地笑着。

很儂倖的，這樣經過了不久以後，我並且看見了紹棠的愛

人。——那是我第一次與淑華見面。星期日的午後，由紹棠約定，三個人一起去游北海。

是秋天，輕風暗送着嫩涼。淑華穿着一身淡青自由布的生裝，滿頭黑髮在迎了風飄；不擦粉，然而是一張白皙的臉。一個嫻靜可愛的少女。

經過紹棠的介紹，我和她酬應地談了幾句話。

「密司黃在女子師範幾年級？」

「明年暑假就畢業了。」

「貴校聽說辦理得很好？」

「也沒有什麼，不過辦事還算認真的。」

其實這詢問大可以不必，不問我也明白；雖然是爲了應酬，這樣的談話也太沒有意味了。於是我靜默起來。

那天紹棠當然是興奮的，他夾七夾八地，話說得特別多。

可是淑華卻像不大愛說話，她的微笑，她的點頭，都是那樣靜止的神態。是爲了我在旁邊嗎？我不明白。

當我跑在後面看着他們那一對並肩的背影的時候，不知怎麼心裏竟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我彷彿覺得這一男一女的影子並列在一起是有點不大相稱似的。可是接着我就自己推翻這意見了：祇要是一個年青的男子，一個年青的女子，並着肩在公

園裏散步，看起來總是合式的，我爲什麼要有那樣的思想呢？見過一次面，以後就有很多見面的機會。原因似乎就因爲他們的戀愛確實已經成熟了。

對於這一場戀愛的把戲我原是個旁觀者，一切都無須乎我代勞心機。何況當時我爲了張羅每學期自己的學費，常常弄得手足無措，連晚間也無緣享受一次長夜的安眠。在這麼一個境地當中，卻不知爲了什麼，當時我竟隱秘地在心裏替淑華擔了一點杞憂。

由於多數次的接近與談話，我知道了淑華的環境。她的家在天津相近，家裏的人除了和她相依爲命的老邁的祖母以外是一無所有，她的學費還是她在北平的姑母爲她負擔的。此外，我知道她很用功，在女子師範中是爲全校師友所敬愛的一個。

而紹棠呢？

我始終沒有提起過他是結了婚的。而且，是一個冠冕堂皇的，漂亮的戀愛的婚姻！當初紹棠爲了要完成他和他夫人的神聖的結合，曾經和家裏鬧得天翻地覆。結果家裏爲他解除了那由父親作主而訂下了的別一女子的婚約，順從了紹棠的意旨。——戀愛的婚姻成功了，不到一年，紹棠卻又認識了淑華，在他的戀愛史上又寫成了傑出的一章。

而這卻是淑華所不會夢想得到的。

然而悲劇是進行着。

意外的事情終於要發生的。在那一年的寒假裏，猛不防淑華跑到了紹棠的家裏去找紹棠，而出來招待她的卻是和紹棠神聖的結合的太太。

大家都是受過教育的女子，雖然在這樣不能兩立的情勢當中，當然也不至於鬧得很糟。

「貴姓，您找誰？」

「我是陳先生，陳紹棠的朋友，黃淑華，紹棠在家嗎？」

「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紹棠是我的丈夫。」

不愉快的神色在兩人的眉間飛過。

那個躊躇了一下：

「哦，原來陳師母！（不愉快中間的勉強的笑影）我實在沒有什麼事，不過有空找他談談罷了。倒驚動了您，真對不起！」

這麼客人就告別了。陳太太送她到客廳的門口。空氣是和平而嚴肅的。

這中間祇急死了紹棠。

第二天，他就偷偷地跑去找淑華，滿腦子是在一夜以前預

備好了的動人的辭令，例如他是怎麼傾心的愛她，爲了愛的自私他才隱瞞過自己曾經結婚，這欺騙是他真誠的愛的表示，請原諒這愚昧的苦衷等等。這些辭令在紹棠是使慣了的，可是淑華的態度卻竟特別好，她說：

「你是不應該瞞我的，可是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原諒你，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這話遠不但爲帶着點卑污的心情的紹棠所想不到，也是出了我自以爲非常精到的預測之外的。

他們的友誼就這樣繼續着，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可是紹棠的夫人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她對紹棠就取了積極的對付的手法：她強制紹棠向淑華宣布中止友誼及一切的關係。本來，這在紹棠還沒有完全遵從的必要，不過跟這位自由結合的太太輕易鬧翻環境上是不允許，最大的一點，他明白以後淑華大概也不會完成他什麼奢望；於是他寫了一封絕交信寄給淑華去。信裏除陳述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以外，還說：「我的朋友張君是誠懇有爲的青年，我願意介紹你們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在事先，「他的朋友」的我是並不知道這件事的。一直等到紹棠接到了淑華的回信，這纔哭喪着臉跑來告訴我。

「我本來想爲你們介紹的，可是她——」

他說得很認真，隨即拿出淑華的回信來遞給我。對於他這樣自己無法再維持的戀愛的送贈，這好意我是無法向他表示感謝的。我祇匆忙地看完了淑華的信。那信就寫在紹棠的絕交書的反面，大意說：「我是極珍重愛情珍重友誼的人，但不想到我自己會有這樣的遭遇。我祇當自己是做了一個惡夢罷。……」最後的兩句是：「你還打算把我當作一件禮物似的送朋友嗎？你忘記了我是一個「人」了！」

看完信我沉默着，在信裏彷彿體味出一個少女的酸辛的淚痕。

紹棠卻向我扮個鬼臉，兩手一張，兩肩一聳，做一個他從電影中學習得來的姿勢，笑着說：

「好，乾脆拉倒！有機會我們再來過！」

當然，紹棠是要再來過的；可是從此後我卻永遠不再看見淑華了。

一別五六年。

如今我雖然又看見了她。但我所看見的已不是當年的淑華，而是那能歌善舞，擅長交際的黃莉蕾了。

我仍然納罕着。時間的宰割，空間的支配，在這樣的世界，一個人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原無一定，而且由人變狗都許是可能的事。我懂得這個，可是我想不出由黃淑華變到黃莉蕾，這其間會經過怎麼樣的一種情形？我納罕着。

淑華——不，莉蕾她自己呢，當然沒有告訴我的必要。

這次重逢居然彼此是同伴了，倒是太偶然的事。相見後不久她就尋到我的臥房裏來。我讓她坐定了以後，彼此無言，默然有三五分鐘之久。

「真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我們不見面有五六年的吧？」我首先打破了這沉默。而語氣裏流露着的是禁止不住的感慨。

「五六年了。」她像在低低的獨白。接着凝視着我說：「想不到吧？你一定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我的。什麼事情都是想不到的呵！我也怎麼會想得到在這裏遇見你呢？」

於是，微笑。微笑之後又是沉默。

「密司黃到上海很久了吧？」

「我嗎？算一算罷，一年，兩年……唔，四年了。日子過得真有點糊塗。——您是幾時離開北平的？」

「我們分開的第二年，我就退了學，到南方來了。您知道

我的家鄉是在南方的。」

順着這個機會，我打點着多問一點什麼。

「這許多年都好罷？」

「馬馬虎虎。」

「你知道——」我冒着險說：「你還知道關於紹棠的消息嗎？」

「不大清楚。你們還常常通信？」

「我們也疏遠得久了，聽人說他已經做了官呢。」

「哦，他是個做官的人材哪！」

光景是她不願意提起那些。要再像開礦似的掘下去好像也沒有多大意味。我心裏在盤算着再跟她談點什麼的時候，她卻輕輕地哼起長恨天當中那個賣花生米女郎所唱的古巴情歌來。

我索性靜默了，在那淒婉的歌聲中。

此後是我和她連談天的機會也沒有。其實即使有罷，我又有什麼權利一定要喚起人家淡忘了的悲哀呢？

黃莉書加入我們這歌舞團後，公演過兩次；賣座這方面是因她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過我察覺得因她的加入所發生的反響卻不止這簡單的一點。本來，我們這歌舞團裏的第一

根「臺柱」是那綽號叫做小黑姑娘的林曼霞；這一陣，黃莉書的名字似乎已經無形地壟襲了她的座位。小黑姑娘因為地位的關係，開始在見面時微笑着招呼之後背過身來散布不利於莉書的流言。大概小黑姑娘以為我和莉書有什麼特殊關係吧，所以當着我總不說什麼；而傳播流言給我的卻是那半解人事的琴舫。

跟小墨在一起擡槓得最投機的是導演老湯。據說老湯從前還和莉書有過關係，結果是不歡而散。甚至那常常穿起醜異的衣服飄着媚眼登臺獨唱十里長亭與人面桃花的徐太太許佩娟，當面對莉書很客氣，一跑開她就會：

「野雞！爛污貨！」

這本來很平常，妬忌在她們是當作生活鬥爭似的起勁着的。在這不穩妥的空氣當中，我卻約略知道了一點關於莉書過去兩三年間的遭遇和目前的景況。

在一張常常為林曼霞捧場的小報上，忽然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舞星黃莉書之墮落史，裏面說她在北平做過女招待，嫁過一個小官僚做第四房的姨太太，不久下了堂，就到上海來度歌舞的生涯。那報上說她很浪漫，和她熟悉的人幾乎個個都有過肉體的關係。又說她至今還同時和三個男性同居着，

一個是電影明星×××，一個是某大學的南洋籍的學生，還有一個好像是什麼闊人的少爺之類。

我不敢十分相信那報上的話是真實。我也不敢相信那話是十分之十的虛偽。

曾經有一次，我在霞飛路上看見莉蕾跟一個棕色皮膚的青年挽着臂跑進巴黎大戲院去，我想多分就是那個南洋籍的學生了。

在這種影響底下，肯原諒莉蕾的人真是很少。比較上說，那個音樂班當中拉梵亞令的小杜，似乎對她還有着若干的同情，她會感慨似的對我說：

「老張，你不知道，黃莉蕾的教育程步很不錯呢。但她真是太不檢點自己的行爲，要不然，要不然……不過在這樣的社會上，女人所處的地位本來太難了。」

「當然，本來誰願意自己墮落呢！」
我回答了這一句。

莉蕾本人倒像是毫無所事似的——也許她不知同伴們對自己的態度。她仍然微笑着，仍然不時低低地哼着長恨天裏的古巴情歌。

日子這樣不知不覺地過了四五個月。

在春天，似乎就是歌舞生活的黃金時代。各影戲院除了照例開演許多愛情名片以外，還額外加上叫做什麼好萊塢或是露娃栗坦的跳舞團體而實際上卻是白俄女人的裸體舞。——和我們訂約表演的戲院也排列得幾無虛日。

大家都有點興奮。莉蕾的意興卻像是非常闌珊，彷彿有一種重大的不愉快飄浮在她的心裏。

這一天晚上，她所表演的節目比平常早一點，到後臺卸了裝就打算先走。正巧因爲下面的節目就是那由幾個小姑娘敷衍時間的，我怕得聽那種貓叫的歌聲，也就獨自個悄悄地溜了出來。

在門口，莉蕾和我便走在一起。

「張先生，我們一起走罷。」

我點着頭。大家都沒坐車，向那春夜的街頭慢步走着。

許久的沉默以後。

「張，你覺得我們這團裏的空氣怎麼樣？」

聲音幽幽地，很難看的微笑了一下。我略帶驚奇地望住她，很快回答的說：

「沒有什麼。這年頭兒到處都一樣。」

「我有點害怕，好像覺得人的心多變成野獸般的殘酷與卑

劣了。更不幸的是，我是個女人……」

屏息。——我不敢輕易說話。

「世界是這樣的！許多窮人在困苦艱難中掙扎，沒有工做，沒有家室。而有錢的男子在豐衣足食以外就是拿女人消遣，一個男子娶了三四個妻子，還需要許多情人。在這種情勢底下，女人還能夠固執着不犧牲一點自己嗎？……」

她的臉上泛着憤怒的油彩。略略停頓。

「世界是這樣的！你犧牲了自己就有人罵你沒有靈魂。這世界是應當毀滅了！」

我的心裏沉甸甸的，想不出應當怎麼回話。

「這世界是應當毀滅了！」

又是電似的震着我的耳朵，我的心。

隔了一天，小杜悄悄地問我說：

「張，你知道莉蕾同老湯的事嗎？」

我知道我要得到一個不平凡的消息了。我搖着頭回答了「不知道」以後，小杜就告訴了我這故事——

不久以前，老湯約莉蕾去吃晚飯，席間另外有一個他的闊綽的朋友。莉蕾在這些地方是馬虎的，一杯一杯的香檳就在盡興的談笑當中灌到她的肚子裏去。——醉了。酒醒時她又加添

了一次被蹂躪的創痛。她向老湯責問，老湯笑着，「這樣認真幹什麼，你不是不在乎這些的嗎？」

講完了小杜還加了這麼一個批評：

「老湯這事也太混賬了，對自己的同伴怎麼可以用這種手段！」

可是我說不出話來。心裏又是沉甸甸的。

「這世界是應當毀滅了！」那天街上雷一般憤怒的聲音，又一次震動着我的耳朵。

因為這事，我有好幾天被不愉快的心情所支配。彷彿有一種了不得的禍事正在醞釀着就要爆發。我祇下意識地反反覆復想着北平時代的往事；而且進一步我在想象中替莉蕾安排多少未來的景象。

春天的過去是恍惚的。在春末夏初的時光，聽說莉蕾生了病。病不輕。

而生病也可以成爲一種誹謗的資料。

這時又有一片惡濁的空氣蕩漾在同伴中間，有人說莉蕾是在醫院裏打胎；但也有人說她是早就下了藥，不會生育了的，她的梅毒卻已經到了第二期或者竟是第三期。

我想起她兩隻手上新近所發生像癱瘓似的東西，我想：後一種說法許是對的。這在她是不可能的呀！

林曼霞對這事分明帶了愉悅的興奮，當衆人聚在一起談論時，她就湊個機會說：

「噯喲，真作孽！那一天她叫我一起到南京路買東西，在路上還拉着我的手。那時候我真害怕哪！」

說的人嬌笑着，聽的人陪着笑。

有人接應着說了：

「這種，這種事情是人人喜歡的，不過也要有個禁忌。那個的男人太多了，會出毛病。」

說這話的是徐先生。他以領班的資格，自然應當有這樣的說法。

莉蕾在生理上是不是比別的女人特別喜歡那個呢？我不知道。可是她爲什麼也出了毛病？

她一直在醫院裏。

不久，團裏忽然接到了天津××大戲院的信，約我們到北方表演去，他們可以允許較好的條件。經過徐先生和老湯磋商了幾次，就決定大家趁這個機會，出碼頭去溜達一下。

差不多行期都快決定了，莉蕾還沒有出醫院。

被這裏的同伴

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驅使我到醫院裏去看她。

一間二等的病房，一切陳設都如修道院一般帶着點宗教似的寂寞。淡淡的藥味流散在凝凍的空氣裏。這家醫院原是教會辦的，壁間還掛着幾幅聖經裏的故事的油畫。這女人就安靜地靠在那一幅牧羊的聖母像下的躺椅上，望着紗窗外濃綠起來的柳條。

她的左眼上蒙着一塊繃布。

看見我去了她顯然很高興，趕忙親熱地招呼我坐下了。

「好一點了吧？」

問候着。這房間的環境叫我感得和這女人之間的矛盾。

「多謝你，我快好了。」

眼前的莉蕾似乎祇有一種單純的高興。

「我們團裏快出碼頭去了，你知道嗎？」

「是到天津去吧？徐先生關照過我了。他問我怎麼樣？我當然要去的。」

當然要去的。

「你的病怎麼樣呢？」

「就會好的，你看我現在不是已經好了嗎？」

她坐起來，把身體轉動了幾下，表示它是一個恢復了健康的身子。她的高興也就傳染了一點到我身上。

我又看見了她幾年前那種無邪的笑影。——這笑無言地繼續了一個久久的靜默。

「這一次我無論如何要去的。張，我有四五年沒到天津了呢！那兒有我的故鄉，還有我久別了的年老的祖母。這一次我真的要回去看看她們了。」

幽幽地，那聲音像從平靜的海上飄來浪花的輕歌。

長久的，玄想的沉靜。又：

「張！這幾年的生活真教我厭膩透了也怨恨透了，我想這一次回去了就留在家鄉罷。……我想去當小學教師，張，在北平離開學校後我曾經營過半年教師呢。你看看我現在回去還能教書不能？」

她的眼睛裏像有一線新生的光明閃爍着。我帶點興奮地說：

「真的，莉蕾，你當小學教師要比這好多了。我希望你下個決心，那樣地幹去罷！」

於是她堅決地說：

「我決定回去教書，我決定回去教書！」

告辭出來的時候，她送我到門口，我揮着手叫她進去。

「願你快快地好起來，再見罷！莉蕾！」

她像小孩子對待母親似的望着我。

在歸途上這情景老粘在我的心頭，拂拭不去。我想着這世界上千千萬萬沉淪在苦海裏的女性。像莉蕾這樣，爲了環境，爲了生活，她不能不啃嚼着自己的靈魂，對人作點點血淚的伴笑；然而社會對她要求貞潔！這還算是好的，我相信一定會有多少悲苦無告的女子，把黃莉蕾這名字看得女皇似的寶貴尊嚴。世界是這樣的，真的如莉蕾所說，是應當毀滅了。但是她是有着振拔的可能性的，我祇祝頌她手造自己的新生罷！

此後，我祇擔心着我們出發時她不能出醫院。幸而這擔心倒並未成爲事實，離開上海的那天晚上，我居然在北站那許多同伴當中看見她修長的影子了。

車還沒有開，有許多人站在月臺上閒談來。

徐先生望着那與沖地從車站外面跑來的莉蕾，看一看她左眼上還沒有除去的繃布，他略一揚眉，問着：

「黃小姐，你病還沒有好全哪！」

然而她一點沒覺到什麼，高興地說：

「不要緊，醫生說我在一兩天裏面就會好的。我帶着藥。」

大家都沒有再說什麼。莉蕾跑到車上去料理她手提箱裏零星的東西去了。

那一夜在車上她很高興，彷彿她未來的光明都寄託在這車聲轆轤的旅途上。她和我談了許多許多的天，都是關於她回到天津後的種種問題，重大的和瑣屑的，全都談到了。空下來她又唱了好幾次她最愛唱的古巴情歌。

愉快的希望的歌聲。

節序剛交到夏天，而今年溽暑的期間似乎提前了若干日子。在車行的晚上並沒有覺得什麼，第二天一早在南京下關下車的時候，太陽曬在身上就感得有點燥熱了。

由南京渡江到浦口。我們就乘着九點多鐘的下行車開始向津浦路上進發。因為人數很多，那一節二等的臥車就差不多全給我們這一夥同伴所佔據。

一夜沒有好睡，旅途的勞頓始開向我下攻擊。我收拾好自己已的舖位，預備尋一個香甜的好夢。可是睡不着。

蒸鬱的熱，無休止的車輪的噪音。

索性起來罷。我略帶煩燥，爬起來走向車門口去。一節車裏都是安靜的，除了那單調的車輪聲；同伴們顯然是多數睡了。但車門口有一個修長的背影。

莉蕾兩手挽住那車門兩邊的拉手，身體俯在車外，滿頭的黑髮向後翻飛，像要被風捲去。

「啊，小心跌下去呵！」

順着這聲音。她回過身體向我微笑。我站到地旁邊去，伸頭向車外一望，迎頭是一陣原野的風，那裏面夾着濃烈的草木與泥土的香氣。

「沒睡覺嗎？」

我被這吹來的風的氣息所誘惑，暫時不出聲，就用點頭代替了回答。莉蕾對我略一瞬視，向車門舉行了一個深長的呼吸，說：

「張，真有趣，我有三四年沒吸着這種空氣了。」

由於這空氣的啓示，我們又談到許多遼遠的話上。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回到車廂裏，她還沒有進來。

似乎隔房的小黑姑娘又說到了關於莉蕾的事。我倚在門口，聽見她用輕輕的聲音說着：

「嗚。我真倒霉。跟她住在一個房間。我一定要搬！你不知道她身上那一股藥味和腥味，多難聞啊！」

接下去是：

「她還老是梳頭髮，梳一下，那惡濁的氣味就向我臉上撲

一陣。我真怕，在這樣的大熱天！」

聽着這話，我在心裏起了一種深深的人生的寂寞感。是自己的同伴，為什麼中間有那麼多那麼深厚的隔膜？不過接着我就想到莉蕾的計劃，於是我不禁暗暗地替她慶幸。這艱辛的旅途不會是一個無盡頭的永恆啊！

吃飯的時候，我抱着恬靜的心跑到餐車裏去。

是四個人一桌。許多小姑娘卻五六個不等地已經圍着在去嚼起來。有一桌裏還祇坐了兩個人——小黑姑娘和小杜——在那裏等着湊滿一桌的人數。我於是坐了下去。

座位還空着一個。

我們留神着繼續來吃飯的人。——留神着：不久就來了兩個。莉蕾在先，老湯在後。她的手裏還拿了一個蔬菜罐頭。看見這裏有一個空的座位。莉蕾就坐下了。可是小黑姑娘驀地站了起來。

「湯先生，你先吃罷！」

她讓着。老湯看一下莉蕾，眼睛裏閃過一線卑污的笑影。

「不，林小姐，你先吃，我慢一步罷。」

兩個人就這樣固執地遞讓起來。兩分鐘沒有解決。

我想莉蕾是不會懂得這兩個人遞讓的內幕的。果然，她叫起

來了：

「林小姐，客氣什麼，我們先吃好啦！」

十分的厭惡與十分的無可奈何，小黑姑娘強笑着坐下來吃飯。還沒有吃完半碗：

「天真熱啊，我連飯都吃不下了！」

這樣叫着她就站起來走出車窗去。

我偷看着莉蕾的時候，她的臉上蒙起一層忿怒與悽喪的氣色。接着她匆匆吃完第一碗飯，也默然地站了起來。

然而我仍然是寬心的。我想：這艱辛的旅途不會是一個無盡頭的永恆啊！

午後，我蜷曲在那狹窄的舖位上，暢適地睡了一覺。

醒來時一天已經將要過盡，望望車窗外，一片灰黃的斜陽平舖在荒蕪的田野。外面有一點嘈雜的聲音。車子正停在一個叫做什麼州的小站上。接着轟隆地一震，又開動起來。

對面舖位上小杜正在看書，見我醒來了，他就放下書本。

告訴我說：

「莉蕾要回上海去了。」

我覺得驚奇，殘餘的睡意完全驅盡。我急問着：

「為什麼？」

「小黑姑娘說她的病沒好，大熱天恐怕傳染，把這話告訴了徐先生，並且要求搬舖位。因為好幾個人都不願意和莉蕾同住，徐先生就決定要她暫時回上海，說等病好了再單獨趕到天津去。」

我不說話。身體像驟然踏入一個無底的深潭，四面都是空虛。

隔了好一會，我才若無其事地跑到莉蕾的房裏。

祇有她獨自個在着，在整理攤了開來的箱籠什物。

我輕輕的問她說：

「怎麼樣？」

「回上海去。」

「我想你不必再回上海了。換一節車，不跟她們在一起，

願自己去罷。」

「不，我現在又不想回天津了。」

說着向我投了一個比死還難看的慘厲的苦笑。

默然對坐，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我的胸口像緊緊地

壓迫着一塊大的磨石。迫切的呼吸。

天冉冉的暗下來。

火車在無邊際的黑暗裏前進——轟隆，轟隆！

前面的一站就是徐州了。到浦口去的上行車和到天津去的下行車，在那裏就是一個交點站。

我希望這裏離開徐州是一個十萬八千里路的長途。我夢想着這裏到徐州是一個終古無盡的旅程。每一個車輪的轉動，我的心就是一個猛劇的震動。——

然而，徐州終於到了。

火車戛然停止。

一陣騷亂的聲音，一團騷亂的情景。燈是灰黃的。

莉蕾的皮箱零件由一個站上的伙役拿着，她跟着在後面。

我也默默地跟着走下車去。

小黑姑娘和老湯她們四五個人，站在近車門的月臺上玩着

，談笑。看見莉蕾，小黑姑娘叫着：

「黃小姐，走了嗎？」

莉蕾點頭。那個笑着再加一句：

「不送你了，我們天津會罷！」

「謝謝你！」

莉蕾回答了一句，匆匆的往前走。我趕上一步：

「莉蕾，預備幾時上天津呢？」

她用感謝的眼光，在朦朧的燈影裏看住我。可是我不敢看

她，那是一張慘厲的臉。似乎想了一下，她回答說：

「沒一定。」

「希望你珍重。——我們要從絕望的淵底掙扎起來。」

「謝謝你！」

匆忙的脚步，迫切的呼吸。

站上的慌張的旅客，喘息着的負重的扶，高聲叫着的小販，忙亂着的旅館接客的招待……騷亂的情形到了頂點。

見了。

一霎時，她擠在那天橋的擾攘的人潮當中，連影子也看不

我茫然向前望着——

她點點頭，匆匆忙忙的再往前走。

「再見罷，莉蕾！」

我站住腳，拉起她的手握着說：

噓，噓！——開車的信號。

聖型

(現代創作叢刊之九)

現代書局版

作者

靳以

內容

聖型·隕·瀟·灰暈·俘·沉·教授·凋之曇·賣笑·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二十九頁·上等紙刷印·

定價

七角

鄧南遮詩抄

李金髮譯

意像

啊，肉體中惡狠的愁思，
當情慾之火燄
熄滅在厭惡的鏡中，
絕無愛之輕紗籠罩裸體。

你於是浮現在我靈魂之底，
澄潔的意像如同在
日光蘭的細枝上，
你微俯金髮之頭在頸上。

啊，兇暴的肉體之無盡的愁思，

當心兒在胸膛無力地跳着，
遼遠而孤寂如在墓中。

你看，你老是看着，
啊，無言的意像，
你清如乳酪的白鴿之眼。

春

春，啊，在我微溫的枕上，
時光易邁，永像夜候，
你朝陽發金也無用，
我窗櫺終是寂寥。

杏樹穿着婚衣，向天微笑，
孱弱的小樹，
還蓋滿花兒在山上，
多浪的麻樹仍在土圳？

我蒙了黑的眼看不見，
我不見你微笑，
啊，我靈魂夢想的芳香之春。

我不會來杏樹之下，
草場農田山邱之上，
我負心頭的羞過重了。

新唱

在我已死的灰色之眼瞳中，
再沒有青春之光的微笑，
我蠻野的強幹的青春，
在婦人臂中緘默了。

我的隊伍，大聲招我
武裝臨陣也無用，
在這慵懶，情慾，不忠中，
我忘卻我美好的命運。

一種毒質侵入我血管，
一個披靡使我煩惱，
再沒有勇氣去奮鬥，

如同我往昔的詩篇，
酩酊而兇幹在風前，
呼着：海呀，海呀！

忠告者

我所有玫瑰樹死了，
再沒有花球！我是失敗，
我飲了又飲，直到
一切昏迷無不敢爲。

老人說：你現在怎樣做，
再去找些人爲你吹拂，
給了左頰又給右頰麼？
這是美酒與繩索之間的選擇了。

將弱冠之頸給繩索，
我已決定了主意，
智者啊，你知道我還沒享受夠嗎？

老人啊，你其爲我
最後場合的主人，
你是深知人生的羞恥的。

Isolda

「神秘、情愛忘卻的夜，
芳香莊嚴而永遠的夜，
啊，不可服的死神，
打開你王國的大門罷。」

「永遠驅逐白日罷，真正的
太陽，隱藏在人心底，
牠的偉力能使花生在深穴，
啊，死神，永遠驅逐欺誑的白日呀！」

但是俄而另一聲音呼道：
「醒來罷，夜是短促，夢是空虛。」
故園中沈寂着。

星兒淡白，聲音又說：
「醒來罷！」在遠處
祇聽到麥克王在狩獵。

英力

有時當我疲勞的靈魂，
爲憂愁而摧殘，
漸漸的我的精力奔逃，
如同一個不可見之傷痕。

忽然我已往生活的，

先前的力的，

英武的奮鬥的，權力以外的

印象煩擾我，興奮我。

我羞恥而煩厭，

惡濁的偽做，懶惰的影子，

那裏留下我呆滯的青春。

在這奢華的顯象之光中，

我靈魂起來革命，反叛，

憤怒至於戰慄。

夢想的歌

啊！美麗的孩子八月山林之王，太陽之寵者，啊，你的頭髮是
金的，你是每個花園的寶藏。

我聽見的是你的聲音嗎？我深知的。在我兩頰我感到你的呼吸
；我飲着風聲的呢喃；

我看着長天，聯想起高的銀船，駕馭着夢想，醉醺的引水人。

我應該與他們去不知名的彼岸，碰命運嗎？

月兒當空，如同淡紅色的菓子掛在枝頭，於我的唇嘴是一個誘
惑。

在天上的樂園那邊有偉大的樹，鋪着陰影，浪兒溫柔，風兒芬
芳。在我們的頭上，「時間」是飛不走的。「時」的大法是廢
棄了。我的同伴光輝在一個不朽的黎明中，我飲着「生命」在
她眼中。

在她舉起的手中，她拿着一個四絃琴，她向日而行，她的面龐
在絃的中間發亮。一切的風唱道：「Laudate 這是浪女歸來了
。」一面唱牠們一面在死。
太陽美滿地照耀着，如此看着獨女歸來。

百合

第一次她送給我一束百合，

大聲地——但靈魂猶思之戰慄，

在她臥處發出芳香。

今我吸盡她高貴的情慾，
我聽到血流漸次衰弱，
以爲聽到死在責罵。

但是百合（一個輕紗籠罩我眼，
輕紗之後，靈魂忘記一切。）

百合，百合，時時念想着。

高而孤的，我靈魂看見

牠在陰處光輝，

在哀死時她重投到情慾之中。

現代書局出版的新詩名著

沫若詩集

郭沫若著

實價一元

獨清譯詩集

王獨清譯

實價五角

望舒草

現代創作叢刊之七

戴望舒著 杜衡序

實價五角

小波瀾

蹇先艾

劉源的兩隻帶着黃睫毛的眼睛，有時睜得很圓，有時虛成一條縫，筆直地遙望着車站。他並不是在欣賞那車站的西式建築的藝術，也不是在羨慕站長和他的家眷很舒適地住在那座洋樓上，雖然洋樓在草屋遍地的村鎮中看來是奇蹟。

夏天了。時間的巨輪輕微地一轉動，春光便像夢影一般的模糊了。七月的狂熱烤炙着這有聖蹟的小城。矮小的草房裏窒悶得有如火上的蒸籠。十幾天沒有下雨了。因為土地比較遼闊，莊稼顯然沒有受到過分的災害，不過前兩天有幾處村子的農民已經開始在祈雨了。農人們在這樣烈日炎炎之下，決沒有法子再工作，一則也由於麥子沒有到收穫的時期，西瓜有一半還沒有成熟，香瓜幾天前早摘了一兩車送進城去了。他們都裸露着黑紅混合的上身，在有水井的木棚底下休息，預備渴了的時候，好用瓦罐從井裏汲水來喝。劉源的生活是還不能像這樣

閒適的，他以前是一個農人，現在是一個轎車夫，瓜田的風味在他的生活中是早已成爲過去的。他祇有一位害着肺病，成年咳嗽的母親，人們都羨慕他的簡單的家庭。他的財產是一輛前後有窗格的，透風的老式轎車和一匹用黃牛和人換來的羸瘠的驢子。他習慣着每天黎明就從城裏趕了車子到車站來等候，送下站的客人去游覽聖地。姚村車站距縣城還有十八里。據說當初因為怕破壞聖地的風水，才把車站移得這樣遠。這一點，劉源是十分滿意的；風水他不懂，不過車站要是靠近縣城，他們的生活便會懸在半天空了。從車站到縣城這條路很不好走，缺少正式的大道，有坎坷不平的田陸，有長踰數里，一望無際的沙地，有縈迴深陷的乾水溝，有高可沒人的高粱叢。雖然沒有山，紆迴的羊腸小道也是同樣的險峻。他從前平均一天可以接送兩次客人。在二八月的春天和秋天有時能夠到三次之多。送

一次客人進城，平均需要三個多鐘頭，但是祇能得到七八角錢的代價。因為同業競爭得太厲害，莫不竭力減低價格來兜攬生意。在最近的夏天全縣的十幾輛轎車都聚集在車站，游人卻比樹林裏的麻雀還稀少。他們最歡迎的是歐美人士的來游，花錢非常豪爽；東洋人則又比較慳吝一點。

劉源沒有生意，今天是第三天了。他的眼睛急得發紅，像要冒出火星。頭上載着一頂六角尖頂的篾帽，手裏拿着一根鞭子，又不敢冒昧地走到月臺上去，祇好在木柵欄外面佇立着。因為他祇要前脚一跨上月臺，後脚黃衣警察便會拿着短棒趕過來的。那警察的身體並不如何的健康，態度既不莊嚴，臉還被太陽曬得像臘人，額上一邊貼着一張膏藥，如果打起架來，以劉源那樣年青而富有膂力，是並不難把那病夫打倒的。不過對方乃車站上的警察官吏，自己先就有幾分怯懦；還有劉源是道地的山東人，他有山東人那種誠懇服從的美德。他從來沒有欺負過人，做農人的時候是如此，趕車的時候也是如此。自己覺得與衆不同而且值得驕傲的也正是這些地方。爲什麼不把牠們永遠保持着呢？

火車的影子由遠而近，舒卷着深濃的黑煙，轆轤地響動着車輪，駛進站臺來了。但是過了兩分鐘，還沒有看見一個旅客

下車。劉源心裏真發慌得厲害，腳底下也癢癢起來，胸脯不平地起伏着。最後三等車上才走下來三個乘客。頭一個是本縣人，看神情便覺察得出來，屬於小商民之類，提着一個簡便的籐包，對於進城的路徑很爲熟習，大踏步地往村子裏走，連看都不看路上的人一眼。車夫們都吶喊着擠攏來迎着後面兩個游客，興奮的語調混成一片。劉源仗着自己年青力大，排開衆人，衝到前面去，聲音也比其他的人特別響亮，幾天積蓄的精神，這時都一齊向外發洩，像山泉似的傾瀉。

「要馬車不要，到曲阜城裏去？」

「馬車，馬車！」

「坐馬車去吧？」

客人並不理睬，無論他們如何喊叫。也許是在車上太困頓了，腦筋便顯得有些麻木。前面走着的是一位八字鬚的大胖子，穿一身紡綢褲褂，有點官僚的氣派，手裏提着一口手提皮箱，向着後面那個穿西裝襯衫，黃色短褲的青年笑着說道：

「這裏還會有馬車嗎？」

「不是，是轎車，這裏都叫做馬車。」劉源連忙解釋，因爲要做生意，首先就得打破客人的疑團。

青年人問着那個胖子：「我們到底坐什麼車去？」說話的

態度恭敬有加，胖子很像他的長輩之類。

「先生，這裏的車就祇有馬車最好，你就坐馬車去吧！」

「另外一個矮黑像東洋人的車夫，怕這生意被劉源一個人獨攬了去，也參加進來，汗水在他的脖子上氾濫着。但是他的身材太短，在人叢中反而襯托出來一無特色。」

客人的視線注射到那凹凸不平的車場中，藍布拱篷的車輛，稀稀落落，毫無組織地擺在那裏，還有運東西的牛車，獨輪的手車。客人才知道這號稱馬車的，原來就是北平淘汰將盡的騾車，他們顯示着非常失望的樣子。從極科學化與文明的火車離開，卻要換乘這樣古老的轎車！他們遲遲不決，把車夫們也陷入了很深的迷惘中去。他們不明白游客既已下站，卻又不即僱車前進的理由在什麼地方。劉源大聲喊着說：

「到了旅館，喫完飯，遊孔廟還趕得上呢，馬車快，兩點多鐘就趕到了！」

年青的劉源的高亢的語音和健康的體魄忽然引起客人的注意了。雖然他們不知道他的車和馬是否高明。但最低限度他們卻相信有這樣一位筋強力壯的車夫趕車是非常愜意的。劉源看見客人注意他，便勇往直前地走過來搶取客人的皮箱，像一隻餓鷹攫取鷄雛那樣的敏捷。

「八毛錢，你就給，到城裏去！」他嘻嘻地笑着。

貼膏藥的警察看見火車已經開行，月臺上並未恢復平靜，車夫們還在糾纏不清，提着棍子趕過來，迎頭就給劉源一棍。劉源已經伸到皮箱跟前的手馬上又縮回來了。客人的皮箱和綢籃都放在月臺上，胖子用一根花紋手杖保護着，在車價沒有商議停妥之前決不允許車夫攫取。車夫們，由劉源領頭，緊緊地把游客圍住。這是他們的財源，誰也不能放鬆。然而財源是人，祇有一個，缺少任何瓜分的巧妙辦法。游客則似乎又是老於上路的行家，並不積極進行和他們談判車價，卻讓車夫自己把價錢低落下去，使每一位兜攬生意的人都紛紛喊着竭誠推薦自己的長處，希冀萬一得到遊客的垂青。

「你不要貪價錢便宜，應當看看車子去。」

「俺的是新車，馬也是喫飽的。」

「俺的車子最穩當，一點也不顛。」

「俺的車子送你去，送不到不給錢。」

劉源什麼話也不說，等着警察走過去，又伸手過來搶行李。他覺得這種辦法最簡捷，勝過千言萬語，祇要客人的皮箱到手，是不愁他不坐自己的車子的。不過這最容易引起旅客的厭惡的心情，劉源卻沒有留意到這一層。所以最初客人還有僱用

他的車子的意思。因為他屢次搶取皮箱，便認為這車夫的行爲太粗魯，祇此一點便沒有饒恕或寬容的餘地。花紋的手杖替代了警察的齊眉短棍，向他打過來，他的身子一閃，躲到旁邊，並不感覺什麼苦惱，口裏還是喃喃地喊道：

「八毛錢，八毛錢！」

「滾開！」青年客人一脚踢過去。

「不要你的車！」紡綢綉掛的客人大聲叱咤着說。

有一個叫做晉三叔的車夫，頰頰鼓動着像魚類，把劉源着實推了一掌道：「別人不要你的車，一邊去！」

劉源努力掙扎了半天的成績，是飽受到各方面的呵責，臉紅得像關爺，脖子上的筋肉也發漲起來了。他的眼睛筆直地望着那兩位舉止驕傲的客人，穿着草鞋的一雙腳便固定在那裏了，彷彿被釘子釘住了似的。

「俺的車在那邊，」穿補丁衣服的張二看見劉源的失敗，便乘機走過來向客人陪笑着說。「二位先生請看去，合式就坐，俺也祇要八毛錢！」

客人的頭差不多被吵得發昏了，忽然遠遠地跑來兩個中年男子，頭一個喊出這樣一個奇異的句子：

「先生坐洋車不坐？」

「比馬車舒服得多呢。」第二個緊接着說。

驛車夫全都閃閃起來：「洋車貴得很，你還是坐馬車去吧。兩個人坐一輛車，還可以帶行李。」

劉源的身體也開始活動了，但是保持着沉默。

「洋車多少錢一輛？」胖子客人問道。

「七毛錢，你少給一點也行。」

胖子客人和他的青年旅伴各提着一件行李下了月臺，向車場上去，車夫們都緊緊跟在後面。劉源也無精打彩地不得不移動腳步。

洋車在車場的西隅放着，恰好祇有兩輛，好像特爲他們二位遊客預備下似的。在轎車羣中，那車身特別引起人的注意。頂上是白布帶沿子的車篷，從車座一直到車把，很高地擋着，頗有南方的涼棚的風味。他們一看見這樣的車子，臉上便露出高興的微笑來。

青年客人說：「七毛錢有什麼不可以啊！」

胖子覺得旅行中似乎也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求一點舒服，點頭回答道：「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坐那樣類似的驛車呢！」

劉源聽見他們的話，差一點沒有哭出來；如果真是這樣，他今天的生活又要絕望了。他於是作出最後的呼喊：

「俺也祇要七毛錢，先生，你們兩位總共才要七毛錢呢。」

這可憐的驛車夫是還在滿心希望着，假若客人爲經濟一點起見，也許會改變了坐洋車的主張吧。然而驛車這兩個不很動人的字眼卻早已逃出兩位客人腦筋之外了。

洋車夫也恐怕這已成的生意被人奪了去，忙着加緊一步向前進攻：

「先生，你住哪家旅館，俺準送到。沙河也不要你下車了，好不好？」

客人的皮箱和網籃在無言的允諾中交到洋車夫手裏了，他們談笑風生地跨上車子，那白色的涼篷在車場中閃着，便轉過姚村，奔上田塍去了。

驛車夫們都沮喪着散開了去。茶館裏的夥計在那竹篷下指

手畫腳地議論，他不知道爲什麼這麼大熱的天氣，這些鄉下苦人偏要自尋煩惱。劉源走過茶棚來喝了一口涼水，看見夥計的訕笑。也不去理他們。匆匆又走出來，他覺得今天雖然自己的買賣沒有做成，同業也是一樣的失敗，心裏起初還不十分難過；因爲這種小波瀾在生命的大海裏是不算得什麼的。但是他一轉念想到已經到手的生意被洋車奪去，這不能不說是他們馬車同行的羞辱，忽然態度又變得十分憤慨起來，他心想，「要是洋車多起來，我們豈不都要餓死麼？」

這一問題似乎牽扯得太遠，在沒有萬分緊急的目前，他仍得想辦法找出路，這個比什麼都要緊，於是他又提着趕車的鞭子慢慢踱到車站的柵欄外邊去。

劉源的帶着黃睫毛的兩隻眼睛又在筆直地遙望着車站，然而火車是要明天才能開來的了。

細雨

林庚

細雨是蘊着憶戀之情的

但漏過那令人憤怒的一些事情

細雨蘊起了青青的草原的

而且憶戀中的冰雪是晶瑩的

但生命是慘澹的而且多艱難的

而且有着忍受在過去呢

卻是細雨是漏過那些憤怒的事情

疎疎的落在林外啊！

清寒的雨絲是家家有的

歸來的人懷着幸福之心情吧

但出門時的脚步如此輕快的

傘下的面孔是美麗的呢

在傘下是長起了不同的夢意

多年的，而且多少被遺忘了的

路過的人有着各色的傘

而街上是有着同一的雨聲呢

雨是無聲之季候的

多水的地上遠天空曠的

雨是希望之開始的

悄悄的而且荒涼的啊

但簷前是有着不斷的水漏的

街上有着清晨的叫賣聲呢

而雨的侵濕了每一條的路上

有着薄薄的霧潮潤的

但市上的人聲漸漸的遠了

庭中開了濕意的薔薇花

黃色的花上有着尖的刺

但美麗的，而且靜候着人的

是誰有着折花的細手呢

窗前的花瓶靜靜的

但林中是生着香蘭的氣息的

有着赤脚的人打着傘走過呢

風是雨中的消息

夾在風中的細雨拍在窗板上嗎

夜深的窗前有着陌生的聲音

但今夜有着熟悉的夢寐

而夢是逍遙或許是冷清的

或許是獨立在大海邊呢

但風聲是徘徊在夜雨的窗前的

說着林中木莓的故事

憶戀遂成一條小河了

流過每個多草的地方

是誰知道這許多的地方呢

且有着昔日的心欲留戀的

林中多了澤沼的濕地

有着敗葉的香與苔類的香

但細雨是祇流下家家的屋簷

漸綠了階下的蔓生草

伴侶

馬國亮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申報分類廣告徵求欄中有如下的一段：

「徵求伴侶：某君，川人，年二十八歲，身體強健，無嗜好。剛自英倫歸國，現供職某大機關，月入頗豐，茲誠意徵求女伴一人，以慰人生之枯寂。如有身家清白，面貌端莊，品行高尚，性情溫和，身體康健，無嗜好，有中學程度，年在二十五歲以下，願為訂交者，請附最近照片投函第四四二九郵政信箱沈浩君轉，合則函約面晤，不合則將照片及原函退回，並決守一切秘密，以重信義。」

「沈浩君轉某君大鑒：

閱報知先生徵求女伴，鄙人自揣頗能與所列條件相符，謹附上最近照片一張，如何即希示覆信箱一六九二號為盼。

鍾珍玲上。」

三

「珍玲女士：

沈君轉來示及照片拜收。見字祈於本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駕虹口公園一行，鄙人當於門口相候。又是日鄙人身穿淺黃色呢大衣，頭戴黑氈帽，深紅色絨圍巾，手執書本，尚懇注意，以資認辨為荷。專此即頌近安。

劉伯定謹覆。」

四

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虹口公園門前。

滿天空都是雲，太陽躲在裏面懶洋洋地射出淡弱的光。公園門前的兩株大樹，自從把葉子脫得精光之後，春天卻還沒有給牠披上新裝。牠這麼地，像在發抖着，焦急着，期待着，而春依舊不會來，浴在這昏弱慘淡的陽光裏，在這遊客稀少的門前，正如在徘徊焦急着的一個遊客一樣。

黑帽子，黃呢大衣，書本，這就是現在虹口公園門前的唯一的遊客，他，像這些樹一樣，在焦急，期待着，而期待的那個人還不會來！

兩點十五分了。摸出錶來看。

兩點二十五分了。他又看着。

兩點四十分了。兩條腿更焦急地在鋪道上移動着。

天卻仍是這麼暗澹。

不來了吧，他想。

這麼的天色，這麼的荒涼的地方，根本便不像是發生羅曼斯的所在了。

一輛公共汽車又停下來。人都跑出來了，女的，女的倒有

幾個，可是都跟着和全夥人一起地走散了，沒有走進公園裏來的，甚至連瞧也不瞧一眼。擦過身邊進來的倒是帶着小孩子的媽媽們。

獨個兒在發悶，想想自己倒有點傻。在這麼冷的天氣跑到公園來，當真上了女人的當倒不要緊，要是上的是男人的當，要是一些促狹鬼胡亂寄一個女人的照片來開玩笑可真糟！想想倒不覺後悔起來。不光是後悔跑到這兒來，而且簡直後悔整個的計劃。世界可有比這事還更傻的？爲要討老婆也總得想個更好的方法，雖然討是必得要快討的，爲了這一筆遺產。然而事情就不該弄得這樣傻，誰肯隨便地跑上來呢，這麼陌生生地！

正在出神，冷不提防一輛黃包車就停到身邊來，車夫跑得氣咻咻地。一個女的從車窩裏鑽出來，可不是她！

要悄悄地把照片翻出來對個仔細，卻又不敢；當真就是她的時候，不是有點難爲情？像嗎？倒有七八分像是照片上的那個；捺到耳後邊的髮髻，長長的眉彎，靈活的眼珠，直直的鼻，小巧的嘴唇……

自己正在打量別人，別人也早打量了自己，這樣的有點羞怯怯地便迎上來。

「可就是劉先生？」聲音像敲碎了的水晶般的。

「是，是的。」他感到極度的緊張，幾乎連話也不會說似的；好容易，吞吞吐吐地，「你就是鍾小姐？」

「是的。」這麼羞怯怯的一個微笑，軟軟的臉上辨不出是紅潮還是胭脂。

該怎樣呢，現在？他自己也像覺得臉上有點熱烘烘地。他現在似乎急需一個導演，他懊悔不該自己悄悄地一個人跑來，要是早對小林說了他一道來不是很可以壯壯膽子？

倒是女的鎮靜而大方一點，「我們到裏面走走吧。」

當然，他除掉答應幾個「是」字，簡直沒有思量的餘暇。摸出了兩隻角子便向買票的窗口一塞，鐵欄子動了兩動便把他們圍了進去。

才走上幾步，心裏又有點後悔了，那麼冷冷的地方，樹幹上連葉子也不剩一張，實在不是好說話的所在，遊人又是這樣稀疏，更顯得荒涼。怎麼不早說到外面，或者，一個吃珈琲的地方去坐坐呢？現在似乎不好說，才走進來便說要出去到底有點不像樣……

「劉先生剛從外國回來的？」敲碎了水晶般的聲音跟着一個膽怯的眼光飄過來。

「是的，剛從英國回來，還不到六個月。」那麼冷的天氣，那麼荒涼的去處，還是早點想個圓滑的方法出去吧。口裏答着話，心裏便在盤算着。

「離開祖國幾年，回來也不久。認識的人真是太少了。」心裏仍然盤算着。

「是的，離開這麼的長久，也難怪認識的人少了。」

「我很感激鍾小姐，你肯願意來和我這麼個平凡的人做朋友。」心裏依舊計劃着怎麼離開這個冷的地方。

「那是什麼話，得劉先生時時指教我是極引為榮幸的。」鍾小姐太客氣了，「跟着又接上一句，「你覺得冷嗎？」

公園裏面真是太冷了。」他昂頭看着四週，好像他看見「冷」躲在什麼地方似的。他的計劃搬出來了。

「還不很覺得。」好像有人提起冷，便馬上覺得冷似地，她把大衣攏得緊一點。

「還是到外面找個地方坐坐好不好？」他把最後的目的說出了。

「隨你的便。」

「不過才進來又跑出去了！」她接着又說一句，這麼輕巧地笑着。

五

車到了禮查飯店門前，他們便走了下來。

豎着的「X」形的玻璃門像走馬燈似的旋轉着，人便像擠在印刷機裏的紙張一般地閃了進去。我們的珍玲和伯定也先後閃進去了。

裏面，俏皮的爵士音樂從舞廳傳出來。人們正在那裏喝着茶跳着舞會。

「呀，怪鬧的。」珍玲輕輕地蹙了蹙眉。

「可常常跳舞麼？」

「唔——」她似答非答地，「我怕這舞鬧，這疲乏——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消遣。」

「那麼我們不要進去，就在外面坐坐吧。」

「是的，外面清靜得多了。」

侍役走來接到了大衣，帽子，他們便在左邊的一個角落裏坐下了。

軟而大的沙發，厚的地毯，黯沉的角落，大不列顛帝國貴族的華貴而嚴肅的氣息，坐在這裏的人都不期而然給這種空氣窒息着，都比平時更為拘謹溫雅起來。這是多麼適宜於一些「

陌生的熟朋友」聚會的場合呵！

稍為傾斜一點，而不過於放肆地，伯定倚在沙發裏，手指在彈着吉士牌的紙煙灰，對面坐的是珍玲。現在，他已從極度的緊張中安靜了下來，是有細意地聽一聽那對手的餘裕了。

略為盪過一點子的頭髮，拖在後面，兩隻白玉似的耳朵在兩邊鑽出來。圓白的臉，下面便是深紅色的旗袍，身段是可愛的。衣服的颜色是那麽地樸實而尊貴，態度又是那麽可親近的溫柔與大方。但是在她的薄薄的胭脂的臉面上，他發覺了一種感傷的，憔悴的薄霧籠罩着。

「可憐的孩子！」他的心裏悄悄地說了這一句。不知在什麼時候起，他覺得這一種哀怨成爲他自己的了。

在濃的咖啡，白的煙，溫柔的說話，水晶般的聲音，一聲微笑，或者，一聲嘆息裏，輕輕地，輕輕地，伯定的耳朵流進了珍玲的家世。

她的父親，早死去了。母親，剛在一個月前回了杭州，她們的原籍，去了，爲了料理一些田地契約的糾葛事。她自己，事業是南翔的XX小學教員。現在是放寒假，她到上海來，住在姑母的家裏。沒有兄弟，祇有一個妹妹，妹妹也跟母親回杭州去了。

「我的生活是孤獨的，」她說，「現在的許多朋友太使我失望，我願意找一個知己的朋友，於是我看見你在報紙上的啓事，」她把腰輕輕向後一仰，然後露出了一種可愛的淺笑，這麼天真地，「你，至少在現在我看來，是很使人樂於親近的，雖然也許我會使你失望。來罷，」她伸出了她的左手，（她的右手正按着咖啡杯的邊沿，）親善地，「讓我們將來的友誼是能夠使大家互相滿意的。」

伯定伸出了他的右手，握着這一隻纖柔的左手，他的老實的微笑在他的一張忠厚的臉上展露着，「我同意於你的話，並且高興和你做朋友。」

從伯定口中，珍玲的所能夠知道的是：他從英國回來不久，現在是中華銀行的會計科主任，家裏有母親還有伯父，兄弟姊妹都沒有了。父親是從前做過鹽務的，三年前去世了。親屬都住在老家的成都。祇有他，伯定，一個人在上海。他要登報徵求伴侶的理由，據他自己說，是感到生活太寂寞，急於要找一個共同生活着的人。爲什麼他急於要登報徵求呢？他可沒有說出其中的大道理。誠然，他還沒說出他的急於結婚的最大的祕密，雖然他是這麼地生着一張忠厚老實的臉，而且也確實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我們不能說他不老實，因爲他保持一種祕

密，好像我們不能把一個什麼都肯說出來的人都認爲一百分的好人一樣。

沒有留心到時間的跑過，但是魚貫的老年，中年與少年的紳士們，挾着那些太太，夫人，與小姐們，像一條五色斑斕的龍一般地從裏面散出來，便可知道時間已經是不早了。

「茶舞會完了？」

「茶舞會完了！」

珍玲看了看腕上白金長方形的手錶，「七點十分了呢！」疲乏的神色。

「還有別的事麼？我們能不能一塊去吃晚飯？」

「謝謝你。今天晚上沒空呢！」

「那末明天我能不能見你呢？明天是星期日。」

「可以的，下午二點半鐘，你還是在這裏候我吧。」

「好的，明天在這裏，我專候着你。」伯定一壁會了錢，

一壁熱望地說，「你可以把地址給我麼？」

「阿，那當然的！」她從他手裏接過了他手上的活動鉛筆，正要在他的小冊子寫。

「噢，」她蹙了蹙眉，「姑母天天都嚷着要搬家，我還是寫這信箱的號數吧——一六九二。」她在小冊子上劃着口。

B x 1692, 「這是我姑丈的辦事處的信箱，你寄去便得。」

伯定很高興地從她手上接到小冊子過來，撕下了一頁，在上面忽忽寫了幾個字，遞給她。

「這是我的寓所，維隆路一七二號第四號房間，每天六點

鐘後我多半在家的，有空希望你能夠常常來。」

「謝謝，有空一定常常來。」

大家臉上都掛着滿意的笑，站起來，走馬燈式的玻璃門又把他們轉了出去。

「讓我先送你回去吧，」伯定在英國幾年，至少在侍候女人方面是很懂的。

「不，我還要去會一個朋友，她就住在博物院路那邊，」接着，她喊了一輛黃包車到面前。

「那末，明天會，鍾小姐。」

「小姐？還是叫我的名字吧，太客氣的稱呼，我以為不必的。」她翻轉身過來。展着很天真坦率的微笑，同時伸出了她的手。

「那末，明天我在這裏等你，珍玲。」

「好的，伯定，我們明天再見。」

六

春，到底露出臉來了。

不必看樹梢上那淺綠的嫩芽，單是看女人底重大的狐皮大衣已換上了半截身的草上霜，你便會感到春的暖而已播散在空氣裏，而一直溶流在每一個人，尤其是都會裏的每一個人，底心上了。

時間成熟了春，春卻成熟了伯定和珍玲底愛情。是春的魅力，在青年人底血管裏不安分地燃燒。牠給伯定以更大的勇氣，在這並不很長的過程中，在名義上獲得了他底未婚夫人。

地點是在伯定的寓所，而且兩人中間底氛圍卻已經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一隻價值一千二百元的鑽戒正從伯定的手裏溜到珍玲的纖指上。

瞧：他們從心底顫動出來的喜悅！那從來沒有一首詩能夠真確地描寫的流露在他們臉上的神情！那沒有字眼底言語，沒有音調底樂歌，從他的眼，到她的眼！

七

伯定送了珍玲出房門，把門隨手關上。他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他立刻走到書桌旁邊，拉出信紙來滿滿寫了三張紙。這是寫給他的祖父的。他告訴他沒有違反他的意思，已經由友人的介紹認識了一位才德俱備的女郎，並且告訴他將於三天後的星期日訂婚，再過兩星期後便正式舉行婚禮，這樣，總算沒有超過了他最後給他在四個月內必須結婚的限制的時期。他還把那女子的如何優美盡量形容了一番。

把信重看了一回，封好了口，預備自投到郵筒去。珍玲因為還要找一個朋友，沒有答應和他一起去吃晚飯。他現在除了寄信之外唯一的事情便是去找一個朋友同去吃飯——什麼朋友都沒關係，因為他是太快樂了，他要找一個人來傾訴他的快樂。

他穿上了大衣，抓着了帽子，打開了房門，門外正站着一個身長瘦削的人。

「君祖！」他不自知地叫了出來，「什麼時候回來的？」

「回來一個多月了，」他握着伯定的手，「那一個女人把你關起來呢？我找了一個月到現在纔找到你。」君祖的俏皮脾氣和在英國時一些沒有分別。

「女人？」伯定睜大了眼睛，又笑了。他反拉着君祖的手

到外邊去。「你來得正巧，我們一道吃飯去，等會再回來坐吧。」

「那麼忽忽的，快樂的神色！」君祖跟着他落樓梯，瞧見他手上的信，「是寄給那一位小姐的信呀？在英國幾年來老是一副老實的怕見女人的臉，回來沒有多少工夫，便這麼的有了勁兒，是那裏學來的好本領！」

聽了這話，伯定真的臉又像有點熱了。然而他很快樂，他比平時興奮得多，而且這話正勾起了他的心事。他模仿着君祖平日的那種活潑而帶點輕佻的姿態，（雖然他學起來是不尷不尬的，）拍拍君祖的肩頭，「告訴你，君祖，見了女人要臉紅的，伯定快要訂婚了！」

「快要訂婚了？誰是那幸運的女郎？」

「現在不告訴你。過兩天，喝！」他再拍拍君祖的肩，「過兩天你會曉得的。」

八

從莫福樓出來，大家都喝得有點薄醉，四條輕鬆的腿在霞飛路上踱着。

紅的，藍的尼安燈，和活動的燈球，整條霞飛路便彷彿在

放焰火似的。這裏，是迷龍珈琲座，那邊，是埃素餐室；這裏，是加全古兄弟底花園，那邊，是黑眼睛餐店，愛凱飲冰室，國泰戲院，這裏，那裏，這邊，那邊……

霞飛路永遠是年青的。

「還有什麼女人的約會麼？」沒有等他回話，君祖又接了下去，「如果不妨礙你的話，我們到什麼地方坐坐吧。……初春底天氣是惱人的！」他又像自言自語地。

自然，伯定是沒有什麼不答應的，何況又是在喜悅的今夜

呵！

他跟着君祖走。什麼珈琲座，他是外行的。回到上海以後，跟別人去過不到三四次。

君祖在一個樓梯口前面站着了。門口上面，綠的尼安光繞成「蘭都」的牌子，L字像蛇一般的纏着另外的幾個字母，也纏着伊甸園逐出來的亞當底子孫們的心。

樓梯上面便是一個廣堂。數不清的燈吐着數不清的顏色底光。狂浪的爵士音樂震蕩到每一個角落裏。

走到這裏，就是老頭子底臉也要感到年青時代底熱烘烘，和尚也會忘記了祖師底法戒的。然而伯定，這一個可愛的老實年青人，卻似涅槃了的老僧一般地無動於中。不僅是因為他不

大高興跳舞，是因為他的心裏正癡着一個祕密的愉悅。他所懷眷着的高尚的戀愛，和這裏的環境比擬起來，在他看，是天堂與地獄一般的。

靜靜地，喝着啤酒，看着君祖走出去又走回來的好幾次，每次回來折了一根火柴擺在桌上。談不到兩句，那邊的音樂一響，他又趕出去了。但是伯定並不感到無聊。他外面似乎很安閒，心裏卻異常地忙。他想着珍玲，想着伯父的一筆家產，想着日後底豐滿愉快的生活……

他抽着君祖煙盒裏的 Lucky Strike，喝完了一瓶啤酒，他告訴君祖要到盥洗室走一趟。回來的時候，電燈還在亮着，但是君祖不在座裏。他把眼睛張望着，才遠遠地發見君祖的時候，電燈卻又關了，騰了幾支紅的綠的。在幽暗的光下面，他看見君祖正和兩個頭髮燙得蓬鬆的女人站着講話。他彷彿還聽見君祖在女人底臉上擰了一把。君祖向來是風流慣了的，他知道，和女人胡纏正是他的家常便飯。

才點好一根香煙，那邊君祖和女人們已走了過來。

「再會，馬嘉麗！」還把指頭按在嘴裏俏皮地送去了一個 Kiss，君祖便停在桌子旁邊。那邊的女人順着路走去，回了一聲，「再會， Slim Summerville！」

聲音是怪熟的！

立刻回過頭來，立刻便走上前去：「珍玲！」意外地捏着她底肩。

「哎，伯定，你也到這裏來！」幽暗裏，她的臉色是被掩藏着的。「……我……我到這裏來找一個朋友，再會，明天會！」這麼匆匆地，挽了另一個女人底胳膊，走了幾步，便閃到門外去了。

「好個柳下惠，倒認識許多女人！」看他回來，君祖便笑着。

「怎麼不認得她，她……」忽然掉轉了語鋒，你怎麼也認得她？」

「怎麼不認得她！」君祖模仿着他的語氣，格格地笑，「一九三一年級底 Don Tuan 怎麼不會認識瑪嘉麗！」

「瑪嘉麗！」

「是瑪嘉麗呀！綠妃舞場底瑪嘉麗呀！」

「瑪嘉麗！」他的聲音有點異樣，「你剛才和她說了些什麼話？」

「和這種女人有什麼正經話兒呢！……呵，對了，明天她預備到莫干山去，和她的媽。今晚到這裏是來向蘇珊話別的。」

蘇珊，她的好朋友呢！……喂，柳下惠，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呀？」

半響的沉默。

「我受了女人的騙！」伯定突然爆了出來，聲音在憤怒中帶着顫震。

「女人的騙！」君祖張大了眼睛。

「瑪嘉麗底地址你知道不？」死勁地把香煙屁股在煙灰碟上捏。

「怎麼不知道！我是去過的。」

九

到第五號石庫門房子的後門時，君祖回過臉對伯定說：「你自己一個人進去吧。結果怎樣，明天告訴我。」他便走了。

伯定一個人走了進去，經過了黑暗的樓梯，摸上了二層樓，他在外面敲着門。開門的正是珍玲。

房內地地上堆滿了破布和破紙之類的東西，皮篋鋪蓋等都包紮好，彷彿馬上要離開似的。在百忙中伯定慶幸自己沒有來遲了一刻鐘。

四隻眼睛對望着，沒有一句話。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半齣可怕的沉默！

「你要走了？」伯定開始送出了這一句。從來想不到人間會有欺騙的老實人，是沒有力量保持他平常的聲音與語氣的。

「是的，我要走了。」珍玲極力保持她的鎮靜的神色。

「你走了！」伯定漲紅了臉，「帶着我的鑽戒，我的二千元的支票——你，你這騙子！」

「騙子！」珍玲掠一掠她耳邊的短髮，咬一咬嘴唇，「我們有幾個不是騙子呵！」她冷冷的一笑。

「有幾個是騙子！這便是你。你自己已在供罪狀了！」伯定憤恨地指着她，「你告訴我你是個清白的女兒，你說你是教員，呸！多好聽的身份！」他的身體整個給憤怒搖撼着。

「我怎麼不清白呢？」珍玲立刻接了下去，「難道……」

「清白？我一輩子受了你的騙。你還是說清白麼，一個舞場裏的舞女？」

「噯！一個舞場的舞女就不清白了麼？那末一個主任便怎麼樣？……」

「但是你卻是個騙子！不要饒舌吧，我的鑽戒，我的支票，你要帶走了麼？你要走到什麼地方去？你知道你是和法律開玩笑麼？騙子！」

「我們有幾個不是騙子呵！」珍玲又冷冷地笑。

「你說什麼？你說除你之外還有幾個騙子？」

「還有幾個麼？全世界都滿着啦！告訴你，劉先生，這兒便有兩個！」

「兩個？」

「兩個！」

「瞎說！我一生不會受過這樣的侮辱！」

「是的，這裏有兩個，一個是大騙子，一個是小騙子。大的騙子要騙一份四十萬的家財，小的騙子騙去了一隻鑽戒和一張二千元的支票！」她忽然笑起來，拿手帕抹一抹唇角。

伯定突然給這話怔住了，腦上立刻警過了小林的猶笑。他咬一咬嘴唇，聲音放沉了下來，「四十萬家產，誰告訴你的？胡說！」

「誰告訴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沒說錯你吧！」

「好橫蠻的嘴！」伯定的聲音又大了起來，「說話當心點，我不慣聽這侮辱我人格的話！難道我領受了一份應得的財產就是騙子麼！沒見識的女人！」

「對呀，一個主任要利用一個女人來騙到一筆偌大的家產便不是騙子！一個銀行裏面的主任的人格不能受侮辱，而一個

舞女的人格就得被扔在地上踐踏，大聲的罵着：騙子！騙子！
她格格的大笑起來。

「但是，我的……」

「住嘴！誰希罕你的！這是鑽戒，這是二千元鈔票！」
她把手夾裏的鈔票全倒了出來，把鑽戒從指上除下。得的一聲
拍在桌上。

伯定一邊咬牙喃喃地咒着，一邊拿過了鑽戒，拿過了那一
大束的鈔票。

「要不要點點看，別說少了半文又來說我是騙子吧！……
不要數一數了麼？那末，給我滾吧！四十萬的財產還不會到手
呢，拿了這鑽戒趕快去找別個女人吧！」

她半推半送的把他擠出了房門，砰的把門關上。

聽見外面的人咆哮了幾聲，又把門踢了兩下，便一逕下樓

去了之後，她再縱聲狂笑了一陣，忽然把頭低了下來。

慢慢把腳移到牆角，把那一扇漆了綠色的門開了。裏面一
張四柱的半舊銅牀上，正輪着一個僅是給皮包着骨頭的婦人，
擁着一張粉紅色的棉被在乾咳着，牀口放了一個痰盂，裏面滿
了那黏着血絲的痰塊。

「算了吧，孩子，」牀上來的微弱的聲音，「我們這一輩
子就快完了的。」

珍玲跑到牀邊，伏在牀沿，把頭埋在被堆裏，哭了。
媽媽摸着她的頭髮，一壁在嘆氣。

哭了好一會，她突然把頭擡起來，摸着媽媽的臉，「不要
歎氣，媽，我們得想法子，而且一定會有法子的。」

媽媽望着她苦笑了一笑，牀頭的小時鐘正錯錯的打着十二
點。

秋田兩雀訪見記

王瑩

慢慢地通過了神廟，在堆積着小石子的道上，一家一家地望過去，「就在這裏了，」順着這聲音，我們擡起頭，卻見着綠油油的「壁牆虎」在並不高大的小樓上爬滿了。

「驚擾了！」開開了玻璃橘子的門，我們中的一個這麼地說。

「誰呢，請進來吧。」是柔和的女子的聲音，從裏面輕輕地傳了出來，接着雖然是已經那麼的年邁了，但，在她花白了的頭髮上，在她的微微有着縐紋的臉上，卻找出了年青時代的使人喜愛的清麗的風姿。那麼謙虛地，用着日本人特有的禮節，俯伏在清潔的草蓆上，和我們說着話。

「秋田先生在家嗎？」

「呀，真是失禮了，剛剛出門了呀。」一張悲愛的臉，靜靜地，伏在地上這麼地說着。

大伙兒微微地一怔。

「什麼時候回來呢？」

「真是遺憾得很，要晚上呢。」

「請原諒，那麼，我們晚上再來可好呢？」

「呵，失禮了。請晚上來吧。」

走出了小小的屋子，在四五步的距離中，還聽見那柔和的聲音，在深深地道着歉。

在滿街的燈火輝煌中，第二次回到了這小屋子裏的時候，迎着我們出來的卻是秋田先生自己，深深地鞠着躬，一個頭髮全白了的，穿着和服的可愛的老者，在向我們帶着了欣喜的笑容。

在外面脫去了鞋履，樓梯是狹狹的。我們停留在滿堆着書

籍的一間小樓上，在一個二寸高的小方桌前坐下了。——秋田夫人急忙地捧着一個小茶盒，請我們飲着那剛煮好了的濃茶。在靠窗的一個角落裡，秋田先生謹慎而珍惜地，揀出了些照片和畫冊：一面詳細地給我們解釋那些可記念的事物，一面卻帶點懷舊的情緒似地凝視着窗外的天空。

傍晚時的窗外底天空，是十分靜謐地，風微微地吹拂着。我們在一種極溫靜的，沒有催促和些微的虛偽的酬酢中，開始了以下的談話：

「除了俄國外，秋田先生可會到過別的國度裏去過嗎？」
「沒有去過。」他搖頭。「從前愛羅先珂在北平時，曾經約好了到中國去的，那時沒有去，以後有機會的話，想去看看的。」

「很想請先生告訴我們，在戲劇這方面，兩年來，日本的趨向是怎樣的呢？」我們把話題轉到戲劇這面來了。

「日本的新劇運動，在政治的混亂下，是在停頓着的，沒有進步的……」他頗為寂寞而嚴肅地說着。「在演出這方面大概可分兩種——「歷史劇」和「現代劇」。」

「那不同是在那裏呢？」

「兩種都是以比較曲折的方法來表現着一切的——因為不

能像從前一樣的針鋒相對了——歷史劇，是取歷史作題材，以進步的思想作內容，而反映現實的社會的。現代劇，是不直接的反映現代的政治，而以新的寫實主義的方法，來描寫複雜的社會現象的。」

「最近公演的被斬的仙太，先生可以說一點意見給我們聽聽麼？」

「那就是屬於歷史劇的了，」他說。「時代：是明治以前到明治為止。內容，是對封建主義的革命。」

「關於演出後的批判呢？」

「有兩種，一種說是正確的，一種說是不正確的，不過，村山知義氏卻說牠是帶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的。」

「關於舊的中國戲劇，和日本的有什麼不同呢？」我們仍然地追問着。

「大陸的人一般身體做戲很好，動作很大，島國則不然；那原因是：中國土地廣汎，語言複雜，必需以身體來補助語言的不足，日本土地狹小，語言統一，因此，身體做戲是比較少的。」

「先生現在是在寫作些什麼呢？」

「一個開篇，生活五十年在文學界上已經登了三期了，預

備出單行本，還未出版。」

「以後預備寫作些什麼呢？」

「想多寫一點東西，童話和小說，想到了就寫的。但……」

「他溫和地笑了。「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世界呢。」

在靜靜的談話中，天已經全黑下來了，樓下的鐘聲已敲着九點了。當我們帶着歉意地起身告辭的時候，秋田先生卻很願意我們告訴他一點關於「一二八」時的事情，我們明白秋田先生是想從中國人的口裏，聽到一點中國民衆被殺害的真實的事實。當他聽到「東方圖書館」及一切及的文化機關，差不多全部都被毀了的時候，他嘆息着說：

「日本的軍閥是在發狂了！」

在殷勤地道別的聲中，我們走出了秋田先生的家，澄澈的初秋の月，懸掛在青藍的天空，踏着滿是銀櫻樹影的小石子道，一個思念在我們大家的腦裏閃着了：

「人與人間的隔絕和鴻溝，不是國籍的，種族的，而是另外的，一些不合理的事物，相信着，終有一天，文化的輪子會把這些給碾平了的！」

一九三四，十，三日，於東京。

白金的女體塑像

總時英著

內容

白金的女體塑像・父・妻・舊宅

・百日・本埠新聞編輯室裏

一札廢稿上的故事・街景・交

關少佐・PIERROT・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三九頁

定價

七角

歸家

林希雋

太陽落山後，靜穩的黃昏越襯托出鄉村間所特有的一種靜穩的光景來。街上，被無邊的冷落籠罩着。隔上半天纔顯出一兩個的趕夜路的人，在拖着速急的步伐，這聲音算是冷落中僅有的點綴，此外可就不容易發見別的絲微的聲息了。幾家店鋪子已燃起星星的豆油燈，發着黯淡的光芒，把靜穩的空氣渲染得有點近似淒涼。從天上瀉下來的月色倒比燈光更覺明亮，瀉到對面的高牆上，隱約地劃成一邊濃一邊淡的交界線，許多人影就踐着月光和燈光在動蕩着……

像今夜這樣的情形通常是不大會有的。

「在前面來了，」混亂的說話聲中間有人在叫。

就在迷濛的月色裏邊，遠遠地現出了一個蓬着滿頭的頭髮的中年婦人，拖着沒了尾巴的木屐，長長的臉孔，塗得怪嚇的。如像瘋子一般，頹唐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哼，大家看啦，破褲擋露出屁股來哩！

——娼子，娼子，狗彘的。有什麼好看。

也有俏皮的孩子緊跟着婦人調蠻勁，也有大人們加上幾句輕薄的惡罵。於是靜得太靜的黃昏的長街頓然嘈雜起來了。

離家三四個年頭的這婦人，她是長街上一家小香舖子的香舖老嫗的媳婦。在養下第二個女孩兒阿花不久的那年夏天，男人因流行症不幸病死了。而香舖老嫗是非常迷信的，每天早晨和晚間總得到附近的菩薩廟裏燒燒香，磕磕頭，默禱菩薩保佑她一家子。然而僅有的這個兒子死了，想前想後沒有別的，老以為是媳婦命舛，帶帶帶星，把兒子尅死了。逢着誰便放開她發沙的喉嚨；

「過門不上三年，我的兒子就死，準是那苦命鬼生辰兇狠

。」

於是香舖老孀將所有的怨恨全推落到媳婦身上，今日罵，明日打。看成冤家仇敵似的，不再看做是自己的媳婦了。凡是不應該讓一個女人做的粗重的事，都排給媳婦去做，叫她磨難，有什麼地方可以虧待的都盡量用來虐待，犯不着發怒的時候也發怒。照香舖老孀的意思，她是要拿各種方法來磨折她，使她耐不過，迫她走。

「你馬上給我滾，另外嫁人去，我不要你。」

這樣逼迫媳婦的話在香舖老孀的嘴巴上不時溜出來，不知多少遍了。

可是媳婦不說一句話，當人前陪笑臉，背地裏吞淚水。她不願意離開家，更不願意另嫁人。她咬着根牙忍受人間所不能忍受的苦難和遭遇，沉在憂鬱裏過慘淡的日子。對於婆婆的虧待她沒有什麼怨恨，因為她知道一個老年人喪失了兒子的心境和自己喪失了男人是同樣的悲痛。她祇期望婆婆能夠瞭解她，如自己一般抑住痛苦，把一切指望有兒子的事來指望孫子。

然而都是徒然。婆婆已被過分的哀痛摧殘到失去理性。沒地方可發洩，媳婦是成爲她唯一的對象了。所以苛待的情形是隨着她陰暗的心一天天的厲害下去。

到最後，香舖老孀竟硬巴巴把她攆走。

她走後不久，香舖老孀便瘋狂似地到處向人說：

「哈哈，我早就料到那賤骨頭不是東西，現在在鑿子裏當娼子了。」

要留也留不得，於是媳婦祇好帶着一顆重創後的破碎的心，含淚忍痛地背了家，背了兒子，踏上她流浪的旅程。

「我還是要回來的，」在臨走的那一剎那她高高的說着。這句話一直繼續保留在心坎上，長長的日子，不曾一刻遺

忘。

當時她覺得暫時離開也好，過了一些時日，也許婆婆會緩緩地變過來，不再像從前的樣子，那她就可以再回來了。

在離家的三四年中間。身雖在外邊，心卻永遠維繫在家的回憶上，歸來的憧憬上，天天的記掛着家，記掛着兒子的吃喝。彷彿仍然居家一樣的想念到一切的瑣事。

她一面就在城裏李公館當傭傭，辛辛苦苦地挨着憂愁的日子，積下一點私蓄時，便託人家帶回去給兒子買東西吃。

有時候聽到：你的兒子能做活了。

有時候又聽到：阿花已長得怪好看了。

得到了這些消息，她便想立刻回家，而媳婦永不見笑容的

陰沉的臉龐就鐵樹開花般的苦笑着，幾乎興奮得整夜閉不上眼睛。

爲了太多的愁慮以及太多的操勞和刺激，她的精力日見衰弱，夜裏常失眠，白日則打瞌睡。做活沒一點勁兒。這結果就是最近給李公館歇工。而仍是念念不捨的懷想着家的一切啊！

「現在這『又來了』的同時被人鄙視的長臉的婦人就是數年前給硬巴巴擡走的香舖老孀的媳婦。闊別了好些歲月的故鄉的人物和景物，都起了明顯的變化；街道不知什麼時候闢成馬路，兩旁的屋子店舖全是重新建造起來的。便連香舖老孀的店子亦一樣翻新了。一切都變，一切都感覺到陌生。但是不變的祇是香舖老孀一個年老的有些反常的心。她早便跟任何人說她沒有媳婦了，媳婦已經去當娼，或者說是死掉。因此鄰居都相信香舖店子祇有年老的香舖老孀，和兩個孫子。

然而被人們認作是娼子的香舖老孀的媳婦，這長臉的婦人，還是一心想回家。

什麼人都看她不像人，是妖孽。

長街上儘充溢着吵嚷的聲浪。打謔的人越來越擁擠了。

她的神色異樣的陰慘，陰慘得有如昏雨的傍晚那麼地。難

堪的穢語打小孩子的嘴巴上，大人們的嘴巴上吹滿她兩隻耳朵。她覺得憤怒，爲什麼這些人全沒了良心，她想反嘴回罵幾句，但終不見罵出來，祇睜着赤紅的眼睛在糊模的光影中閃動着，默默地走她的路。

有個好事的小夥子從她的背膊後邊抓起一把泥沙，望準地扔了過去，泥沙就撒到她的頭髮上，衣服上。

於是一大羣人嘩啦的笑了。

拍乾淨一身泥土之後，她掉轉了腦袋，用着低低的嗓子說

道：

「別這樣沒天良吧！我是這樣苦惱的。」

「別這樣吧，我是這樣……」

緊接着有人扯起鬼嗓子學着說，隨後又是一陣子嘩啦的笑聲。

蠕動在面前的那些無知的幼小的嘴臉，她還認得清清楚楚，能夠指出那個是誰的兒子，那個是誰的養子。便是自家亦是有兒子的人哪！可是她卻在外頭流落了幾年，沒得到旁的，光是落得莫名的侮辱和譏諷，她昨天已經來過一次，碰了壁回去。但她自信一生沒缺憾，更從來沒做錯一件事。可是爲什麼到處都是遭逢着無端的奚落呢？沒一個人站到面前，善意親近她

。孩子們速速從她身旁走過，大人們加以冷酷的詛咒，誰見了她就如見了鬼魅的想避開，彷彿外界的一切全跟她脫離關係，使她深刻地感到一種被遺棄的荒涼和悲哀了。

可不是，連阿花都不承認她是親生娘了，適才那一羣孩子當中分明瞧着阿花也在，而阿花怎麼着，一瞥見的時候，便一跨腿溜走。像那末一個討口的叫化子，說是自己的娘，她不相信的。問阿花的娘在什麼地方，每一次都是乾脆地答：她的娘早斃了。

阿花一股勁攆到姥姥的跟前去噙嘴了；

「那瘋子又來了。」

「你聽見不是？」

「是的，快來了哩。」

「臭囚攆，殺千刀的。」

聽着姥姥恨恨的罵了幾聲，洩氣，繃雞皮膚的面龐登即繃緊起來，用下行齒咬了咬上唇，忿忿地走去站在門口。

孩子們依舊不放鬆地追着婦人打哈哈。有的跳在前頭，弄着鬼臉，鬧花腔。而她的腦袋垂得更低，祇顧無言地緩緩的走着走着。眼前的一切她沒有餘暇去計較，心裏邊祇是擒住一個很難達到目的的目的，希望婆婆能轉了念，容許自己回歸故家

來。然而一想昨天的情形和婆婆比以前更殘惡的勁兒，一點希望就微微搖晃着，像搖在風中的燈花，這樣反復尋思着，臉色越加沉了下來。闊別的家就擺在前面了。

屋子前依稀地站着許多人，盤據在門檻邊的兇神般的是婆婆，她瞥了一瞥，立即把視線縮回去，彷彿突然有一種劇烈的打擊襲過來，使她的手指不由地在顫抖抖索，同時腿子像絆着了什麼東西滯阻起來，邁着迂緩而艱難的步子。

說笑聲混和驚雜的叫嚷跟着奔騰上來。

——又是香舖店子的媳婦來糾纏不是？

——自然囉。

——不叫淫媾，還叫什麼媳婦，你們真是……真是發昏。

——你說，世上那裏有像這樣沒臉皮的爛種，家裏住不下，跟人家走掉，一去幾年，誰曉得她在外邊不三日姘，五日札。現在老了，活不成，跳河罷了。倒想回家，一點兒廉恥都沒有，天曉得。

——天曉得，簡直活見鬼。

——實在怪不得香舖老嫗要那樣頭目痛淨的。這種事，誰接捺得了？

擠滿當街的住屋的門口的每個鄰居，這時候都在替香舖老

嬉過不去的你說他應的紛議着。然而說着話的人，有一些是當她離家後方作成的新鄰居，這婦人爲什麼出走，她是怎樣走的，壓根兒就不會弄明白，知道的僅是從香舖老嬸自己的亂拉扯或從旁人口中得來的不完全靠得住的零碎的事實而已。不過在她們心眼中總以爲一個婦人不規矩矩的在家裏管兒子奉待婆婆，卻拐到外頭放浪了那麼悠長的時間，尙且有面目回來，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長臉的婦人已停步在香舖店子對面的空場上，羞慚地踟躕於人羣中，冷臉孔與冷臉孔的重疊中，每一句嘹唳的刺耳的話自然清晰的聽到，而且也能夠辨認各種聲音是那個。然而她缺乏勇氣去望望一張張冷酷的而又爛熟的人的嘴臉，她站在微茫的月影下，像一隻病重的鷺鷥，頭兒低落在胸口上，穿着一件污穢的土布外衫，上身不時作瘡疤。噓噓地抽着氣，彷彿怕冷一樣。漸漸地，周遭完全讓看熱鬧的人緊緊圍攏着，幾乎沒留下一縫空兒。

無數的殘惡的眼睛，像要吞噬人似的釘住她的面部，使她的神態更加窘迫，更加不敢稍微把腦袋擡一擡。眼皮差不多全闔了上去。動也不會動，簡直變成一根無感覺性的木棍子，祇有耳鼓裏邊充滿了尖銳的譏諷，直刺痛心窩的刀一般的譏諷。

矇矓矓的目光下呈現出十分凌亂的景象來：暗踴動的影子在左旋右旋的轉動，孩子們無理的吵嚷，嗚嗚的蒼蠅般。黑影子一幅幅掠到牆上匍匐過去，又重複地印在地上，以及人身上。隔了好一會，婦人才張開她沉滯的嗓子，掀動着兩唇，泥喃地不知向誰說話，也聽不出她到底說些什麼，因爲她的微弱的聲帶早就被另一種洪亮的叫喊所掩殺了。

她把身子搖了幾搖，用勁地道：

「我死亦不甘心，我要回家，我是有家的。」

聽了這話，沒一個不覺好笑，於是一個個的笑了。

「我死亦不甘心的，」再自語般說一遍。

又是一陣更有重量的笑隨着爆發起來，孩子們攆出大人們的肘膊，跳到人堆外，拚命拍掌心。

無聲的啜泣和淚水卻悄悄打她的眼眶裏邊。

此時，坐在門口的香舖老嬸直氣得眼珠冒火，她左手抓住一根粗大的木棍，另一隻手被阿花握着。阿花上身偎着姥姥的右臂膀，瞧着那麼一個瘋子似的她的娘的婦人——其實她也不明白這人就是自己的娘，因爲娘離家的時候她年紀還輕，後來祇聽說姥姥告訴她的娘早死去了，從此她曉得自己是沒有娘的，給人們圍着打諺，她似乎不生怎樣的感想，而且露出滿臉的

笑勁兒來，和旁人一同地。香舖老嫗半句話不說。兩眼網着赤紅的血絲，額際間現出一條條蚯蚓般的青筋。她沉思了一忽，移着嘴巴湊上阿花的耳沿，輕輕地說幾句話，阿花朝着媽媽的臉孔會意似的霎一陣眼，點點頭，隨後一溜煙跑開了。

「你這狗拖的短命，不快走，準抽斷你的背脊。」

阿花走後，香舖老嫗好像舒了一口氣，站上來嘶起高的噪子罵。大概是過度的憤怒，站都有點站不穩，罵完，就馬上坐下去。

眼前殘酷的情形使婦人不禁深深地回憶起幾年之間，默著一顆破爛的心咬緊牙關過着辛酸苦難的生活，爲的無非是在等待機會回家。而結局不但不能得到同情，反是招來更多的誤解和更多的忍心的輕蔑。一切人甚至於連自己的親兒女都扔下她。悲慘的事實在一剎那間將她珍重數年的時間的憧憬無惜地敲碎了。往後的日子還遠着，長長的困厄愁患的日子後邊仍接着長長的困厄愁患的日子，教她如何活下去呢。想到這里，她不由自主的又喊出聲來：

「我是有家的，我要回到家，你們有心肝的替我說說吧！可是根本便沒誰留神聽她說。她說了後，痛楚地乾咳了數聲

，眼底感得一陣昏，亦是累了，就倒下去似的坐在地上，腦袋枕着臂腕，用兩手撐着。一上一下的喘息。剛剛坐下去沒多久，人叢中間忽然衝出一個二十歲近邊的壯漢子來，一直走到婦人的跟前，半聲不響，就一把抓着她的頭髮，一隻手捏起拳頭來：

「還不走，要在這里幹嗎？」

因爲頭髮被擒住，腦袋同時亦不得不擡上來，當瞥見那男子的面龐的時候，又竭力使腦袋沉下。

壯漢子向四週的人們掠了幾下，一種不愉快的情形油然而上心邊裏。神色突然變了，緩緩地伸回抓着婦人的頭髮的手。直站着發楞。

——她的兒子來了。

——她要吃苦頭了。哈哈！

看熱鬧的人們本來已漸次感到乏味。但一見兒子走上來就抓着娘的頭髮，怪緊張的，於是又一度興奮起來，都拖着一個看兒子打娘的好奇的心。而兒子可沉入遼遠的思想中，感於數年前出走的，曾經養育自己的面現在流落到這田地的娘，娘當時出走的情形，他是瞭然的，此後的經過他也是瞭然的；同時更有感於攤在眼前的許多可憎的談諧的嘴臉。這些人懷着卑污

的存心將他人的不幸作為自家的快樂，而被打趣的正是自己的娘。那是什麼話。整個兒給嫉惡的思念所佔據，跨上來的一股蠻勁頓然消失了。然而人們瞧了壯漢子的模樣，竟詫異着：「遲疑什麼呢？」

香舖老孀看見久久沒動靜，振着發沙的而帶怒的尖嗓音：

「怔什麼，快趕緊算了。」

怎麼辦呢？要打還是好意把她勸走。他心裏已紊亂到拿不出主張來，沉思了半響，纔：

「快些走吧，不走總沒好下場的。」

「你要我去到那兒呢？」隨着淒切的回聲淚水簌簌的滴在腮頰上。

壯漢子說不出話，可是卻有人代他答道：

「回到窩子裏去。」

「天呀！可憐我整日沒一口水沾過喉。難道你……你就不認識我了麼……啊……」

說到「你」的時候婦人卻望了壯漢子一眼。那種受割害似的聲音。每一支音符真變成一個錘子，直往壯漢子的心窩擊去，使他發痛。眼前的情形，又使他忿恨。他幾至迷惘不知所措

了。幾次拉了拳頭，想打出去，但終打不出去，無形中像有東西牽住一般的。他又幾次預備返身走，然而他知道擺脫不了。想了又想，最後有如神經錯亂似的吼叫一聲，一邊使着左腿直向婦人的腰部踩去。不知是重還是輕，婦人哇嘯……嘶了起來，就栽倒下去，在地上翻轉着身子不住地呻吟，淚珠密密的落着。可是除了被打者和打者之外，其他的人都麗麗拉拉地大笑。正當在極度騷亂的時分，有人故意使勁擠着挨着，搭近壯漢子身邊，他一個不提防，便不前不後的跌落在婦人的身體上，婦人又慘叫出來。於是整個的空間更振蕩着火山爆發的笑浪。壯漢子急忙爬上來，抖去衣服上的泥土，狠狠地瞪着背後的人們，發狂似的奔出外去了。這時，婦人亦已吃力的撐起身子，臉孔全塗滿泥沙，蓋着狼籍的淚痕，蓬亂的長頭髮拖着鼻尖上邊如同鬼魔的陰影，她口裏還在唸唸不休，手頻頻擦着被踢過的腰部。深夜的冷風吹得她遍身的皮膚生雞皮粟子，她喘息着，感嘆着，擡首望天，天上的月亮被大塊烏雲遮掩，大地驟然的黑暗同她心裏的黑暗混合，一樣深厚，她開着不大動彈的步子，向着黑暗的夜路走去。

麥酒及其他

陳江帆

麥酒

因為怕成爲歷史上的，
你的心是一隻浮空體了，
牠生長在香粉和時裝的氛圍中，
做着灰鴿般的流浪呀。

將沒有頹敗之感吧，
如灰鴿沒有頹敗之感，
溫度被人工調養着，
十二月的園裏也見了朱砂菊。

感官的香味跟感受者一同消長的，

倘你一日有衰弱症的嫌厭呢！
讓窗子將田舍的風景放進來，
你不將想起已成爲歷史上的麥酒嗎？

減價的不良症

屬於唱片和手搖鈴的夜，
減價的不良症更流佈了，
今年是滯銷之年哪。

市場的音調蜂巢般嗡嗡着。

不要當樂隊咀嚼呢；

當樂隊咀嚼的是錯覺吧，
我們呼吸着工業風的音調。

是末代的工業風的音調呢，
任蜂蟻般地叫喚着，
也已失去牠創世紀的吸力的。
今年是滯銷之年哪。

海關鐘

當太陽爬過子午線，
海關鐘是有一切人的疲倦的；
牠沉長的聲音向空中噴吐，
而入港的小汽船爲牠按奏拍節。

林蔭道，苦力的小市集，
無表情的煤烟臉，睡着。
果舖的呼喚已缺少魅惑性了，

縱然招牌上繪着新到的葡萄。

都會的版圖（一作新境）

都會的版圖是有無厭性的，
昔時的海成了牠的俘虜；
起重機晝夜向海的腹部搜尋，
縱有海的呼喊也是徒然的。

現在，我們有嶄新的百貨店了，
而帳幔築成無數的尖端。
蛋女低低的坐着，——
電氣和時菓的反射物。

街

穿過了橋，
像南歐的獨木舟載着你，
輕輕地，你踏出

細月亮的街。

月亮是細到祇照見水門汀，
和你馬來女的舞姿的步武。
用祕密的視線觸覺着，
我願一切是影畫哪！

因為你善步舞的，
縱我想出一個遠土的小港，
從細月亮的街回過來，
你能小住我棕櫚的板房中嗎？

秋風

在秋天的都會的晚上。

用你毛織的流行色浮泛着，
誰還能感到是秋天呢！

秋風是你美麗的恩人哪！
牠使你記起紅羊毛的圍巾，
皮製的手套，橙子色的外衣，
和花飾的法蘭絨的帽子，
這些都被你擱置在衣櫥上的。

但我是一隻古舊的小樂器，
秋風不能使你記起牠來的；
就讓牠永遠被擱置在塵封中吧！

我願秋風是一切的恩人哪！

逝

羅、洪

老太太端着手裏這捲鈔票，好容易鬆一口氣；斂了好幾天的心，才算放下了。幹這種事情，總得在心境平靜的時候才順利。這一回，她想趕快一點，早一天動手，差點兒鬧成大事。前天，那病人不是很危險嗎？下身差不多浸在血泊裏，血卻還流個不住。老太太真的着急了一夜，她一生做着這門生意，賺過無數的錢，難道要在孫子們已經不許她再幹的現在，闖下大禍嗎？她用盡所有的本領，病人的危險樣子才減少一點，今天，病人居然能夠搬去了。要是再遲一天，豈不就糟糕？明天便是第二個孫子結婚的日子，一定會洩漏的了。

可是，天下事總得冒險的，否則，平白地這捲鈔票那裏會來呢？她活到如今七十多歲，有五十多年幹這門生意，這麼一捲捲的鈔票，也數不清賺過多少，卻沒有出過一回岔子。賺了錢，也就賺得了地位，親戚們都豔羨她，她也被許多人太太太

太地叫着。這城市裏，人們一說起接生的老手，和「幹私貨」最可靠的地方，便會記起她的。

她把那捲鈔票放在櫃箱裏，上了鎖，便大聲喊女僕進來，吩咐着把病人床上的被褥拿去洗，有鄉下親戚來吃喜酒的，這床舖便讓給他們睡覺。可是她又向這女僕張媽說，王家太太那邊借的一套坐墊，隔壁陳先生家借的藤椅子，還有向什麼人家借的大燭臺和繡花桌圍，都應該快點去拿。這一大串話，把張媽聽呆了，她記不清楚這許多。但老太太狠狠地瞪她一眼，張媽才背轉身子走去。老太太平常要女僕做事，都是這個樣子，不管能不能記得這許多，她祇顧一大串一大串的說着。好在要是女僕記不清楚，也不必担心，隔不上幾分鐘，她又會照樣說着的。女僕走後，她又依戀地在櫃箱前面站了一會，便走到穿堂那邊，看見媳婦正拿着抹布揩窗子。她就吩咐媳婦到街上去

買東西，又要她今天把點心完全做好，明天有明天的事情做，而且點心到明天就要給客人吃了。媳婦張着幾夜來睡不夠的眼，向老太太看了看，沒有回答她。

老太太在穿堂裏轉了一個圈子，想到先該除掉堂屋裏兩個匾額。去年娶長孫媳婦時，早幾天把接生的招牌拿掉，卻忘了這兩個匾額。後來孫媳問起牠們的來歷，才撒了個謊，談她的公公是醫生，才有人送來的。老太太自以爲很機警，但她認不得字，那「妙手回春」果然把孫媳騙過了，可是「胎安白鹿」這四個字，雖說祇初中畢業的孫媳，可也哄不住。這件事使大孫子生了很大的氣。他千叮萬囑地向家裏說過的，等他結婚那時起，無論有多大利益的生意，不准再做了；招牌那些東西，也得一起藏起來，結果仍舊鬧了這樣的笑話。幾天來他疏忽了這件事，要是早一點發覺，也就沒有事了。妻祇知道他是鐵道部裏一名職員，家裏也富有，不道才結婚三天，就有這不幸的發現；他祇得硬着頭皮，把事實說出來。老太太很記得孫子爲這件事生的氣，所以這一次非把牠除掉不可了。於是老太太又大聲喚着女僕。張媽急匆匆地趕進來，一邊還在胸圍上揩着手。她便指揮着把匾額一一地除下，自己拿着鷄毛帚拂拭掉灰塵。

「現在用不着你再站在這兒，快去洗被褥，停會兒還有許多事做，你又忘了嗎？」

老太太把站着的張媽趕走了，又向兩塊倚着門角的匾額端相一會，覺得自己也不該站在這裏，便回到房裏去。一隻褐色梳妝臺靠在大木床橫頭，她抽了幾個抽屜，看見去年娶長孫媳時戴過的紅絹花，便把牠放在臺上，好使明天不忘記插。老太太從丈夫死後，已經四十多年不戴紅了，如今年紀已老，又是孫子的大喜，照例又有戴紅的權利。老太太知道自己上了年紀，不比從前靈敏，無論什麼事，她總要比人家着急，預先安排好；所以又想起那件新做的緞子夾襖，也從櫃裏拿出來，輕輕地放在床頭，明天穿起來也便當些。她還想拿條裙子的時候，媳婦卻喊着她，說是志勤哥哥來了。

志勤哥哥是老太太的外甥，在南貨店裏當了十多年賬房，她最喜歡他的勤懇和誠實。

「勤相，這一次又得勞你幫忙了，」老太太笑着說。

「那有什麼要緊，親戚們有事情，總應該幫忙的。門綢也借來了，就紮起來吧？」這中年的外甥，頭髮已經有一半花白，好像就辛苦了半世似的。

「就動手紮也好。」老太太高興地做了助手，門綢便紮起

來了。大紅的，蘋果綠的，淡紅的，一重重地紮着。

「勳相，你看這兩個球，結得沒有正門上的好，東面一個太高，西面一個又太小了。」她指揮着。

那中年的外甥，花白的頭髮根邊，淌着大汗，可是老太太沒有顧惜到這些，她好像一個藝術家鑒賞他人的作品那樣，苛刻地批評着。

一重重門上紮了綢，看去就像有喜事的人家，空間蕩漾着喜氣。老太太嘴角上的微笑也更明顯。剛造過四年的新屋子，抹上兩次桐油的木色，配着這紅綠的綢，真是再鮮豔沒有的了。所以她不覺得自己曲着背的困苦，前後走了幾次，那些門綢看去很整齊了，才放心，要外甥跟她到房裏去。

「前堂屋裏，我想把喜幛先掛起來，中客堂等他們結了婚，把這次送的帶回來了再掛，好不好？」

可是外甥不懂她的話，祇是向她望着。

「那麼現在這些是那裏送來的呢？」最後，外甥才遲疑地這麼問。

「去年你大外甥結婚，他的朋友們不是送來念多個喜幛嗎？裏面有兩個是什麼長的，還有一副對子是什麼委員送的。」

中年外甥一聽到這些什麼委員什麼長也就心折了，連連地

點着頭。他記得去年真是見過的，他還沒想起那三個人的名字，老太太已經從箱子裏把一幅大紅的喜幛拿出來，放在他手裏。又伸手去拿了一副對子。

「這一副就是那個委員送的。」老太太得意地蓋上那隻米漆的木板箱子，走到前堂屋裏。

她鄭重地告訴外甥，放在匣子裏的兩個便是什麼長送的喜幛，教他掛在正中。那對子就掛在牠們兩邊。

喜幛都掛了起來，把前堂屋裏塗滿了紅光，一個個金色的字，都躲在紅綢子上發笑，在老太太看來，雖然她認不得字，但正中的兩個，覺得最輝煌了。

「姨媽，那上款是祖望，不是祖光呢。」

「那不要緊，祖望和祖光好在說起來也差不多，他們是弟兄。而且給人家看起來，多一點總比少的好。」

中年的外甥又點着花白的頭。

這樣忙到傍晚，一切瑣事大概都安排妥貼。中堂屋裏，香案也擺齊了。李太太那裏的繡花和合桌圍，聽說不大肯出借的，今天居然也借到；那發亮的大燭臺，配着這繡花桌圍，看來很有點兒富麗。老太太滿心歡喜地，向穿堂那邊走去，外甥正埋着頭，在喜簿上抄着人家送的禮。從廚房那邊，傳來煮熟雞

子的香氣。張媽和臨時叫來的男幫手，在天井裏揩着桌椅。這一切，都顯示着喜事就在眼前了。

快要吃晚飯時候，有兩個鄉下親戚來，她們說爲了吃這次喜酒，已經盼望了好久。

那年老的客人，從中山綢的夾襖裏，拿出一隻紅色封袋，放在老太太面前，還有帶來的四包禮物，說是都爲這次的喜事送來的。這禮物，老太太一看便知道比先前的來往闊氣多了。

「太化費了你們。你們是難得到這裏的，上一回喜事也沒有請得到。」

「嫂嫂說那裏的話，我們祇要事情不忙，你不請我們也要來的。上一回大官官做親，正在秋收時候，實在忙不過來呢。」

「這鄉下老婦人笑得很文雅似的，祇露着兩排金黃的牙齒。」

「你們新奶奶現在有幾個小寶？」老太太向表妹看了看，又看着那穿紫色短襖的外甥媳婦。

「仍舊是兩個，嫂嫂，時勢這麼艱難，多生了孩子也不好照顧呢。像你們妹妹生得這兩個官官，如今飛黃騰達，真是你嫂嫂的福氣！你那時常常怪着不生個兒子，你看招個女婿，生這麼兩個好官官，不一樣是孫子嗎？要是妹妹和福泉相都活着，看見兒子們這麼發達，真要快活得嘴也合不上來呢。」

老太太雖覺得這幾句話說到她心坎裏，可是仍然謙遜地搖頭，淡淡地笑了一笑。她心裏也不免湧上一些今昔之感。從前這表妹嫁到鄉下去，沒有人不說是命運好，夫家有許多田產。老太太那時候剛學會這門生意，家况還很不好，可是祇幾年時光，就變得這麼不同了。

「堂屋裏已經掛得那麼好看，這是人家送的嗎？」那前堂屋裏的紅光，也在兩扇開着的門裏送了過來。

「是呀，先送來的先掛着，他們結了婚回來，還有許多喜禮要帶回來呢。」老太太說着就領她們到那邊去。

「這些東西又好看又實惠，到底是城裏人闊氣。」

「這中間兩個是什麼長送的，現在的一個長，就好比從前的大官一樣呢！這兩旁邊的一副對子，是一個委員送的，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兩個客人一眼不霎地向這兩個喜禮看着。

「嫂嫂，真是風光極了！官官們認識這些闊人，將來不知有怎樣的造化。」姑媳兩個又專心一意地看了一會，那些金字在她們眼前閃着光。她們耳朵上的金環子也似乎失色了。

「嫂嫂又會賺錢，又是能幹，一家人家都在你手裏撐起來的。一個女人手裏，要像這樣一所房子，可不容易呢！」

「我是白手成家，也算替祖宗爭一口氣。想想也是自己生的苦命。勞碌了一世，祇落得小輩的討厭！」

「那裏會呢，聽說官官們都很孝順你的。」

「妹妹，一家不知一家事，親戚們那裏知道底細！」

這句話，才把客人提醒了。客人很解事似的說：

「後來那位新奶奶的兩個官官，多年不見，一定也長成得
很好吧？」

新奶奶便是老太太的媳婦，她的女兒死後，兩個孫子沒人管領，而且她又忙着幹這門生意，便替女婿娶了一個，算做媳婦。人家都說她眼光好，揀一個媳婦也那麼得法，那媳婦做人又圓活，又勤儉。不上三年，這生意的門徑也學會了，除了做着家務，還做婆婆的助手。然而人家一談起，她就搖搖頭，感慨地說：「媳婦是外面討來的，總不及親生的靠得住。」老太太最厭惡的便是那兩個小的孩子。她可以化上兩三個鐘頭講給人家聽，把一切瑣事也記明白日子，毫不遺漏地說着。

「自然啦，長成了那裏會想到我培植他們的苦呢。大的一個，現在也有了事做，小的還在讀書，妹妹你不知道……」老太太還想說下去，張媽正巧來請他們吃晚飯了。

x
x
x
x
x

太陽剛升起來，那強烈的光總好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老太太一起身，看見玻璃窗上的金黃的陽光，心裏又塗上一層歡喜。半夜醒來，聽這窗外滴着雨點，真是天保佑，今天又那樣晴朗了。又想到昨天這日子上，第二個孫子也成了親。送來那麼許多妝奩的小姐，料想一定很賢慧的。她覺得一生的大事，到這裏算是完全料理好了。祇可惜女兒死的太早。

這麼想着的她，走到外邊叫張媽打水，看見媳婦正預備着待客人的茶點。老太太直覺地以為媳婦的臉色太難看，便嘆了一口氣。但她洗着臉，對着鏡子的時候，臉上又堆滿笑容了。她特地到房裏拿出一面小小的鴨蛋鏡。用抹布拭得十分乾淨，然後用小指在小小的瓶子裏挑起一點雪花膏，敷在臉上，接着又把那朵絹花插在髮髻旁邊，她覺得自己臉上的皺紋減少了一點，年紀也彷彿減輕幾歲了。

她想到昨天在上海結婚時的熱鬧，一定有許多尊貴的朋友到來，要是她不想節省一點，昨天早就去了。聽說上海用的酒筵是十六元一桌的廣東菜，她一生從沒有嘗過廣東菜的味道。今天熱鬧在家裏了，在許多客人面前，她怎樣地覺得光榮啊！下午新夫婦回來的時候，大孫子他們夫婦倆陪着一同回來。眼

盼望時光快點過去，牠可以看看這第二個孫媳。第一個她已經失望了，一點也不能幹，那時候看看妝奩也不差，可是跟這一個比較，就差多了。

從上午起，客人便陸續地到來，親戚們，以前的隣居們，都帶着譁羨的臉，向她道喜。老太太高興地領細客人們到新房裏去，卻一點都不嫌厭！

「老太太福氣，孫子好，討的孫媳婦又好。」

這一套的話，使老太太的臉上的笑容沒有收斂的時候，她會更高興地說：

「這些東西都很漂亮，我是年紀大了，這種新奇的東西，連什麼名目也叫不上來。」她得意地，同時又壓小了嗓子：「比大的那個要好得多了。」

聽的人還沒忘記她去年贊過的話，可是都點了點頭。

「鏡臺上那些粉缸，花瓶，還有那些叫不清楚是什麼的，都是銀的質料，那些小的動用東西，全都是白銅的，配着這全是玻璃的器具，真亮得耀眼。」老太太拖着很長的笑聲，像小鴨子在叫，

下午四點鐘，新婦果然到了。客人們把自己的中山葛中山綢的衣服整理一下，仔細地看着。這新婦，真是她們所想像不

到的，穿着肩膀那邊插上翅翼般的大衣，腰圍緊得像蜜蜂那樣，大衣底下，露出幾分綢袍的下緣。也不見她穿的是什麼鞋子，走動時，祇隱約看見一根又亮又細的東西，遮掩在衣服下面。

「這大衣怎麼這個樣子，後邊多着兩塊東西，像蝴蝶模樣的？」客人中間，有誰竊竊私語着。

「你又來大驚小怪，給人家聽着不要笑嗎？她們是上海人，這一定是上海最時髦的了。」

一陣輕輕的笑聲，又從人堆中四散開去。

新夫婦在香案前面鞠了三個躬，就往樓上新房走去，歡喜看熱鬧的也跟着上去。那些姑娘們，怕羞似的互相挽着手，卻又貪婪地向新娘打量。新娘反不像她們一樣羞怯，對着衣鏡，傲慢地向自己端相一會，鄙夷地向她們看了幾眼，又鄙夷地看着這抹過兩次桐油的新房子。

她皺着眉，想不到所說新造的房子是這末樣兒的，這許多摩登的器具，安置在十八世紀風的這個房間裏，就好像在嘲笑似的。同時，她自己的驕傲，也好像給損傷了。

中堂屋裏的喜幛，也掛了起來，滿屋子裏又塗滿了紅光，那些金字，在匆忙中，給掛的人釘歪了，所以牠們都歪着臉歎

笑着。賓客們也忙了起來，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要發現什麼新奇事情似的。

等到要會親的時候，大家找不見老太太，後來張媽慌張地出來說，老太太在房裏哭，把許多人都嚇呆了。幾個親近一點的女客人，立刻走向老太太房裏去。老太太坐在牀口，悲傷地流着淚；一顆淚珠正停在額骨那邊，等待着再滑下去的樣子。

「二姐怎麼好端端的哭起來？你看新奶奶這樣美，生的又是福相，要是我，笑還來不及呢！」一個穿藍綢襖的，胖胖的客人說。

「唉，他們那裏知道，就是在這喜事的時候，也要把氣給我吃！」

「什麼氣？有事情的人家，總免不了有點閒氣。等事情過後再說好了，」另一個又說。

「嫂嫂，你不知道。」老太太認真地向這個客人說。「我是受的夠了，活七十多歲。空手撐成了家，卻受這種小輩的氣！方才他們到了。還帶回四只花籃，放在穿堂那邊。那個小的（小的就是最小的孫子）就跑去玩；我教他不要玩，怕他弄壞，他就把那只花籃往地上一扔。嫂嫂你想，有事情人家，人多口雜，要是有人去對新奶奶說了，可不要生氣？以爲我們看不

起她，剛才進門，就把花籃那些東西看不起似的。」

李小姐才記起了，她倒看見這一回事的，那小孫子並不會往地上一扔，祇是放得重一些罷了。她就勸慰老太太說：

「伯母不要生氣，討孫子媳婦，自然應該快活一點，這種小事情不要放在心上。好在已經結過婚，那花籃也不必用了。」

然而老太太仍舊流着淚，她心裏懷恨着這些客人，不派小孫子一點錯過。

「做娘的人也應該教訓一頓呀，她親眼看見的，卻一句話也不說。她教訓好，所以養得兒子這麼沒有規矩！」

客人沒有別的法子想，就去叫那大的兩個孫子來勸。新郎也正在苦惱的，因為新婦一回到家裏，臉色就沒有好看過。他明白這裏的一切，太使她失望了，可是有什麼法子想呢，他沒有法子去請許多再鬧氣點的客人，他也沒有法子嫌祖母的錢賺得太少，不能造一所精美的房屋。

兩個孫子說了許多好話，老太太才肯過一天再作計較。她本來要在親戚面前評一個理，派一個是非的。

「大哥，倒還是你的不是，我說把那花籃丟掉算了，反正再三四天就會壞的，」新郎懊惱地說。

做哥哥的搖了搖頭，沒有回答。

一切禮節行過以後，老太太臉上又滿是笑容了。客人們喝着酒，大家臉下都是微笑。看去很像生氣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長孫媳，因為剛才回來叫老太太的時候，老太太好像沒有聽到，又好像不願應答似的，沒有睬她。到酒筵開始的時候，才對她說，「揀不到適當的人陪新奶奶，就是你和隔壁李小姐吧，可是要敬重一點，不要失了禮！」這句話，可把他惹氣了，她覺得受了侮辱。還有一個生氣的是新婦。她低下頭，閉住嘴，什麼東西都不吃。

X X X X X

門縫除下了，客人們都已散去，長孫夫婦兩個，在第二天也就出去的。喜事的氣氛也慢慢淡了下去，祇有老太太仍舊抖起精神，終天忙着。每天上午，她總坐在廂房那邊，教張媽她們手腳輕一點，不要把新房裏兩個人吵醒。她親自想了貴重的早點，和時鮮的菜蔬。等新夫婦起來時候，張媽伺候他們，媳婦卻蹬着小腳，把早點買回來。老太太總嫌媳婦走得太慢，要隔上這許多時候。

「他們至多在家裏住一個月，就得出去的，也用不到天天板着臉，嫌厭他們！」她時常向媳婦咕嚕着。

可是她用盡心思的東西，常常不合新婦的胃口，有時候竟一點沒吃過就搬下來。

「總是這一類的東西！我不愛吃，一點沒味道。」聽着妻這樣說，也不好意思一定要勸她吃。丈夫笑了笑，說：

「你喜歡吃什麼，儘管說，買得到的東西都辦得到。」妻從鼻子裏冷冷地一笑。「我有在這裏，」她說。拿出一匣外國公司出品的餅乾，和一小匣可可粉。

吃完早點，又對着鏡子裝飾好久，兩夫婦一同到外面去，中飯晚飯都不回來吃，老太太可惜看這些預備好的菜，早知道他們不吃，也不必備了這許多好菜。可是他們又沒有一定的，以為他們不吃，他們可巧又在家裏吃了。

長孫媳娶來的時候，老太太也會這樣款待過，每天想許多好吃的菜肴和點心，比款待賓客更闊氣。他覺得待孫子媳婦好便是待孫子好，也就是愛自己的女兒。她以為孫媳是和她在同一邊的人，所以沒到一個月，就告訴她，媳婦和兩個小孫子的壞處，她說早知道女兒活不多久，一定不再娶媳婦了。老太太說媳婦是一個壞人，嘴裏給你糖，心裏卻給你刀！她說她常常受媳婦的氣；她說小的兩個孫子都不孝順她，到底有一點血脈

的總有一點孝心。她還常常告訴孫子媳婦，她怎樣地做起一家人家，怎樣地造這座房子。老太太一有機會對孫子媳婦談話，就反來復去地說到這些。她得意着有了幫手，可以更多一個人做媳婦的敵人了。

「我以為總是一家人，大家原諒一點，就沒有事了，」年輕的孫媳帶着笑，這麼說。

這句話可把老太太惹氣了，她直覺到這語氣是使她傷心的，孫子媳婦不跟她站在一線了。而且她暗地裏斷定這是媳婦做的好事，一定是媳婦向孫子媳婦說了她的壞話，才這麼遠離了自己；否則要孫媳以前爲什麼總是謙恭地點着頭，表示很同情的呢？然而老太太那裏想到一個年輕的女子，常常聽這些沒興趣的話，就會厭煩的？孫子媳婦這麼說，也祇是解勸她罷了；而且從一個月的事實看來，老太太的話實在也過分了一點。

這一次以後，老太太對於這個孫媳的希望，完全崩塌了。她就不再這樣的款待，同時也覺得孫子媳婦有許多不好的地方：好吃懶做。但老太太以爲最可恨的還是媳婦，沒有媳婦從中挑撥，孫媳就不會離開自己吧。所以她的希望就放到第二個孫媳身上，後來又聽說妝奩多，更覺得有希望，她斷定這一個一定會孝順她，站在她一條線上。

因此新夫婦每天到外面去，她寬恕他們，她說在上海住慣的人，到這小城市來已經夠苦了，家裏又沒法解悶，讓他們出去走走也好。夫婦倆每天到十一點鐘起身，她也寬恕他們，並且總不忘記叮囑別人，不要太大聲大氣。甚至不愛吃她所想的好菜。她也一點不生他們的氣。

祇有一樁事使老太太納悶的，這十多天中，常常想跟新婦談一會話，卻找不到一個機會。一天中飯時候，孫子告訴她，他們要去玩杭州。

「杭州的春天是好玩的，你也難得請假，趁這次陪新奶奶去玩幾天也好。」她高興地。

「你說玩幾天？」丈夫笑着問妻子。

「至少玩一星期，要是我們愛在那兒多住幾天，就等到你該消假的時候吧，反正化兩百塊錢，也玩得很夠的了。」

老太太卻嚇了一跳，怎麼話，兩百塊錢？玩幾天杭州那裏用得了兩百塊錢！她真覺得駭然了！杭州她也去過三次，有三個同伴，一共化上六七十塊錢已枉夠了，那裏要化這許多！可是心裏祇管這麼着急，臉上仍舊掛着笑，不好意思說什麼，也不願給孫媳小覷了她；並且她知道新婦是富有的，隨便他們化多少吧。

於是，夫婦倆決定搭下午的特快車到杭州去。剛吃完中飯，孫子在沒有人的時候，輕輕向老太太說，要一百五十塊錢。

「要一百五十塊嗎？我知道你這次自己也要記點錢，所以三個月不要你寄錢回來了，怎麼還向我要？這一回喜事，把現錢快都記完了。」

「可是沒有錢，怎麼到杭州去？」孫子不耐煩地。

「前天我到新房裏去，看見她正從箱子裏拿出一大疊鈔票呢，不是一樣可以用的嗎？」

「我怎麼好用她的錢，難道不怕丟臉，不怕她看輕我們？」

兩個人沉默着。老太太聽得自己的心跳，孫子也聽得自己心跳。

「已經說好要去的，不去也不成語呢！」孫子又那麼說。

老太太慢慢地從櫃箱裏拿出喜事前一天放進去的那捲鈔票，放到孫子手裏。

小夫婦一到杭州去，家裏的伙食又節儉起來了。老太太到處監視着，不許媳婦和張媽有一點浪費。

離開孫子他們到杭州去的一星期，她又預備了幾樣上好的

菜。特快車的時間過了，快車的時間也過了，卻不見他們來。在傍晚時分，接到杭州寄來一封快信，要家裏立刻寄八十塊錢去，還有三天，他們一準回來了。

那個小孫子把信念給她聽，她禁不住歎一口氣，可是她一想起孫子是女兒生的，要是自己也說他不好，一定被媳婦她們要笑了。所以第二天上午就把八十塊錢匯到杭州去。

然而老太太對於第二個孫媳的希望，也覺得慢慢淡了下去，她的希望又一次地崩潰了。對於放棄那門生意的決心，也動搖起來。現在她覺得什麼都不中用。對她沒有好處。她感到孤獨起來，看看別人的臉，都好像嘲笑她似的，甚至張媽的神色，看去也是這個樣子。所以老太太時常會生氣，為一點小事情就大聲鬧起來。然而媳婦不跟她爭論，兩個小孫子也不跟她爭論，張媽一看見她生氣，也就不再開口；因此，她更覺得寂寞了。她又沒法要自己的孫子夫婦們住在家裏，他們卻很快活地離開了他。

於是，在一個清明的清晨，她寂寞地，對那塊除了半年多的接生招牌，呆望一會，便顫抖着手，又掛在門上了。

自由

(美國)約翰里特作
邱波譯

人物：

輕罪囚

詩人

第一看守

浪漫家

冶鐵工人

第二看守

時間：

現代

地點：

美國斯威特瓦托監獄

佈景：

斯威特瓦特監獄中一輕罪囚的囚室。入口在臺後的中

央。一扇朝裏開的堅實的門正開着，門上可以看見笨重的鐵門和鐵銼。左邊，一個掛着白色厚布窗簾的窗；窗下擺着一口木箱和一個白色琺瑯質的洗臉臺；右邊，擺着一張十分白潔的小牀，中央，安置着一盞燈的小桌的旁邊的一張搖椅上坐着一個僵硬的老人，他穿着囚衣，戴一副玳瑁眼鏡，正在讀聖經。手裏搬弄着一束鑰匙的看守出現於門前。

輕罪囚 啊，桑浦孫先生。

看守 (和藹地) 十二點鐘了，朋友。滅了燈吧。典獄官說，十二點鐘是該睡的時候。

輕罪囚 (閉了聖經) 主說：「我有懲罰的。」啊，桑浦孫先生，這是多麼地真確！看我，桑浦孫先生——主果然懲罰了

我。我知道——我知道「我主是永生的」。他的「行動很神祕。」——我敢說他做的事是對的。

看守（警惕地）你的話很對。沒有什麼罪逃得了處罰的。我說過——最好是安分地生活下去吧，這樣，你就可以永遠的安全下去——我這話，這監獄裏的什麼人都知道的。

輕罪囚 呵，我祇要幹得一次像監獄裏的看守一樣的差事，我一生都滿足了。我想人類都應當幹監獄裏像看守這一類的差事。

看守 是的，先生，你想得不錯。

輕罪囚 我是多麼地尊敬自由的人們呀。他們懂得善和惡的區別，他們是何等的聰敏。而你，桑浦孫先生，你不僅好到可以自由的程度，你而且從你的同伴中被選了來看守我們這些壞人，你一定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好人啊，桑浦孫先生！

看守（簡單地，帶着威嚴的神氣。）我總是規規矩矩守着法律的。

輕罪囚 法律！無疑地這是上天的一種啓示！

看守（高傲的）不是，先生。法律是人造的，一點也沒有費上帝的力。（輕罪囚現着震驚的樣子）這並不是因為我自己不信仰宗教——宗教有宗教的地位。但是牠絕對不能干涉法

律。

輕罪囚 可是你還是上禮拜堂去，我每天早晨在那小禮拜堂裏看見你呢。

看守 我是去監視犯人們，使他們受着正當的宗教影響的，這是我的責任。（他走了進來，把門帶得幾乎關上。）現在，燈怎麼樣？

（輕罪囚站起，把聖經虔敬地放在桌上。這時，一塊大的石頭從牆間凸出，靜靜地落在牀上。一個人頭和肩從那裏鑽出，手裏拿着一支手鎗。輕罪囚正待開口的時候回轉頭來，瞥見了那鎗，驚得呆呆地站在那裏。）

看守（再推開門）喂，喂，你有什麼事？（輕罪囚不答）你要我來替你吹燈嗎？

輕罪囚（迅速地）不，不。（他吹熄了燈。黑暗。）

看守 我再不願意儘管在這裏守候你了，老東西，下次我要你熄燈的時候你就得馬上熄掉！

（他口裏喃喃地，禱然把門關上；下檢簿的聲音可以聽到。）

浪漫家（在牆穴中）別動呵！走了一步，鬼東西，我就要打得你滿身是洞，叫你裝水也裝不來！點上那支洋燭！快些點上，快！吹！不許動！你聽見沒有？（輕罪囚木然地站着）

看吧，朋友！我要你點上那支洋燭，你聽見沒有？

輕罪囚 是——是的——先生——但是怎——

浪漫家 (怒喝) 不准動一動！點上那支洋燭！不許動，鬼東

西！

冶鐵工人的聲音 喂，你不許他動，他怎麼可以走去點亮呢？

浪漫家 (遲疑地) 那是對的！(對輕罪囚) 喂，你。擦燃一

根火柴，讓我可以看見你。(輕罪囚照着這樣做。洋燭燃上

了，浪漫家，詩人，冶鐵工人先後從牆穴中抓出。浪漫家帶

着一個包，他隨即把包扔在牀上。輕罪囚在這些幻影之前退

縮着。浪漫家側身走到臺前，小心翼翼地瞄準輕罪囚，叱道

——) 舉手！

輕罪囚 幹嗎？我並沒有武器呀！

浪漫家 (咆哮着) 舉手，我命令你！(輕罪囚服從了) 我懂

得你的詭計，朋友！我恨不得掃掉你的頭！

冶鐵工人 (嫌惡地) 啊！你鬧得那麼兇。你要吵醒全監獄的

人麼？那可不是好玩的。

詩人 那樣地談話是很有味的。你不知道你破壞了戲劇的效果

嗎？

浪漫家 (低了鎗頭) 是的。有什麼事呢？我們不是勇敢的人

嗎？我們怕什麼？給我自由或者給我——

詩人 (握緊着手) 自由！我一聽到這兩個字音的時候，我的

頭髮都似乎在風中飄起了！自由！自由！

冶鐵工人 乾脆點。我所希望的就是出去！(輕罪囚垂下了手

，正在驚異地望着他們。)

浪漫家 (粗暴地) 看吧，客人。如果你不舉起你的手來，我

就打你一個穿心！(輕罪囚癡癡地舉起手來) 同伴們，搜他

的身上！(冶鐵工人和詩人走上。)

輕罪囚 (可憐的樣子) 不。你不要把那些東西拿走罷！

(冶鐵工人從他的背後的口袋裏搜出許多雜誌，他把他們細細地檢閱。)

冶鐵工人 (嫌惡地) 「婦女選舉權！」這是什麼？呵，這如

果不是婦女參政運動的報紙，我要死！

浪漫家 婦女參政運動的——

輕罪囚 啊，先生！饒了我那個吧——饒了我那個吧，那是我

和外面的世界聯絡的唯一的東西，是我的祖母送給我的。我

的祖母是一個激烈的女權運動者，她的名字叫做潘克黑斯托

夫人！

詩人 潘克黑斯托夫人！她是你的祖母嗎？幸福的人！

(他擁着輕罪囚。)

浪漫家 (激怒地) 喂！你們這樣算什麼？我不是要你們搜那個人嗎？他可以把我們破壞得一點也不剩！

冶鐵工人 (取笑地) 哪哩！我們是想出去向典獄官請晚安的！

冶鐵工人 是的，他也許可以——但是他沒有鎗哩！

(浪漫家怒視着冶鐵工人。)

浪漫家 (低了鎗頭) 沒有鎗？什麼，沒有的事。孩子們，這裏一定有什麼鬼。在我以前念過的每篇小說裏，總是說看守有鎗有刀的，你要從他的身邊逃走你就非殺了他不行的。——輕罪囚 喂！我並不是看守。我是一個輕罪的囚犯。看這囚衣吧！我也是一個囚犯呀。

詩人 (憤怒地) 我一生從來沒有同着這麼一個平凡的人逃走過！

浪漫家 (搔着頭，困惑地) 一個囚犯！這真是萬萬料不到的事。現在我們打算怎樣呢？

冶鐵工人 (盛怒地) 怎樣！停止談話，走！

輕罪囚 那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饒舌地) 你知道，我真以為是老鼠呢。我這麼地對看守說——我再不能忍受這些老鼠的照顧了——就是昨天——不，我想是前天吧——那倒不要管牠，總之，我和他談話，正像現在同你談話一樣。他大約站在那兒，挨着門。而我正坐在那邊的椅子上——呵呀，這一切都歷歷如在目前——突然，我說——正是那模樣，——「

不依照理所當然那麼發生的時候你怎麼辦呢？我們怎會知道這個房子裏有一個囚犯呢？我的天，如果你負了這次逃走的責任的時候，我想你也不會這樣地誇口吧。

桑浦孫先生，」我說，「老鼠是我不能承受的一種東西。」我說，「請你馬上拿一點殺老鼠的藥給我吧，」我說——

冶鐵工人 (譏嘲地) 我想那個是對的吧！

冶鐵工人 (突然大聲的說) 喂，你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嗎？你們不知道已經過了半夜了嗎？天快要亮了！

浪漫家 (威嚇地) 什麼那個？

冶鐵工人 沒有什麼。

(詩人走到窗前，把窗簾拉到一旁。)

輕罪囚 (興奮地) 你們要逃嗎？

浪漫家 (滿足地) 這正是適當的時候。他們(註：指他所說

的小說中的人物）常常是在黎明之前逃走的。

詩人 黎明！「太陽的玫瑰色的手指在爬上東方天際了。」

冶鐵工人 陳腐得很！我以前聽見過的！抄襲的吧，唉？

詩人（冷淡的）不是這樣說。是引用，先生，是引用哩！

輕罪囚（把他的緊握的手伸到浪漫家的面前）我夢想這樣一

個時候夢想了十八年了！讓我同你們一道走吧！真是好玩！

呵，我祇想說——我總是這麼想，就正在這個房子裏，我想

：「萬一我能夠得到一個逃走的机会呵——我想——」

浪漫家 夠了！（他遲疑着，繃着眉。）嚇，也不算怎麼壞吧

，真的，我們不應當留着什麼見證。我本想勒死你的——但

是或許這樣也行。聽，老頭子，你有幹這偉大的事的勇氣嗎

？

輕罪囚（尊敬地）有，先生。

詩人 你的焦急的靈魂是不是在衝擊着這囚牢的門呢？

輕罪囚 是的，先生。

浪漫家 在你死去之前你還想呼吸呼吸上帝的自由的空氣嗎？

輕罪囚 是的。這是當然！如果不是我對典獄官正說了那樣的

話，那天早晨，當

沒浪家 不要緊！那是聖經嗎？把你的左手放在聖經上——

冶鐵工人 呵，他太老了。他會妨礙我們的計劃！

浪漫家 把你的左手放在聖經上，然後跟着我念。

詩人 對不起，跟着我念！

浪漫家 跟着你念，你是什麼意思？難道我不是這一次逃獄的

司令官嗎？

詩人 那和這個沒有什麼相干。你記得嗎？這個冶鐵工人拒絕

了對你宣誓，還是虧了我叫他宣誓的。

冶鐵工人（刻毒的）亞爾西巴德，這並不是因為我高興你的

什麼誓言，不過我是因為我不那樣遷就你們一點，我們會還

是停留在那個牢裏。沒有動。（對輕罪囚）我勸你也照樣做

，老先生，如果你希望在中午以前離開這裏的話。

浪漫家 你看！這是你監的好誓！

詩人（對工人怒不可遏地）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麼下流的忘

恩負義的話！我沒有叫你賭最惡的咒，而你竟這樣地辜負我

！這就是高貴的心和下賤的心交涉的結果！

冶鐵工人（匆忙地）為什麼你們不一起監他的誓呢？

詩人（吃驚地）一起！

浪漫家（熱心地）是哩。為什麼不這樣呢？

詩人 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早沒有想到呢？

(他和浪漫家握手。)

浪漫家 (對輕罪囚) 把你的左手擺在聖經上面，跟着我念哪

——

詩人 憑這聖書，我要一直忠實到死——

浪漫家 我宣誓：毒藥，慘刑，或槍刀都不會使我洩露——

輕罪囚 (快樂地) 那算什麼，再來一遍嗎？我不懂——

詩人 看！這真是一個奸詐的詭計！你把你的誓語拉長了好幾

個字——

浪漫家 你這人真有味！你把你誓語全變了——

冶鐵工人 (對輕罪囚) 宣誓吧！看上帝的面子，隨便宣一個

誓吧！

輕罪囚 (大聲地)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

詩人 (懷疑地) 你懂得宣誓嗎？

輕罪囚 全懂。那是一樁有趣的事，不過那使我想起了一件——

浪漫家 (神經質地) 不要再講了。我們會相信你！幹起來吧

！我們不能耽擱了。

冶鐵工人 現在你們還在談哩。(對輕罪囚) 喂！把你帶走的東西收拾好。

(輕罪囚開始急急地打圈，打開他的箱，把面裏的東西捆好一小包。)

詩人 (抱頭走下) 等一會！一支鉛筆！一張紙！快！我一定

要一支鉛筆！

輕罪囚 (疑惑地) 一支鉛筆？

浪漫家 你不能要鉛筆！你應當咬破你的手指，用你的心的熱血來寫！

冶鐵工人 你到底要鉛筆幹什麼？

詩人 (高尚地) 我的詩興大發，我立刻要寫。你們知道，在夜深的時候，一個囚徒在他的囚室的地板上來去地走動是多麼像一隻被囚的野獸呀！我一定要寫一首偉大的詩來描寫這個。

輕罪囚 對不起我沒有鉛筆。但是我這裏有一支自來水筆。

(他掏出自來水筆來。)

浪漫家 (瞧不起的樣子) 自來水筆！唔！多不漂亮！

詩人 (接了自來水筆，在室中急急地打圈。) 紙！紙！(他瞧到聖經) 呀！這個好！

(他坐下。)

輕罪囚 那麼你是一位詩人囉，唉？好的，好的，好的——

詩人 (莊嚴地) 你是說你沒有聽到那獄中詩人賈欽斯的名字

嗎？我——我就是他！我的詩發表在一切的雜誌上。人們說王爾德以來從沒有人寫過我這樣動人的自由的詩。自由，自由，樊籠裏的人，鐵坎進了我們的靈魂。——這就是我的詩，你知道。我有無數的讀者——大半是女人——在等着我出去！（他搖搖手臂）現在他們正在上呈文要求放我哩。

冶鐵工人 爲什麼？

詩人（得意地）爲什麼？因爲我是一個詩人。

冶鐵工人 你需要人家放你，朋友。我一點也不埋怨你。

輕罪囚（對詩人）你爲了什麼入獄的？

冶鐵工人 爲了不名譽的事。

詩人（站起來；大怒地。）我要說這個人如果不當衆向我道歉，我不願意同他逃走一步！

輕罪囚（和藹地）天！他知道我非常贊成哩，我真——

詩人 讓那可惡的腐敗的鬼火來照耀吧！好像那蜣螂類的爬蟲的標本的黏滑的四肢一樣地靈巧！好像那和他愚蠢的同類蠢然談話的衰老的藍屁股的長臂猿一樣地伶俐！如果我找得到多音節的駁雜的咒罵的字眼去記錄你那罵人的議論的話，你會把羅馬的古裝纏在你那患麻瘋的身軀上，像坐在凱撒的廢墟之中的馬立烏斯一樣地坐着吧——

冶鐵工人（膽小地）夠了，老爺！你贏了吧！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罵我，但是我收回我所談的一切！

詩人（得意地環視）還有誰有什麼批評沒有？（靜默）那麼

我想我可以靜靜地完成我的詩了！

（他又在聖經之前坐下。）

浪漫家（遲疑地）我好像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先例！

詩人（發狂地寫。用一種唱歌的聲調。）拜輪男爵——

輕罪囚 我記得拜輪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詩人 他沒有。但是你可以這樣做的——

輕罪囚（發出年老的粗大的笑聲，拍着膝頭。）他！他！啊天！他！他！啊！——但是他可以這樣做的！——啊天！他！他！那不是很好笑麼？——

浪漫家（舞動手鎗）鬼東西！住嘴！住嘴！（輕罪囚立即服從了）祇花五分鐘我就要許你滿嘴子彈的味！

冶鐵工人 喂！你們這班東西鬧得我發昏了！你們到底想不想出去？

浪漫家（嚴重地）我們要幹就正式幹，否則索性不幹！如果我們不能光明磊落地行動，我們是不願意幹的。我們是要像 gentlemen 一樣地逃走的，不然我們就不想逃走！

輕罪囚 對哩！一個犯人都有朋友知道的！

詩人（不停地在寫）爲藝術而藝術！

冶鐵工人 我們這裏用不着那臭詩人！

（輕罪囚正忙著在他的洗臉盥上尋索。）

浪漫家（急躁地）呵，走吧，同志們！我等夠了！

冶鐵工人 是哩！我也等夠了！

詩人 祇有一個排句了，我就和你們一塊兒走——什麼人快告，

訴我和「囚徒」——「逃走」——「虛榮」——「起來」押

韻的字——

輕罪囚（突然）我的天！我不能同你們走了！

其餘的人 不能走了？

輕罪囚（可憐地）我找不到我的牙刷！

冶鐵工人 你的什麼？

輕罪囚 是的，你知道我要是沒有了我的牙刷，我真不知道怎

麼辦好哩。我早晚都要用牠——我記得我從來沒有一夜離開

了牠，自從我的母親——

冶鐵工人 喂，你現在要牙刷做什麼？

詩人 自然，他是要用牠來做武器吧。

冶鐵工人（悲痛地）這兒成了你的小小的遊戲場了！

浪漫家（莊嚴地，對輕罪囚。）不要緊，老頭兒，你可以用

我的！

冶鐵工人 對哩！就那樣吧！

輕罪囚 但是我——但是我——

浪漫家 不要再說了——

詩人（跳起）好！完了！

冶鐵工人 什麼東西完了？

浪漫家（歡喜地）念給我們聽！念給我們聽！

冶鐵工人（大怒地）喂，你們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嗎

？

其餘的人（莊重的舉起他們的手）嘶嘶！

詩人（清清喉裏的痰，裝模作樣地。）噢嚇！噢嚇！自然，

這是很粗糙的。我實在沒有時間去修飾。但是在這種情況之

下我以為這是很動人的。這是我對於奧斯朋模倣霍桑的模倣

的模倣。題名爲「獄中贖者」。

獄中贖者：

上下復上下

有人深夜踱——

他在想什麼？

誰不要知道？

現在我告你

他在想逃獄！

不很奇怪嗎

他在想逃獄？

一點不奇怪。

因為罪很輕。

重婚是罪名。

上下復上下——

(帶着驚奇和嫌惡的神情在聽着的冶鐵工人這時迅速地走到牀邊。)

浪漫家 嚇！你到那裏去？

冶鐵工人 (帶着窒息的聲調) 我回我的牢裏去。

詩人 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無禮的舉動！

浪漫家 你是說你不同我們走了？爲什麼，老天爺，你這——

！

冶鐵工人 (站在牀上) 法官判了我五年徒刑；但是他並沒有

要我來聽這狗庇詩！

(他開始從牆穴中爬去。浪漫家和輕罪囚跑去拖着他的腿，把他拖了轉

來。)

浪漫家 你現在不能離開我們。這會使一切都弄糟哩。我擔保再不會念詩了。

冶鐵工人 (走下) 很好，祇要你們塞住那狗嘴——

詩人 (大怒地) 這就是美國的藝術所受的糟場！

冶鐵工人 這正是美國的藝術所受的糟場！

浪漫家 (皺着眉) 這真令人難解。這似乎有些兒不妥吧。我

從沒有聽見過粗人談藝術的。

冶鐵工人 我看祇有粗人愛談藝術。

浪漫家 你們這些空談家弄得我頭昏了！我是實行家，我是！

我要從這個窗子裏出去了。(他指着窗) 願意出去的就跟着

我來。

(他走到牀邊，拿起那個包。走到台前，他把那包打開。)

冶鐵工人 終於行動起來了！

輕罪囚 (走下) 那些是什麼？

浪漫家 (忙碌地高興地) 那，我的好人，是我們逃走的工具

呀。這是一把銼。

詩人 一把銼！

輕罪囚 一把銼！

浪漫家 (快意地) 你們看這是一把奇怪的銼吧。這一點不像

你們平常看見的銼呀。（很令人感動地）先生們，我要是告訴你們，這個銼是我在牢裏偷偷地將一把吃飯用的刀在我牙齒上磨成的，你們會很吃驚的吧？這事情足足花了我三年工夫。

輕罪囚 是的，但是你打算拿牠作什麼用？

詩人（莊嚴地）不要插嘴！你看他不是說嗎？

浪漫家（慢慢地從包裹拉出一束布條）這個是——你們猜是什麼？是一架軟梯。這些小小的布條是我叫人夾在麵餅裏面給我送進來的。這樣足足送了三年。不幸被我無意中吃了好幾條，所以這梯子稍微短了一點。（他展開軟梯，梯長約四尺。）

輕罪囚（愈見疑惑起來了）但是那作什麼用？

浪漫家 我們銼開了窗門之後——

冶鐵工人（在窗前）呵！呵！哈！哈！

詩人 住嘴！

冶鐵工人 三年！呵天！

浪漫家（怒目而視）我們銼開了窗門之後，我說，我們就要

用這梯吊到外面，在牆上把守兵打死——

輕罪囚 但是牆上沒有什麼守兵呀——

浪漫家（吃驚地）什麼？

輕罪囚 也沒有什麼牆！

詩人 你是什麼意思？

輕罪囚 你們祇要爬出了窗子，你們就可以費不毫力地逃了。

我是一個輕罪囚，知道不知道？他們沒有派什麼守兵看守我。呵呀！還不到一個禮拜以前我對看守說——

詩人 你是說我爬出了窗子之後，我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逃走麼？

浪漫家（嘆聲地）沒有什麼牆要吊，也沒有什麼守兵要殺了麼？

輕罪囚（不安地）是的，先生！沒有，先生！

冶鐵工人 好哩！這真是便宜的事！讓我們走罷。

浪漫家 便宜的事！這是盲動，這是盲動，在這裏我工作了三年，計畫了三年，密謀了三年，忍耐地，辛苦地運進了一架軟梯，用我所有的財產運動一個看守給了我一支手鎗。而現在這一切都沒有用。這悠長的，不幸的三年通通，通通白費了！

詩人 是的，但是我們還是要出去，我們不去麼？

浪漫家 你是對的，我想。你不要擔心我。我等一會就會好過

來的。但是不用說我是非常失望的哩。

冶鐵工人（不耐煩地）我們走罷。天已經在亮了——

詩人（拍拍浪漫家的背）來，振作起來罷，老朋友。我曉得你是難過的。

（他們都向窗子那邊走去。輕罪囚卻絞着手落在家人後面。）

冶鐵工人 趕快上來罷，老爺！

輕罪囚（猶豫地）我——我在想——

冶鐵工人 不會害你的。

輕罪囚 我想——或許——我還是不去的好——

詩人 不去！

冶鐵工人 你到底有什麼事？

浪漫家 是關於牙刷的事罷？

輕罪囚 是關於聖經的事！

冶鐵工人 來罷，把那些丟開罷。

詩人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輕罪囚 呵，就是今天下午我我看守說，「桑浦孫先生，」我

說，「我總覺得上帝對於我的處罰是對的。」「我現在」我

說，「是一個輕罪囚，一個這牢獄裏的負責的人；我老老實

實地忍耐着，」我說，「我主和他的聖書幫助着我。我來這

兒以前是一個什麼人？一個世界上的流浪者，一個流氓，一個蕩子。那時世界給了我什麼？」我說，「我沒有責任，也沒有有人相信我」——

浪漫家 這個和聖經有什麼關係？

輕罪囚 「一切空虛的空虛，一切都是空虛，」聖經上這樣說

，而且說，「你不要信奉邪神，」而且說，「不要受了恩惠

不知滿足」，而且說，「不要惹事」，而且說——

詩人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

輕罪囚 這是說我在這兒夠好了，這是說我在獄中是一個有地

位的人，但是果如我回到外面的世界的話，我不過又做一個

流氓而已。不，先生，我一出去就一切都完了。

浪漫家 很好，老頭兒，我們是給了你機會的。

冶鐵工人（粗莽地）而你把他輕輕放過了。少陪！我很歡喜

，我們擺脫了那昏庸老朽的傢伙。現在我們走罷。

詩人 等一會。他說的話使我深深地感動了。我很懷疑我難道

沒有做錯？在外面的世界，我的地位會比他好得多少麼？

浪漫家 但是你的讀者！

冶鐵工人 但是那些雜誌！

詩人 我對你們說過我的詩是歌頌自由的。天，我自由的時

候，我怎麼會寫得出歌頌自由的詩呢？

浪漫家——你？

冶鐵工人（幾乎流淚了）人人都瘋了麼？（對浪漫家）喂，

你也會離棄了我罷？看上帝面子，讓我們趕緊離開這裏罷！

浪漫家（帶着動人的戲劇的調子）我要這樣——（他緊握着冶

鐵工人的手）我們兩人一道去吧——去到那上帝的自由的空氣裏，吸取那自由的旋風，以上帝的自由人的資格再一度昂起我們的頭。（一一指着其餘兩人）至於你們，你們這些膽怯的諂媚的傢伙——你們貪圖這兒一點點安適，你們絕棄生動的奮鬥——我不責備你們。我可憐你們！（對工人）現在，同志，我們工作起來！

（他四處尋找那銼。）

冶鐵工人（迅速地）我們再不能耽擱。我剛聽見四點鐘敲過

。到四點一刻，看守要換班，那時，什麼都會被他們發覺！

浪漫家（驚異地）四點一刻——那末我們祇有十五分鐘了！我的天，朋友，我們幹不來了！

冶鐵工人 幹不來了？爲什麼？

浪漫家 因爲要銼開一個鐵門非十二分鐘不可，我們糟了！

冶鐵工人（得意地）不，我們沒有糟！看，（他推開窗子）

沒有門！

浪漫家 沒有門！我的天！沒有門！

輕罪囚 那個我打算告訴你們的！

詩人 呵，我來可以告訴你們的！

冶鐵工人 快！快！什麼事？

浪漫家（臉上現着茫然的表情，看着那銼。）我——我真不懂。無論什麼小說裏都找不出這樣的事來。沒有牆，沒有看守可殺，而現在就連一個小小的鐵門也沒有得銼。（突然）你早就知道，鬼東西，你不告訴我！（向輕罪囚走上一大步，咆哮地）我要殺死你！（於是站住，凝視着那銼）爲了這，犧牲了我的門牙！

冶鐵工人 祇有五分鐘了。喂，你來不來？

浪漫家（兇惡地，轉向他。）來！我當然不來了，先生！從

一個你可以搖搖擺擺走出去的牢裏，還用得着逃麼！堂堂的男子是不要利用這種弱點的！

輕罪囚 我正愛這樣的語，天哪！

詩人 聽！聽！

冶鐵工人（站在椅子上）是的，我和你們這些蠢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想出去，而你們卻要考慮了又考慮。你們玩的把

戲是注重規則而不注重實際的。你們說我不顧名譽，不愛國，沒有廉恥，什麼都可以，我祇要自由。所以，如果你們不見怪的話，紳士們，我就走我的路了。

(他開始爬出窗子。)

浪漫家 什麼？你要對我們演這樣的卑劣的詭計麼？

冶鐵工人 (吃驚地回轉頭來) 你是什麼意思，卑劣的詭計？

浪漫家 我是說當我們三個人決定了一個紳士不能這樣逃走的時候，而你卻馬上回過身去，打算從我們的背後悄悄地溜走。我是說你背叛了我們——你想犧牲我們三個人的頭，救了你一個人的頭！

輕罪囚 膽怯的東西！

詩人 賣朋友的傢伙！抓住他！

(浪漫家和輕罪囚這樣地做，拖住他的腳把他拖下。)

冶鐵工人 (掙扎) 放我走，鬼東西！我並沒有干犯你們什麼

——放我走！你們有什麼權利攔阻我？

(他們把他拖到臺的中央。)

浪漫家 軍人鎗斃逃兵的權利。

詩人 同他講什麼道理？他懂得榮譽麼？

冶鐵工人 你們這些假道學！正因為你們沒有像我一樣地自由

自由

你們嫉妬。

(他掙扎。)

輕罪囚 聽！看守換班了！

(冶鐵工人差不多衝破了他們包圍的時候，門開了，進來兩個看守。)

詩人 輕罪囚，浪漫家，救命！救命！

(兩看守用來扁鎗撞進了他們全體，冶鐵工人停止了掙扎。)

冶鐵工人 天哪！這裏有人瘋了！

第一看守 什麼事？這些人怎麼到這裏來的？

第二看守 (看見那牆洞) 他們是那樣的。唏，逃獄嗎，唉

？看，那個洞他們一定打了好幾年哩。喂，來罷，輕罪囚，來告訴我們！

輕罪囚 是，先生，這個囚徒(指着冶鐵工人)他希圖越獄。

第二看守 他們三個連你自己，都是一夥，我敢打賭！

詩人 我們攔阻他！

浪漫家 (急切地) 呀，如果不是我們，他一定逃了！

第一看守 (對工人) 那末，你有什麼辯白的話沒有？

冶鐵工人 他們的話沒有一句是真的！我是想打出了這個瘋人院，這樣，我就可以自由！

——幕——

宴

林徽音

第一，我要向你們表示歉意，像這樣地把在彼此之間不大熟識的客人們請在一起。好，且讓我先來介紹：這位是——哦，不，還是讓我先說一說我爲什麼今天要請你們來。

這是一個祝賀宴，祝賀我的航空獎券的着出。

是的，我着了這一期的航空獎券。不，不是一張；是一條，是一個鞋子舖送給我的。

謝謝。謝謝你們的恭賀。

講到航空獎券，以及無論什麼獎券，我是從來沒有買過的。並不是我不想發財，祇因爲我是一個這樣淒慘地現實的人。我沒有理想。我沒有希望。我沒有未來。我也從不想要去碰什麼機會。這次我買了一雙鞋子，店主人便招徠地送給了我一條航空獎券；雖然我不去買，送上來的卻也並不拒絕，便這樣接受了。奇怪的是，彷彿有主宰知道我保存着一條航空獎券似地

，這次搖頭獎總是搖不出，直到第七次搖到了我的號頭。既搖出了，主管機關是不肯反悔的，便在那樣大量地說着贈送頭獎一個之類的話。可是，不管它怎樣說，在我的已有兩三個月沒有往來的戶頭中又有了五萬元的存入。

一個人中了獎與別的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除了他的債主們。現在你們可看到我爲什麼要請你們來，而且，我知道，也祇有你們才會由衷地祝賀我，於我的中頭獎。

且說雖然在你們自己之間也許彼此不大熟識，可是於我們卻每一個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在我沒有說清以前，你們或者會感到一種生疏，或者甚至遠得彼此在戒備，可是在我說清以後，也許你們彼此會不吝地給與，或者，甚至，意欲博得對方的友誼的，因爲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地親切，而親切的朋友，在一般的情形中，又這樣不容易得到。

好，現在讓我來爲你們這樣一位一位依次地介紹，隨同他的怎樣會成爲我的債主。

這位是薛先生，是凱味洋行的簿記。他是在我的所有的朋友中肯當面進忠告的僅有的一個。他常不倦地提醒我固定的職業是非有一個不可的，無論薪水怎樣小，待遇怎樣苛，在我去向他借十元或者五元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起初薪水是那樣小的，現在已這樣大了。

做事情，他說，第一要有耐心。一個人不能妄想一進門就做大事情，而要做大事情必得等，在他現有的小事情上。而且，他說，那沒有一個固定的職業的人，非固定的收入他沒有着落，就是他的身體也更容易給毀了的，因爲他的生活會那樣地沒有欄柵。

而且，祇要我不太久不理我的債務，他，隨同他的忠告，還會給我我所要的五元或者十元。那五元或者十元於我是很切要的，因爲，要是沒有了它，我甚至會沒有煙抽。你想想一個要抽煙可是沒有煙抽的人的况味看。

可是聽忠告，其實，也得有如他所說的做事情所要有的耐心。「忠言逆耳」這句話，我想，一定是一個像我這樣聽過了

忠告的人所說的話，既然說得那樣真切。可是雖說有些逆耳，煙或者別的什麼的獲得還是常在催促我去耐心地聽他的忠告。

——可見我的所以沒有職業，也許並不是由於耐心的欠缺，可是究竟由於什麼，我自己不知道。就是薛先生怕也不知道，至少，我從沒有聽他說到過它。所以每在我到他那里去的時候，除了急於須要五元或者十元錢以外，我總在盡心盡意地探索着我爲什麼沒有職業。因爲沒有職業，對於他的忠告，我總覺得有一個不可寬恕的疚意。

現在在這樣地借了還，還了借以後，我是會還負薛先生五元或者十元或者，甚至，十五元的，在負了他的忠告以外。

這位吳先生是綺華西衣鋪的老班。綺華是一個很漂亮的西衣鋪，有男裝部，有女裝部，有童裝部；貨色既完備，技師又精練。你祇要看這套衣服——哦，是的，它的老班尤其待人好。這次過節，我去說賬暫時不能付，他便說「不要緊。」他還問我要不要添衣服，我便添了這一套。你看這套衣服多美妙，

——對咧，吳先生，我的賬一起是四百——？哦，不要緊，請你還是等一會兒去打電話。——你看他辦事多靈敏，而且他待人又是那樣好。他祇是向你抱歉，彷彿負債的是他，而並不是

你。

不是你在以爲我也許是在做他的推銷員，那樣地恭維他？做他的推銷員，也許，可是他的貨色也實在拿得出，不信，你自己可去試一試，尤其在你一時沒有錢的時候。祇要你一做他的主顧，你的衣服就永遠是那樣地筆挺的了，這還不值得我這樣地恭維，你說？

你們都記得在一個月以前爲出一個女明星的戀愛史一而引起了法律糾紛的西成書店？而這位孫先生就是它的經理。

就私交講，孫先生是我的一個白相朋友，有一個時間我們時常在一起白相。那次又這樣地一起在金鐘舞場，他和我，還有一兩個別的人。每在他舞罷歸來的時候，他總問我我怎麼不去舞。我告訴他我不想舞。不想其實意思就是在或方面不能，可是在他舞興正濃的時候，他自然不容易領悟到這個，而還是在那樣地激勵着。他甚至還以爲我在消沉，便叫了兩杯威士忌蘇打來助興。

我還能卻那做主人的他的情意？而且我自己也在止不住要舞，便終於對他說了要向他借十塊錢，因爲舞票是並不包含在東道之內的。他說舞就是，我便開始舞了。在我舞畢第三次而

回到桌子的時候，他說他想起了他還有一個約，便不能不結束了那在進行中的局面。說了，他給了我一塊錢，而我便這樣地負了他一塊錢的債。

嗣後，我不是沒有碰到過孫先生。可是不知道還是爲了抽不出一塊錢，或者甚至沒有一塊錢呢，還是爲了別的，我竟至今沒有把這一塊錢的債務清理，以致到現在也不能不動用那條獎券的一角。

耶穌是爲服務人而來到了這人世間，而中庸銀行也爲服務人而創設了信用貸款部。我便是給這樣服務着的一個。

可是在我去借的時候，是有着按月去還一百元的準備的，想不到第一次就失去了去履行它的着落。它是在鼓勵看人要維持信用，並養成貯蓄的習慣的，可是我都把它毀了，就是說我把我自己毀了——貯蓄的習慣既無法養成，信用又怎能維持？

因爲到這過了二千來年的現在還有像我這樣不長進的人，那在完成耶穌的志願的信徒們會那樣地多，顯然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位是中庸銀行信用貸款部的主任汪先生。

好像對自己嘗說過我無論如何不要向朋友去借錢，以免使

他感到爲難。可是我沒有堅守我這自己的約言。這個約的不守在這位尤先生身上也應用過。

我嘗向尤先生要借三百塊錢。他說等兩三天可以。等了兩三天，由於一個什麼不湊巧，還得等兩三天。湊巧的是不湊巧的事情常在身邊，去了一個又來了一個，因此兩三天以後又是兩三天。這樣連續地直過了三個多星期。

這次我才初次地嘗到了向人借錢的滋味。雖然我不能把這滋味分析出來，很有意思我卻能說。

在你碰到第一個不湊巧的時候，你會稍稍有些急，因爲那所以使你去借錢的一方面是在那樣地渴盼着它。可是兩三天究竟不是一個怎樣長的時期，你便耐心地等着——到那時你不耐心也祇好耐心了，不然你難道能那樣無情地，或者無理地，忽視那你向他借錢的人的苦衷？要他忍着他的頭痛出去爲你奔跑自然不會是你所說得出口的。而第二個不湊巧會是天下雨，你便祇好等天晴了才好意思讓他出門。

已過了像這樣的三個，或者四個不湊巧，你會提心地想第五次約不要還是一個不湊巧。到那時，即使你不是一個有希望的人，你彷彿也會有了希望，在希望那次你真能得到你所要了的錢，或者甚至在遠心地希望那約的又一次的遲延，使你能

多延續你的希望兩三天。

在希望中過日子，一個人像了又一個人，模模糊糊地，有的時候又清清楚楚地，祇在希望希望的被現實，彷彿希望一被現實，人生的一切問題都可由此得到了解決似地。因爲你的希望的能不能被現實都操在對方的手中，你便不由地會看他如你的主宰，你的命運，而永遠地，沉靜地，還似乎虔誠地，注你的眼睛於他的最細微的行爲上。

我那時就在那樣地注視着尤先生。可是在第五次約破碎的時候，我所要借的錢於我已失去了效用，就是我已不再須要那錢，至少在我原來的須要上。可是既然他還是在那樣解釋地，抱歉地，保證地，向我說他所答應了的錢是不會不有的，祇是還要隔兩三天，我也並不掃興地告訴他那錢我已不再須要；那祇是說原來的須要，而錢於我卻永遠是有用處的，或者在這方面，或者在那方面。

而看看一件事的究竟也是我的——一個偏好。比如，我平常不大看書，可是看動了一本頭，即使它沒有趣味，我有的時候也會直看它到底，看它底裏究竟有的是什麼。可是尤先生並不可以說把這事延得怎樣長——延了三個多星期，我已說過。

在三個多星期後的一天，他終於對我說他實在沒有辦法，

雖然他已怎樣盡了他的力。要是他，他還說，還沒有結婚，像我似地是一個單身漢，或者，即使結了婚，還沒有孩子，不要說三百元，就是六百元他也可借得出，而現在祇籌措到三十元。他還羨慕着我的沒有結婚的生活的舒散。最後他說那三十元隨便在我什麼方便的時候才還他，要我不要放在我的心上。

三十元要它做什麼？我那時想。可是尤先生是那樣地誠意的，我似乎又不便不拿。於是我拿了他的三十元。隨同那三十元，不知從那裏來了一種憤激。在那樣有些憤激的情緒中，我拿了那三十元出去，而在一忽兒把它用完了的時候，買回來的幾乎是一身病。

陸先生在這中間可以是最被知道的一位。做着大股東兼經理，在你到這里來的時候，他總是有九次地站在扶梯上面的眼邊迎候着你，而且在他的臉上又總是有那樣的微笑。雖然今天也是做了被請的客人的，這里早到的幾位大概還會在扶梯頭上看到了他。有了這樣一位經理，宴月還能不發達？

有一兩個我的朋友嘗在奇異爲什麼近來除非我不請客，要請客總是呆板地請在宴月。不，並不是完全爲這裏的菜燒得精微，卻有一個我祇能在這裏請客的致命的原由，這說穿了一些

奇異都沒有，就祇爲我在這里可不一定要付現錢。

在宴月剛在創辦的時候，陸先生要我加入一些股子，我便加入了二百元。我的入股並不是爲要做一個部分的老班，或者爲要發一些小財，祇因爲我不願意使那常在陸先生的臉上的微笑消失。可是那祇是說我的入股的初意，近來我卻由此得到了一個意外地便利的實用；祇要簽一個字在我的發票上，在我出去的時候可像我進來的時候一樣沒有些微的留難。

可是情形也有些稍稍不同了，在最近的近來。有一次，大概在上星期的星期幾，好像就在這次航空獎券開獎的前一天，陸先生終於告訴我的記賬的數目已超過了我的股票的面面的數目。自那時以後，雖然形式的留難是依舊沒有，而心裏總覺到有一些什麼，每在我到這里來吃一些或者喝一些什麼的時候。我是怎樣地在擔心那永遠顯現在陸先生的臉上的笑容會暫告退隱。

雖然今天列席的祇有一位太太，在席間的空氣似乎已潮潤得多。在一個集合中，可見，總得有一位，至少一位，太太參加，要是其餘的集合者都是先生們的話，而要是集合者都是太太們，那末，同樣地，至少有一位也在參加的先生，要是你不

想使空氣太乾燥的話。

顧太太，在我的債主們中，是牽涉到她自身的利害關係的一位。因為我借她的是一隻鑽戒，一隻結婚戒，而現在顧先生已快回來，而回來了，這隻鑽戒是一定會被追問到的。其實即使她不解釋，我也已看到那得趕速把它贖回來的必要。

最壞的是，因為我至今還沒有把它贖回來，她在相信我已無法把它贖回來。她在想我已把它轉送了什麼人。其實我是早可用一個事實來證明她的設想的錯誤的，可是因為那事實並不是那鑽戒本身，所以我終於沒有用。

現在我可以向顧太太確說那鑽戒已可回來了，這可證明我並不在有意在你和顧先生之間的結合上鑿一條裂痕。——是的，顧太太甚至還在以為我在故意不把那鑽戒還給她，好使她無法應付那顧先生的追究。

今天我一起請的是九位，還有兩位沒有到：一位是三光堂經理賡房龍先生，一位是新藝木器號張先生。現在我講了這樣多的話，使你們一定已感到了飢餓，就是我自己也已在感到飢餓了。可是我今天沒有預定菜，我要你們每一位自己點，自己點着自己所中意的。要是你所點的也中着別人的意，那末我們可以重複一個，或者重複兩個，看情形而定。不問你所中意的是什麼菜，或者幾個菜，請你把它們都點出來。今天我們又有這裏的大股東兼經理的陸先生在這裏，菜是一定不會不特別討好的。而且，最後，請你還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今天的主人是一個在他銀行中剛存進了五萬元現金的人。

現在，先請顧太太——

一九三四，一〇，五。

遷徙

楊邨人

在昨天，×邑郵政局的人說是我們的報紙寄不出去了，我就預感到：情勢是緊張不過。

早上，還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午後，明天的報紙已經編好，照常地在寫，在印；可是，

熊鬍子來叫我去談話了。

從來人的表情上，我愚蠢地企圖着可以得到一點關係熊鬍子要叫我去談話的消息，究竟是重要的事情，還是不相干的平常招呼？可是，那人很安定的很平常的和我說了來意就回去了，一點都無從捉摸。

然而，熊鬍子在這個時候，派人來叫我去談話。這總不是不相干的事情。大概是：前方真的失利了？

一想到這，心兒就卜卜地在跳動。

出了報館的門，走過廣坪的一段路，不遠，就到了熊鬍子

的辦公處。那是一個臨着廣坪的廠廳的右房，在裏頭，熊鬍子辦公在那裏，睡覺在那裏，他的妻，他的小孩子，都住在那裏；有桌子，有文件，有牀鋪，還有小孩子的玩具，因為狹小的緣故吧，一進門就令人覺得滿屋子都是東西。

熊鬍子伏在桌邊在整理桌上堆積着凌亂着的文件，他的扁平頭的灰白色的頭髮先映入我的眼膜上，一擡頭，清瘦的臉龐兒上面那從近視眼鏡的玻璃透迫出來的有威嚴的眼光，直看住我的眼睛。一句閒話都沒有，劈頭就對我說，

——前方的情形如何，此刻不必提起，我也不大知道詳細。但是，我們應該準備。報館的東西收拾一下。或許今晚要搬一搬，或許用不着，這時都不能決定。回去就收拾，晚上再通知你。

聽了近乎命令的這幾句簡單的話，我已經心兒在很利厲的

跳動，面部的表情自然是表現得十分緊張，他叫我就走以後又說，

——應該鎮靜，不能慌張。

我雖然微笑地表示着我很鎮靜，可是在回來的路上，心兒在跳動，手兒也感覺到微微地在發抖。

進了報館的門，那就是編輯室，也是我們睡覺吃飯的地方，副編輯蕭梓還在大桌邊整理各處的通訊，預備明天編輯的材料，一見我進門，停了筆桿兒望了我一眼，緊張地迫切地問說

——什麼事？

心想：應該鎮靜，不能慌張，於是乎冷冷地回答他一句：「沒有什麼。」

跑到隔壁屋子望一望，小金在印報紙，快完了。那滾油墨的橡皮棍子在墨板上刷刷一下就滾到臘紙上，左手將裝臘紙的木框兒拉開，右手放下橡皮棍子將底下印好的報紙拿起，又是印好一張。接着又印起來，熟練地，迅速地。看了大半天，自己覺得無聊；拖起腿兒回到辦公的地方來。

坐在辦公桌前，呆着。「應該鎮靜，不能慌張，」那麼，怎麼辦呢？

心裏有點煩燥。

已經是初秋時節了，天氣還是悶熱不過。將上衣的鈕扣打開，之後，還是呆着坐在那兒。

——究竟前方情形怎麼樣？

副編輯蕭梓又發問了。

（應該鎮靜，不能慌張。）

我說：「情形也不知道詳細。——你去看看報紙印好沒了有。」

自己剛剛看了回來，又要叫他去看，立刻發覺得說話都有點不對頭，懊悔着。

小金的熟練地有講究地印下去的印法，每天一張臘紙印出一千八百張報紙，今天決定減少祇印一千張，蕭梓回來說，

——還有幾十張。

心想：不用印了，記起「應該鎮靜，不能慌張」的話，念頭一轉，並沒有和蕭梓打話，還是呆着坐在那兒。

自己發覺了呆着坐在那兒，不對，站起身走出門外。

在門外的廣坪上，打了一個圈子，平時是望望黃色麥子的田野，看看天空上的在飛動的白雲；這回是，背着手，低着头兒，在想心事。

打了第二個圈子，決定立刻就吩咐準備搬動。回頭叫蕭梓到廣坪上，告訴他，

——前方的情形，看來是……熊鬍子招呼準備搬動……可是，「應該鎮靜，不能慌張。」……報紙印好了，東西就收拾。

——唔，唔。他表示懂得。可是，我也看出他面部的緊張的表情來。

兩人一起回到報館裏，我自己進了總務老李的屋子，一看，他已經在開始收拾文件了。我沒有吩咐，他就準備着個人行動！心裏有點不滿意。他走到我的身邊，這輕聲地怕人聽到似地對我說，

——快預備搬走。表情是那麼慌張的。

這怎麼要得？心裏更不滿意。盛氣地回他一句：

——你聽到什麼消息嗎？

他那峻峭的鼻子，眼尾翹起的眼睛，立刻表現出一種引咎的神情來。

——消息，沒有什麼。但是，前方……實在……預備是好的……

他對我誠實地微笑着在等我的回答。

我知道他是有經驗的，而且，熊鬍子也招呼過準備搬動，我和氣地說，

——那末，就收拾收拾吧，熊鬍子也說過。

說着，走出他的屋子，上印報紙的小金的地方來。

報紙已經老早印好了。

隨手從那裏拿起一張在看，表示自己的鎮靜，之後，對小金說，

——將油印機收拾起來，你自己的東西也收拾收拾……說不定今晚就要搬動。

小金他也是經驗的，一聽了我的話，馬上動手，安閒似地說，

——那容易。

不想和他多談，走了出來，迎面碰着那寫鋼版的老孫，他進了門就有點兒慌張，臉龐兒上已經帶着青白色，卻竭力裝做鎮靜地輕聲對我說，

——準備搬走嗎？

——準備一下，可是，還不一定要搬。

他聽了我的話，勿急地走上兩步搶到自己的牀前，伸手就將帳子扯下。他的帳子是用繩子與我們的帳子連在一起的，一

扯，我們的帳子也扯下來了。蕭梓這時正在收拾文件，我自己動手，吩咐他去收拾帳子和被頭。他看到帳子已經扯下一半，上面的灰塵都飛到牀上去，表現着很不高興的神情，咕嚕着在責怨老孫的粗魯。老孫實在不是個文雅的人，可是，一心在收拾東西，並不管他。

文件，存根，紙張，行李，油印機，都已經準備好了，留下一個問題，就是當天印好的報紙發不發？

記起「應該鎮靜，不能慌張」的話，決定將報紙發出去。對總務老李說過，之後，招呼大家一齊動手捲起來。蕭梓說，「郵政局不是說發不出去嗎？」他的大頭顱上面的大眼睛表示着不贊成。

——發不出去是郵政局的事，出版我們應該出版。我堅決地主張。

他沒有話說。

在捲報紙的時候，打發送報的小孩子將當地的報紙先送過去，招呼他一句。

——快的送，快的回來。

他拿起報紙飛也似地送去了。

天色好像是快要下雨的樣子，太陽不知躲到那兒去，秋風

捲起廣坪上的塵沙在陰時半明中飛舞，我預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就要到來。

大家都沉默地在工作着。

熊鬚子那兒又來叫我去談話了。

在那兒，他們的東西也差不多準備好了，他的妻在哄着剛會走路的小孩子不要哭鬧，我一進門，他也對我說，

——給你們報館一隻船。已經通知了庶務科。人，單身走路。

——好的好的。可是，要搬到什麼地方，已經決定了沒有？

——還不一定。跟着走好了。……地方我也不知道。

不願感說閒話，點了頭又跑回來，就招呼總務老李去找庶務科要一隻船。蕭梓他們亦已經將報紙捲好，叫小孩子送到郵政局去了。

廣坪上秋風捲起塵沙在飛舞；天空這回反而在雲堆裏透出幾線紫霞，雨是不來了。

吃了晚飯，船已找好，來了通知要搬動，大家一齊動手。

河邊，各處都在搬東西，半黑微明中，人在亂着。

文件箱，油印機，存根，紙張，行李，鋪蓋，都搬上小船

上去了，人手不多，自己也弄出一身汗。

報館裏頭的牀鋪，椅桌，都沒動，——一則明白搬不走，一則希望回來要用。

廣坪上，各方面都在搬動，空氣是緊張的，嚴肅的，沒有誰談閒天，也沒有誰說笑話，靜悄悄地大家在工作着。

可是，誰的心兒都在跳動，我知道。

大廚房裏頭那拖磨的驢子在嘶叫，那聲音令人聽到就起雞皮粟子。

秋風將白天的悶熱趕散了，身上覺得有點冷意，緊張的，

嚴肅的，我的情緒，使自己在輕輕地發抖。

黑夜來臨了。天上一點星兒都沒有。馬燈的光在各處活動。

命令發下來了：大家在廣坪上排隊集合。

男的女的都排起隊來，一起工作的站在一起，不分身材的高低。

低聲的報數。

之後，就出發了，出發到那裏去，誰都不知道。

沉重的脚

馬子華

上

別人都說老海是他姑媽抱養大的，他自己卻不知道，橫豎是媽呀媽呀的叫慣了。這樣一個痛愛他的人死掉，自然是要傷心的。從棺材送進山肚子裏以後，他自己便算是個孤兒了，扳開手指頭一數，映眼又是十五個年頭。雖然大家爭着叫老海老海，可是他並不「老」呀，看上去還是那麼結實的，說到「海」這個字也有點來歷，他年紀輕輕的就比別人有力氣，七嫂子家的八十斤的豬他抱得起來；「海」字似乎有點兒形容力氣大的味道，於是就加在他的身上了。

栗子村是在馬鞍山下面，不滿四十戶人家，老海從前就在大水灣邊他媽媽遺留給他的一間茅草房裏住着，裏面是黑漆漆的像一個無底洞。早晨見他把門拉過來用一根繩子拴起，揚

長的走了；晚上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鑽了回去，一絲兒聲息都沒有。

要數一下他從前做的活計，那可多了。小時候就跟人放過牛，看過田。再大點兒他就去種田啦，自家沒有田去幫有田的人家是常事，但是他祇做短工不做長工。一到夏秋兩季，他直是忙個不了。家家喜歡僱他，因為一個人勝過兩個人的成績。媽媽死後可就糟了，冷清清的這家混混那家混混的過了兩年。他眉頭一皺，心裏老是不大起勁的樣兒，大家都說他懂得「孝道」，其實倒是他年紀更大些了。

是民國幾年倒記不清楚，總之日子到現在還不怎麼遠，誰都記得張鎮守使的幾圍人在榆城開了亂子以後便拖上山去做綠林好漢。這樣一來可不得了，省長派了大兵從三路包圍了過來。痛劇。榆城隔栗子村祇是兩天路程，一村子的老老少少急得就

像熱鍋上的螞蟻。

真的，不上十天，在先是冷一個熱一個的丘八老爺上村子來打店，小油布旗子這家門口插一枝，那家門口插一支，氣勢洶洶的向大瓦房裏的吳三太爺的收租先生要米要錢。以後便是大隊人馬的開了兩營人進小小的村子裏來了。

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家把米甕翻轉來的攤給他們煮大鍋飯，自己蹲在旁邊餓得淌口水不上算，還要把人吊起來要錢。

老海這一次就倒了霉，他以為祇要自己是光身漢倒不怕什麼，事情可不然，等軍隊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被兩個兵捉住了。

「先生！我沒有犯過法！」

「放你媽的屁，不犯法又怎樣。」

不由分說，拖在牛欄裏關了一夜；天不高三四十個壯丁便跟着他們走了。每人身揹上着他媽的一大箱又重又笨的撈什子。旁邊是走着幾個解差般的爛兵，一路上罵頭罵腳的。

走上兩天老海可聰明了起來。夜晚在桃葉住下來的時候，趁着守門的昏迷的想睡着的當兒，一個不留神他便溜出來了。選着小路跑，連腳上戳進刺去都不管的走。這一來算是被他

逃脫了。其餘那一夥卻終於一個鬼影子都不見回來，想都不想到他們的骨頭是喂在那條狗嘴裏。

七月天，拚得一身臭汗的趕回村去，才隔三四里路的光景，太陽就已經快要落山。山路上橫飛過去幾羣烏鴉。才離家六七天他就慌得不成樣子了。

誰知，剛到馬鞍山北邊的小土地廟，伸頸子向下面栗子村一瞧，他就覺得事情有些不妙，為什麼煙霧沉沉的不像往常的光景呢？猛一擡頭，槐樹下面像躺着一個人。跨上兩步仔細一看，是一個女人，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胸口凝結着些淡血，七分是歸陰了。從模糊的面貌上一認，「金翠呀！」他睜大了眼睛叫出來。

到了村子才看見每一家的屋子都沒有了。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的，在黃昏的暮色中矗立了幾塊禿牆。沒有燒完的木頭輪在地上吐着氣，這一股煙火味就使人聞不了。

「他媽的什麼怪事？」他走在路上總找不出原因，心裏是說不出的傷悲。

從進村來沒有碰見一個人，一兩條狗在靜寂的路上夾着尾巴跑來跑去。

走了一陣才聽見幾聲抽咽的哭聲，頭髮半白的老頭子坐在

破磨房門口。

「怎麼回事呀？」他彎下腰去問。

老頭子仰起頭來。他驚訝了。

「哦！是你，老海！怎麼你會回來呢？」

「我逃走了的，爲什麼一村子弄得這樣天翻地覆了？」

「唉！你還在鼓裏，你們走後第二次的軍隊又來了，吃完了糧食還不算，他們又還要錢。大家都哀告他們說沒有，沒有，他們可發了脾氣，說我們一村子的人都通匪。臨走時放把火燒了房子，男的被拖了去，女的也弄到後山上……」

「現在，人呢？怎麼一個不見？」

「贖下來的全跑了，關帝廟沒有燒，他們都住在裏面。」

老頭子用顫抖的手指着。

老海跑了去關帝廟，果然很多人在那兒躺着，站着，走着。小孩子在神龕邊跳蹦蹦的。他的腦子簡直昏亂透了。大家圍着他問七問八：

「香香的爸爸回來沒有？」年輕的婦人問。

「他們嗎……快……快回來了。」老海簡直無法答應。

說起老海的以後，實在長啦！

當天晚上他在關帝廟裏面胡亂蹲了一夜，天剛亮他便去看

看自家的大水灣邊的房子，也是燒得不成樣子。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倒是媽媽遺留下來的一對銀耳環和自己的一把鋤頭應該找一下。但是在灰燼裏面翻了半天，一個木櫃子都燒完了，那裏還找得着小小的耳環？獨自提着那找出來的一把鋤頭站在水溝前發呆。

一村子人嗣後便走的走了，搬的搬了，弄得個冷落非常。老海看看長此以往也不是頭路，倒不如忍點心遷地爲良。於是，在八月中秋前後，他把那一份自己僅有的財產——鋤頭，送給從小就跟自己在一堆的阿貴，便預備走了。

「你打算往那處跑？這個世道，還是安安份份的種田好了」

阿貴問他。

「沒有什麼來頭，橫豎自己就是一個單身，各處走走也好」

他苦笑着說。

是一個清晨，老海，他便悄悄的離開了他生長所在的粟子村。他雖然就從那時候起東飄西流沒回去過，但是當時的事情倒時常聽得他說到的。

離開村子那一兩年不知他幹了些什麼活計，憑着一雙大腳板，隨到什麼地頭兒都方便。

中

兩座山很高的對峙着，春天的樹長遍了的當兒就像兩片玉的屏風。在每一座山腰上有個石砌成的欄柵，風雨經年，剝落卻也難免。一條崎嶇不平的山道，繞過牠的側邊。

走在山道上祇要你俯瞰下面，就好像你自己是飛在半天雲裏邊一般的。滔滔滾滾的一條普渡河在兩山中間橫流過去，稠密的房屋黑漆漆的一大片擠集在對面的河邊。天也一線地橫過去。金色的太陽在普渡河的黃水裏耀着魚鱗般的光彩。

走下半點多鐘的山路你就可以到河邊。那兒有一座很寬的很大的五馬橋架在河上面。從五馬橋過去，你便可以到西南產鹽的一個重要的縣份——鹽興——有些人又叫做黑井。

鹽龍爺爺施給這地方的恩惠，鹹水在很深的井裏面，祇管用大牛皮口袋一袋一袋的拉了起來，每一家竈戶僱用着四五十個長工來整日的祇是挑，挑呀挑，滿街全被鹹水濕透了。一桶一桶的倒在如像梯子般的天竈上，那若干的鍋裏便沸騰着鹽水。火的舌頭在寬闊的竈口邊一氐一氐的，鹽煮出來，竈戶們便發財啦。

老闆們說他們是「靠天吃飯」，鹽龍爺爺他們給他蓋了一

大座廟子，祭豬殺羊忙個不了。他們穿着花緞馬褂在場公署裏打麻將。他們坐着轎子去逛山水。

雖說老闆們是「靠天吃飯」，但一縣裏的百姓們不靠鹽井吃飯的倒也是少數。固然，老闆們有的是鹽，但是別人卻有的是力呀。挑鹽水的，站竈的，砍柴的……數都數不清爽。

是這麼一個繁盛的地方呀！日頭還不出上就有人忙着。不單是人，不看見嗎？一批一批的驛馬從山上下來又從山腳扒了上去，老闆煮好鹽當然不能把牠堆起，要靠馬背背一塊一塊的駝到各州各縣去賣的，賺了錢來，老闆好買「大田大地」成「大人家」。

另外有些人卻依附着竈戶們過生活的。他們做了承頭人，從竈戶那兒把鹽拿了來，僱得些苦力來把鹽背到附近的縣份，背到省城。人背的價錢可比馬駝的價錢要少些，這樣一來老闆們可以更多的賺一些錢啦。這誰不喜歡呢？

陳跛子就是幹這一行生意最拿手的人，他從前替一個知縣去當了一兩年的師爺，等到回井上來的時候右腳卻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身材又矮又小，臉孔黑得像胡桃殼子，戴着一頂油亮的小帽不知幾年沒有換過了。他會說會講，竈戶們都愛投到他名下。他的氣派愈來愈大了，有一兩百個腳夫。自己祇管站

在中堂門口用嘴支配支配就行。

今天，陳跛子剛從稽榷所裏喝了兩杯梅子酒回來，心頭有些兒火辣辣的。然而一跨進門他就咕嚕咕嚕對抱着孩子的老婆講起來：

「今天又做成一件好事。」

「什麼？」老婆張開露出黃牙齒微笑的嘴。

「以後鴻寶昌號的鹽又常交我們措了」，

「接得的錢這回非交到我手裏不行，年底去把西村的那塊

田買來，免得拿來一筆你總是和會家那個寡婦逍遙……」

「什麼話！」

「哈哈哈哈哈！」他們都一齊的笑了，滿得意的樣子，互相斜視着。

上燈時候，陳跛子叫小金全：

「到街上去告訴那些脚夫，喊他們明天打早到源盛號那邊領鹽，我會從這邊去的。」

小金全跑到街上的楊家店裏，摸完一道又黑又狹的巷子才到。沒有關門，他推開各自進去。一大幢房子裏，地下全鋪滿了稿荐和破蓆子，黑沉沉的一大羣人東一個西一個的在裏面，一盞祇夠亮通角落的燈掛在像塗滿墨煙的牆上。人是躺着的，

坐着的，都有。

才在嘈雜的談着話的時候，小金全一進去大家就馬上停止了。他像宣讀聖旨般的傳了話以後便走。

「昨天才歇脚明天又要走！」毡子披在背上的一個在嘆口氣說。

「你真是豬頭，多給你幾文舍口饑都不願嗎？沒有這副肚子就不要吃這付瀉藥。」蓬頭大漢在罵。

三四十個話匣子又打開啦！

「……我剛剛措到貓鑽天的當兒」，一個鹽脚夫在繼續講他的奇遇，大家把他圍在中心。他赤着一雙大毛腿坐在那兒，臉頰骨寬寬的，鼻子很大。是的，相貌一看就是老海，他雖年紀更長了些，但那付樣子卻不會變的。頭髮雖比以前長，臉皮比以前黑得多，其實這也是小變動。人，真是地仙呀！

「老海，講呀，又怎麼樣呢？」側邊的一個人問。

「我就聽見一聲槍響，前後的人就跑。你們想，我揹着鹽怎麼能跑呢？祇有等死，祇有等死啦，那曉得事情才怪呢！左邊山嘴轉過來的果然是土匪。我親眼見到他們殺死了一個坐在涼轎上的胖子，擄得很多鴉片煙。於是他們一夥的打從這邊走來啦。我有什麼怕的，橫豎事到眼眉邊了，把杆往下一放，我

便站着。在前頭的一個三十多歲的，他走到我的前面問「你有沒有錢？」我搖搖頭說「搗鹽的人有什麼錢呢？」他點點頭呆望着我。」

「隨着呢？」

「這比什麼都奇怪，他們七說八說的要我把鹽替他們背上山去，鹽價還是給我。當時是祇要命了，還管得了這麼許多，正要想跟他們走時槍又響起來，一窩蜂的跑了，一個人去了又回來，叫我不告訴他們是從那一邊走掉的。天呀！回頭來對我說話的人，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是我們同村的王老三。」

「他認得你不？」

「沒有，我的頭髮鬍子長得野草般的，他怎麼看得出來？告訴過我話，他就跑了。後來我才看見幾個團防在山腳下面探頭探腦的。」

「你真運氣好呀！」

老海沒有說下去，手掌在毛脚桿上一擦一擦的。他一向是微笑着。

講着講着，夜更深了。鼾聲代替了嘈雜。

公鷄才冷聲冷氣的在屋後叫了兩遍。老海們一夥揉着眼睛

從破稿荐上翻身來了。拿着皮繩子和木撐架一大羣的跨出門來，逕往源盛號那邊走。街上，兩廂的舖子還關得緊緊的，幾條胖狗在搶着一大塊乾骨頭。

迎頭，金字招牌懸得高高的。他們一夥站着敲門，像睡得死了般的半天才開了來。是那鴉片煙吹得就像黃鼠狼般的管賬先生。

「敲輕些好不好，真是牛！」他咕嚕咕嚕地。

等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屠戶拿着血淋淋的刀，大販子穿着羊皮褂子，都走過街去了。陳跛子才不慌不忙的來，一開口他不知道發什麼人的脾氣，罵了起來：

「快一點，你媽的，日頭要快出來了。看你今天落什麼鬼店。」

大家沒有出聲。

「發幾斤？」陳跛子望着管賬先生。

「老闆的意思說要發三千七百斤！」

「夠了沒有？」

「夠了！」

管賬先生叫人把大稱秤掛好，大家便把堆在地板上的鹽搬上稱去。稱桿子一往上躡，管賬先生便在賬簿上寫上一行，跟

跛子也在伸着頸子的叫道：

「張丙福！七十五斤三！」

於是，各人把自己稱過的鹽，用皮繩子緊緊的拴在木擔架上面，讓鹽號的夥計在鹽上面打了些紅的黑的記號。

「老海！九十一斤！」

東隆！東隆！就祇聽見地板和鹽塊觸發出的聲音。陳跛子還要去在每一架上的鹽塊上檢查一下，看有沒有缺少的地方。

若有，他得記了下來。以後若有缺少，那邊鹽號上要跟究陳跛子，陳跛子可就要扣鹽脚夫們的脚錢去賠贖這損失。對這事大家都留心；陳跛子怕麻煩，鹽脚怕扣錢啊。

一個一個的出了源盛號，老海也揹上九十多斤的鹽走上長路，天早就亮透的了。

下

這樣的過日子，老海是慣了的——

揹着的鹽愈來愈重了。力氣小些的走在後面，支持得住的在前面些。四十多個脚子分開成三四個一夥，四五個一夥的。

太陽出得很高，老海拖着沉重的脚，彎曲着腰一步一步的在山道上走着。蜿蜒的山道，崇峻的峯巒，一樣地如像他們馱

着鹽的騾馬們一隊一隊的趕上他們的前邊去了。

「噓……」走了一段路以後他總把杆子往後一放，鹽架子依靠在上面，兩支腿八字兒張開，長長的從嘴裏吹出這樣一聲冷氣來。

把吊在胸前的那一塊被汗濕得透的半黑的帕子抓上去揩掉了額上的汗珠。仰起頭來，半天空一片片優閒的白雲在飄浮着。老海呆呆的睜大了眼睛。

後面的兩個脚夫也轉過山凹來了。到了他面前也依樣的歇下來，喘了口氣。見面，互相望着苦笑一個，都是啞叭般的不講半句話。講多了話，那就揹不動鹽，走不動路了。

這樣崎嶇不平的路，老海倒不知走過幾千萬遍啦，他不一定要趕日頭落店，可以慢慢的走。傍晚，陽光從山林隙縫間橫射過來，風祇是一陣一陣的從身邊吹過，放羊的娃娃們在山腳下面漫歌着。這時老海雖然在低着頭用盡了他的力氣去對付九十多斤的重量，但是心裏可就有他想了，自己從前還不是放過牛羊的，那時候的日子倒像神仙，不知天高地厚的，現在卻不行了，鎮日像老牛般的拚命。

想到栗子村，想到媽媽的臉子。大兵過路後的關帝廟……一切，都是那樣活生生的。如今，為一條命，多少年頭不知家

在那處了。

「噓……」又吹了口氣，歇了下來，手摸到多少日子沒有剃的鬚鬚。

漸漸的是走到下坡路了。別人說下坡路容易走，其實鹽腳子才怕走下坡路呢。路是那麽陡，圓石子又多，滑倒了可不是要的，人倒是小事，把老闆們的鹽弄碎了一個角，那是要扣腳錢的。祇有拿穩了步子，慢慢的走下去，稀稀疏疏的幾間茅草房的小村子又在眼前了。

在那幾間茅草房中間，已經有幾匹驢馬赤着身子在嚼着袋子裏的草料。有的吃飽了已經在草地上搖着尾巴打着滾，在屋簷下面陰涼的地方。同老海是一夥的也有，另外一個承頭人下面的有，他們都把架子放下來靠在牆腳下面吃着飯。

老海到了，走到大家的面前，坐着的兩個伙伴趕忙從地上直起來。替老海把鹽架子擡了下去，背脊上，汗水已經把衣服一濕得一大塊印漬了，老海把身子擺兩擺，覺得一般涼風從後面吹過來，頭腦都要清爽些。

「草鞋破了，還得再買一雙」，老海拉拉腳筒坐下來說。
「爲什麼昨天晚上不買，在井上要便宜五個銅板，如果買兩雙。」

「倒忘了！」

「我這兒還有一雙，你穿吧！」徐老三說着，遞了一雙新的來。

老海穿上新的草鞋以後，從背後的腰袋上把一個藍布小袋子裝着的紅米飯打開，向屋子裏的一位大嫂子買了一個銅子的開水泡了碗飯，放上點兒鹽（這鹽是自家在先買的）就這麼花啦花啦的吃掉了。

「陳跛子說回頭兩個月一齊拿，是不是？」張丙福走過來蹭着問。

「當然啦，難道這回他還要賴不成。」老海蠻有神氣的樣子。

「愈來愈刻薄了，現在他從鹽號上的老闆手裏拿來的是四角五分措拾斤，他給我們才是二角七八拾斤。你看還成什麼話！」張丙福悲憤的說，粗大的左手指在右掌心裏一點一點的。

「雜種！拿給他老婆養漢子的，這會回去非要他加到三角不行。」老海又罵起來。

「去打官司……」
「非這麼跟他幹一下不行！」

大家你說一句我說一句，時候倒挨過了好長，儘得一窺的站了起來，一個替一個把架子弄了搆到背上去。靜寂了下來，在午雞高啼山風過去的當兒，他們一夥又一步步的踏上萬山叢中去了。

老海們到距離黑井兩天路程的州縣上去，中途得要住店子啦，但是他們不能，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做過。天氣晴着是他們的幸運。在無人煙的曠野間，把他們的鹽架子一個擠一個的圍成一團，伙伴們一條一條的輪在中間。餓狼們是見過的，但是卻沒有一次來咬過人。有月亮時更不怕了。下雨就得陶氣，鹽塊近了水那才糟透。平常用塊破油布蓋着，晚上總靠近人家，央求主人准他們把鹽送在屋子裏放着，人在屋簷下讓雨淋倒不怎麼，橫豎第二天來太陽一曬又沒什麼了。

到鹽號上交清楚了鹽拿着張收條便打轉了。有時候固然也可以替人家搆點兒貨物到井上去，其實這種事情碰到的也就少了。

一路上他們吊兒郎當的把很輕的空架子斜掛在肩上，談着笑着。有錢的旅客們有時從遠遠的地方來，看見這麼一羣衣服襤褸的人，難免不嚇一跳的。

大家跟老海好，他們就這樣四天一轉的在山道上來往着，

濕着這一張嘴一個肚皮。他們都磨得夠熟了。

不論何時他們都在做着旅人，自己不知道家在何方。但是到了井上他們也就好像到了家一樣的有些兒安寧，快愉。脚步也走得快了些，就好像有件什麼了不起的寶貝等他們去拿似的。

「身上窮得就像乾魚般的，洗了腳就馬上去問陳跛子拿錢好不好？」徐老三趕上一步來說。

「我就早打這種主意。」

「是不是大家一齊去呢？」

「人多好說話！嚇嚇，那個傢伙也好！」

「哈哈哈哈哈！」都笑起來了。

黃昏，灰色的網子籠罩在山上。井上的燈光已經燃遍了。走在五馬橋頭，祇聽得河水潺潺響着的聲音。一鈎新月斜依在破的磚樓邊。

到楊家店，忙着洗了腳，老海便要走了。他常常為伙伴們的事是這麼怪上心的。他和徐老三帶頭，轉彎抹角的摸到陳跛子家門口，躺在那兒的一條花狗，猛不防的狂吠起來。

拍拍！一個人上去敲門。

「什麼人？」是小金全的聲音。

「你祖公……」老海粗魯的答。

「哈哈！」又一陣笑。

進門去就聽見打麻將的聲音從裏面傳出來，大家不由自主的站在天井裏，就看見陳跛子傾斜着肩膀從中堂門口鑽出一個半身。

「是不是他們都打轉啦？」遠遠的他在問。

老海們更走進幾步去。在先，全把那邊鹽號上開的收條交給了他。他叫小金全掌燈來細細的看了個明白，點點頭，表示已經完事了。

「陳老爺！我們打量拿一下前兩個月的腳錢，還想請你家加成三角錢拾斤的措價。」內中的一個人首先就說出來。

「早就對你們說過，我的賬還沒有領着，今晚上先算一個月的去。」說着他便在掏口袋。

「我們欠了很多賬要還，請你家算成兩個月的好了。」

「那沒有法子！」他搖着頭，油亮的小帽在燈光下面一幌幌的。

「那麼加成三角拾斤的腳價答不答應呢？」老海氣憤憤的叫起了。

「笑話，我在這點開銷都還不夠，再加價是不是叫我餓肚

子？」陳跛子的黑炭般的臉在打着縐紋。

「你拿着窩上老闊們的是四角伍的價，爲什麼才給我們兩角七八？」老海走上一大步站在他面前追問。

「放屁！你見了鬼！是誰講的？」他急得睜大了眼睛。

「誰不知道，何必再瞞着我們，陳老爺！年頭苦了，做點好事也行……」

老海抱起手來站在身材矮小的陳跛子旁邊，臉上也是滿不高興的神情。

「唔……見鬼！」陳跛子沉吟着。

「早些說吧！我們還沒有吃飯的。」

「說什麼？說什麼？唔？是不是你們要造反，特別來鬧得起勁！」他轉了個念頭，硬起頸子的罵起來。「別個承頭人就沒有碰到像你們這些奴才，這樣不知趣！」

花郎！清脆的一聲，小金全手裏的那盞洋燈被人打落在地下了。在黑暗的一刹那，祇是聽見陳跛子在喊着「哎喲！哎喲！救命呀！救命呀！」上氣不接下氣的。

一陣嘈雜湧起，打麻將的聲音也停止了。三四個人從裏面跑出來，他的老婆在「幹什麼？幹什麼？」的問。外面的人像潮水一般的街上石階。不知是誰拉着陳跛子老婆的頭髮就打。

嘴裏還罵着：

「騷貨！你們過得好日子！扣克祖爺爺們的血汗錢，買大田大地，拚着不要命給你點嘗嘗！」

一陣婦人的哭。

陡然，門外面忽然衝進幾盞燈籠來。小金全這個小鬼不知什麼時候跑出去，叫了很多緝私隊的兵來。一陣紛亂以後，幾個出頭的被綁着。人漸漸的多了，擠近點的被槍托子打回去。因為槍多，沒有被捆的三四個鹽腳夫當時就不敢出聲了，雖然大家在握緊了拳頭。着了慌。

老海們五六個爲頭的被帶到場公署去，坐堂審了幾次，陳跛子告他們「深夜結夥入宅希圖搶劫未遂，毆傷主人……」的罪名。場知事就照着狀子追究。

自從五六個脚子被拿去丟在牢裏之後，夥伴們沒有一個不傷心的。祇有一面去求情，一面大家七併八併的弄得幾文錢買點鹹菜由兩個人拿着去看他們。

老海頰骨寬寬的臉伸出圓圓的孔子來。

「在裏面好吧？安心些，我們在設法了。」榮生在外面說。

「沒有什麼，做事祇要爽快就行啦……他諷賴我們天也沒

有好路給他走。」

「寬寬心！這點菜送給你們在裏面吃吃，」榮生遞了進去。

「何必呢？他們搗鹽出井去沒有？」老海關心的問。

「沒有？大家都不搗，說要等你們出來。」

「叫他們不要這樣吧，我們幾個人有什麼要緊，大家的肚子可不能餓着呀！」老海在裏面急得連忙搖手。

「不，不，他們要這樣的！」

老海流下兩行清淚來了。

鬧得全井上的人都亂起來了。鹽腳夫不單是跟老海們一夥的，就別個承頭人下面的都是一樣。大家爲着這件事不平，寧可餓肚子，都沒有搗鹽去了。

過了三四天，脚夫沒有，鹽價漲了。場知事急得沒有法，答應放出幾個來，可是動手打人的老海和張丙福決不肯開釋。

大家仍然不搗鹽。各縣的鹽商喜歡得利害。但是，榮生們去看老海的時候，老海就對他說：

「你們快點兒去混飯吃吧，祇要他們答應加成三角上拾斤就行。」

「加成三角錢陳被子已經答應了。但是他要給你們再坐幾年牢他才心甘，所以大家仍是不肯措。」

「那麼不要爲我們吧，祇要加成三角錢就行啦，忍點兒氣，以後要做的事還多呢？」

「不，我們要你兩個出來……」

「要這樣我們就要……」老海說着又流下淚來，破了的藍布衣服袒開來露出一個呼吸促迫的櫻色的胸口，一滴一滴的淚落在胸口上。

榮生走了後的第二天早上，就聽得場公署裏傳出來說，老海和張內福昨天晚上在監牢裏把褲子脫下來自己勒死了。

街上，井邊，哄傳着這事。

照例，在監牢裏面死掉的人是不能從正門出來的，在後牆邊特別的有一個洞子被塊木板隔着，常時見打開了的。

這天，朝陽是昏昏的從東山頂上斜射下來，什麼都染上一層淡黃色。烏鴉在樹間嘈雜着，在監獄的後牆邊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曠地。荒草長得很高。這時，很多衣服襤褸面色枯槁的鹽脚夫們站在那兒，靜靜的。

牆裏面有人亂，隔着洞子的木板抽開了，緩緩的，兩具用草蓆包裹着的屍身從洞裏送了出來。

鹽脚夫們把兩具屍身擡到曠場的正中間，把蓆子打開。

朝陽正射在老海們的臉上，他像在微笑着。有幾個人在那側邊舉起鋤頭挖着土坑，發出一種重觸的聲音。

山路上，呵，叢林間，不久又有着一一些鹽脚夫們揹着沉重的鹽塊來往着了。枯槁的臉，開裂的脚……。

五步樓散品

另境

說命

祇要是一個人，長幼男女貧富貴賤，腦子裏總存在着一種繼續不斷的希望（或叫牠慾望）。大而言之，這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動力，小而言之，就是人生的意義。一個嬰孩常想念吸乳，這就是小孩的希望；一個農民盼望今年能豐收，這就是農民的希望；一個資本家要想自己的事業發達，吞併別人的企業，這是資本家的希望；一個智識份子想討一個漂亮的老婆，這也就是他的希望。希望之大小，是依各人所處的生活環境而不同，然同樣總存在着一種希望；而且，不但人人有一種希望，這希望還永遠不能滿足，討了漂亮的老婆還想蓋造一所漂亮的洋房，吞併了一個企業還想吞併第二個，今年收成三擔還想明年收成五擔，如此說來，人的希望是永遠達不到的。不過社會上

究竟凡人多聖人少，所以看不破這達不到而拚命要希望去達到，於是擾擾攘攘，社會也因此鬧熱起來了。

在這擾擾攘攘互鬥互殺之中，世人又都想預先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達到這希望，換言之，就是自己的命運究竟如何？

世上有好幾種看不破的事情，命運即為其中之一。星相卜筮之流利用人們有這弱點，所以百業儘管蕭條，他們卻不怕沒有生意。自然星相卜筮之流的把戲已經騙不過有智識的人了，但是有智識者之要知道自己命運的慾望卻和無智識者並沒有什麼兩樣，而且因為世上究竟還沒有發明出一種「科學算命法」來，更使他們覺得徬徨無依！

其實並不是世上真無算命之道，可惜多數人都昧然不覺而已！

清儒戴名世氏曾寫過一篇命說，他把命分為二種：一種是

一己之命，一種是天下之命。庸衆之人僅僅要知道一己之命，而不知道一己之命實包含在天下之命中，其說警闢卓絕，頗合於進步的社會思想，我把牠抄錄一段下來：

「……吾以爲命有二：有一己之命，有天下之命。所謂「一己之命」者：或生或死，或富或貴，或貧或賤，莫非其命爲之，而無與於天下——此庸衆人之命也！若夫君子小人之命則不然：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則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貴，則君子富貴。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爲命，而以天下之命爲命。苟其不然，則君子死，則君子貧賤。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貧賤而小人必富貴；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貴而天下皆貧賤。此如陰陽之不可假易，出於自然之理，一定之數，而莫之或爽者。然則君子之命，就其一己者言之，又非推算之所可得；就天下之命而推算之，而君子之命已得矣！……「知命」者，知天下之命者也！顧天下之命，又不必推算而得；智者知之，愚者昧焉。……」

戴氏畢竟是一位史學家，他以一己之命寄托在天下之命上，可謂還其史家的本來面目。但他的這些話在當時說，一定是駭世驚俗，而要被目爲狂激之徒的，所以戴氏終不免了一個坐「擬凌遲」。

林冲的投名狀

水滸裏有一段關於林冲落草的故事。那時林冲正被高俅槍形拿捉，沒處存身，因此帶了柴進的薦書投到梁山泊來。梁山泊的頭領王倫對他說：「若要入夥，須先把投名狀納來。」林冲不明其意，以爲要他寫一張什麼履歷之類，後來經朱貴一翻解釋，纔知道要他去殺一個人頭來的意思。林冲當下一口允諾，以爲區區殺個把頭有甚難事，不道在山脚下等了兩天都無人經過，及到第三天上，偏偏碰着一個楊志，鬥了五回六合也未分勝負，急得林冲冒火，幸虧王倫出來攔住，把兩人都請上了山寨去。林冲也就此入了夥。

據說這是江湖上的律法，直到現在，要人盜夥的也還得經過這個手續。意思是怕他日後變卦，所以要他先去犯了一個殺人罪，斷了他歸順之心，這不失爲一條好計，最初發明者說不定即是王倫。林冲雖然未曾殺得頭來，但那是因爲偏偏碰着了武藝和他一般高強的楊志，要是另換一個過往客人，那首級定必早被林冲取得了。我們看林冲當時的那一種急不及待的神色，可斷言林冲是有必殺之心的，那目的無非要以別人的生來命換得自己的生命。

「貪生惡死，人之常情，」這是我們在小學裏就念得爛熟了的。其實不祇是人，凡一切動物都是惡死的，而人確乎反比其他動物不惡死一些，這是因為人的思想往往能左右那自然的求生衝動的原故。如佛教徒講出世的，他們自然是不惡死；「殺身成仁」的志士自然也不惡死；厭生的自殺者，至少在他自殺的頃間定也是不惡死，類此者正還不少。不過所謂不惡死者，也實在是受一種環境逼迫而成，非真對於「生」就決無留恋了，故「貪生惡死」這句話還是百分之百可以成立的。

除了人以外的一切動物，他們固然也貪生惡死的，不過牠們彷彿祇出於自然的求生衝動，比如殺一條豬的時候，牠哀哀叫喚，無非要你可憐而饒放了牠；至多幹一下子自衛運動，比如你去捕捉一隻小黃蜂的時候，牠會用針來刺你一下，如此而已。牠們還沒有學得如人類的那種聰明智慧，可以用別人的生命來換得自己的生命。曾經看見過一個童話：一次有一隻狼找到了狐狸的窠穴，那老狐狸向狼哀求說：「請你放了我的性命吧，我可以把這些小狐狸讓你享用。」狼一口允認，於是那老狐狸就把她的兒子女兒一個個都送出來給狼當點心，等到吃完了她的兒女，那老狐狸以為狼可以饒她性命了，不道狼突然一撲，把她也吃了下去。但這究竟祇是由人類設想出來的童話而

已，不相信下等動物中竟有如此狡猾而又可憐的狐狸的。

達爾文的進化論原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我以為這話是極不妥當的，除非是在極下等的動物世界裏或則還可適用，一入人類社會，則情形幾乎和他所說的相反，要是當初達爾文讀一讀我們的水滸，他定不會說出那麼天真的話來了。

兩張影片

最近上海同時演着兩張政治影片：一張是美國出品的「自由萬歲」(Viva Villa)，一張是蘇聯出品的「傀儡」(Marionette)。前一張是記述墨西哥在二十世紀初年的農民革命，它是包含有莊嚴的歷史事實；後一張是用喜劇的手法諷刺一些近今的國際政治。這兩張影片有一個很巧的對照，先來看一看牠們的故事。

「自由萬歲」的主人公是班卓維拉，他的父親是死於酷吏的毒鞭之下，等維拉長大以後，常常懷念他父親的慘死，所以就一般農民結合，形成一種民衆武力，志在爲父復仇。及後農民因不堪政府的剝削，來歸者日愈衆多，成了反抗政府橫征暴斂的革命勢力，維拉就率領這支人馬，向政府宣戰。戰爭的結果，政府軍敗亡，於是政府也隨之傾覆，維拉乃推其素所尊

敬的教士麥台羅為總統。麥既就大總統後，即令維拉解散其所部農民軍，並令其歸田，維拉無奈，含淚告別了他的伙伴。但當革命起時，還有舊軍人柏斯嘉爾將軍等一股人馬參加，這般人自然都是些軍閥之流，而麥台羅反極信任之。果然沒有好久，這般軍閥就陰謀篡弑了麥氏。這時維拉正因犯了盜劫罪流戌在外，聞耗，即揭竿而起，維拉舊部之立集者十萬人，進攻叛逆，不幾日，京城破，軍閥柏斯嘉爾等皆受殺戮。至是，維拉被推為臨時總統，但維拉以草莽出身，不慣這種養尊處優的生活，故決定辭職歸田，不意途中為大地主唐斐烈普輩所暗殺。

我們知道墨西哥是西半球的一個古國，在十六世紀初年為西班牙所征服，隸屬於西班牙將及三百年，後受美國獨立運動的刺戟，於一八二一年離西獨立，建立帝國，又三年，國內起革命，推翻專制改建共和。但政策雖改，而人民之痛苦更甚於前，外受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操縱，內受軍閥地主之淫威壓迫，故卒於一九一一年發生農民革命，這「自由萬歲」一片就是描寫一九一一年的事變。

這裏所描寫的是農民為爭生存而蜂起的自然成長的革命，這種革命既無組織，而班卓維拉又祇是「心膽包天」的莽夫，故無怪維拉會將革命領導權輕輕送給了教士麥台羅和軍閥派斯

爪了，結果這位「莽夫」終為地主所害，他臨終的時候說：「難道我做錯了什麼？」其實即使他並不死也不會有什麼用了，因為維拉是根本看不到要對社會加以改變的。墨西哥直到現在還是內亂頻仍，在這影片裏已把原因告訴給我們了。

「自由萬歲」中的那種憤怒咆哮的羣衆力量，在「傀儡」中是連一個影蹟也沒有。在「傀儡」裏，不但羣衆作了傀儡，執政者也還是傀儡，發縱指使的卻是隱在幕後的提線人。

「傀儡」是作為喜劇而出演的，牠敘述國際帝國主義者深懼蘇聯勢力之發展，乃召集列強代表會議，當場決議以實力援助毗鄰蘇聯的布弗利亞帝國，使之防堵革命勢力的蔓延，同時又可作日後進攻蘇聯的先鋒。

當時布國是一幼主在位，而以首相攝政，列強代表決意廢幼主而擁王族後裔杜王子歸國執政。杜王子方遊遊巴黎，是一位醇酒婦人的糊塗蟲，聞訊大喜，乃偕理髮師乘機返國，不意王子中途墮入海中。及抵京，衆誤認理髮師即王子，理髮師也將錯就錯，獲得了布弗利亞的金龍寶座。

這片子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自然是再明顯不過的了，以為傀儡國是滿洲國無疑，其實蘇聯的原意並不是單諷刺滿洲國一國，在歐洲的諸小國如羅馬尼亞，波蘭等國，也何嘗不是帝國

主義者的傀儡而已呢！

前一片是刻畫了被壓迫羣衆的面目；他們悲慘的生活，暴怒的情緒，英勇的戰鬥，天真質樸的個性。後一片是充分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和卑劣，政黨和軍閥間的混戰，傀儡皇帝

的可憐，他們那種淫佚醉酒的生活。這兩者不是具着一個很巧妙的對照嗎？可惜我們還見不到把如此這般的對照寫入一張片子裏的影片放映過啊。

懷鄉集

現代書局版

作者

杜衡

內容

海笑着·蹉跎·懷鄉病

·王老闖的失敗·牆·

人與女人·重來·藍衫

·在門檻邊·葉賽寧之

死·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

·上等紙印刷·

定價

七角五分

青色睡衣的故事

(日本)舟橋聖一著
劉 吶 鷗 譯

在東京比較罕有的濃霧，正在街頭的下層，佈滿着不安的漩渦。

汽車的玻璃窗外側滯留着了好些水珠子。汀子把微溫的額角靠貼在車窗上靜靜地凝視着那被頭燈的光線撕開的縲紗般的夜霧流往車子的後頭去。連平常那麼華麗的年紅燈都濕透了霧水現得像季節底感情的危險信號一般地閃爍着。

汀子這時已經很疲倦了。因為丈夫明天就從美國回來，她今天一早起來就跑了好幾處重要親戚家裏預告迎接的事。此外還要買好些東西。就臨時所想得到的已經有了睡衣，便衣襯衫等等身上穿的東西。書齋裏的案頭燈壞了，水瓶的口也脫落了。這些均有必要買新的來代替。要不是明天這一天已經迫在眼前，汀子是不會跑到外頭去買物的。丈夫雖然出門了整整一年，但這一次的歸來在汀子結局並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福。

她最後跑到三田的母親家裏坐談了好一會。當地辭行上車時已經是十一點前後了。在疲憊的腦筋裏，汀子朦朧地浮想起快要回來的丈夫的容姿，以及着實比自己更歡喜着丈夫底歸來的繼母底媚臉來了。

「太郎如回來，我想把片瀨的別墅給你們去住。你們可以暫時休息休息，解散解散船上的疲勞。我都可以時時來陪伴你們。」

母親老早就在這樣說，但是汀子卻覺得真夠無聊。爲了這事，汀子今晚竟發起性子故意拉住母親做着對手爭吵了好多時候。

「片瀨的別墅我不要。還不如到有溫泉的山上小旅館去的好。我想我自己一個人去遛遛溫泉倒也不錯。」

「什麼話？我是好意給你說的呢。」

「真的嗎？那對不住了。那麼我跟媽兩個人去好不好？」她竟然這樣地口快。母親一惱起來便把手上一串葡萄擲在地上。碎了皮的青葡萄怪醜樣地被拋在汀子的足邊。

在這樣的時候，汀子總是想起從前的母親底淑靜的溫容來。而同時覺得自己漸漸地對於現在的母親反抗起來了。她不則聲地把那串葡萄踩在自己的穿着白襪的足底下。汀子彷彿覺得自己是在蹂躪着小孩的腦袋。她感到那冰冷的青葉汁飛上她另一脚脛。說起小孩，她會有過一個夭折了的小孩呢。

母親怒目圓睜了她一會兒便「汀子，你的歇斯底里倒比我差不多哪」留了這樣一句話，氣憤憤地逕往客廳去了。這葡萄倒是像死了的小孩底腦袋一樣軟的，汀子有了這樣一個感想。她並不覺得可怕，祇覺得牠是一種神聖的東西，於是便拿出紙頭來把牠拾起來。

可是到了要回來的時候母親卻親自送了她到門口叮嚀地說了一句，「那麼明兒十點鐘，我坐車先到你那兒去，你可預先預備好了等着我。」

「但是，我已經有了睡早覺的習慣，我希望你能夠早一個鐘頭來叫醒了我呢。」

「什麼？丈夫出門了一年多。現在快要回來了，你怎麼可

以——」母親似乎已經不生氣了。她很怕生地替汀子戴上皮圍巾。「這個人心上着實高興的，但嘴裏頭卻儘管說着謊！」上了車之後她還是不能夠忘掉了母親那個詭媚的笑臉。

剛剛在這時候，車子開慢了，在轉灣。忽然看見頭燈的前面跳出一個黑的人影，彷彿高舉雙手在叫停的樣子。於是汀子馬上便回到現實來了。

下一瞬間，跳上踏板來向着車內注視的，是一個豎起雨衣領襟的青年。

「是我。是湘二呢！你帶我去好不好，汀子？」話雖然聽不了一半，但是那個聲音卻明明是深於忘不了的男人的。

車夫吃了一驚，忙把頭翻過來看。如果汀子的顏色有所表示的話，他是會把這位沒禮貌的青年毫不介意地搖落柏油道上去的。

「不要緊的。這位是我的熟識。」汀子把這意思用眼色傳達了。於是車夫纔放心地往左轉灣駛去。湘二進了車門把自己的身體一拋便靠近汀子身邊坐下。

「假使有點禮貌不周，今晚還是請你原諒原諒。」湘二說完，脫帽子。依然是當時的頭髮，額角，高鼻子。

「稍爲喝了一點酒，哪！要不是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我是決不會想來找你的。可不是嗎？怎麼，不是嗎？」

「可是，好在你一見就知道是我。」

「那是所謂靈感吧！覺得很像你的時候我已經是車上人了。」

「常常喝酒嗎？」

「當然是喝嘍。還學好了醉呢。」

這樣說着，他已經有兩次滑了足，任意把身體軟綿綿地倚在汀子身上。

突然間這樣見了面，她真不知道談起什麼話來纔好。她祇有了一個衝動想把他那失了支持的身體緊抱在懷裏。

「你還記得我們頭一次喝酒的時候嗎？」

「不是在船上嗎？記得。」

那不祇是酒。他們倆的初逢也是在那船上的。

在大連航線哈爾濱九底餐廳裏，坐在汀子家人們桌子對角的一位青年就是湘二。那一隻桌子上恰好事務長也夾在他們裏頭，不時都有着熱鬧的話題。可是湘二卻老是俯促地一個人默坐着。汀子因爲想給他開玩笑，故意恭恭敬敬地祇向他打了一個招呼，於是他便立即露出慌忙的樣子連手上的肉叉都險些

落到地下去了。但汀子卻隱隱地看出了湘二時時在盜看着她的臉。

雖說是航海，但僅僅是三日的行程。到了第二天的黃昏前汀子終於強請着他參加了她們的甲板考爾夫球戲。

晚餐的時候，汀子已經同他熟識到了能夠介紹他給桌上的人們的程度了。

「這位的叔父是鐵路的××先生，是他叔父叫他來的。他是第一次。他在帝國大學文科讀書，但常常寫劇本給新劇團表演。」

父親和繼母都重新同他打了招呼。他紅着臉，默默地點了頭。

那天深晚，汀子在甲板上又碰見了湘二坐在救生艇後頭的藤椅上吹冷風。這時船已經離開了黃海，稍爲有點上下動了。

「噫，怎麼好一個人逃在這裏？」

汀子靠近他坐下。

「我有點不舒服。在這裏吹風，現在好多了。」

「怎麼，這麼平的海也暈船嗎，太沒有勇氣。我想到酒吧去喝點威士忌就好了。」

「我從來沒喝過酒。」

「但是，我想醉酒總比暈船好一點吧，不是嗎？」

「……………」

「去喝一點，一定好的。你怕走路，是嗎，來，我來扶着你走。」

「用不着。我已經好了。」

「好的，你別去了。」

她終於拒絕了他的阻止，一個人跑到酒吧去了。她似乎已經對於這青年漠然地感到了愛慾。也許那是一種較輕的意味的遊戲心吧。

不一會，湘二已經不拒絕喝她搬來的凡爾摩特了。他一杯再一杯地都乾了牠。這種喝法並不是他對於酒有着什麼欲求，他現得好像是對於傍的東西有所感動。

「你呢，汀子，你不喝一點嗎？」

「這是凡爾摩特，喝了牠一杯也不見得就怎麼樣吧。」

「那麼——」他把杯子遞過去。

「你爲什麼這個時候也跑出來？」

「我怕妨礙了爸爸和媽媽。媽媽是後來的媽媽哩。」

這句話不知道怎的似乎刺傷了青年底純真的感情。好好一個少女說這種什麼話！他不覺對汀子盯了銳利的一眼。

「這是講笑話。實在是因爲想到你一定在這兒。」

汀子即刻訂正了一遍。

然而湘二這時卻真的苦起來了。波浪是相當高的，但苦卻好像是爲了初試的酒精。他說頭痛得快裂開了，把身子深深地沉在藤椅裏頭。「那麼酒醉倒是同暈船一樣的。」

但是汀子卻漸漸地擔心起來了。她不自覺地伸出兩隻手來扶住了他底頭。

她嘴裏頭雖然講着那麼懂事的話，可是在她這卻是頭一次抱進懷裏的異性青年的肉體。於是他們倆兒互相擁抱着很久很久地停留在黑暗的甲板頭上。

湘二終於忍不住了似的，搖搖顛顛地逃往舷側去了。他向着黑海中的白色波頭吐出了一些東西。汀子在後拚命地搥背撫慰着。

「對不住，請給我一杯水。」

湘二一面吐着一面說。他接着汀子拿來的水漱了好幾口。但當他吐出最後的一口水來時恰巧被一陣風一吹於是那水便全都灑在汀子身上的長袍了。

「呀，不對了。對不住。怎麼辦呢？」他一慌險些把水杯都落到海裏去。可是奇怪得很，汀子並不以爲牠是污穢。

「不要緊。並不醜呢。」

汀子說這句話的時候連她自己覺得有點怪認真的調子。於是湘二便自制不住似的緊抱住了她小小的身體。他的全身這時已經整個地變成感動了。但是還有一道的理性使他絀着口。剛剛吐過污物呢！似乎有這反省在他腦袋裏閃爍着。汀子這樣一想，覺得男人真是無可如何地可愛。

她呈露着凌亂的樣子，激烈地欲求着接吻。

「好哪，不要緊的。」聽她這樣一說，湘二更加燃起新的感動，連齒牙都抖顫起來了。

在很長，很長的接吻之後他開口。

「我是頭一次。」

「我可不是嗎。」

他稍為憂鬱地望着海面。

「不能相信嗎？不過我是沒有辦法使你相信的。」

他沉默地用力緊握一下汀子的手。

到這裏為止汀子並沒有欺騙他。但她始終沒有告訴湘二爲什麼緣故她底父母會從大連帶她回東京去。

到了東京之後，對於本來的目的失去了興趣的汀子仍常與湘二瞞着父母的眼睛在外邊相會。可是做親的談話卻把她除開

在國外日日都在進行。

——直到湘二寫好了畢業論文的時候，汀子纔把這事實告訴了他。

「他叫做繪土川太郎，是一個布爾喬亞呢。他養着一點小鬍子。媽媽極其中意他。她不曉得想他做女婿還是做什麼似的愛着他。」汀子閉着眼睛一氣地講完。

「真的嗎？那麼，我沒有法子了。我祇好默默地對於你的做繪土川夫人表示敬意。我可以斷念。」

他說着把杯中的草管子咬斷了。

聽了他這話，汀子不由得眼淚一滴一滴落到金匙上來。但她仍鼓起勇氣，

「但是未免給你太失望了。我有責任呢。好，爲減輕你的失望，我們倆不妨捨去一切的感傷立即出發旅行去。」這樣提議着，她是認真的。她以爲自己的一身自從哈爾濱九的那時起已經是屬於湘二的了。

湘二雖然稍爲吃了一驚，但馬上表示了理解和感激。兩個人當天晚上便瞞着了家人跑到有溫泉的山上小旅館裏過了一夜。一直到天亮無非是不絕的擁抱和各人半生的故事的交換。

自從那晚起兩個人已經將近四年沒有會合的機會了。在她

丈夫放洋的一年中她雖然也曾招請過他兩三次，但湘二總是不在汀子臉前出現。到了汀子得見得明天就要到來的今天突然間竟會在這街頭碰着他，她實在覺得他們倆的運命倒是辛辣到底的。

這時候醉昏昏的湘二把頭偎在汀子的肩上已經被睡魔作祟看了。她雖然有許多話想給他講，但也希望他好好地睡一會。她如在夢裏一般地觀玩着他的睡臉彷彿望見了一顆銀灰色的珠露滯留在他那閉着的眼臉上，在那美麗的睫毛間閃着光。

這時在那更加深了的濃霧裏，車子現得像一條魚在那海底般的夜街上，無聲無息的馳行着。

湘二像個少年一樣地倒頭睡着了。

汀子對於他肉體的各部都感到了怒潮般的愛慾，他那一縷一縷的黑絲髮，那膚上的縱橫的皺紋，那纖細的肌毛在她都現得是極可傾慕，極可懷念的東西。

然而在這千載一遇的邂逅裏湘二卻昏沉沉地睡着了。她難免有些怨言。好在他睡，她纔得仔細地觀玩他的臉。於是登時便很決心地緊握了一下他放在自己膝上的手。

她好像對着醒時的湘二講着話一般地對着睡着的湘二開始講話了。

「你寫的東西我都看過了。無論是小說，隨筆短篇，一切我讀過了。」

這是她遇見湘二時最初想跟他講的一句話。

「你的小說寫滿着我的事。你對於我毫無定見。——你惱惡着我，想念着我，惱着我，愛着我。我每次讀到牠，一一都覺得悲哀。看你的小說祇會使我悲哀。你老是動搖着，像年少人似的動搖着。這真是教我不安。你在小說裏頭寫述着怎麼樣開始喝酒。你不喝酒的晚上你總是看法國小說，看到天亮都不睡。——我每次讀到牠，都感到極度的不安，一夜不能夠合眼。」

這樣繼續地講着，她的眼珠子已經完全濕透了。車外是一層層的濃霧，發滿了的「銀色之街」。內面是湘二無聲無息地睡着。她底音聲祇在她自己耳朵裏響得像什麼好聽的音樂似的。不一會，汀子已經深沉在眩奇的感情中了。

「我的丈夫已經去了美國一年了。這些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上舞場，上酒館，到戲院去玩。我有了許多男朋友，女朋友，有了戀着我或想瞞騙我的人們。」汀子懶洋洋地把自己的下

巴靠在男人的頭上繼續講下去。

「但是你卻一次也不來看我，老是在那兒寫着同我掙扎的小說。——在這丈夫快要回來的前夜，你又這麼醉醺醺地碰見我，而且在半句話未說完之前已經昏昏沉沉地睡了。湘二你可不是太叛逆的了嗎？」

這時車在濕了霧水的柏油道上一滑，車體略動了一下。一看外面，已經到了將近汀子家裏的麴町了。她忽然想起來了似的敲着隔開馳臺的玻璃。

「先把這位送回去吧。他住本鄉。沿着外濠去，很快就可到了。」

車夫默默地舉手表示了會意。但這時湘二急忙坐起來，仍閉着眼含糊地說：

「不行不行。先到汀子家裏，然後送我一送就好了。用不着你這厚意。那太抱歉了。我們不能夠顛倒地做。——車夫先生，一直到公館，到繪土川夫人公館去！」

他主張着——舌頭仍有點不大靈轉。

「好的哪。今晚回去，我也不能睡覺。老實說我想跟湘二多些時間在一塊兒哩。你既然隨便闖入人家車子就不應該說什麼抱歉啦，什麼啦，那樣似乎素不相識的話。」

湘二這纔微微地睜開了眼睛。着實是一對美麗的，含蓄着回憶的眼珠子。

「那麼，你敢到我那裏來睡一夜嗎？」

「……………」

「你看，我知道你是不行的。所以我說你還是早一點回自己家裏去。」

說着仍舊合上了眼。這句話起先使汀子極度心慌，繼而使她大大地感動。

「那麼，還是你到我那兒來住，怎麼樣，來不來？」

聽了她這樣認真的態度，湘二的眼睛漸漸地睜大了。於是她更進一步追向自己的提議。

「說呀，好吧！我不願意就這樣子別離呢。」

他的眼睛更加有着理智的光輝了。他似乎要透視女心底真實的凝視了她半晌。

「——好。」他點了點他的頭。

「怎麼，就這樣子好了。」

複雜的感情頓時消散了。汀子再敲着玻璃說。

「取消了。還是開到家裏去吧。好？」

車子這時候已經到了牛込見附。所以牠再轉了轉灣便離向

九段那方面去了。

汀子和湘二互相擁抱着一直鑽進了樓上臥房，便把門上了鎖，燒起小爐來。

早上所買的東西已經送到了，大大小小的箱箱高高地堆積在妝檯傍邊的桌子上。不但如此，連那一年間被人家當做無用長物放到堆貨間裏頭去的丈夫的鐵牀，今天在她的出門中都被搬出來，並且蓋着了一件新鮮的牀巾。明天起丈夫又要在牀上頭睡了。汀子一眼看見了牀這個觀念就像丈夫的體力似的沉重地殺到她的腦袋來。

汀子仔細地拉下了窗帷之後纔問要不要聽留聲機。他搖搖頭。她又問要不要吃點東西。他又搖了頭。於是她一面從碗櫃拿下一瓶白葡萄酒來倒入玻璃杯，一面說：

「到昨天為止，還沒這條牀在這兒哪。所以裏頭比較清爽。女僕們倒是怪用心。這麼偏僻的，着實運氣都透不出來。」

進門後未曾發過一語的湘二仍是老沉默着，把人家倒給他的葡萄酒一氣嚥了杯半杯。

汀子跑進了隔室的洗澡間去，把龍頭開了。熱水滾滾地流入白磁的浴盆裏來。

「洗浴嗎？也許酒後不大好？」汀子向鄰室喊着。

不一會湘二慢慢地跑進來了。

「來嗎？那水還是暖一點好。」

汀子試了試水溫便留着他一個人跑出來。他曾有一次在山上小旅館給湘二裸露自己的身體。她對於其餘的男人平常也是極其奔放大膽的。但今夜卻不知道爲了什麼怪難爲情地。感到了一種新的羞恥。

她聽着男的在浴盆內沖洗着身體的水聲，雖然覺得很有刺激性，很夠惱殺人家，但始終不敢脫衣衫跑進去同浴。

爲要消散自己的感情，汀子就把買來的東西一包把繩子來解開。這些爲丈夫買來的東西還是把牠改爲這深更的訪客買的吧，這麼一想她心上似乎爽快了一點。然而汗衫，短褲雖各自一打中抽出了一件，但睡衣卻祇新買一件青色的。她把牠們排在牀上之後，便向着洗澡間叫了一聲。

「汗衫短褲都有新的哪。」

裹着白色水蒸氣和大毛巾的男子出來了。猛然一見，汀子覺得湘二的肩膀近邊的筋肉都比從前壯了一點。被一種異樣的羞恥襲擊着她趕緊把視線伏下來。

「排在這裏哪。都是新買的。好像是爲你買來的。一點也

不憐。」

她不敢看見男人的身體跑進洗澡間去了。因為湘二出來的時候未曾把橡皮柱放開，所以浴盆裏還是滿盆表面浮着肥皂和塵垢泡沫的溫水。

她看了半響，覺得目眩心亂地陷入了一種倒錯心理。在哈爾濱丸的甲板上對於湘二吐在她身上的東西她並不知道醜觀，恰好是那種心理。她急忙地脫下了衣衫冷靜地跨入那滿浮着肥皂的泡沫的溫水裏，把身子浸沒到頸部。

這個倒錯的快感決不是由於她的既成習慣催促出來的。在這道恐怕是一生祇有幾次的表現。因為她對於傍的男人尤其是對於共同寢食的丈夫，總是保持着極度的潔癖，縱使是一絲毛髮的不潔淨，她的神經也是不能忍耐的。

她在圍繞着自己胸前的溫水表面上看見了湘二一根長頭髮在旋轉着。她把牠拿起來放到嘴裏用牙齒去咬着牠。這樣反覆了的幾次。

汀子雖然故意不把洗澡間的門上了鎖，但終於不見男人跑進來。她祇聽得外頭紙聲和布的摩擦聲：好像湘二正在試穿她買給丈夫的那件青色睡衣。

當汀子由洗澡間出來的時候，男人已經仰躺在牀上正抽着

一枝捲煙。

「剛好酒退了。但是酒一退卻不安了。我以為還是醉着的好。」

「那麼，再喝一點嗎？亞勃桑，還是？餐廳裏什麼都有。我去拿來給你好嗎？」

汀子對鏡答着。

湘二沉默了半響，纔挺起身子來說：

「還是不再來的好。剛纔如果一直醉下去就好了。如果重新來灌醉自己的話，那怕恐還要更加不安呢。」

「那沒有的事，喝吧！一醉就不會不安了。」

「不，今天晚上我想我們還是不要睡。我們可以講話講到天亮。」

「爲什麼緣故？」

「在半醒半醉的犯罪時間中是最不安的。——剛纔在車裏，我就經驗着那樣的時間。好在那時你提起了你對於我的文學的感想。所以得打斷了惡夢。要不然的話，也許我會起來絞斷你的頸骨呢。一個人在那樣時間中是怪可怕的。」

「如果你要絞斷我的頸，我想我一定不抵抗。這是真的話。」

「那麼，我們簡直是同最危險的東西祇隔着一重薄膜哩。今晚還是別睡，談談我的文學和你的人生纔是上策。」

汀子由這話感到了湘二的輕度敗北主義的感情，很有一點不服。她翻過頭來探索着湘二的顏色，覺得湘二臉上似乎已經喪失了還在醉時那樣熱情的東西。

「還是醉沉沉地忘卻前後一切才得勇敢一點嗎？」

湘二獨白般地说着又躺下去了。

汀子知道他是同一切的東西在鬥爭着。他想捨掉她，想殺死她，想使她混亂得變成「性的東西」。她知道他是同他的小說一樣毫無定見的。她把粉撲到剛出了浴的頰上，好像對自己說一樣。

「好吧。沒有比自重更好的。與其冒犯不認真的過失，寧願守着無聊的真操比較明快一點呢。」

她覺得自己也在同什麼東西激烈地掙扎着。

這時男人雖然靜聽着她的話，但她卻很敏感地注意到他洩露了一些輕的嘆息，窺視了他詳細的心理動搖。

隔着一盞微亮的案頭燈，躺在兩條單人牀上，兩個人從未會合過一次眼地過了所謂自重的一夜。

窗外雖然漸漸地發了白，但霧卻仍未曾完全晴朗，還在混沌地流動着。

「還有三個多鐘頭媽媽纔會來。你還是睡一會吧。」

湘二下了牀，脫去那件青睡衣立即換上了自己的衣服。

「我們也許能夠再碰見。再會吧。」他說完就在汀子的嘴唇上印下了一個長吻。

當他的足音在門外消散了時候，她纔激起夜來所忍住的眼淚，慟哭了。淚珠兒在滿臉上縱橫地奔流着。在這感情的氾濫中，她纔明確地覺得她逸散了應該死的最後一個幸福的機會。於是激烈的後悔直衝着她心竅來。

翌日，霧晴後，橫濱碼頭上的海空是碧綠一色的。

起先繼母很埋怨着汀子，說她那為眼淚紅腫了的臉是不吉之兆。但到了船快到的時候她已經完全恢復了原先的感情，自己一個人情不自禁地雀躍着。

歸來的丈夫着實較前更有元氣，臉色好，風采一表堂堂。

他在碼頭上毫不忌顧地擁抱着她，吻着繼母的額角。繼母很歡喜他的吻。汀子對於他們倆的大模大樣，真有點制不住反感的形勢。也許三個人從這見到片瀨的別墅去吧，母親出了這樣的意見，但結果遭了汀子的極度反對。

到了祇跟丈夫兩個人的時候，最先跑上來的話題卻是逝去的嬰兒。這似乎是最適合於他們倆之間的話。她以為這種話如果是對於湘二決不會就這樣地講起來。這時連昨晚蹂躪青葡萄時的感觸都鮮淋漓地迫進她胸脯來了。

「沒有辦法的，祇好聽其自然。再來幹一個就好了。」丈夫笑着說。

那天晚上，她早就把昨晚的睡衣邊平了牠的皺紋。跑進臥房的地，在離開了一年的丈夫底愛撫之前雖然現得是一個從順的妻子，但是她的辛辣的惡作劇卻是把湘二穿過的睡衣照樣遞給了丈夫穿。

被丈夫的腕擁抱着呢還是被青色睡衣擁抱着呢，汀子漸漸地覺得連分別都有點模糊。睡衣上的青條紋現得像昨晚的濃霧似的，在牀上捲起不安的漩渦來了。

她在漩渦中拾了許多的幻影。她望見銀色的潤濕的街頭，在海底般的沈澱的空氣中驅馳的魚情般的車子和從玻璃窗突然伸出臉來的湘二的眼睛；望見了湘二的臉一會像惡魔一般地纏

笑着，一會好像女人似的媚笑着。

連那爛染在睡衣上的微微的芳香都在一會兒變做酒，一會兒變做肥皂的泡沫，一會兒變做水蒸氣，一會兒變做男人肌肉的香味。

這個倒錯的 poisonous 的惡作劇！

可是她自己卻一點不知道到底這是愉快呢，還是悲哀呢。祇有昏沉沉地喪失她的意識纔是她在這場合對於良人應採的唯一辦法了。

舟橋聖一，一九〇四年生於東京，入東京帝國大學，在學中已從事創作，並

出雜劇「朱門」。畢業後即加入戲劇運動，組織「心座」編譯座等劇團。亦係

「文藝都市」雜誌同人之一。曾被列入新興藝術派作家。著有小說戲曲多種。

現在明治大學文科講師。作品多取材於性生活方面，傾重心理描寫，其變態

氣味大有追擊大師谷崎潤一郎之概。其篇所譯，係前年其發表於朝日畫報者。

祖父的說謊

劉 飛

武島坐在他底書室內，因為今天是兒子佐野出發的日子，所以特地穿上軍服。（早上還伴他赴一個歡送會。）這軍服祇有在什麼紀念日才穿上的。體樣有點古老，但簇新堂皇，雖然少不了幾條縐紋。他已經五十多歲了，精神矍鑠得很。面色很好看，仔細相去可以看見一點點健美的紅斑。身體是高個兒挺直的。雙睛很深，眉毛粗大，一頭鬚髮，因為遺傳關係，都已雪白。那副過大的銀色的眼鏡，配上他略高的鼻子，使他面部彷彿有點猙獰了。

他生平有件事情，是他底左腿跛了。那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他隨軍到朝鮮，在一個校場中跑馬跌壞的。（他是一個騎兵。）這樣，他便不能不退伍了。那時他很年青，才二十五歲。爲了這件事他痛哭了好久。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大日本多了一個廢人了，他這樣想。捶胸頓足，恨自己的不小心。

又恨命運。又想那時候爲什麼不當步兵？要是當步兵，當然不會有這件不幸事。這樣他便更恨自己了。常常高聲罵自己。有時氣得哭了，便大聲對自己說：「你這不中用的武島呀！」

但是時間容易過，他漸漸年老了。少年時那種驕暴的氣性漸漸淡下去，以至變成虔誠的對於國家的祝福了。他固然不能用肉身爲國盡忠爲大恨，但他想可以在另一方面效勞。——用他底精神，用他底口，譬如在集會中，在俱樂部或是十字街頭，他總每每用他那溫柔的口吻對他們說：

「唉，少年人！日本是多麼需要你呀，你們要立志振興光耀牠。」

尤其對於家人，他是一絲不放縱的。暇時就諄諄地對他們談講。有時，他說起目下日本的艱難，日本的不能得到國際的諒解，便深深感嘆；但繼之必是積極，勉勵的演說。

現在他有這個機會，歡送兒子出發去了，內心有說不出的
一種喜悅。

這時是夜裏八點多鐘，佐野還未回來。他幻想着他此刻當
在俱樂部，同他底一隊同伴受人歡迎，愛戴，敬他美酒，奏着
雄偉的音樂，最後，或者他，佐野，會有一番重要的演說。

時間在他美妙的幻想中溜過去，九點鐘了。他清楚地聽出
一陣格格格的皮鞋聲，兒子回來了。可是沒有到他書房內，逕直
走到媳婦的房裏去了。兩個小孩兒喊爸爸的明晰的聲音傳到他
底耳朵裏。

他並不喜歡，他覺得這時候他倆夫妻間敍一下別情也是
常情。

最後佐野進來了，他祇有二十八歲，一個健壯的男子，黑
的髮，嘴角有點兒歪斜，眼淚沉沉的，頭髮有幾根白了，——
大體很像他底父親。

武島向他說：

「什麼時候起程」

「九點四十五分。」

「就要到了？」

「就要到了，」佐野機械的說；「我特來告別。」

武島站起來，取出一枚黑徽章遞給他。

「帶上這個，佐野！」他說，「這是我們一家服膺天皇的
表徵。」

於是，他們走出來，通過外廳，媳婦同孫兒們正在那裏等
。把前門打開了，外面正閃閃着。一隊隊兵威嚴地在街中走過
。圍觀如堵的人民，熱烈歡呼着，揚起如雪片般的手帕。

武島把兒子的手緊緊握一會，媳婦默默把手搖着。佐野深
吻了兩個小孩子一下，很快的走開了。

一月後，前線的消息頗不好，一批批屍首從上海運回來，
政府接續開去了許多援軍。

這一天，他到海濱俱樂部赴個會，名字叫「日本救國老人
團成立紀念會」，是他同幾位紳士在報上召集的。到會時會堂
人已聚滿了。他看着這些縐眉白髮的老人，個個有禮貌，嚴肅
，誠懇的態度；有的是從老遠的丁山來的，有的甚至從東京大
坂等地搭火車趕到。他底心喜歡得卜卜地跳，跛了的腳更是痠
癢起來了。

在會臺上他作了一篇劇烈的演說，時間很長。最後幾句是
他常說的：

「唉，列位，我們都老了，個個是五十以上的了。人家說我們無用了，朽朽了，但這不是實在話。我們日本八千萬同胞個個都有用，沒有半個是多餘的。我們有勇氣，有不可熄滅的愛國熱情；固然我們不能到前線撲滅敵人去，但可以寄托在我們底兒子們，我們底孫子們身上，使他們全身血管都為這種熱情所燃燒，使他們在沙場上的魄力勝過敵衆，勝過一切，列位，這就是我們底天職。」

柔弱但熱誠的鼓掌聲一片響。

下臺的時候，需要一個人去扶他，因為他顫慄得太利害了。

第六天是他父親有吉少校逝世紀念日。他換上那套軍裝，嚴肅地在遺像前獻花圈；並且把他底遺物如勳章，佩劍等恭敬洗刷一翻。

晚上他在父親遺像前燃上燈，明燭照得通廳亮。

把兩個孫子叫到跟前來，他們手裏正拿着幼稚園的畫報，他把牠們取開了。

「我們日本是神造的國家，」他開始說；「是萬邦無比的國家，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懂得嗎？」

孩子機械地答：

「懂得！」

「現在」，他接下去；「聽吧，我要講你們曾祖父底故事。他做孩子的時候很苦。九歲便沒有父母了。天天釣魚過生活，很早便拿根釣竿到海邊去，入夜才回來。冬天時他底手被凍壞了，拿不起竿子，但也得勉強拿。有時，釣不到魚的時候，他便挨餓。這樣到了十八歲。……」

突然，他底媳婦手拿一封信，從外奔進來，滿面淚痕。她叫一聲「佐野——」但看見他正危坐在燈臺前，便不敢接下去說，跑入房裏去了。這一切武島全明白。

但他繼續說：

「後來，他被一隻漁船雇去做伙計，但生活仍舊很刻苦。恰巧船主有個女兒同他極度投合，他們便結婚了。」

「幾年後，這隻船破沒了，主人憂鬱而死，他便去當兵；

……」

孩子突然插口說。

「祖父，母親在房裏哭呢！」

「啊，聽吧！」他阻攔着。

「他很盡忠，而且又勇敢。隨軍平了許多亂寇，就升做班長了。」

「以後，他到朝鮮，同俄國人打，立了許多功勞。又一次把一個英國間諜殺了，上官很嘉獎他，升他做步兵中尉……」

孩子又打斷他：

「爲什麼母親傷心呀？」

「啊，不注意！」他嚴厲的說。「記得嗎？他做步兵中尉，那時已經三十七歲了。」

「後來，中日不和了，雙方都準備開戰。中國有個李鴻章，他練有一枝軍叫淮軍，教練官多是德國人，很著名。並且他們人數又多，聲勢便格外浩大。你們曾祖父便訓練數百敢死隊，預備同他們拚死。他底軍紀很嚴，三更半夜他下令出發了，

兵士便得服從他。有時，兵士吃不得苦，挖苦他，他便說：「唉，這是什麼時候，國家危在旦夕；英國壓迫我們，俄國壓迫

我們，中國也壓迫我們；要是這一戰，我們敗於中國了，我們便要滅亡，永遠做人家的奴隸，眼前一點苦算得什麼？我自己不也是跟你們一樣呢？」有時他安慰他們說：「兄弟，祇要我們想想我們是爲大日本服務，爲天皇服務，我們便會把痛苦忘記了。是的，爲國盡忠是世間最快活的呀！」孩子們，「武島特別提醒說：「想想看，他說的話多麼對呀！爲國盡忠確是世間最快樂的了。」——靜靜聽下去吧！他訓練了一隊敢死隊，不

久……」

孩子又插入說了：

「祖父，母親在哭呀！」

「閉口！」武島暴怒了；「他訓練了——不久，中日戰爭開始了，兩軍在朝鮮京城平壤大戰。淮軍固然兇猛，我們在大同江一路打敗了，形勢危險得很，幸好攻城的戰士非常努力，最後有十幾個人冒死爬上城牆去，把守兵殺了，開了城門，我們大軍便一擁而入，中國人舉起降旗，於是，這場大戰便解決了。」他把聲音放高一點，「你們知道那十幾個人是誰？」

孩子們祇把眼睛巡視母親底房間，像沒聽見。

「便是你們曾祖父帶領的敢死隊呀！」武島不得不自己來回答了。「因此，他便擢升了少校職……」

武島慢慢站起來，牽了孫兒們底手，跛到露臺去。街上正進行着一隊隊赴前線的士兵，旁邊是民衆的手帕飄揚，一片熱烈的歡呼聲不絕地響。

「完全一個樣，同月前一個樣！」他喃喃說，心裏紊亂了好一會。後來俯下身，用一種顫顫的低聲對兩個孩兒說：

「懂得嗎？爲國盡忠是世間最快活的。」

「懂得！」

武島悄悄的離開了兩個孩兒，走到媳婦的房門口，在門檻上站了一會，看見媳婦伏在炕上哭。他走過去，檢起了兒子佐野從上海一家醫院裏寄來的信——

父親：

至遲明天我就死了。

我不愛天皇，不愛殺人，那枚黑徽章被我丟到污泥裏

了。

他咬咬嘴唇，手指顫動了一會，一條條的撕了那封信。跛行着，一言不發的走開去。又走到露臺上，看看兩個孩兒。他心裏極難堪，一種傷情，愠怒，受了侮辱，受了褻瀆的那種痛苦，嚙着他的心。

「那徽章，」他喃喃的說，「那徽章……」

再亮些

(五續)

杜 衡

三之一

地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脫了軌道。

時間 同前

地點 還是在上海

在睡夢中發現一隻不吉利的手伸到自己肩膀上，一陣昏迷，張開眼，看見的還是白茫茫的屋頂或是帳頂，屋子裏靜悄悄，地連一隻耗子底驚動都沒有——像這樣的經驗，在老張已經不是第一次。他朦朧矓矓地感到自己給人從一張薄被裏拖起來。昨天晚上似乎沒有脫襯衣；至於鞋子，卻也不知道是用自己底手

，還是用旁人底手給套上的。站起身，昏花的眼看見一枝黑而發光的手鎗在腰邊閃動；再凝一凝神，自己是明明白白地夾在兩個陌生人底中間呀！

馬上，兩枚安神藥片底效力是過去了。他覺得清醒。

這一次可並不是做夢呀！

「什麼事？」

「什麼事！——自己肚裏明白。」

「你，你們認錯了人吧？」

「認錯人！哼！」

「……」

老張站着，對那拿鎗的手瞥了一眼，隨後，拿自己底手伸上去捻了捻眼睛，趁勢把手鎗奪過來的思想在心裏剛一閃，他底膀子比思想還快地就給從後面伸過來的另一隻手緊緊地抓住

了。

「識相點，不要動手動腳的！」

「一個人，還怕他飛！」

老張輕輕地一笑，不說什麼話。他又對來的人們望了望。

總共有三個，沒辦法。除了把他夾在中間的那兩個穿大褂子的之外，還有一個穿洋服的，早就在他房裏翻箱倒箆地搜查起來。他什麼也不拿，祇在枕頭邊檢起了一張紙片，看了看，老張心一跳，看他往衣袋裏塞進去。

是什麼，連老張也沒有知道的。

「走！」

穿洋服的小夥子發號令似地說，樓梯板便開始嘩嘩地響了一陣子。老張用一種自己也發現有幾分做作的英雄氣概走到了樓下。在自己後門底斜對過，一輛黑牌汽車，另外還有兩個陌生人，等着。

早晨。對門門樓下的一隻看家狗，對這不習慣的一羣汪汪地叫了三兩聲，隨後，像發現了事不干己似地不響了，垂下尾巴蹣跚着回去。街堂裏沒有行人。街堂還浸在一片死沉沉的迷霧裏。朝陽正死勁地要穿過迷霧去，射在牆上，射在一家家庭樓窗上，暗淡的，世界像生了黃疸病。然而這好歹還是自由的

世界呀！當老張讓那一夥人簇擁上汽車去的時候，他底心不由自主地蕩動起來；轉瞬間，他覺得連這樣的一個世界都顯得美麗了。坐上車，還貪戀地對自己家門望了望，汽車卻已經箭一樣地開了出去。

……

汽車並沒有把那夥人全載走，那穿洋服的小夥子跟另一個同伴是剩下了。他們互相一言不發地踱了一陣子，在每一家門口張張望望，然後，慢吞吞地蹣跚出了街堂門。在電桿邊站了十來分鐘，又訕訕地走到一家剛除門板的雜貨舖門口，向還在打呵欠的小夥子要了一個火，背靠在櫃臺上，抽起煙來。

「小牛兒，要咱們等到幾時呢？」

另一個同伴問。

「……」

小牛兒對他瞪了一眼，沒回答。

「誰會來替咱們底班？」

停一會，又問。

「……」

還是沒有回答。

可是經這一問，小牛兒自己也感到混身沒勁起來。他把左

腿攔到右腿上；右腿吃不住，又把右腿攔在左腿上去。連連地抽着煙，偏又連連地打着呵欠。倒楣的差使，老是東站站，西望望的，快一個月了！他狠狠地把吸剩的香煙向水門汀上一丟，罵了聲「操得」，把兩條手臂在胸前自鳴得意地摺疊了起來。

「你罵誰？」

「罵你！」

小牛兒脫口而出地應着。馬上，彷彿又要替「罵你」這兩個字臨時找出個理由來似地，他四邊看了看，拉了拉那同伴底袖口，大模大樣地向對街冷僻的地方走開去。

「小熊，你忘了這裏還是租界呀！」

他頭也不回一回，聲音壓得低低地說。沒有聲響；回頭看，那有小熊底影子呢！他又自己罵了聲「操得」，心裏想，新出手的究竟不成功；沒辦法，祇有隔着馬路對小熊招招手——

「你過來！」

小熊過來。小牛兒正打算擺起他底老架子來教訓他幾句的，突然間，瞧見兩個年輕人在對街衙堂口忽忽忙忙地閃了進去。一提心，所有的話，所有的疲倦，都給趕跑了。他們走到了正對衙堂門的地方，望着，見那兩個人走近去，走近去，走近

那閃後門。小牛兒又把小熊底袖口狠狠地拖了一下。走到了，可是不進去；走過了。他們互相望望，鬆了一口氣。

「瞧你，急得這個樣子！」小牛兒說着，又打起呵欠來。

「咱們人少。」

「他們兩個，咱們也是兩個。」

「你不帶傢伙，你敢！」

小牛兒又瞪了他一眼，「你說話別這麼響。」

他們又慢吞吞地踱着。

街道開始熱鬧了。

一家點心舖子正把滿滿一蒸籠的包子端出來，一股肉底香味引逗得他們肚子「嗚——嗚」地叫。他們來回地在這家舖子門口走過三兩次。

小熊教不過，「你肚子餓不餓？」這樣問。

「有公事，還管肚子！」

可是在第四次走過的時候，小牛兒卻猛地回過頭來說：

「咱們換班吧！——瞧你，餓得不成了，你先去。」

「你先去也好。」

「誰還跟你客氣呢！」

據小牛兒底意思，誰先去，那就可以推說是誰底主意了。

他把小熊連推帶送地送進了那家舖子，還關照他快一點，自己又來來往往地踱了起來。餓得慌，又抽着煙；越抽煙，肚子越發空空洞洞的。他無目的地再連連罵了幾聲「操得」，走到電桿邊，把脚尖使勁地踢着電桿；他感到自己底脚都站得麻木了。心焦地等着，好不容易等到小熊出來，照例埋怨了一聲「這慢」，他便自己走進那家點心舖，揀一個比較舒適的座位坐下了，搥幾下大腿，舒一口氣，覺得周身的疲乏纔稍稍蘇息了一點。

「先生，用點啥？」堂倌已經來催過兩次。

「不要這樣急呀！」小牛兒帶點憤怒地這樣回答。能夠躺下來睡那麼一覺纔舒服呢，他想。

小熊可沒有在人行路上跳來跳去的；他祇揀一個望得見馬路對過的街堂門的地位，站了。眼睛不安地向四邊掄着，臉上帶一點譏諷似的微笑，一種別人無從猜測的微笑。站上好一會，忽然又走到那家舖子門口去望了望他底同伴；之後，脚步顯得遲疑地，仍然走回到原地方，站着。

這樣站着約摸有二三十分鐘的樣子，他忽然一提心，看見一個年青的女子不先不後地正閃進那家後門去。

是她！

他彷彿還有點認識呢。

小熊回過頭去，又對那家點心舖子門口望了望。

不多時，就看見那女的慌慌張張地從裏面回出來，酡紅的臉變成了青黃的臉，走出街堂，穿過馬路走近來，走近來。在離他很近的地方走過。他不動。他咬了咬嘴唇，過意把眼光避開了。她過去了，走遠去，走遠去……

小牛兒正在這時候從點心舖子裏跑出來，用掌心抹一抹嘴角，走到小熊身邊問：「有人進去過沒有？」

「沒有呀，」小熊茫然地回答。

一邊有意無意地移過眼光去瞥了一下那走遠去的女子底背影。

小牛兒像不肯完全信任似地向四邊看了看；嘴唇一動，彷彿又要罵人了，但是並沒有罵。他站了一會，擡頭望破天，把兩隻手插到褲袋裏去——

「真的，要咱們等到幾時呢！」

這樣對小熊說。

……

腳茫然地走，劉靜菴並不知道自己底脚會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沒有恐怖，也沒有悲傷，一種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昏亂奪

去了她所有的感情，她祇像毀滅了的世界所遺剩下來的游魂似地無所適從。那裏去呢？爲什麼不跟着世界一起毀滅掉呢？或者，讓這世界還留着最後一個她可以親近的人吧！那麼，她便會去倒在他底懷裏，讓他去擔當命運底搬弄吧！可是，那裏去找呢？所有的人都過去了，過去了，掉落在無底的深淵裏，在記憶所達不到的深淵裏湮沒了，祇剩下她一個了。

她一個，由自己所支配不了的兩條腿茫然地走着。

眼前是汽車和行人底影子在飛舞，

屋子一座座地在飛舞，

沒有笑的臉，

嚴肅的臉，

她眼花，她差不多走不穩，站不穩。可是，那兒是她底支持呢！她跌上了一輛洋車，殘餘的記憶勉強使她說清楚了一個地址。手抓住了車上的靠手。她想哭，沒有眼淚呀！張開了枯乾的眼睛，把手摀住胸口，她微弱地意識到還想把自己鎮定下去。

到了家，再也不去想到還會有什麼意外的危險，她一逕闖進自己房裏。在房裏，早晨淨過手的一盆水還沒倒掉，一盒揭開蓋子的香粉瓶洋地躺在桌上的陽光裏。

呆睜着眼睛看了看——
一個嘲諷！

她不自主地觸動了一清早興緻抖抖去找老張那時候的情景。她猛烈地用手向桌上一抹，把香粉盒子抹在地下。想不到幾小時的時間就把她從希望底高峯打落到絕望底深淵裏。她透一口氣，用手背搓起前額來。她沒有力量；她向牀上倒下去。手在被單上徒勞地抓了一陣，她哭了。

在還可能流眼淚的時候，讓眼淚流一個痛快吧——人生是因了流淚的事情而纔充實的！

她漫無節制地哭着。

她還模糊地記起了跟這一次類似的經驗。一年以前或甚至是兩年吧，她記不清，她也曾經爲着類似的感情而絕望地哭着。可是在那時候——

「想想自己底事業呀！」

那時候，她一邊哭，一邊彷彿還聽到這樣一個鄭重而且着實的聲音在催促她，提醒她。幾乎是一位上帝底聲音。這聲音使她把眼睛移向了未來，使她變得神聖，使她從新有了勇氣。她站起來，拭一拭眼睛，把一個絕望的感情容忍了下去。可是，這是一年多以來的事情呀！

打算再用這樣的決心來把自己挽救吧！想想自己底事業……想想自己底事業……而現在，這聲音卻顯得那麼渺茫，那麼空洞，空洞得一點意義也沒有了。她在牀上翻着身，抽咽得更厲害，兩隻手像要抓些東西來做她靈魂底支持似地抓着。那兒去抓呢？屋子裏是冷靜的，她是孤單的，沒有一個人來勸慰，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她需要着勸慰。世界是那麼荒涼的。

昏亂地想着自己，又想着老張。偶然，手抓到了一清早送來的那張奇怪的條子，她也記不清什麼時候丟在牀上的；當她猛地想到這張條子底內容的時候，她像發現自己無意中點燃了火藥線似地一驚，趕忙把手縮了回去。

一些黑瞳瞳的影子在眼前浮現，大起來，大起來。

吞人的嘴，

吞人的陷阱呀！

可是她知道害怕是徒然的了。她不怕。她叫自己不要怕。

停一會，她又把那張紙抓過來看。——「有事情請你先打電話到一八〇九七號來問得了。」——在這句簡單的話後邊，她差不多看到了一張狡猾的笑臉。好幾天地在她頭腦裏盤據着的笑臉，金牙齒……一種突然其來的忿怒幾乎叫她使性把那張紙撕碎。她沒有撕；她是軟弱得連這一點忿怒都很快地就過去。

她又變得極度的昏亂了。在昏亂中，她想起自己也許是一個不吉利的女子，常常會使給她底同伴帶來了災禍的。以前，是爲着自己底牽牽連連的關係而連累了姓趙的；現在，又爲自己底牽牽連連的關係而連累到老張了。她想起老張，那個被做人的苦惱所粉碎了的靈魂；她想起老張昨天那些情形。她甚至相信了這一切都是命運底播弄。在命運底掌心裏，人類是太渺小，太渺小了；沒有依靠，沒有抵抗。意志全然沒有用，願意是這樣，不願意也是這樣的。她想祈禱，她相信祈禱也許可以挽救她，可是，對那一個上帝呢？她漸漸有了用自己底苦難來贖罪的信念，可是，用那一種方式呢？

她又拿起了那張紙來看，慢慢地把圍在手心裏。

「一八〇九七，一八〇九七……」

這樣地喃喃着。

……

一八〇九七號的電話機一聲不響地躺在桌上等着。湯定武已經把眼光在那上面徘徊了好幾次，每一次都帶着一種頗有把握似的微笑，然後把眼光移開，朦朧地想起了旁的事情。他想離開這屋子；可是擡起頭，他看見了跟他坐在同一間屋子裏的小俞，她正拿一種狡猾的眼色不時不刻地瞟着他；這眼色

彷彿是說：

「你別當我不知道呀！」

他有點不敢把一八〇九七號的電話托付給小俞；他恨不能把牠帶在身邊一起走。

站起來，在屋子裏踱了一回。他對小俞望望。這幾天委實讓她糾纏得有點討厭了，弄得幹正經事都有氣沒力的。他在盤算着怎樣把她調遣開去。轉念一想，電話決不會那麼快就打來的，他倒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可笑了。

拿起帽子剛要走，終於還是不放心似地回來了，對小俞這樣說：

「別走開呢，有電話來的！」

小俞笑了笑：

「你底電話我不管。」

「怎麼可以不管呢，有事情的！」

「什麼事？」

「你別管牠！」湯定武有點急迫地說。「我對你說，有電話，你別問什麼事，叫他四點半再打來就得。你聽見沒有？」

「別問什麼事！——我不問，你放心好了。」

這倒叫湯定武越發地不放心起來。難道她全曉得？難道小

牛兒已經偷偷地告訴了她？他恨不得馬上就把小牛兒叫來問一個明白。他說了一聲「我去去就來的」，開了房門，不提防跟正從外面進來的陳少峯撞了一個滿懷。

「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帶來了。」

「有什麼話沒有？」

「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呢。」

「見到你沒有？」

「沒有。」

湯定武把眼睛掄了一掄。「好，我有辦法，有辦法。」他回轉身去，把帽子一放，到自己桌上檢出了幾張紙片，回過臉去對少峯沉吟了一會，又說：「你現在別讓他看見。」

「好。」

把幾張紙忽忽地看了看，湯定武把牠們遞到小俞身邊，微笑地說：

「我想這差使還是你去吧！」

「我替你管電話呢。」

「別胡鬧了，電話我自己管——你再叫他們把小牛兒調回來，要快！」於是又回過頭來對少峯：「在下邊？」

「是的，」點着頭。

……

在樓下，在那個放着兩條長櫥子和一張桌子的房間裏，老張自個兒坐着，已經有十多分鐘了。昨天的熱病還把他糾纏住，偶爾閉一閉眼，就像整個世界都在翻身的樣子。周身的神經都像拉緊了的絃線，輕輕地一彈就會斷了似的。他需要寧靜，他真需要一點兒讓神經鬆弛下去的寧靜。

人生本來就是一個冒險，

生，死，——這算得什麼大不了的事！

在短短的幾十分鐘之間，他已經幾次三番地這樣想過了；這樣想，彷彿也暫時地驅散了一些恐慌的心理，可是到底不能替他帶來了整個的寧靜。

他痛苦地捏緊了拳頭，心裏像有一塊炭火要爆發出來似的，燒着，劇烈地燒着。他望望屋子四周，望望堅固的鐵柵窗，

門……

門忽然開了，兩個人進來；

老張被帶到了另一個已經擠滿人的房間裏。

眼睛，眼睛，眼睛，四五雙眼睛等老張一進房就對他身上一齊掃射了過來，彷彿逼得沒有地方安放他自己了。老張有點

昏亂；可是他萬萬不能讓自己昏亂呀！他提着神，咬一咬牙根，一種模糊的準備在心裏慢慢地確定了。

「你什麼話都老老實實地說吧，沒有關係的——現在比不得從前哪。」

老張不響。

「你究竟姓什麼？」

「他說姓劉。」

「怎麼會姓劉呢，你相信他！」

「反正總會弄明白的，你不肯自己說倒麻煩。」

「……」

「……」

你一句我一句地問；老張還是不響。

一個個兒高高的粗漢走近他身邊來，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回，聲音顯得有點粗暴地喊：

「你究竟不是啞吧，有話總得說！」

老張沒有聲音地笑了笑：

「我早就說了真話，你們不信也沒法。」

「那麼照你自己的說下去吧！」

「我姓劉……」

「還是姓劉！」

老張又不做聲了。

這時候，小俞推開房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對大家看了看。——

「究竟怎麼樣呀？」她問。

「還是不肯說。」

「聽，我來問，他就一定說了，」說着，小俞走到老張身邊。「你說呀，別扭扭捏捏地裝娘兒腔了。原原本本地說呀，不要緊的。」

「我早說過是姓劉……」

大夥兒笑起來——

「你問他，他就一定說！」

「別忙！他不說，我替他說好了。」小俞拿起了手裏的紙片，看着。「你姓黃，你現在又姓張，是不是？你是民國十四年就加入的。自己扳一扳指頭算算，沒有錯吧？你擔任過……啊，你真是老資格，履歷就那麼長。……你自己拿去仔細地看看吧！」

說着，把她手裏拿着的那張紙遞到老張身邊來；老張手是銜着，接不了。

「怎麼不給他鬆一鬆？」

鬆了銜，老張接過那張紙。一張詳細的履歷表。比他自己所能記得的還清楚呢！他感覺到眼睛昏花起來，滿眼的「宣傳部」和「組織部」混攪成了看不清的一堆，彷彿在臨死之前溫習了一生的事業似的。死，一個人總祇有一回呀！老張已經把那張紙看完，祇在心裏模糊地想。

「現在怎麼說？」

老張搖一搖頭，用一種越顯得堅定的音調回答：

「我完全不知道！」

這堅決可把大夥兒難倒了。沒有誰再問下去。小俞從老張手裏搶過了那張紙，同時還囁咕了一句「好硬的嘴！」又對老張望了望。「真是傻，」停一會，她像忽然想起來了似地喊，「爲什麼不找那姓陳的來認一認呢！——誰瞧瞧去，他回來了沒有？」

「我去吧。」

一個人應着走了。

小俞得意地笑了笑——

「敬酒不喫喫罰酒，回頭老朋友見了面，看你怎麼樣。」沉默。老張在沉默中開始孤疑起來。姓陳的？所他認讓的

姓陳的可多着呢！他差不多聽見了自己底心跳。陳？會不會是陳少峯？想起陳少峯這名字他心跳得更厲害。少峯這個人他是知道的。他勉強地支持着。聽到外邊輕輕的一陣腳步聲。不要讓自己底神色洩漏了自己底心呀！門閃開。跟着剛纔出去那個人進來的，不是在震飛路上分了手就沒有看見過陳少峯還有誰呢！老張彷彿感到整個世界都奔潰了下來似的一陣震動，把他最後一點希望在震得粉碎了。不知什麼聲音在嗡嗡着的耳膜上，祇模糊地聽到有人這樣問：

「你認識這個人？」

彷彿沒聽到任何回答。

「陳，這個責任你擔當不起的，你要說實話。」

「……」

「你難道真會一點也不認識？」

「不——認——識——」

老張喘了一口氣。對於「不認識」這三個着實的字，他起先幾乎有點不相信。他鼓起勇氣正面地看一看陳少峯底臉，纔有點相信了。他看那一夥人互相望望；那女的還搔搔頭，怪爲難的樣子。一點點新的希望解放了老張。他纔想起把錢疹了的手腕甩了幾甩，帶着一種少見的鎮靜站在那兒，等着。

「那麼照你自己說吧，」停一會小劉催問。

老張還咬定他是姓劉……

又零碎地問了些話，剛鬆了的手腕又給縛上，從新帶到那間空屋子裏去。一路上，老張詫異着陳少峯居然肯這樣幫起忙來；同時他不解，那麼詳細的報告是從那兒來的呢？

……

一下子，小俞臉上那副爲難的樣子是過去了。對陳少峯看了看，差不多要笑出來。她把頭髮一搖，逕自跑到隔壁的房裏去。沒看見老湯，祇有小牛兒卻帶着一種蠢蠢了王位似的得意，端端正正地坐在老湯底座位上。他模做着老湯那副慣常的神情，把胸膛挺起，嘴角上掛着一枝煙，閉一閉眼睛，顯出滿肚皮都是陰謀的樣子。小俞一看見可真個笑了——

「瞧你那副勁就不像！」

小牛兒急忙把眼睛張開，滿肚皮的陰謀一下子就給趕跑了。他有點窘。他覺得那張圈椅是太大，自己個兒是太小。他把得意的神情換成一張嘻皮的臉，對小俞望望。

「這兒坐坐真舒服，」像聊以解嘲似地說，「不像咱們一天忙到晚的。」

「你爲什不坐呢？」

「沒這樣福氣。」

「看樣子你也快要革命了——你受了誰底宣傳呀！」

「革命！要革命也不在這兒候着呢……」

一邊喃喃地說，一邊對一八〇九七號的電話機無意識地望了望；沉默了。他把眼光移到了小俞底又肥又白的臉上。他底心一跳。房間裏沒有旁人，門窗都是緊緊地關着的。他看小俞在自己桌上整理起什麼文件來，半正經的神色下隱藏着一種似笑非笑的輕飄。他底指頭有點癢。他站起身。難道這張又肥又白的臉是祇有老湯夠資格可以隨便擰——把的！他走了幾步，開始有點昏亂。把老湯底秘密告訴她吧——這思想在他底心裏閃動。

「老湯那兒去的？」小俞頭也不擡一擡地問。

讓她也知道老湯不是好東西。

「他還要來吧？」又問。

告訴她，告訴她！

小牛兒膽怯地走到小俞身邊，有點口吃，聲音又低得像不願意讓人聽到似地說：「小俞……小俞……我對你講一件事情……」

「什麼事呀？」小俞這纔擡起了頭，異詫地問。

「不過你不能對誰講的。」

「究竟什麼事呀？」

「你要先答應我——要守秘密。」

「守秘密就守秘密，你說。」

小牛兒剛要說，忽然又想起了湯定武關照他的「對誰都不能講」那話來。他有點踟躇；他甚至有點懊悔自己底多嘴了。看見小俞用一種疑問的眼光等候着。爲要討好她，他卻又覺得顧不了這許多。

「你究竟說不說呀？」

抵擋不住這樣的催問，他急忙地接下去：「我說，我說。」

「你大概還一點也不知道老湯這幾天鬧的把戲。」

「老湯底事我不知道。」

那女的搖一搖頭，怪冷淡地這樣說。說完，顧自己做起自

己底事情來。小牛兒感到掃興，訕訕地走了開去。

他又坐到老湯座位上。

「我爲好纔告訴你的，我爲好……」

屋子裏又靜默了。一架掛鐘在壁上滴搭滴搭地響。小牛兒想抽一枝煙；拿出煙盒子來，空了，他忿忿地拿煙盒子向地上一丟。停一會，他又把煙盒子拾了起來，鄭重地丟在字紙簍

裏。

「這兒有煙哪。」

小俞從自己抽斗裏拿出了一盒煙來，遠遠地丟給他。

小牛兒一邊抽煙，一邊對小俞望望。望見小俞自己一笑，不響。他坐不定，又走下座位，心裏癢癢的，怪難熬。第二次又走到小俞身邊，嘴脣翕動了一下，剛打算說些不知什麼話，想不到房門卻正在這個時候呀地閃開了。

進來的是老湯。

「電話沒有來過呢？」

小俞一看見他進來就這樣說。

湯定武禁不住怔了一怔，沒有去理睬她。他急忙地走到自己座位上。寫了一個條子，把條子放在衣袋裏；又從衣袋裏摸出了些東西來，鄭重地鎖進抽斗；又撥了一個電話，沒有撥通。停一會，他回過頭來對小俞說：

「你去把陳少峯找來，馬上！」

等到小俞走轉背，他纔對小牛兒責問似地看了一眼。

「你是不是告訴了她？」

「沒有呀。」

「你漏了口風？」

「沒有。」

「你老實說，不要緊，我總有一天會知道。」

「她先問我的。」

「你怎麼對她說呢？」

「我說，我說……」

電話鈴底聲音幫了小牛兒底忙；湯定武撇下了他，把話機拿到手裏——

「你那兒？找誰？」

不愉快的神色一下子就過去了。

「是呀，是我呀。」——「有的。」——「唔。」——

「唔。」——「不要緊的。」——「可以。」——「可以。」——

「當然。」——「當然。」——「先找我好了。」——「放

心，你放心。」——「什麼時候來呢？我很忙哪。」——「不

成，沒有空。」——「好。」——「離你那兒很近的，百子坊

。」——「是的，是的。」——「七號。」——「好。」——

「慢慢，我說……」

沒有聲音了。

一種頗有把握似的微笑回到他臉上來。

轉過臉：陳少峯已經呆呆地站在那兒等了他好久；小俞抵

抿嘴，一對烏黑的眼珠瞅着他。

……

劉靜意放下電話機，從身邊拿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珠。從借用電話的那家茶食店裏出來的時候，她彷彿比剛纔平靜了。「放心！不要緊的，你放心！」湯定武底話替她底昏亂，——她底恐慌解除了一些，自然，她現在除相信着他底話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命運是操在他底掌握中的。何況他毫無顧忌地把地址告訴了她；他對自己沒有一點兒防範，自己又何必對他有太多的疑慮呢？

一路想着，她在僻靜的馬路上慢慢地走，

一邊把地址和時間記一記清楚：

「百子坊七號，六點鐘。」

爲什麼要六點鐘，早一點不是更好嗎？

她回到自己底住處，到房東家底客堂裏看了看鐘，四點還不到呢。走上樓，回到自己房裏，打算着怎樣把這爲難的時間支吾過去。她把屋子裏的東西慢慢收拾着：地板上的香粉，牀上的零亂的被單。僅僅是爲了消磨時間吧？她心不在焉地讓手脚忙着，但終於，像非常吃力似地坐了下來。她望望天。天上有了雲，一片片的薄雲不知從什麼地方聚集了攏來，把地窗外

的小小的青天擋住，把太陽擋住。屋子裏顯得陰沉。她索性去拉攏了窗幃，把眼光移到了黑茫茫的牆壁上。

樓下的鐘打了四點，聲音是那麽凝重，那麽紆緩的。

她底心按捺不住地飄動起來。

像是禮拜堂裏的鐘聲。鐘聲迴蕩着，在她底耳根邊逗留了

好久，像含有某種神聖的意味似的。

「但願老張不遭到什麼意外呀！」

她默默地想。

她感到像剛害過一場大病似的虛弱了。

忽然想起自己整天沒有喫過東西。她知道，餓着肚子，精神是會恍惚起來的；她寧願相信自己底虛弱是爲了餓得太久的原故。她走下樓去，託房東家的娘姨替她去買些點心來。

等到點心送來，她卻並沒有好的胃口，祇勉強拿一些填填

肚子——虛弱還是照樣的虛弱。

「早一點，五點鐘就出門吧。」

這樣想，可是到五點鐘究竟還有近半小時光景，她還是呆呆地坐着。房間裏黑暗程度是加深了。一手揭起窗幃來看，彷彿括了風，一層比一層厚的烏雲在天空追逐，世界是籠罩在陰霾裏，整個的，沒一點兒光。她出神地看了好一會；轉甚至

以為這不是好的徵兆。遲疑和恐慌的心理又一點點滋長起來。她手抖着，放下了窗幃，回過臉，眼睛一花，祇看到房間裏已經充滿了矓矓的黑影。無數的黑衫子儘向她身邊逼，逼得她無地自容。她差不要放聲地喊。

「放心，不要緊的，你放心！」

倒是這聲音來寬慰她。她短促地呼吸着，努力召喚起了自己殘餘的理性來抵當這恐慌的幻覺。她聽到自己底心在無可奈何地，輕輕地回答：

「是的，我放心，我放心……」

像從禮拜堂裏發出來的鐘聲又響了。紆緩的，凝重的。五點。她受到了一種宗教似的靈感，站起來，心裏又記念了一次「百子坊七號」的地址。

睜圓的眼睛，彷彿已經看見了老張。

「我昨天答應來看你的，我沒有忘記，我來了，來了……」

她像履行一個神聖的誓約似地走出房間去。

（待續）

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

現代雜誌第一回徵文披露

引言

編者

的統計。

一 籍貫

本刊五卷五期發表的徵文題，「文學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在三十日之內，居然收到了一百九十九份的應徵文，實在是我們當時所意料不到的。首先，我們應該對應徵諸君，表示誠懇的感謝。這樣的結果，一方面是給了我們以莫大的愉快，但另一方面也給予了相當的困難；可以入選的是太多了，而本刊的篇幅卻不得不要受到某種限制，難免有負應徵諸君的雅意。因此，我們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除這裏選錄的十篇以外，再挑選三十份，雖未能發表，但也各贈本刊一份，籍作紀念。這二十位的名單，將錄在篇末的啓事裏，這裏不另書。

首先，我們想就可以用數字來說明的方面，作一次這次徵文的報告。這即是應徵人的籍貫，性別，年齡，和職業這四項

二 性別

籍貫	男	女	
江蘇	三一	廣東	二八
河北	一八	江西	一三
浙江	一一	福建	一一
河南	九	安徽	九
山東	九	山西	六
四川	五	廣西	四
湖南	三	雲南	三
遼寧	三	湖北	二
察哈爾	一	未詳	三三
合計	一九九		
未詳	一三八	女	一五
合計	四六		

職業	年齡	人數	合計
合計			一九九
學生	八九	教育	二四
商	一三	政	六
工	五	農	三
雜職	一四	無業	一三
未詳	四三		一
三十八歲	一	四十歲	一
三十三歲	一	三十五歲	二
三十歲	一	三十一歲	二
二十八歲	三	二十九歲	二
二十五歲	七	二十七歲	四
二十三歲	一四	二十四歲	二
二十一歲	一三	二十二歲	一四
十九歲	二四	二十歲	二六
十七歲	七	十八歲	一八
十五歲	四	十六歲	一
合計			一九九

未詳 三二
合計 一九九

(職業一項是頗難有確切統計的，不能不有說明。就中學生一項是包含中學生和大學生，而中學生較大學生為略多，其中還有一位是小學生。教育一項則包含校長和教員，大都是小學的，而且大都是國語教師。商界應徵者，似乎並無老闆在內，全是小本經營者，銀行行員。店夥和學徒。政是黨政機關的辦事人。工界一項。卻比較靠不住：譬如有一位應徵者，祇寫「理髮」二字，我們無從猜測他是理髮店主人呢還是理髮師，但也歸入工界一項了。這五個裏面，有三個可以保證是真正的工人。農是更靠不住，恐怕並沒一個真是還在那兒拿鋤頭的；一位是農場試驗家，其他兩位雖註「農」字，但就應徵文內容看，也祇是對農事有關係的某一種人，不過也未詳究竟。雜職是醫生，律師，編輯等自由職業者，以及稅關，鐵路，郵務等半政半商界的賺薪水者。)

照上面的統註，我們看到極值得注意的一點；即是以年齡論，是以二十歲上下的，以職業論，是以學生佔絕對的大多數

。固然，應徵投稿等類的事，是青年人最爲踴躍的；人到中年以上，即使時常看書，那樣熱烈的興緻是比較過去了。但我們也到底可以猜測到，新文學的根基是建築在青年人身上的，祇有青年人在是熱烈的擁護它，培植它，到中年以上就慢慢淡漠了。譬如說，五四時代的青年，現在都應該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難道祇剩下這聊聊十餘人還對這樣的問題發生興味呢？還是我們的中年以上的讀者的確祇有這樣的少數？

至於這次徵文的全部的內容，要作一個精確的說明是非常困難，但是我們卻能從這裏得到兩個概括的認識，姑且寫在下面：

第一，文藝影響生活這句話，照一百九十九位文藝書讀者的經驗看，是確然可以成立。但影響的方式，卻並不是直接的使生活有所變動（這樣的例子固然有，但極少），而是間接的從擴大讀者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方面開始的。受過文藝洗禮的青年人，都感覺到自己跟其他的青年人十分相同；他們想得多，想得遠，會煩悶着一般人所不必煩悶的東西。無論他們將來走上那一條路子，但他們不會「庸俗」，他們有了社會或人生的理想了。這種理想主義的傾向，是會在將來左右他的行動，或甚至決定他一生的命運的。

第二，文藝會影響讀者傾向到那一種理想上去，這完全是由讀者自身的環境在決定着。文藝作品不是可以說明一個人，而祇是順從着讀者精神發展的過程給以鼓勵，惟動，并使他的理想具體化起來而已。文藝所造成的影響是千變萬化，而且沒有可能使它統一到一條路上去，因為我們不能統一讀者的環境，正如我們不能統一作家的環境而使所有的作品走向同一方面去一樣。

下列十篇文章，就是這次收獲的一斑。次序是胡亂排的，請不必去猜測不什麼意義。至於署名一層，大部分應徵者都不願發表真姓名，因此好幾篇都遵照原作者的意志署着一些臨時的筆名，或僅祇姓氏。

勤

讀了貴刊八月號裏，徵文一稿。我心裏就有點癢癢的想執筆寫一點，寄給貴刊。可是，一方面又有點胆懦懦的，不敢冒險，今天，我鼓足勇氣，大膽的來冒險一下，好壞。祇好不管了。現在就將我與文學的關係，忠實的寫出來，以供你們理論研究的參考。

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兒子，自小兒就沒有讀過什麼書，自然沒有進過新式學堂，不過我總算在書塾裏，讀過幾本三字經，百家姓的書，從這些書裏，確實認識不少字，這些字，便成了我讀文學創作的基礎。起初，我讀的文學作品，都是些神怪，戀愛，小說，這些小說對於我絲毫沒有什麼影響和益處，並且得不到一個明確的概念，及使我乏味，無趣。這一點，當然是我的生活與書裏所描寫的，人物生活不同，因為那些書裏，都是公子哥兒的生活。可是我自己呢！是個過着奴隸生活的學徒

，不但不懂，甚且那許多生活現象，就從來不曾看見過，因此，我就索性拋棄不看。後來，經了一個朋友的介紹。說魯迅著的阿正Q傳非常好，我聽了朋友的話之後，就把積了三四個月的月規錢，拿去買了一本。這本書，對於我影響很大，因為我們家鄉有一個農民，恰恰和書裏所描寫的主人為阿Q一式是樣，行動，說話都一模無二，況且我從小，在家裏，也跟人家做過幫工。所以阿Q的一切言行，正抓住了我那個時候的魂靈，和我過去生活打成一片，老實說，在這本書裏我得到很多的益處。以後，我三年學徒生活過滿了，當然，成了一個工人，即此，我就過起正式工人生活，生活改變了，我看書的興趣也隨着生活改變而改變，只要看見報紙上新書出版的廣告，我就很

注意廣告裏是什麼書如果是工人生活的作品，我就是當了衣裳，也去買一本看看。有時候，書店老板用廣告欺人，廣告裏說得怎樣好，怎樣好，但買回來一看，反使我失望。失望，書裏的主人翁的生活，都與我生活相反。所以也感不到興趣。然而，有的時候，我也去買本把關於學生生活的作品看看，看，是白白看的，因為我沒有進過學校，學校裏的一切組織，以及學生生活，我一點都摸不着頭腦，而且那些書裏，又用了很多的外國字，更使我莫明其妙。

會過了一些時候，我就專門買文藝一類的。誌看，在雜誌裏，因為雜的原因，常常可以看到很合味口的作品，在這些台味口的作品裏，不但使我了解我自己的生活，且給我許多暗示。暗示，叫我如何研究生活，認識人生。同時，我也即此有了很大的進步，進步，以前不能寫信的我，居然也能夠騰騰幾句，雖寫得不好，但人家都還看得懂。因此，我又萌起一個新的希望與野心。每天工作完了的時候，便在黯淡的燈下，埋頭讀書，寫日記，起初，寫的都是千篇一律，後來，在文藝雜誌裏漸漸兒學到一點，真正一點，這一點，就擴大了我的眼睛，不專門從我個人身上作想，漸漸把眼光看得比較遠了，研究各種各樣人的言行，心理。而文學作品裏的各色各樣的人物，也明

白的告訴我，各個人的心理，行動，思想，都被他的生活所限制。

接着，受了文學的感化，我又曉得，怎樣的改善自己的生
活，怎樣的可以去感化另一不懂人事的人，這些，雖然沒有多
大的益處，可是我總覺得人與人應該有互助的精神，人與人，
應該有同情心，絕不可以存我爲我，你爲你的觀念！因爲文學
裏收各種人的整個生活都描寫出來，不管是好的，是壞的，是
真的，是虛構的，都有他社會的意義！都是與自己生活有密切
關係。

二

荒生

現代雜誌的這次徵文，使我非常高興。倒不是爲有求薄名
微利的機會，而是這題目太好了，使我發生如探我喉中骨鯁地
那樣痛快。

記得約在四五年前，我在一個初中肄業。該校素以嚴著，
對於小說查禁甚厲，常正式或祕密地檢查學生自修室寢室，翻
箱倒篋，不僅性史金瓶梅等全被沒收，就連在歷史上已肯定其
價值的中西名作，也一無倖免。我一本剛購來極精緻的浮士德

，竟被無理拿去，當時真痛而且憤。後來遂做了一篇文章，題
目是「小說與教育」，發表在一個副刊上。大意是攻擊教育的
無力，教師之糊塗與無修養；並坦白陳說，我是不在受教育的
教育，而是在受小說的教育，有其他多數青年也是如此。而教
育者不思利用這力量來發展教育的効果，反而嫉妒似地摧殘，
真是喪心病狂云云。其理論現在看起來雖然非常稚弱，但其原
義則一直到如今始終沒有變更，而且更加確定。

我以爲人生，無論怎樣千色萬相的不同，但都有一最基本
的原則，就是「生」，就是生理方面的機能在繼續着不會消失
。更進一步說，要人生健全，首先就要生理方面的機能健全。
那麼現在我第一要感謝，是文藝作品給我健全的體魄，以致我
現在的人生健全，或至少在向健全的人生走。

我先天是非常孱弱的，甚至有人在打賭，說我壽命長不到
十二歲。因爲這影響我的性格行爲是十分委瑣，小氣，狡猾；
，不正則的發展着。雖然在小學以致初中的一年級的時候，
我會以小聰敏（這是弱者的特色）出過許多小鋒頭，得着師長
或家人的讚譽。但後來明白，那是對我一生非常有傷害的。因
爲那些實在不過胡鬧而已，而這些無聊的小得意，結果必致使
我分散消耗整個生命力。同時必養成一種浮滑的性格。所謂大

智者若愚（就是能含蓄他的生命力不在小處露鋒芒），假若我在企望着我的人生有一大發展，則這樣下去，絕對不成功。幸而文藝作品救我出這危險。

在初中二年級時，我在學校圖書館裏發現了說部叢書。（是林畏廬先生與其他懂外國文字的人合譯的西洋諸名著，共三大部，數百冊。）要說文藝作品的影響，可以說現在開始。當然，過去我會讀過百數篇的古文，多少詩詞；我也曾閱覽過西遊記、封神榜及第一才子第二才子……等書。但前者我祇知欣賞技巧的精緻；後者我完全沉溺在故事的變幻。就是有點兒影響，前者最大不過使我知道有所謂「清高」與「俗」；後者告訴我，我在腦中有織造幻想。這都是非常模糊地陰闇地單調地的。到現在，我纔好像從黑夜度過來的植物，突然發見初旭，於是枝葉舒展地盡力吸收那寶貴的光素，在體中不斷地發生作用，促我榮榮而生長了。我一接觸到她，就使我感到真實嚴肅緊張。從前讀太史公項羽本紀，或有如此氣魄，但無此深沈；看紅樓夢或有此生動，而無此磅礴。（即林老先亦不會否認此話。）總之：此後我對於小說，一變向日戲謔之態，很作古整今地去閱讀。

因為我該時，尚不到青年成熟期，自然的力量使我先接觸

武俠之類，如俠隱記、十字軍英雄、撒克遜劫後英雄……等。

但這些英雄是真實的，嚴肅的，深刻的，不像我們中國所描寫的英雄。譬如中國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的，就是說。中國英雄的本事勝過一切，所以總是勝利的，中國的英雄不是大將就是超人。（穿着玄色夜行服，背負寶刀走徧天下）能一掃千軍，不費吹毫之力。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中國英雄與一個平常人怎樣交手的，除非是對方也是好漢，於是棋逢敵手，纔能來幾百回合，而結果我們的英雄必大勝。有的時候當然也要敗一敗，可是很輕快地從碧落駕祥雲，或自黃泉使土遁，頃刻萬里，影子都沒有了。（三五年後仇必得復）即或一個不小心，性命弄掉，但馬上有仙家用寶瓶或袖管，把我們英雄的靈魂送回洞天，煉些時候，於是託蓮葉或旁的什麼東西復甦，而神通更廣大無邊了。但這裏的英雄，卻無論五侯走卒，身體或許強健點，（不是吃換骨丹也沒皮黃骨瘦的內功）脾氣或許古怪點，其他一切都和常人或我們自己一絲一樣了。他的本事呢，對付兩人就非常吃力，打一個人也不能寫包票必勝，有時且輸得異常難堪。而且有時使盡詭計以取勝，不以為恥。譬如要探聽一件祕事，中國的英雄，祇要躡身數躍，再費點口沫濕破紙筒，便神仙不知的事也得了。但這兒的英雄，須費許多功夫化裝，去鬼鬼祟

豈打聽，一個不小心，逃也逃不了。這英雄有時膽小連水波上也不敢跑，有時又覺得明知死在眼前也去碰硬，不知避趨。但是到底了不得的中國英雄，竟沒給我影響，只好似看跳蚤耍把戲一樣的地玩兒。（雖然旁的人爲着：終日飛舞着洋鐵皮的寶劍，口裏不停地「遺鏢」；或裹着一塊黑布，慢慢兒爬上屋脊，攔幾個拳架子；甚至結同志上峨眉山武當山；或就近地從自己高樓窗眼跳到下面賣餛飩擔子上。）而現在的英雄，卻使我胸膛前挺，嘴唇密閉，腰直頭豎了。不久紅靛而微黑的皮膚下面，很強烈地奔馳着血液；廣闊而結實的肺部，很平緩而沉着地使行呼吸。全身的輪廓線也不像從前單調而有變化了。總之：意志同身體都較從前堅強起來。（我不能斷定到底是先有堅強的意志，而後有堅強的身體；抑先有堅強的身體，而後有堅強的意志。不過我現在這種情形，或可以解釋爲：那些英雄所給我幻想的堅強意志，迫促着把身體鍛鍊堅強，而後發生真正的自己的堅強意志。）這是非常實在而顯明的。

在這之後，我繼着發現了：苦兒流浪記塊肉餘生述馨兒就學記等一類書；同時此外還有：魯濱遜漂流記十五小豪傑萬里尋親記等。這些書所給予我的感動與影響，較上期更偉大，更深刻。這使我第一次體驗到，人生溫暖之外的許多重要事情。

我是在愛父愛母密密卵翼下的幸運之驕子，但現在我卻看到了那些孤兒，怎樣在那些艱苦的境遇中奮鬥。結果因爲我的身體是強健的，生命力旺盛的，所以不僅不畏怯那艱苦的境遇來攔住我，而且希望有這麼一個機會來發揮我旺盛的生命力。這影響使我人生觀異常積極堅毅。我會說：「人生的目的是樂，但過程卻需要苦。」但這並不是矯情，也沒故意替自己造出困難來嘗試。因爲她沒有一點虛幻或欺惑的地方而致此。當然我不能相信我已有的在艱苦中生活的力量，但我現在絲毫不爲那些浮泛的甘樂所繫繫。這是實在的。這時我內在既有如是之大變化，則表現於外的行爲態度，也另呈一樣。在別人覺得，我是比從前大大不靈敏活潑而笨拙了。讚語也由「天才」變到「少年老成」。驚人出奇的行爲，也消失了。譬如在年前，曾戰勝過若干年長得多的同學，獲得演講比賽的冠軍。而現在卻噤若寒蟬，應對訥訥然。這並不是故作，是非常自然。實在我的辯才，在平常完全失効。雖然有時，當在千人萬衆之間，也許反能一無礙難地瀉着長篇大論。總之：自此一掃過去浮泛輕薄，而成爲嚴肅誠懇。假使我將來能有若何成就，則此處是一最大關鍵。

再後接觸的更廣博了，更複雜了。也許是因爲我勇領會得

更廣博更複雜。或闢小說，在從前的心理運動，是一根光蕩蕩的曲綫，完全隨着主人翁溜邁的。現在則由這根主綫，中途分化，更分化再分化許多細綫，成功一付繁密的網。換句話說：我在主人翁本身之外，更注意到他接近的人物，他接近環境的種種因果關係。從前是以情感爲主的，現在思想則佔更多的部分。結果使我由目前的生活，擴大到人生問題；更由個人的人生，擴大到其他各種人生。（這時期最被我注意的書，當然是青島人之一生羣官等。和其他許多書，這時我重讀，仍然對我非常新鮮，因爲發掘到新的東西。）我心境既如是之遼闊，而我自身卻如是之微小與幼稚，使我有一種渺茫之感。是時又有一個特別的外境，遂發生了一件關於我一生最重大的事。事實是這樣：大約民十九的夏天，長沙失守，赤匪進城，大事破壞，那時我父親身在行伍，故我與母弟三人，正有被殺的資格。幸不日克復，得免於難。戰後不久的一天黃昏，我一人跑上曬樓，（用木頭搭在屋脊上曬衣的地方。）目的是依剛看過的一篇文章，去認識星座。但那時舉目四顧，灰霧一片，黑鷗轟轟立着幾座燒燬的殘蹟。萬籟無聲，靜得連我血管都要凍住。這時我真真感覺到了「幻滅」的意義。我想到死人的面孔，特別清楚。我理會人生（頂多一百歲）之短促，並此後是甚麼！那

時我一切都爲此而失望！我真有馬上就此跳下自殺的決心。但忽然，我弟弟在下面很親熱的呼喚我的名字，我才如夢覺醒，走下去，黃色溫和的燈光下，母親極神聖慈愛的微笑，對着我，如鑽石之於鐵屑然，把我吸在她的懷裏。直有十分鐘，無聲不動，僅眼下掛着兩粒晶瑩的淚珠。當然她不曉得她的兒子，是從最荒蕪的境域很不容易地回來的。自此我激悟了，「死」是歷代一切英豪聖哲大業之出發點；「死」像一隻餓虎，緊追在他們後面，使他們發揮了所不能發揮的生命力。於是成功了奇蹟。有的呼出像被毒蛇纏住，掙不脫的驚人的呻吟，呼號；有的咬緊牙齒，幹出最奇偉的姿態，工作。有的把他的苦痛，麻痺在極端苦行中。有的把小我的生命，溶化在別的上頭，使他繼續下去。誠然：小我的生命是多短促啊，但可以寄托的。不然，我疲倦的父親，爲什麼那樣愛護注意我呢。他不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付托在我身上嗎。我不僅要努力把我的生命，也付托給我的子孫，要把他付托給世界的子孫。（其實：「生」的單純的原因，一方面情的留戀——我捨不掉熟識的親人；捨不掉未熟識的世界。一方面生的要求——我的心臟跳着；血液奔着；我蘊着充足的生命力，我要發揮他。所以我第一：注意我的健康！）

於是我的人生觀確立了。並爲着這人生觀——標的——決定了我的路程——藝術。着手進行的計劃，有兩步：首先訓練表現自如的技巧；其次最重要的工作，是深刻體驗大的人生。假如他們有苦痛，就努力使牠成爲我的苦痛，而呻吟出來；假如他們有歡樂，努力使牠成爲我的歡樂，而暗笑出來。

自這以後，我閱文藝作品，除了情緒的感動外，更有兩種意識的工作：第一，我盡力深深抓住作者所欲表現的內容，很清晰而有系統的抓住；第二我注意他的技巧之運用。這時易卜生、蕭伯納等，給我以問題；托爾斯泰、左拉、莫泊桑等，給我以意見。辛克萊、高爾基等，給我以解答。安斯托、以夫斯基等，及其他諸小國的作家，給我以各種遼遠的人生體驗；魯迅、茅盾、巴金等，給我以就近的各種人生體驗。……這時我才看得懂浮士德、神曲、奧德塞、依利亞特等書。並且過去已看過二次的書，又憤懣地看第三次了。

總而言之：我過去受文藝作品的影響，可分三時期，共時不過數年。而在我因之而發生的變化，卻非常顯大。第一期：是身體方面的影響，（十四歲，初中二年級。）第二期：性格方面的影響，（十五歲，初中三年級。）第三期：思想方面的影響，（十五歲後。）現在除這三方面仍繼續受着影響。而最

顯明的，是意識方面。如問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之程度，我必毫無疑義地答曰：「我的全部！」

三

小元

文藝作品曾給了我的生活以很大的影響。我知道，沒有文藝作品，我不會成了我的現在。

那是八年以前的事了，我在一個文化落後的城市裏，入到一個工業學校裏讀書，而自己卻總是捧了一本紅樓夢，會真記之類的東西。課本對於我是疎遠的，那時我祇崇拜着國故，尤其是文學方面的。有同學勸讀一些新書，於是我買了一本兩天的書來——要知道那時那地方北新，未名社已經是最新時髦的書店了，讀了卻是味同嚼蠟，一點也引不起興趣來。慢慢的，才看到了郁達夫的戀愛之花，沈淪，張資平的苔莉等等的東西，那生動潑辣與奔放的戀情，把我征服了。

但是那些類廢淺薄的性愛小說，佔據着我的期間並不長。我連接着讀了郭沫若，魯迅等等名家的作品，又看了小說月報及其他的刊物，我是有一星星的文藝常識了。但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明白的意識到了在我本身以外還存在着一個社會

。這社會是和人們有密切的關係。阿Q確是代表着中國人的特殊型的，人世間有的是虛偽，欺詐，醜惡，冷酷；也有的是公平，親切，熱誠；人之所以爲惡，並不見得都是他自己的原故；人之被壓迫，也不單是單純的值得可憐……一切一切的問題，都明顯的或是模糊的在我心裏發生了。並且還知道了小說這東西，是足以能夠把人間的各種元素表現出來的。然而「社會爲什麼會這樣？」這問題咬嚼着我，總也得出結論來。爲這，我強烈的要求着知識。我的解答當然是祇從文學，尤其是小說中去追求着！

那時候，有三五個孩子常聚在一起，所津津的談着的話，莫不是當時受了所讀的作品的感觸的反響，而我自己卻更有一個特色，就是永遠沒有想到過自己也寫寫這回事。別人讀兩篇作品以後，總是想嘗試着舒散一下自己的鬱積，而我也並不是缺乏感觸，但是用以平靜這感觸的辦法則每每的是去從作品中找那感情的調合。我從來不曾寫過一篇小說或是什麼，我覺得，我所有的我寫不出來，與其受失敗的無味，決不如讀兩篇文章倒有些收穫。這個念頭，是一直保存到現在。

也許就因爲這緣故吧，每當讀書時，我是一些也不留心技巧的問題，祇是使自己的情緒滲和到故事裏去。頂討厭文藝論

的文章。我對作品的批評，完全盡直觀。我有時也和人說技巧如何，其見地一樣是直觀的。我每讀一篇用輕倩的題材寫出而不讓人討厭的作品時，總是說他的技巧好，就如施登的殘秋，下弦月，沈從文的月下小景，都屬於這一類，其實好在那裏，我並不會去分析。我想，懂得技巧於讀者是不必要的。

以後我讀書的方面多起來了，單在文學這一方面說，我是沒有什麼派系的成見的；可是愛讀着寫知識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東西。當時讀辛克萊的錢魔，覺得非常不感興趣，其實那是不懂社會背景。戰爭小說也不喜歡讀。單是寫戀愛的東西，我認爲祇有心情開了才能讀。比如公蘆這一個短篇，它曾給了我很好的印象，而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本名著，我祇讀了半本就扔下了。茶花女給我的也祇是頹唐的感覺。我知道這不單是作品的藝術價值問題，也和讀者那一剎的感興有關係。

還有我頂討厭那些矯揉造作的不實感的作品。固然任何一個派作家都有這樣幼稚的作品。我覺得要算中國文壇上所謂普羅文學裏的這種現象最多了，有好些文章簡直使我讀不完就放了手。我並不反對把文藝作品裏摻合上政治意味，教訓意味的，祇要摻合得不生硬不造作，是真的生活的體驗，那是不會妨害了它的藝術上的價值的，高爾基的母親我也懂得是偉大的，

辛克萊的屠場也是具有實感性的。中國文壇之普羅作品呢？我是失望許多次了，這差不多都讓人有成見了，每拿一篇這樣的文章來讀時，先會擔心它的不好。張天翼的作品，雖然有時也失之淺薄，但那老辣尖刻的筆鋒，確是有幾篇使我愛讀過。總之我反對不實感的。

我說過，我沒有派系的成見。茅盾的蝕，以至於子夜，丁玲的莎菲日記以後的幾個中篇以至韋護，水，沈從文的冬的空間，都會在不同的時間裏抓住過我來，我覺得這倒還是比較成功的作品，尤其是沈從文，我覺得他是最能說出人的難以用文字比擬出的情緒來的人。

話又離題遠了，文學給我的是什麼呢？

文學給我的是逃避了現實！在中學唸書時被小說纏住了，把功課扔在腦後去，入了大學也還是一樣，一天天的，一年年的，用自己喜歡讀的書籍薰沐着自己，享樂着自己。整個的社會上，看不見我的工作，一切都含了矛盾！人們儘走着繞圈子的路，明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可是不敢一直奔了它去。所謂正確並不管是不是客觀的，反正每人有一個主觀的，而每人都不能順從他自己的主觀的正確做去，人們這種生活法子，在我是不能忍受的。

我養成了一個習性，對於一切事情都要求自己給他一個新的評價，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經過自己的衡量的，我有我自己的道德水準，我不想信固有的一切。我討厭一般人，我覺得一切都淺薄的可怕！我躲避着人們，人們也遠遠的離開我，我孤寒的生活着。我也知道，僅有的幾個熟人中，也有禁不住我的率真和粗曠的，我的話時常是他們受不了的威脅。我覺得自己有一點像沙甯，可是又覺得不如沙甯的那末堅定和睥睨一切！有時我也會自覺到空虛，可是這空虛之感也常被恥辱的心理抑壓下去！但是，這已經夠了，它足以使我離開一切。

最近一年吧，我厭煩了這孤寂的生活，憑着理性的需要，我是有意的和文學隔離起來了。文藝作品確是給過我不不少的啓發，使我了解一切的是它，使我的思想冗雜，窮索而固執的也是它。另一方面，它卻絲毫不曾充實了我的力量，而對於我的懶惰，它也不能不分担一部份的責任。現在我雖然還翻弄着兩本文藝刊物，但是它對我已經失掉過去的支配力了。

不過我到底還是感謝它吧！如果不是它，我現在也許會更平凡得可怕的！

四

亮

記得我開始閱讀文藝作品是在中學三年級（舊制中學四年）。那時候我們的國文教員，熱烈地鼓勵我們看書。從他家裏搬來一堆堆的文藝書籍，給我們輪着看。過了不久，我就漸漸覺得文藝之宮是個無價之寶藏，而且是無限的神祕。因此：一種窺探此寶藏，開發此神祕的野心，便不期然而然地產生了。如果這野心可以達到，我便有無限的喜樂和滿足——這是我的理想！

如今八年了。在此八年之中，我的野心未嘗一日減少；而我對於文藝的追求，日進一日。不敢說讀破萬卷書，可是古今的名著，略有涉獵。尤其是現代作家的作品，更覺十分有趣，幾乎非看不可。每由書店門前過，必得進去；一進去沒有買書是走不出來。每到圖書館，必得走到文藝類書的書架前，雖然明明知道不能每一本都拿來看，就是一本本的書名一過目，把書皮摸一摸，也覺得樂意——但是，這樣的熱烈，而文藝所給我的，是甚麼？

有一位親戚，好多年沒看見我了。前學期放假回家，一天

飯後，他指着我說：「一個人的性情，竟然會變成絕不相同的兩個樣子。你從前是個多麼活躍喜歡說話的孩子，現在竟是沉默無話的人。」不錯，我自己也覺得我越來越不喜歡說話了。

前兩星期因為才進這個學校，一個同學也認不得，除了到飯廳吃飯之外，獨自一個人整天關在房子裏，一天到晚沒說一句話，因為沒有人同我說。可是我並不覺得難過，反而覺得樂意，覺得自如。一位朋友常常苦勸我說：「你的性情太孤獨了，做人不能夠這樣。多和人家接觸，你的生命會較美滿。除了世界上剩了你自己一人之外，你不能不和人類有關係。」我無可奈何中，祇得說：「我喜歡這樣。」有時候真的想改變改變這樣的孤癖，可是不能，沒辦法，祇好聽其自然。

考究此性之所以成，未始不是這八年中閱讀文藝之所致。因為喜歡看書，不能不找比較幽靜的地點和時間。而且，我覺得文藝是一種靜的東西。文藝雖然就是人生，而人生雖然是千變萬化，可是你要去領略人生，尋味人生，你不能不用那種冷靜的態度和沈默的思想。尤其是要從文藝裏去認識人生，更必需冷靜沈默了。「多用思想，少用口舌」，這是我這幾年來的座右銘。因此：我靜默的習慣和孤獨的性癖養成了。

此習慣和性癖一成，我便受了不少冤，吃了不少虧。這些

冤在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從最近說罷：因為一向對於親疏生熟的人都少說話，人家便以為我驕傲，說我目中無人，而我自己卻正在覺得到處生疏，人人不親的苦。盡量的想和人家親近；可是一看見人，除了「那兒去？」「這兩天做些甚麼？」之外，再也找不出說頭了。已是這樣，驕傲的名不得不負，冤一。

再進？和朋友（？）遠離時，每封信都是十幾張的信箋，幾乎無事不談，無話不說。可是一見了面，常常坐了半個鐘頭一個鐘頭也說不上三五句說，而且覺得訪人是件頂麻煩的事情；因此這時覺得親而近時反覺得疏，人家便以為我親疏近，冤二。

更進，有事情自己想，有計劃自己打算。不是我不稟請家長，不曉得怎樣，每次把心思整理了，打算訴之家長，可是一和家長坐下，甚麼都沒了，一句也說不來——自己的意不達，家長也難推測，所以有了事情，不得不自己想。有時候家長不滿意，也是沒法可救，由是：不順之名又加在我的身上，冤三。

上列之冤是略舉大者，至於日常生活中，同樣的委屈不可言說的虧和冤，因為太瑣碎了，不必說。我的半生，生活中，

生命上，受此冤虧而受的刺激，思之就要痛心！這是我外部生活所受文藝作品的影響，還有內部生活所受的影響呢！

爲了喜歡靜，喜歡想，我便無時不在夢想的境域裏。有時候看見光明的世界和燦爛的前途，我便默默地微笑，向着幸福之神招呼。有時候可又覺得世界是黑暗，而絕望地找不着去路，我便獨自個哀痛，覺得死神離我不遠。最難受的還是內心常有兩力在劇烈地爭戰着——情和智，欲和志，悲和樂，積極和消極……說不盡的強敵，把個本是脆弱的我弄得進不是退也不是，人非人，鬼非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所以如此，文藝作品不能辭其責。看吧！是寫實派也好，是自然派也好，是浪漫派也好，他們的作品那一派沒有悲世的表現，那一家不是顯示生活是不調和的。我現在在此中纏綿了八年之久，怎能不滿頭滿腦貯着千情萬緒，鬱結邑抑，整理不出來呢？由紛亂而衝突，由衝突而紛亂，互爲因果，總局自然是失望，悲哀，而至於沈沒！

理想是那樣，事實是這樣，我真是不曉得恨文藝好，還是愛文藝好——但是，到如今，我就是恨它也不得了，因為我已經同它結不了緣！

五

施君

我是陷入了商業的界線的人。如果要說文藝對於我的生活呢，自然是離開得很遠很遠。實言之：文藝絕對不能影響我的生活——或是一部分商人的生活——更很難說「創造生活。」

在去年，我發現了文壇老宿的魯迅先生及茅盾先生作品，於是我在職業餘暇和她——文藝——接近了。現在又結識了本雜誌，但這也是調換心力的法子，我以為。這裏可算下一個小結論了吧：文學之效用，能夠在我生活之一面引入一點濃厚的興趣而已。

然而也不像，因為難則「忙裏偷閒」的想與文藝結點線，但老板在曾目！尤其是你持了漫畫而有彩色封面的本子，他要說你是「泡皮。」並且在拿錢購書的時候，「活僵尸」會攏着猶移的臉孔說：「又買書……一本要一兩塊錢？」於是我懷疑了：文藝是消遣品，是對生活毫不相干的。「濃厚的興趣」把他們叱散了！

我在由懷疑以至恐怖了。

曾受過劇烈壓制甚至連呼吸都喘不過的青年商友們，每假

文藝來企求着一個深深底呼吸，來宣洩蘊藏在心裏的抑鬱而至于吶喊。但雖算吐了一口不平之氣了吧，卻糟糕；這吶喊會影響你的飯碗問題——失業。像我「同行」就有幾個是證據。

於是我幻滅了！他們給予我心底一個烙印！

理智與事實告訴我，促着我高聲嚷：文學的「魔力」能夠致一部分「？」商人於死地！

在A城×報「商人的樂園」欄內，載遍了不署真名的店員和學徒的呼籲，掙扎，把「樂園」幾乎釀成了「枉死城」將一切商場的黑幕，搬進文字裏去宣佈，或哀訴衷曲，想呈現給對方的視聽中去，促其覺悟而改革。然而或許吸引力太薄弱的原故吧；僅能在他們眼光上飄忽地浮過了，也許會擺頭！終於使你底要求幻滅！咳！「文藝之效用」那兒去了？

六

蔡振元

我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我覺得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影響很深。當我閱讀某種文藝作品的時候，在我的內心裏就好像起了一種燃燒作用，那時我精神上的愉快，似乎很難以言語形容。如果要問一件眼前的事來比方，那就好像用火柴點燃起一

枝蠟燭。當那燭頭剛被點燃的時候，牠便因燃燒作用發出微弱的光芒，既而燃燒力漸漸旺盛起來，繼續着放射出可愛的熊熊的光燄。直至終篇，這種作用纔隨之停止。有時竟會像滿盛着氣氣的玻璃瓶內，熾燃着鐵絲般的迸射着四濺的火花。總之在我看來，牠——文藝作品——很像一個技術精良的魔術家，吸引着我去付精神；又好像一個手法高強的催眠家，支配着我內心的靈魂。

當我在鄉村裏讀了一二年書之後，就考入了縣立高小，那時大約在光緒末年，學校裏還沒有語體文，國文教師大都是前清的舉人秀才之類的人物，所選教材多半是古文，那時我雖不懂得甚麼是文藝，然而念起來總覺得聲調鏗鏘，有滋有味，先生講起來也搖頭晃腦的說得天花亂墜，有聲無色，那時我對於各門功課，都不大喜歡。就喜歡念古文，大半的時光，都消磨在念文章上面。可是所得的效果，很是有限。畢業後考入保定二師。那時新文學運動，尙未發生，不但各門功課都是文言，即一切報紙雜誌，也都用文言編輯。那時的國文教師，學問雖比較高深一些，然大半仍不外舉人進士公，他們根本就不懂得甚麼是文藝，惟有選幾篇古色古香的文章，機械般的傳授給學生而已。那時我仍在那些思想頑固的教師領導之下，作着背誦

古文的工夫，因此也談不到甚麼收穫。可是在規模稍備的圖書館裏，陳列着林琴南天笑生等人的翻譯或創作的小說，像黑太子南征錄，黑奴籲天錄，埋石棄石記，驛兒就學記等等，看了很覺有趣。和由吟古文所得的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溯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語體文的提倡日益抬頭。記得在民國十三年前後，胡適之錢玄同諸先生，努力提倡國語的文學，一時文言白話之爭，甚囂塵上。我自知道「語體文」這個名詞之後，即醉心於這個運動。除自己訂閱幾種雜誌，如教育婦女小說世界等等以外，還常常對學生們宣傳語體文的好處，結果採用語體教科書，作文亦改用語體。我們還共同組織了一個儲蓄會閱書部，開始購置各種新書，訂閱各種刊物，一時讀書的興趣，充滿於全校，精神上感到無上的愉快！我相信這是胡適文存和嘗試集等等文藝作品賜給我們之力量。

在那時的雜誌中，以婦女和小說月報最受我們的歡迎。至於我個人所愛讀的作品中，印象最深的要推易卜生集，胡適文存和吳虞文錄等書。吳虞文錄對於舊禮教的肆力攻擊，深深博得我的同情！易卜生的娜拉，羣鬼，國民公敵等劇，影響我的精神，十分劇烈！作者自信力的堅強，反抗惡勢力的毅力，在都給我以很深厚的印象和力量。

還有一個時期，我曾戀慕着新詩。胡適的嘗試集，就是印像最深的一部，同時也是我閱讀新詩的開始。後來索性把亞東書局所刊的詩集如雪朝的風草兒在前集胡思永的遺詩……全都買到了。說也奇怪，唸了詩就想動筆作詩，和唸了文就想動筆作文是一樣的欲罷不能。雖然所寫的非驢非馬，不成東西，可是真有一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之感呢。

不幸民十五的南口戰役，把我的好夢驚醒，從此牠再也不來降臨了。那時的昌平，淪為戰區，學校無形停頓，大家各奔家鄉，逃命去了，我於飽受虛驚之餘，眼見開學無望，隻身逃到北平變成一個失業者，以後因為環境的惡劣和經濟的壓迫，把我陷在不可救拔的深淵裏，不生不死的掙扎着，讀書的興趣，總也提不起來了。我憧憬着民十三前後的黃金時代，但是這個境地，却真的竟如幻夢般之可望而不可即。

當我在這樣人困馬乏，萬分危急的當兒，驀的來了一支生力軍。殺開一條血路，把我救出重圍。這支生力軍——世界語（Esperanto）引導我重新走上光明之路，又因為牠的介紹，認識了許多的忠實的朋友和許許多多的文藝作品。我從此敬仰着原始家柴門霍夫人格的偉大，驚異着世界語組織的健全優美。在可能的範圍內買些原文的書籍或其他的新書讀讀。這樣我纔

漸漸領有了我的新生命。

世界語的精華，雖然是世界語主義，然而牠在文學上價值的崇高，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原文的文藝作品我雖然讀得不多，可是凡是經我讀過的東西，沒有一篇不在震盪着我的心弦，使我發生極深刻的印像。

我現在雖仍在經濟壓迫之下過着生活，可是我相信我的精神是向上的，我的前途是光芒的。我覺得我精神上的糧食，就是各種的文藝作品。

七

念叔

我不敢預存一種夢想，才去接近文學，真的，我始終沒有這個意思。

一個狹小的房間，藏着幾冊書籍，雖然從樓下可以聽到許多商場的術語，從樓上可以汲取母親的恩愛，然而一種自生自發的怪癖使我隔絕了這一切，而陷於絕頂孤立的地位，於是孤獨的寂寞環伺四週，而最終是祇有用書籍來排遣這悠長和難過的時間。

我自始就有這種像寒暑表樣的怪癖，卻並非文學來誘發的

。但，事實上應該這樣說，在未接近文學這一種學問之前，性情之感發是盲動的，是完全任其自生自滅的。不高興時哭一陣鬧一陣，高興時就大笑幾聲算了。及至稍為與文學發生些須因緣之後，感情之發動是成為有意識的，是有所牽制的了，至少是不能隨便形之於哭與笑的單純表現之間，而是成功一種無組織的思慮和不知來由的感傷。因為這時已屆成年。

我並非有意隔絕人們而自甘孤獨，有時候我是因過分孤單而悲零過，我每苦於無相投的朋友而自怨自艾，而在多年來就在尋覓理想的朋友。但是，有時候卻又因友朋的過從而感覺痛苦了，我每覺得缺乏經驗，而不懂如何應付，實有啼笑皆非的情景。於是我又厭惡這些無謂的 *intercourse* 了，那時，我便想退縮，在人們之前退縮到角隅裏面去。我便在這種不能自解的矛盾下煞受痛苦着。

接受文學的教賜的結果是使我自然而然地學會了玄想，這種玄想且是很容易就發作的。偶一受了感觸或任何刺激，便沈入玄想中。它當然有些不同於人們的所謂胡思亂想，而是一些較超逸較高蹈的空中樓閣了。它在性靈間不斷地追求些什麼，而當結果是幻滅時，就感覺悲哀了。因此悲哀便時時來襲。因此，我又羨慕那渾然無覺的徒手操作者及似這一類的人物，他

們惟一追求的目標是物質的充裕，而我們的除了物質的充裕外，尚希求着精神的糧食。

當然懂得在精神上找求超物質的安慰的並不一體地不好，正相反，當我們看見那些終日矻矻於惟利是圖的商人，完全在生活上不會覺出一點美感，他們的生活就祇有是追逐銅臭的氣味，而生命就在一天天消蝕在那敲算盤的當中，我們便會覺得對他們可憐，便要鄙視他們的庸俗。因為我認為除物質生活外，精神生活還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就因為這，我才沒有在屢次威迫的底下成為一個商人，至少對於浮士德那樣的追求生命之美是有點神往的。能夠堅持這種見解者，必是早早就決定於 *Muse* 的號令之下。

我的住居是在城市，很少接近自然界的機會，但自從文學灌輸我以那種愛好自然的心情以後，我便時常獨自走到海邊，特別在夕陽將下的黃昏，望着海邊的影色的天和雲出神。即是說，我竟對這種人們認為死的東西發生興趣了。

假使事實上能夠當真反樸殘返老還童，把我溯返到童穉期間去，使我生活在無所感覺的混沌當中，我將引為無上的幸福；我反悔不該過分相信文學這種東西，來增加自己的苦惱。因為沒有它，便不會觸起許多無端的悵惘來了。同時身體便也不

會那樣毀損，而許多願望便不會都被破壞掉。

文學的職業之路是早成絕路，誰也沒有那種勇氣去希冀這理想，至於性格的趨向文藝，那祇是一種自然的傾向，實亦莫可奈何的事。希望將來在生活圈內的追逐中，一朝能完全忘掉它就好了。

但在未擺脫它的羈絆之前，每自無意中有點雄心，想在文學的領域內學習點什麼，因此便喜歡在街頭巷尾觀看人家的舉止行動而引為十分有興味的事。

生活和文學發生緊密的連繫的莫如一個人在極度興奮的時期，造成一個人的生活緊張及興奮的最有力的原動力莫如青年期的談愛。愛是供給青年以無窮的感興的源泉的。我之與詩發生親切的關係者，無容隱諱地是由於這個神秘的東西而來的。

文學的藝術性及敏銳的透視性使我看輕卑鄙的市僧生活，因而無法在充滿烏煙瘴氣的家中取得妥協，因而使我在家中永遠感覺孤立，所以每次在無法安慰自己的孤單之時，我又悔恨和文學結下因緣了。和文學接近的結果使我的去路更加狹窄。

我並非有意詆毀文學，使牠和人們的去路的相提並論，而事實上在這一一切都以利害權衡優劣，以及生活困難的社會情形之下，不待不使它和生活發生連繫，假使一個人是需要去謀自

己的生活的話。

八

黃一懷

偶然看見了九月號的「現代」的徵文、

「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

這個題目，不禁野心勃勃的也想着做個應徵者，把自己受文藝作品所影響的事實寫出來，以供一般作家做參考。因為我的生命是畸形的，而做成我這畸形的生命的啓發者，就是文藝作品。所以我便感覺到需要出來。雖然我從來不曾寫過文章，而且文字又是這麼地拙劣，寫起來，總不免「拖泥帶水」，令人看了發笑；但好在徵文上是聲明只求事實，不拘文字的優劣的，而且更歡迎像我這樣第一次寫文章的讀者，那我就什麼都不怕了，所以我還請讀者們，不要把牠看做文章，只當牠是個「讀書的報告」就好了，其實這也不過是個報告而已。

說到文藝作品對於我的生活的影響，可就大了！我的生命都是受文學所啓發的。雖然五四文運的高潮澎湃的時候，我的年齡還是很小，那時還蹲伏在家庭裏，不知道文學到底是什麼東西，思想上更是混混沌沌的；但自民十五年起脫離了搖頭擺

腦的「子曰店」的生活，轉入了當時稱爲「洋學堂」的學校裏讀書，這才開始接受新文化的洗禮。思想上也漸漸的起了變化。但那時所能領到的，還祇是教師們的指導，間或也看些詩歌和小刊物。直至民十六年，創造社出版的創造，便成了我唯一的好朋友，那時我的思想便起了急劇的變化了。可巧那時我的

家庭卻拿出個婚姻的問題來壓迫我，硬要我和一個我極討厭的人訂婚，那時纔祇有十七歲；但經過了兩年新文化的洗禮。和創造，及一些富於革命性的讀物的啓發，我是懂得了有所謂「婚姻的自由」，「愛情」，及「反封建」的道理了的，對於這個要挾，當然會極力反對；但不幸我的家庭卻是個將淪於破產了的資產階級，他們要壓迫一個女孩子是極容易的。他們認爲我的思想之所以劇變的原因，完全是「洋學堂」的罪過，因此我便被迫着輟學了。他們壓迫得連同學也不許來往，書信也當然在檢查之列。當時我真急得沒法可想，也沒有路可走，幸虧當時我的妹妹還能替我暗通消息。同學和教師們知道了我的苦况，爲着安慰我的寂寞，和增進我的勇氣，都偷偷地送了好些富於革命性的讀物給我看，他們并勸我逃出這個萬惡的家庭；但我始終沒有這個勇氣。後來我給蔣光慈（彷彿是蔣光慈著的）那本少年飄泊者感動着，和鼓勵着，真使我勇氣百倍，這

才下了丟棄家庭的決心。過了一個月後，當我的家人硬迫着要我答應婚約的時候，我便在一個初冬的清早，帶了三十塊錢，吻着我的爸爸媽媽的遺像，慌慌張張的便離開了這個十七年來沒有離開過的大家庭了。從此我也就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文藝作品所給我的第一次的影響。

離開了家庭的不久，生活便發生了極大的恐慌，不得已，便投身到一間化妝品廠裏，幹着做香水的工作，在這時候，貧困和孤獨卻緊握着我，我的思想是很動搖的，幸虧我還沒有和文學離開過，一放工便讀小說，這時所讀的多數是：郭沫若，魯迅，郁達夫等作家的作品居多，（書名是太多了，恕我不舉出來）書中的故事人物，和作者對於「五卅」時的反帝熱，都給了我莫大的興奮和鼓勵，使我能夠保持原有的意志，不至中途畏縮和墮落。這些，我是不能不感謝文學作品所給我的恩賜的！

過了兩個月，我便給家人找着了。他們把我的飯碗打碎了把我寄住在教師家裏的棧宿處也搗毀了，並且登報和我脫離關係。（我的兄長們，）說我是個叛逆。當時我便成了一個無處可棲的人了，在這劇變中，我是何等危險呢！但當時我的主意已很堅決，抱着決不屈伏於舊勢力之下的意志，因此家人也

沒法奈何我，同時我的妹妹卻把她積下來的二百元的菓餅錢，偷偷地送給我，於是我便得投入一間專門學校裏研究語言學了。這時，在課餘的時候，我也做點手工去換錢，妹妹也常常津貼些錢給我，生活倒也安穩，也有購買書籍的力量。這時我所接受的也是上列的那幾位作家的作品和革命小說居多，而影響最大的，還算是高爾基的革命小說和張資平的戀愛小說，所以我便一方面被捲入時代的狂濤，努力着實際的事，而另一方面，卻被戀愛的醇酒迷醉着。從此我的思想和生活也變了個方式。

過了一年，拿到了畢業文憑，便去過粉條黑板的生活，可巧這時我的戀人也回到K省裏工作。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他去了渺無音訊，在這萬分焦燥的時候，一方面固然是受着事實的逼迫和感情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卻不能否認我是受了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羅蜜歐與朱麗葉，哀綠綺思的情書這幾本書的厚賜，使我走到戀愛至上的路上去；因此我便抱着了爲戀愛而犧牲的精神，離開了我那久戀的上海市，獨個兒，只拿着二十元，便飄到我的故鄉K市裏尋找我的戀人的蹤跡。這是文學創造我的生活的第二個時期。

在K市過了幾月的兩性同居的生活，我便給小孩子的毒口

噬着了。當時正是一九一八年的風雲高漲的時候，民族革命的作品正打着我的心頭，而一些描寫婚後的悲慘生活的作品也深深地感動着我，使我感覺到有了小孩子的可怕，和對於前途的障礙，於是我也就決然地把一個六個月的胎兒打下來了；但誰知道這個打胎的活戲演出了，竟把我在教書的那位小學校長嚇壞了！他認爲我是個可怕的怪物，不敢任我教下去，於是我便不能不嚼着失業的苦痛了。這是文學作品所影響我的第三個時期。

在一個人地生疎的K市裏，一旦給學校擠了出來，就只有混跡到工廠裏做苦工才能支持生活，可是，生活雖然是這麼地困苦和勞頓，但我仍沒有和文學離開過，因爲這時，文學已經變成了我唯一的嗜好品，和最崇拜的學術的了。可巧這時我所幹的是夜班，白天裏我常常混跡到一間大學的文學院裏旁聽的。當時所討論的是「哥德的文學」，這問題使我特別發生興趣。所以浮士德和少年維特之煩惱，這兩本書，我都得到很明晰的理解和感動。可是，就因爲受了這兩本書的感染，卻把我的思想引到戀愛至上的路上去了，所以當我的愛人要離開我，和另一個人結合的時候，我會演出自殺的慘劇，這就是文藝作品所給我的厚惠呀！幸而我是給人救起來了。當我還睡在醫院的病

牀上的時候，維特的悲痛的言語。還猛烈地推着我的腦府。我感覺到人生是苦痛的，空洞的，一切都是莫明其妙的，除了「愛」，祇有「死」纔是唯一的歸宿。觀此，文學對於我的影響是多麼大呢！然而我之所以到現在還能夠生存着，而且求生的火焰比以前還更加高漲起來的原因，卻又是受了士敏土，戰爭與和平，戀愛與新道德，蘇俄十女傑，這幾本文藝作品的啓示。啊！是啊！「人生并不是祇有戀愛這回事。」這句話是何等有力呢！柯倫泰說：「爲着戀愛而放棄了自己，是一種女性的罪惡！」這句話，對於我真是一針見血，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我覺悟到我的生命是可寶貴的，我還需要掙扎着，和一切鬥爭呢！於是我便泰然地和我的愛人脫離關係，回到工場裏工作了。一直掙扎到現在，在這過程中，我能夠極艱苦地和環境奮鬥着，也全靠這幾本書給我的鼓勵。因此，我是不能不歌頌文學的偉大的！偉大的文學啊，祝你永生！

這些都是我的赤裸裸的事實，并不是篇堆砌的文章，我之所以願意把牠寫起來的，也并不是存着要誇張之意，而是爲着要證明文學是具有「創造生活」，「影響生活」的力量的，同時我還希望作家們，在下筆寫一篇作品之前，還須要審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立場是否正確才好下筆，不然讀者們所受到的影

響是很大的，也許會給你們毒死也說不定呢！這雖然是我個人的感想和經驗，但我相信還有許多愛好文學的同志都有同樣的感覺的吧？

九

張君

如果相信我的記憶力的話，這裏所記述的都是很忠實於我自己的。

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的鄉下的高級小學生的時候，便開始親近文學作品。最初我閱讀的舊小說是水滸傳三國志演義之類，雖然有很多不曉得解釋的生字，可是卻很有趣地讀下去，讀後書中的人物是深刻地刻印在腦中；宋公明，武松，關雲長，趙子龍等人物是當時的童心所景慕的。同時我亦有閱讀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作品的機會：一位在廈門讀書的族叔時常購買當時出版的語絲，文學週刊，創造社的創造週刊以及後期的月刊，幻洲，戈壁等刊物；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是很喜歡讀郭沫若等的作品的，從那時起我也喜歡讀新詩；郭沫若的星空，俞平伯的草兒在前，冬夜，朱自清的雪朝，胡適的嘗試集我均先後過目。小說方面，許欽文，魯迅，蔣光慈，郁達夫，郭

沫若，張資平諸人的作品我均讀了一些，可是那時我不喜許欽文及魯迅的作品。

小學時代的課本是商務印行的新學制教科書，學校雖然還有背誦及默書等科目，可是自修時我總是喜歡偷閱文學作品，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出版的。我固不是小說迷，可是從那時起，我便愛好文學了。在閱讀之餘，我曾寫了一些幼稚的小詩。

後來我進了中學，對於文學的愛好如舊。無疑地，文學作品給我的人生觀，生活態度是有好大影響的。我的童心中曾經一度有做文學家的好夢。

文學是時代的社會的反應，牠充滿着熱與力，牠有感染性。從文學作品中，我知道人生的辛酸，社會的黑幕；爲了閱讀文學作品，我於是愛好自然的優美；中學畢業以後，社會的現實叫我研究社會科學，可是我還繼續保存着愛文學的心。

中學時代，我是盡可能地閱讀各種文學雜誌，同時閱讀了各名家的創作及外國作品的翻譯。

在我整個人生中，文學作品是缺少不得的食糧。現在我雖然從事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可是我也利用暇閒來研究文學。我相信將來我與文學是不會完全脫離關係的，雖然我現在已不希望做文學家了。

本來可以詳細地寫，可是恐怕違了字數的限制，不敢拉長起來，所以祇好單簡地寫下這些抽象的記述。

十

青島

文學是人生的鏡子，那麼這面鏡子裏所反映的，無疑的是人們生活的真實的影。

下面寫的就是這鏡子裏我的生活縮影：

在中國負起偉大文化使命的「五四」運動，卻不曾覺醒我對於舊時代的夢；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也不會喚起我對時代的覺醒。祇有最近七年來流放的生活，才使我認識時代，了解人生，這些認識和了解，便是理智之輪——文學——所啓迪和指示了。

命運註定我失學的機會，像一條橡皮質的寬緊帶，有隨時操縱伸縮的可能。

生長在一個貧乏的家庭，七歲起拜過萬世師表的孔老夫子之靈，我居然糊裏糊塗讀上五個年頭的瞎書。十一歲那年，在蒙塾裏，會寫上整篇二三百字的論說，做五言和七律；在家裏也勉強學寫信給我在外謀食的爸爸。

十二歲至十三歲兩年，我開始輟學了，原因是爲父親的失業。他在家裏給我修身的功課是每天早起寫一千小楷一百大楷，下午他便講些三國演義和岳傳……等等給我聽？這造成我後來是嗜好小說癖深刻的動機。這樣混過兩年，後來又挾着筆墨紙硯和書包，到書齋去。我覺得經過那幾個教書先生給我講說的古文和左傳，都不很詳細；許多我不能解釋的地方，他們同樣地不能給我滿意的解答。

記得十五歲那年，父親要到河南謀食去。他沒有計畫我求學的問題，反叫我跟他一路去。以一個生長南方的少年的我到了風雪嚴寒的北國，人地生疎，言語隔膜，總括一句是種種困難。父親是個縣署小職員，時常在生活漩渦裏掙扎，加以他陳舊的頭腦，總以爲我年紀還少，不念錯過學齡。他給我自修的課程，仍舊是從前那一套，早起練字，下午講小說。這裏我要補充說一句，是每日下午我聽講後，還自動地看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聊齋還有一部袁枚著的小倉山房尺牘——這書可說是我當年燈下牀前唯一親密的伴侶。

這樣混過的光陰，約莫可是兩易寒暑，帶回故鄉的是失學的悲哀。直覺告訴我早下決心，不然是再沒進學堂的機會了。

進學堂去，在我個人是「破題兒第一遭」；在我家庭間，也算「破天荒」創舉。我那年已經十七歲，在普通一般中學生，該要或快要畢業的年齡了。

記得那年秋節前十餘天光景，母親怪難捨的對我說：「爸爸信裏不是勸你不要着急嗎？從未離過父母身邊的你，這次單身去校裏寄宿，凡事小心，尤其是要飽飯加衣，免我放心不下……兒囑！一切謹慎呀！」在這般慈愛的叮嚀下我跟一個挑舖蓋的人，走進下市一座洋大人所辦的高小學堂裏去，開始和陌生的英文字母，與亞伯數字作第一次的會面了。學期終結，教員會議決，以我國文成績列爲優等，而英算學科分數太低，下學期准予特別專讀英文——遇有本班國文課的鐘點，得以抽出而上他班的英文課程。

翌年的下學期，我經過編級考試，插入中學第二級。英文學科對我漸漸發生趣味了。同時，我的小說癖逐漸加深，課外多讀玉梨魂美人福一類的東西，我心目中當時所崇拜的作家，是徐枕亞李定夷之輩。

不久北平學生救國運動推演到下省，轟轟烈烈地連接而來的「五九」「五卅」染成整個「血的五月」了。我們學校的代表，是學聯執委之一。在校裏我也被推爲支會秘書，發宣言。

寫標語，也鬧得十三分熱烈。但那時我中心思想，祇知愛國，罷課前一天，在教室裏會與一個美國女教師，發生劇烈的爭辯。不過我對支部宣傳的責任，因為稍感困難，便鬧起名士式癖氣，提出一篇滿腹牢騷的辭職書。不能擺脫舊倫理觀念支配的我，能說這種種的表現，不是當時所受文學影響的生活的一斑嗎？

一九二六的中國革命高潮，又把我捲入澎湃的漩渦裏。我到過武漢，回來又在F市幹過一番積極的工人運動。結果差不多犧牲我的性命了。

掉轉話頭來，我於一九二〇年沒有畢業，就離開學校去謀生活了。不幸而幸，在交通界裏，考進一名下層職工。每月十二元的工資，拯救全家的饑餓。工作沒有留下一些空白，連閱報的時間，都無代價地出賣了。當時外面發行，五光十色的許多新文化刊物，始終沒有和我見面。即使牠們找到我，而我也無緣和牠們去接近了。每日祇有勞苦的工作，嚴密地指住我的心扉。唉，我那時的苦悶，像築起一座牢固的高牆，包圍我的心扉，任何也聽不到一些兒鑼鼓喧騰的聲響呀！

時代是悲喜劇交替的局面，人們誰不是扮演的角色？

從革命血泊戰場上，逃下一條孱弱生命的我，幾乎沒有容

身之地了。時代的狂流，又把我帶到幾處荒僻的農村。

在最初開始流放生活的第一年，我感到極度的憂鬱和苦惱。幸而工作簡單，在求知慾衝動下，我決定讀書了。這裏附帶聲明的，截至一九二九年以前，我對白話文除必要時完全不想看的。這理由，是我在卅歲以前，對於新文藝完全隔膜；深刻點說，我是個失學的落後的青年。

事實上，中國的農村方面，絕對沒有探討文學的工具，沒有書店，更沒有具體而微的圖書室。每月由生活費剩下幾塊錢拿，來充作購書之用；五六年間的積蓄，在量的方面，我居然約有幾千的文藝單行本了。

這中間，我讀過創造社和太陽社諸家的作品，和其他各派的文字，以及魯迅茅盾周作人們的文章。我覺得這班前進作家們的文學作品，是智與力的結晶。

我不妨舉出我自己的感應，作為事實的證明：

接受文藝說禮後的我，才認識了社會，瞭解了人生，堅定了意志。我現在否定前此幼稚的思想和錯誤的人生觀，以及薄弱的意志。因為文藝能作我失敗時刺激的興奮劑；同時也是我慘楚時心靈的安慰劑。不幸的是：我沒有努力的機會，這常使

我對於革命之神，抱着極大的懺悔。但我確信文學的鏡，是如影隨形的跟着我，至少不會使我自甘落後了。

垃圾寫來，不覺一大堆了。這是坦白的報告，也許是我們忠實讀者們一片的迴聲吧！

：啟事

此次徵文，除上面發表的，我們還有許多篇應該發表，而限於篇幅沒有辦的，計二十人，擬各贈本刊一冊，以作紀念。

謹將原稿署名列後：

管靈元	徐湛	○王君(四川)	蕭岩
章沛	宋俠	陳松	柳振中
秀	狂循	陳叔君	朱劍陞
○眉頰	周漢強	無賴	吳立
徐中玉	堵述初	牛穎鳴	沙劍琦

在名字上加圈約兩位，以及前面登第五篇的施君(江西)請速把地址示下，以便寄書；其餘的都有了地址，我們會自動寄來的。

現代雜誌社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本期零售大洋四角五分

現代

(本期已由國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審字六四〇號審查證准許發行)

第六卷第一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半面	1/4面
底面外	一百元	六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八十元	四十五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正文中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六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概從最近期起。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1定單號數2定戶姓名3在何處定4應寄何處，詳細寫明，以免貽誤。

編輯者

施 肇 衡
杜 衡

出版者

洪 雪 帆

印刷者

上海海雲路六九六弄十號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北平 漢口 廣州
蘇州 無錫 揚州 蕪湖
鄭州 開封 濟南 青島
成都 重慶 福州 廈門

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服務

●存款購書 便利簡捷 利益優厚 用費節省●

本局郵市部爲全國讀書界服務以來，因辦理有專人負責，信用昭著，寄書迅速。茲爲求更進一步便利遠道及內地讀者起見，特創設存款購書辦法。凡在本部存款滿洋十元以上者，當即寄奉購書支票簿一本，（寄款時須附本人印鑑，）外埠讀者無論選購本外版書，均可隨時填寫，簽字後扯下寄來，每次只須化費郵票一分，可節省往來郵遞掛號等費用，及其他麻煩手續，並可作饋贈親友禮上往來之用。存款時並由本局贈送開戶紀念書券一元。多存多贈，此項書券得在本局十足兌取本版各書。

六大優待

新增贈圖書總目 本局編有一九三三年全國圖書總目一厚冊，專贈外埠讀者，凡曾委託過本部代辦書報者，均可索閱，以前未曾委託過者，函須附郵票。一角五分。

贈現代出版界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外版書籍一次，均贈送本局出版之「現代出版界」若干期，如長期交易，得永遠贈閱。

贈本版半價券 凡在本局郵市部選購本版書一次滿實價洋二元以上者，均贈本版半價券

一張，持券得以半價選購本局指定之任何新書，（書名每月在「現代出版界」上報告）。郵票十足通用，外埠郵匯不便，可以用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歡迎讀者通閱 讀者如有以書籍上出版界上種種問題見詢，當據所知加以答覆。

免除書籍寄費 凡賜顧各書，一律不需寄費。讀者如須掛號，則掛號費須自負。本局每季印有本版說明目錄，索函即寄。

讀書的唯一機會

半價優待券

本局為減輕讀者負擔及酬答歷來惠顧諸君之雅意起見，敬刊優待券，憑此券購買本局出版書籍，一律五折計算。茲將使用辦法列左：

1. 憑券購買本局出版各書，一律照價五折，不取郵費，掛號另加。
2. 憑券訂閱「現代」月刊，全年只收三元，半年一元六角（國外另加郵費：全年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
3. 憑券訂閱「現代兒童」半月刊，全年只收一元二角，半年六角（國外另加郵費：全年一元二角，半年六角）。
4. 本券只限於本局總店通用。其他分店無效。
5. 本券有效期間，至民國廿三年年底止，逾期作廢。
6. 本券只適用一次，每人每次以購買本局出版書籍每種一本為限。
7. 外埠讀者利用本券時，請將書款連同本券直寄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總店郵市部。
8. 讀者憑此券購書，請於券上簽名蓋章方為有效。

購書人

簽名蓋章

上海現代書局總店敬贈

請將此券寄下連同書款可下享半價優待

學者必備之參考書

現代書局印行

現代書局印行

俄國現代思潮及文學

昇曠夢著
許亦非譯

本書分列各著名作家，繼以時代思潮，而詳述俄國現代的文學，從全俄國上下的人心被灰色暗影所籠罩住的一八九〇年，至蘇聯治下的一九三〇年。敘述既詳盡，議論尤精確。實為不可多得的鉅製。全書近七百頁，實價二元二角。

西洋文學概論

吉江喬松著
高明譯

本書以精要的五萬字，從唯物史觀的立場，闡述西洋文學的源流，從希臘文學一直講到近西洋文學的趨向；不但從事文學者必須手此一冊，即高中或大學採作教本，亦極適宜。實價五角。

西洋畫概論

倪貽德著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係著者根據其平素研究心得，就講席之暇，參考最新畫學理論編輯而成。除分論各畫派之理論的根據與背景外，更詳述水彩木炭素描之種種新技法；由淺入深，興味盎然。內附著者版畫及西洋名畫廿餘幅。

西洋美術概論

陳之佛編
實價一元四角

本書敘述自上古至現代的西洋美術的演變情形，極其翔實；文中隨時插入美術界的趣聞逸事，以助讀者的興趣。全書一八二頁，附印三色及單色的名貴圖畫八十餘幅，尤為本書特色。

經濟學概論

黃憲章著
實價一元四角

要切實把握一切社會科學的真理，必須研究現代經濟學。本書對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與未來經濟構造必然出現的原因，皆加以誠實的闡揚。為中國社會的出路着想，為提高學術的價值着想，這本書確有力予推薦之必要。